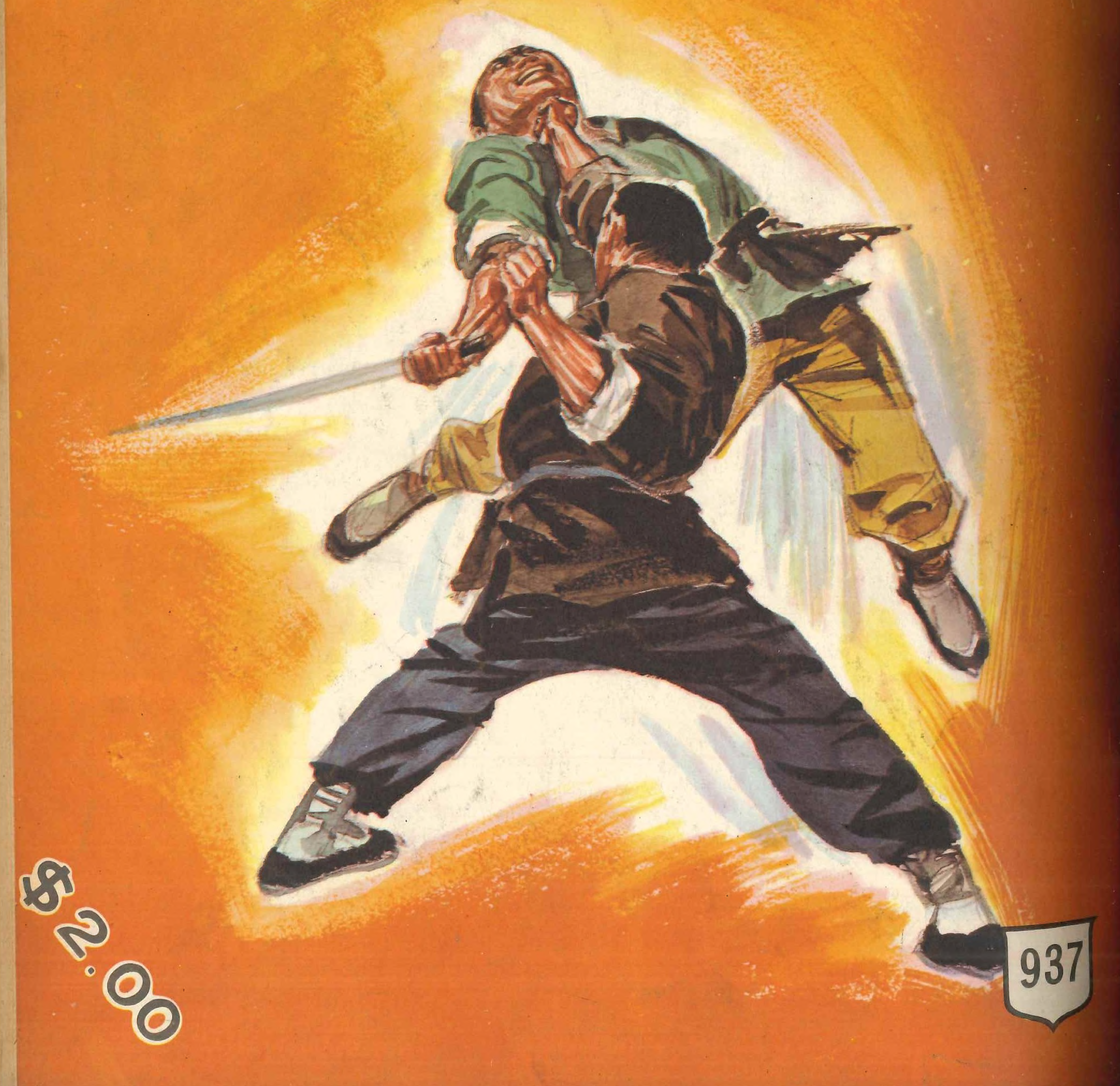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古龍・名著

大地飛鷹 這是作者最負盛名的作品，風格獨特文字簡潔秀麗，打鬥緊張，故事曲折，而人性心理描寫更爲細緻，草原風光，沙漠險惡，奇風異俗一覽無遺，亦俠亦艷，閱之猶如身歷其境。



◀編 後 話▶

今期除了隆重推出三大巨著——古龍的「大地飛鷹」、溫振眉故事「試劍山莊」和馮嘉的司馬洛故事「神槍無情」外，每期「固定性」巨型小說是新進年青作家龍乘風君加盟本刊首部新作「雪刀浪子」，是篇爲一部不可多睹的佳構，故事動人，情節緊湊，驚險刺激，詭異離奇，對善惡的分野，正邪之對峙，均有極深刻的描述，在龍君行文流暢，秀麗筆法潤飾下，更使你閱讀之餘有神怡心曠，愛不釋卷之感。編者衷誠特別推介，幸勿錯過。

***　　***　　***

下期938，欣逢端午節，本刊發行特大號，搜羅多部最佳作品，同期推出，以饗讀者。既可使你在假日旅遊之餘增添情趣，又可令你安坐家中享受到無限的精神食糧……「龍舟鬧風雲」是下期的特選應時佳作，「長安一戰」是溫振眉故事之三，更有全港獨家專刊之巨型小說「鐵拐俠盜」故事「黑手黨徒」……琳瑯滿目，多采多姿，全書厚達一百餘頁，爲了稍稍彌補紙張油墨印刷消耗，該期略增售價五角，敬希原諒！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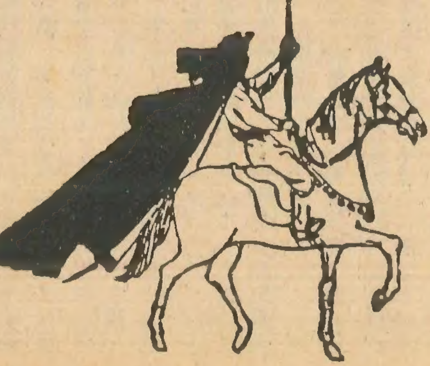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3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嚴沁

取材輕鬆活潑　筆觸手法新穎

文藝創作小說

增加你生活情趣　最理想消遣讀物







左岸落葉

采風對雅白的愛是純情和理智的；雅白對梵亦的愛是盲目和衝動的。最後雅白還是投在采風的懷抱裡，這動人的情節，很具吸引力。

全書二五〇頁定價港幣三元

茫茫路

本書情節好，佈局好，主題正確，全書穿插好，很動人，素材又多。小廸這個充滿幻想、又存偏見的少女，性格寫得非常突出。

全書二七二頁定價三元六角

簾捲西風

寫一個十七歲少女，因父親娶繼母離她而去，而產生一種反常心理，暗戀叔叔，破壞一切。最後，她了解到愛，使她恢復了正常心理。

全書二六四頁定價港幣三元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電話：5-488261（10綫）

一期完巨型武俠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雪刀浪子

挖目斷臂　震動江湖

如果有人要將世人劃分成兩類，那麼世界上只有下列的兩種人。

一種是聰明人。

而另一種，就是笨蛋。

在武林中，聰明的人很多，但笨人却更多。

而且，有種人看來似乎聰明絕頂，其實却是個如假包換的大笨蛋。

同樣地，有種人看來好像僅勝白痴一籌，但他根本上一點也不笨，而且能夠聰明地去控制自己的一生。

眞正聰明的人，當然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快樂，更多的幸福。

而那些笨蛋，永遠懵然不知道自己的愚昧，拚命地去追求金錢與權力，終而一無所有。

以上這些說話，也許和本故事沒有什麼關連。

但它却好像是飯前的甘味小食，值得大家一同慢慢地去細細咀嚼。

故事快要正式開始了。

希望開頭的一段，不會血腥得令大家噁心、反胃，因爲在風鈴閣裏發生的一件怪事，實在太血腥、太可怕極了。

× × ×

距離長安城北十里，有一個小鎭，鎭名就叫做小長安。

這裏雖然遠遠比不上長安城，但却有一間很著名的酒家，就是風鈴閣。

風鈴閣所以著名，並不是因爲這裏的酒菜特別好，也不是因爲這裏有一個銷魂而漂亮的老闆娘。

而是因爲這裏曾經發生過一件很奇怪的事。

× × ×

發生怪事的那一天，是去年的六月初六。

風鈴閣的掌櫃辛老三，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天第一個來到這裏喝酒的客人，是用甚麼來付酒賬的。

這個客人，是一個滿臉鬍子的大漢，辛老三一看見了這個大漢的拳頭，心中就不禁爲之發毛。

因爲那大漢對辛老三道：「掌櫃的，酒巳給酒家喝了，銀兩倒沒有，有的是這隻拳頭，你瞧應該怎辦？」

辛老三瞪着大漢的粗大拳頭，臉如土色，那裏還敢要酒錢？

那知道大漢却搖頭道：「酒賬不能不付，這隻拳頭就算是豬肉，也值幾分銀子，我把它砍下來當做酒賬好不好？」

辛老三只道這個大漢是在說笑威嚇自己。

那知道他竟然眞的從腰間抽出一柄大砍刀，將左邊的一隻拳頭砍下。

大漢咬着牙，臉色比辛老三更蒼白，道：「這一隻拳頭，你好好保存着，不要遺失了。」

說完，蹌踉離開風鈴閣。

辛老三過了好久，才驚魂甫定，也不

敢不聽那大漢的說話，小心翼翼地將那隻拳頭用瓷器盛放好。

過了大概半個時辰，又有一個喝了酒沒有錢付賬的人到來。

這人的個子，比那個大漢矮細多了，而且還是個五十多歲的老秀才。

老秀才對辛老三道：「酒錢肯定是沒有的了，但我可以把鼻子割下來，作爲抵押。」

辛老三又是心裏大吃一驚。

不過，他不相信老秀才眞會這樣做。

辛老三正想陪笑說幾句好話的時候，櫃枱上巳忽然多了隻血淋淋的鼻子。

辛老三幾乎要昏過去，因爲眼前的那個看來溫溫文文的老秀才，此刻竟巳在臉上變得血淋淋，他的鼻子不見了。

老秀才臨走前的一句說話，是：「好好保存着這隻鼻子，等我有錢的時候就會回來贖。」

辛老三喃喃道：「瘋子！瘋子！今天來喝酒的莫非都是瘋子！」

× × ×

說也奇怪，這種瘋子竟然陸續有來。

直到黃昏，辛老三一共收到了三隻拳頭，兩隻鼻子，三隻耳朵還有兩條大腿。

這件事，哄動了整個小長安。

不但在小長安爲之哄動，而且更哄動了整個武林。

因爲砍掉拳頭的大漢，乃是長白山第一強人魔鬼拳令狐野。

割掉鼻子的那個老秀才，名頭更大，是華山派俗家七劍之首的大千神劍方續。

另外還有幾個來到風鈴閣放下耳朵、鼻子、大腿的，都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武林豪傑。

這些人，平時只要一跺脚，便足以弄得天下大亂，究竟是甚麼人的力量，竟然能够令到這些武林豪傑乖乖的放下拳頭、鼻子？

當然，沒有人會以爲他們都是眞的瘋子。

因爲一兩個人突然瘋了，還可理解，但總共有十個人同時這樣做法，顯然是另有原因，而絕不可能十個人都在同一時間瘋掉。

在這件事裏，究竟隱藏着一個甚麼的秘密？

× × ×

江湖上有一種人，他們永遠都不會結婚，養妻活兒。

因爲他們每一天都在與死神打交道，如果有了妻子兒女，他們就會怕死。

越怕死的人，死得越快。

而這種人的職業，是絕對不能够怕死的。

因爲這種人的職業，就是殺人。不是將敵人殺死，就得死在敵人的手下。

其實，他們要殺的，也並不是什麼敵人，因爲在這兩者之間，本來就沒有半點仇怨。

你只要能够付得起錢，職業殺手就會爲你去殺任何人。

這種情形，就和僱用一個獵人去爲你打獵捕取野獸一樣，沒有什麼差異之處。

殺死一隻野獸，牠會流血。

殺死一個人，也會流血。

在職業殺手的眼中看來，人的血和野獸的血都一樣不值得憐惜。

不值得憐惜是另一回事。

但這些血，都能賺錢。

尤其是人血，往往更值錢得多了。

所以，原本是想獵取野獸為生的司馬血，現在已經改行，不再獵取野獸。

他改行，去做職業殺手。

他的改變，無疑是天下間所有飛禽走獸的大喜訊。

但對人類社會而言，卻是一種莫大的悲哀。

× × ×

在短短幾年裏，司馬血已成為江湖上最可怕的一位職業殺手。

在行家的眼中看來，司馬血簡直就是一枚插在自己眼裏的大鐵釘。

許多人找殺手，現在都只找司馬血。

因為司馬血能殺任何人。

即使是其他職業殺手不能殺，也不敢殺的人，司馬血亦照殺可也。

殺人，無疑是一種收入豐富之極的職業。

但司馬血錢賺得多，花得也更多。

尤其是在鉅福賭坊裏，他花錢更是花得驚人，除了幾個貴介公子，腰纏百萬的大腹賈之外，這裏已沒有多少人能有勇氣跟他對賭。

賭錢不但需要本錢，也需要勇氣。

有勇氣去賭的人未必有錢，而有錢的人卻未必有勇氣去賭。

但司馬血卻兩樣都有。

他有賭之不盡的銀兩，也有越輸越賭的狠勁。

司馬血賭注下的狠，但賭運卻一直不怎麼好。

在這幾個月裏，他最少已在這裏輸了二十萬兩銀子。

但鉅福賭坊的大老闆一點也不担心。

他當然不會担心。

第一，他絕不担心司馬血床頭金盡，雖然他既好嫖又好賭，但他有的是本領，輸光了再做幾宗買賣，誰能有他這樣好的入息？

第二，他更不担心司馬血輸得太多。因為司馬血輸得越多，他就贏得越多。

凡是開賭場的人，都會歡迎一個像司馬血這樣的賭鬼到自己的賭場裏。

× × ×

時已夜深，該睡覺的人，早就已經睡了。

但在鉅福賭坊裏，司馬血連半點睡意都沒有。因為他現在正準備賭一口最大的牌九。

跟他對賭的，是一個和他同樣年青、健康、英俊的男人。

司馬血認識這個人。

因為他就是江湖中近十年來名氣最響的三大奇俠之一，而且更是山東濟南府望族龍氏世家的三少爺：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氏世家雖然是名門望族，但在武林中，一向沒有佔過甚麼重要的地位。

直到龍城璧二十歲那一年，從龍氏世家的大門闖出來之後，一切就變得完全不同了。

在此之前，沒有人能猜得到，龍氏世家的八條龍刀法，究竟有什麼威力。

但龍城璧清清楚楚地，用行動來答覆武林中每一個人——八條龍刀法，每一刀都精深博大，而且勁力內蘊，足以將武林中一切敗類消滅。

龍氏世家有一柄好刀。

那是曾經天下聞名的幻龍寶刀。

但龍城璧並沒有將那柄寶貴的幻龍寶刀拿出來，他所用的，是北極異人風雪老祖賜贈給他的風雪之刀。

以刀論刀，風雪之刀的價值未必會比幻龍寶刀更寶貴。

但若論殺人之多，風雪之刀却遠在幻龍寶刀之上。

龍城璧這個人的來歷，司馬血已聽得太多。

但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這個雪刀浪子今天晚上竟會來與自己推牌九，而且還輸了十五萬兩銀子。

× × ×

在那張長長的賭桌上，擺放着三十二隻烏溜溜的天九牌。

龍城璧推莊。

但在他面前，連半兩銀子也沒有。

司馬血手裏，雖然也沒有銀子，但却有一疊厚厚的銀票。

龍城璧對司馬血道：「現在時候已經不早，大家都想休息了，這是今晚我和你的最後一注賭局。」

司馬血頷首，不表示反對。

他只是笑了笑，道：「現在是你推莊還是讓我來推莊？」

龍城璧沉吟片刻，忽然將骰子與牌九都推到司馬血的面前，道：「今次由你來推莊。」

司馬血有點意外，道：「為什麼你要放棄做莊這種權利？」

俗諺有云：「百種賭博要做莊，胆色本錢要相當」。

尤其是推牌九，如果大家都是相同的牌，做莊的就會吃了閒家的注碼，實在是十分有利的事。

但龍城璧放棄了。

他淡淡一笑，道：「我不推莊，因為我已沒有銀票。」

司馬血抽了口氣，道：「不過我相信你，只要閣下金口一開，你要賭多少，我就跟你賭多少。」

龍城璧笑了。

他忽然用手指一指司馬血手中的一疊銀票，說道：「如果我要賭你手上全部的銀票，是否也同樣可以只憑在下的一句說話？」

司馬血的眼睛，陡地發亮，但他隨即緩緩道：「可以！」

龍城璧將衣袖捲起，悠悠道：「雖然江湖上不少人都在你背後講你的壞話，但今天看來，你倒是個值得結識的朋友。」

司馬血神色木然，並未為之動容。

龍城璧又再補充一句，道：「最少，在賭桌上你是一個值得結交的朋友。」

司馬血拊掌冷笑道：「你究竟是來賭錢的，還是來結交朋友的？」

龍城璧揚眉道：「當然是來賭錢的，如果我要結交朋友，就一定會想盡辦法去結識一個漂亮的女朋友，何苦要來到這個

熱騰騰，到處都是汗臭氣味的地方來結識一個爛賭鬼？」

其實，爛賭鬼並不可怕。

但若那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爛賭鬼，可便完全不同了。

× × ×

此刻，在鉅富賭坊之中，呼盧喝雉的聲音，已經大為減少，幾間廳房裏的賭桌都已先後散去。

現在，還未願離開這裏的人，都已全部圍在這張牌九賭桌旁，觀看龍城璧與司馬血的豪賭。

這兩個人的賭注，每一次都令其他豪賭客為之失色，下注的人已越來越少。

因為別人一賭就賭上萬兩的銀票，那些平時賭一千幾百兩便不可一世的賭客，此刻又焉有值得別人一哂的餘地？

尤其是這一注，司馬血憑龍城璧一句說話，便接受了他全部投注，而司馬血現在手裏的銀票，就算沒有五十萬兩，也相差無幾。

如此豪賭，只怕皇帝老子也未曾嚐試過。

× × ×

每一個人，都目不轉睛的望着那副牌九。

忽然之間，龍城璧將一柄古銅色刀柄的刀，放在桌上。

他這一下動作，令到在場的人都為之大為緊張，連賭坊的大老闆都給他此舉愕住。

賭錢與打架，本來就是永遠都分不開的事。

能夠終生賭錢不與人打架的人，這人的賭品已可算十分不錯。

幸好龍城璧並不是要亮刀打架。

司馬血比任何人的神色都更輕鬆，更鎮靜。

因為他早就已經知道龍城璧不是一個隨隨便便就會來找架打的人。

龍城璧把這柄刀撫弄了一番，對司馬血道：「閣下是個識貨的人，這柄刀你大概會知道它的來歷罷？」

司馬血瞧了他幾眼，似乎已看穿了對方心裏要說的說話。

「龍大俠此意，莫非是想用這柄風雪之刀作為賭注？」

龍城璧微微笑道：「你看它值不值五十萬兩銀子？」

他此語一出，人叢中居然有人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其他的人雖然沒有笑出來，但心裏都在想，這個姓龍的年青人口氣也真狂妄得可以，一柄這樣平平無奇的刀，就算它全部是用寶石雕成，無論如何也不值得幾十萬兩銀子罷？

誰知道司馬血連想都沒有想，立刻就點頭，道：「這柄刀，五十萬兩大概總還是值得的。」

司馬血此言，人人都在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每一個人都在你望我，我望你，怪事年年有，今年似乎特別多了。

龍城璧却立刻笑起來，道：「司馬兄果然好眼力，老實說，在下身無長物，不想賭輸了便賴債，既然你認為這柄刀值五十萬兩，我就用它作為賭本，我若然贏了，你手裏的銀票都給我，若是我輸了，從今後起，你就是這柄刀的新主人。」

司馬血摸了摸鼻子，道：「好，咱們就一言為定。」

× × ×

牌九，有大牌九與小牌九之分。

大牌九，每人拿牌四隻，兩隻牌擺在前，兩隻牌擺在後，這種賭法，比較柔和一點，贏頭輸尾，或者輸頭贏尾，却算是和局。

至於小牌九，每人只拿兩隻牌，合共只是一注，贏就贏，輸就輸，永遠沒有和局，這種賭法，不必多考慮要充大頭還是將好牌縮落尾注，簡單快捷而兇狠。

司馬血是個標準賭徒，他最不喜歡的就是「平手」這兩個字。

他認為無論賭錢也好，打架也好，贏就要贏到底，輸也要輸到底，「平手和局」是天下間最乏味，最沒有癮頭一回事。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在賭小牌九。

無論誰的牌大，誰的牌小，一翻開就已成定局，神仙都難令這局牌改變。

× × ×

龍城璧的牌，首先翻開。

這兩隻牌九，一隻是虎頭，另一隻却是鵝牌四。

虎頭併上一隻鵝牌，合共是五點，說大不算大，但說小也不算小了。

司馬血眉心一皺，道：「賭小牌九能夠有五點牌，賭足一輩子也不怕。」

龍城璧當然不怕。

就算是癟十，他也不怕。

賭錢之道，怕就別賭，賭就別怕，就像女人結了婚之後不必害怕生孩子一樣。

所以，怕輸的人就別去賭。

怕生孩子的女人也最好不要結婚，索性乾脆去做尼姑好了。

× × ×

在衆目睽睽之下，司馬血翻開了第一張牌。

四點。

那是一隻黑底白點子的板櫈四。

但凡賭牌九的人都會知道，板櫈四這隻牌實在不是個好東西，有人稱之為「牌九忌」。

因為這張牌如果碰上六、七、八、九以至十這幾隻牌，所得出來點數都會細小得可憐。

每一個人，都開始為司馬血這副牌担心。

他手裏還有另一隻牌究竟是甚麼。

除了司馬血之外，誰都不知道。

終於，司馬血將第二隻牌掀開了。

人叢中爆出一陣沮喪的嘆息聲響。

那隻牌赫然竟是隻梅牌十。

兩隻牌加起來，只有四點，剛剛輸給了龍城璧的鵝牌五點。

司馬血一點也不緊張，將整大疊銀票輕輕從桌面推到龍城璧的面前，道：「這些銀票現在是你的，至於那柄刀，也不必更換新主人，龍大俠，你的運氣實在真不錯！」

龍城璧淡笑道：「可是你的運氣却未免差了一點。」

司馬血緩緩道：「賭牌九一勝一負，

往往就只不過相差一點牌而已，這些事，早習慣透了。」

龍城璧突然將聲音壓低，沉聲道：「明早晨曦，我在將帥亭前等你。」

司馬血瞇着眼睛，似乎早已知道他在會有此一着。

× × ×

晨曦，薄霧輕風裏，一個腰懸金刀的白衣人站在將帥亭前，望着剛從東山升起的紅日喟然一長嘆。

每一天，都有日出。

同時，每一天也有日落。

人，就在日出日落之間，奔波勞碌一輩子，日出日落永無盡時，然而，一個人的壽命却又能夠可以欣賞到幾許日出，幾許日落？

這一個白衣人，並不是龍城璧，也不是司馬血。

他的年齡，也許比兩人還要年輕一點，但這個年青人在江湖上的名氣，却一點也不在龍城璧與司馬血之下。

因爲他就是武林中三大奇俠之一，與龍城璧齊名的醫谷谷主許簌之。

醫谷，一直是江湖人中感到最神聖，也最神秘的地方，無論你患上任何傷病毒症，只要一息尚存，醫谷就總有辦法能夠將病者治癒。

在醫谷裏，據說有十幾個老醫仕，每天都在不斷研究草藥醫術，他們在救人治病方面的本事，可說已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 × ×

輕風吹又吹，晨霧開始逐漸消失在風裏。

馬雲・巨著

全港獨家專有之「鐵拐俠盜」故事

通靈使者（單行本）

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一個巫師自稱是個通靈使者，他口中的預言非常靈驗，在科學昌明的今天，竟然令到西方人仕也大爲震驚！其中玄妙非常理所能忖測……

經已出版・各處均售

在將帥亭前，龍城璧與司馬血已相繼依時赴會。

司馬血一看見許簌之，立刻便道：「這位公子白衣金刀，莫非就是來自醫谷的谷主許簌之？」

許簌之喃喃道：「你我彼此同路人，你不必問我是否許簌之，而我也不必問你究竟是不是司馬血。」

「同路人？」司馬血冷冷一笑，道：「許大俠乃堂堂醫谷谷主，威名顯赫，司馬血何許人也，豈敢與許谷主並稱同路之人？」

龍城璧突然接口道：「就算你們以前不是同路人，由現在開始，應該有所改變了。」

司馬血冷笑道：「道理何在？」

龍城璧緩緩地從袖中，取出一面血紅色的玉牌，道：「你可認得出這塊火雲玉令牌？」

火雲玉令牌一亮，司馬血整個人就像是被黃蜂尾螫了幾千口一樣。

許簌之冷冷一笑，對司馬血道：「『火雲玉令牌』一亮，咱們就算是一個在天南，一個在地北，也要聯成一條陣綫，去辦事的了！」

司馬血道：「盟主出動到玉牌，究竟有甚麼密令？」

龍城璧道：「盟主吩咐，要咱們三個去殺一個人。」

司馬血道：「殺誰？」

龍城璧道：「殺西門飄。」

司馬血連眼睛都給龍城璧這句說話凝住了。

他怎樣也猜想不到，盟主要派他們三個人去殺的，竟是西門飄！

盟主，誰是盟主？是甚麼盟主？

西門飄又是個怎樣的人？

× × ×

盟主，就是武林盟主。

當今的武林盟主，乃是中原雙帝中的火雲帝主東方無憂；當東方無憂初登盟主寶座的時候，龍城璧等人只怕還在初學走路的小兒階段。

據說，東方無憂不但是武林盟主，而且簡直就像是中原武林的神一樣，莊嚴，法力無邊，且有一種神秘莫測的力量，足以統治整個武林。

而西門飄，就是中原雙帝的另一位，稱爲絕情帝主。

西門飄性格深沉，喜怒不形於色，東方無憂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這個絕情帝主。

但司馬血無論如何想不到，東方無憂爲甚麼不親自動手，而要下令派人去刺殺西門飄。

眞正的理由，龍城璧知道。

許簌之也知道。

那是因爲東方無憂已經武功盡失，成爲一個廢人。

東方無憂武功盡失，是一件大事。

同時，也是一件大秘密，知道的人，就只有龍城璧與許簌之。

× × ×

大約在半個月前，醫谷突然來了兩位錦袍老者。

這兩位錦袍老者，並非等閑人物，而

是來自火雲宮的左右二老。

左右二老，乃是武林盟主東方無憂的最親信心腹份子，這兩老一到，自然是有非同小可的大事。

結果，左右二老禮貌地邀請到醫谷裏三位最負盛名的神醫，前往火雲宮。

當時，許簌之並沒有隨着前往。

三日之後，三位神醫回來了。

直到第四天，這三位神醫竟然齊齊自刎斃命。

許簌之大爲震驚，拆閱三位神醫留下來的遺書，原來他們自慚無能挽救一個病者，羞憤之下，便集體自殺。

跟着，許簌之亦被左右二老傳召往火雲宮，謁見武林盟主東方無憂。原來那個病者，就是武林盟主。

他那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竟已經完全盡廢。這一件事，實在是非同小可的。

東方無憂的武功，爲甚麼會忽然完全盡廢？

而他又爲甚麼要派遣龍城璧，許簌之與司馬血去殺西門飄？

× × ×

江湖上的三大奇俠，除了龍城璧，許簌之之外，還有一個就是衞空空。

衞空空雖然不是飯袋，却是個名副其實的酒囊。

他在高興的時候，可以喝上幾罎燒刀子而面不改容。

但當他在憂愁的時候，他反而滴酒不沾唇，而且一看見酒就覺得討厭。

別人說一醉解千愁。

但他却認爲剛好反相：「酒入愁腸愁更愁才是眞的。」

所以，如果你看見這個人既閒着，又沒有喝酒的時候，你就應該知道他心中正在很愁悶。

衞空空的出身，十分神秘，在十年之前，這個名字簡直就沒有人聽過。但現在，無論是誰聽見了衞空空這三個字，只怕都會嚇了一跳。

衞空空這三個字所以能夠嚇人一跳，並不是因爲他很兇，相反，衞空空是一個十分容易相處，性格柔和的人。

但他有一個最大的毛病。

他的毛病就是喜歡在半夜深更裏，將別人的腦袋偷走。

所以，江湖上有人稱呼他做「偷腦袋的大俠」。

一個專偷別人腦袋的殺人兇犯，居然也被稱爲大俠？

不錯，一點也不錯，因爲他偷的每一個腦袋，都是些早就該拉去砍掉腦袋的大壞蛋、大惡賊。

至於好人的腦袋，他偷不偷？

直到目前爲止，他似乎還未偷過。

但將來會不會偷好人的腦袋，那可難說得很了。

× × ×

傅三源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間殘舊得隨時都可以塌下來的古老客棧。

衞空空雖然並不是個富有的人，但他喜歡舒適與乾淨，每逢他走到每一個城鎮，他總是要光顧最華麗，房租最昂貴的客店。

傅三源客棧不但古老殘舊，而且床鋪被袋都已霉得有點發臭，這種客店，實在絕不是個理想的休息地方。

可是，衞空空別無選擇餘地，因爲這裏整座市鎮，就只有這一間傅三源客棧。

衞空空的馬，是天下間最難看的一匹馬。

現在這匹馬已拴在客棧的草料房裏。

這匹馬雖難看，但跑起路時却一點也不難看。

這匹馬，是衞空空的師父送給他的，他的師父曾對此馬下過一句評語：「除了血汗寶馬之外，天下間已沒有任何一匹馬可以比牠跑得更遠，更快。」

衞空空當時爲之一陣發怔，這匹馬又老又瘦，哪裏像是馬，簡直就像隻大猴子而已。

直到衞空空策騎過這匹馬之後，終於發出了一陣驚嘆的讚美呼聲。

他曾經策騎過不少純種的大宛名駒，也策騎過好幾匹異種名驥，但和這匹活像猴子的醜馬一比，竟然都大有遜色，眞是奇哉怪也之至。

這匹馬不但跑得快，耐力驚人，而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包管不會給偷馬賊偷去。

一匹如此難看的馬，只怕送給馬販也沒有人要，所以又有誰會起盜心偷之哉？

× × ×

房裏有張木桌，木桌上有一壺酒。

酒是酸的，苦的，比這幢客棧，更發霉。

衞空空只喝了半口，就將整壺酒都扔出窗外。

其實，他根本就不想喝酒，就算這壺酒是天下最好的一壺，只怕他也會用同樣的手法，將它扔出窗外去。

抽刀斷水水更流，學杯消愁愁更愁。

心情好時人喝酒，心情壞時酒喝人。人喝酒未必會醉，但如果是酒喝人，那勢非大醉特醉不可。

他雖然是個酒囊，却十年難得喝醉三次。

他雖喜歡喝酒，却不願意喝得酩酊大醉。

酒壺已被扔出窗外，桌上已無酒。

但忽然之間，那個酒壺竟然從窗外飛回房裏，而且四平八穩的擺在木桌上。

莫不是活見鬼了？

幸好衞空空一向並不是個怕鬼的人，有時候，他甚至在半夜裏到墳場散步，目的就是想找鬼。

他想看看鬼究竟是怎麼樣的。

忽然間，窗外冒出了兩張臉。

兩張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臉。

× × ×

衞空空想見鬼，但今次他又失望了。

因爲這兩張臉雖然有七分似鬼，但終歸還是人的臉，因爲這兩張臉的其中一個厲聲說道：「我們是人，不是鬼，你別誤會！」

嘿嘿，這兩個鬼傢伙倒有自知之明，但一開口就如此講話，也未免滑稽一點。

衞空空心情正悶，難得有這種鬼靈精怪的活寶貝來消解消解，當下笑道：「兩位遠自千里而來，何不進內一坐？」

左邊的那張鬼臉道：「你怎麼知道咱們從千里而來？」

衛空空淡淡一笑，指一指兩人的臉，道：「北邙山邱氏雙鬼平時半步不離北邙，這裏距離北邙山沒有一千大概也有八百里路左右罷？」

兩張鬼臉同時怪嘯一聲，道：「衛賊爺果然好眼力。」一說完，兩個灰袍人一齊飛躍而起，躍進房子之中。

衛空空的外號，原本是偷腦袋大俠。

但對邪魔外道的人物而言，這個專偷壞人腦袋的人可就不是「大俠」了。

所以，黑道上的人物都稱他是個大賊，十殺不赦的大惡賊。

大俠與大賊，有時候是絕對客觀性的，你認爲是大俠的人，也許在別一種人眼中看來，就會變成是一個大賊。

尤其是像衛空空這種人，更是大賊中的大賊。

× × ×

北邙山邱氏雙鬼，在江湖中只能算是二流人物。

但如果論到胆量，這兩兄弟却是一流的。

他們根本就沒有將衛空空放在眼內，雖然他們明知衛空空的劍專砍他們這種人的腦袋。

砍腦袋是一門大學問，好的劊子手一刀劈下，受斬者立刻就身首異處，如果刀法不靈，受斬者的頭顱就會半甩不甩，死得極慘。

砍腦袋，絕大多數都是用刀。

而且是刀身沉重，砍下去時力逾千鈞的大砍刀。

但，衛空空砍別人的腦袋，却只是用劍。

一柄很普通很普通的劍，絕不是甚麼名劍，更不是甚麼削鐵如泥的寶劍。

這種劍，如果用來砍鷄鵝鴨的腦袋當然不成問題，但用來砍人的腦袋，照理是不能勝任的。

因爲人的頭骨，並不如像想中般脆弱，一砍便可以砍斷，普通的劍砍下去，極可能整柄劍都會崩捲。

但衛空空却有一種特別的本事。

他一劍砍別人的腦袋，從不必再砍第二劍。

因爲他一劍砍出，這個人的腦袋就一定應聲落地，絕不拖泥帶水。

邱氏雙鬼兩兄弟加起來已經差不多一百歲，總算是老江湖了，衛空空的厲害，他們就算未曾親眼看見過也該聽人說過。

但衛空空一點也看不出這兩個人有絲毫慌張，反而鎭定得令人出奇。

莫不是他們有恃無恐？

只聽得老大鬼扇子邱纏魂幽幽一笑，道：「聽說你有三個好朋友，第一個是龍城璧，第二個是許竅之，對不？」

衛空空嘆道：「那却未必，龍城璧去年推牌九贏了我十兩黃金，事後才發覺他用的是灌鉛骰子，這種好朋友，少了一個也罷。」

邱纏魂一怔。不過，他當然不知道，那次龍城璧爲甚麼要用灌鉛骰子去騙衛空空。

原來那一錠重十兩的金元寶，是大名府尹的庫金。是衛空空殺了一個夜行大盜從他身上拾得的，他準備去銀莊兌換銀兩買酒，但他却不知道銀莊裏已滿佈衙門裏的捕快。

如果不是龍城璧目光如炬，看見他手裏的黃金是賊贜的話，衛空空惹下的麻煩可就大了。

邱纏魂沉吟片刻，老二鬼爪邱纏魄已接着道：「除了龍城璧與許竅之之外，你第三個好朋友却是個女娃娃。」

衛空空不能否認，也不必否認。

邱纏魂陰陰一笑，道：「那個女娃娃，的確是個天生尤物，她如果不是衛爺的心上人，恐怕老二早就忍不住要破一破色戒了。」

衛空空神滴如舊，臉色沒有沉下。

但他的一顆心却直沉到脚下，簡直就快沉到地底裏去。

× × ×

衛空空的確有三個好朋友。

這三個人就是龍城璧，許竅之和薛惜瑤。

薛惜瑤，是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裏，最美麗的三小姐。

薛惜瑤不但是衛空空的知己朋友，而且他們更已經訂了婚約。

但現在從邱氏鬼雙口中說來，薛惜瑤顯已落在這兩個惡魔手中。

衛空空只覺得，腹中有一團火在燃燒着。

那是烈火，猛烈的怒火。

但他這聲音都沒有半點改變，依然若無其事的道：「兩位的來意，衛某總算知道一些大概了。你們是否想敲點竹槓？」

邱纏魂怪笑道：「敲衛爺的竹槓，那是萬萬不敢的，不過有件事想請你帮帮忙，倒是事實。」

衛空空冷冷道：「如果衛某不願意帮忙，大概薛小姐將會倒霉了，對嗎？」

邱纏魄道：「衛爺是個聰明人，這事說出來未免煮鶴焚琴，大煞風景之至。」

衛空空嘿嘿一笑，道：「煮鶴我不懂怎樣煮法，但煮鬼倒有一套功夫。」

邱纏魂仰天一笑，道：「二弟，你別跟衛爺開玩笑了，還是談正經事罷。」

邱纏魄背負着雙手，脚踱着步，說道：「衛爺劍法天下無雙，你只要替我們砍下兩個人的腦袋，薛惜瑤立刻就可以平安無事，恢復自由，而且還可以得到一筆驚人的財富。」

衛空空眼睛陡地一亮，道：「這筆財富的數目是多少？」

邱纏魂截口接道：「黃金一萬兩。」

邱纏魄又道：「如果衛爺嫌少的話，還可以再慢慢商量。」

衛空空嘆了口氣，道：「兩位要找尋殺手，可找錯對象了，爲甚麼你們不去找鄔九清，霍黑心那些職業殺手？而且，價錢也絕不必這樣昂貴。」

邱纏魂哈哈大笑，道：「鄔九清，霍黑心那些職業殺手能有多大本事，就算給他們一千萬兩黃金，只怕他們也沒有命去賺。」

衛空空道：「如此說來，你們要衛某去殺的人，是些極厲害的脚色了。」

邱纏魂道：「別人看來再厲害的高手

，對衛爺而言，就一點也不厲害。」

衛空空沉吟半晌，終於道：「那兩個人是誰？」

邱纏魂道：「第一個是龍城璧。」

邱纏魄道：「第二個就是許竅之。」

龍城璧！

許竅之！

邱氏雙鬼要衛空空去殺的人，竟然是江湖三大奇俠中的其他兩俠。

× × ×

衛空空的臉色終於變了。

變得緊張蒼白，連手指都有點發抖。

那不是害怕，驚悸，而是憤怒，極度的憤怒。

這兩個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老畜牲，竟然脅持着薛惜瑤，再加上甘辭厚幣，目的就是要自己去砍龍城璧和許竅之的腦袋。

世間上混帳，可惡的事雖然很多，但這件事却比任何事都要混帳可惡千萬倍。

衛空空的心裏怎樣想法，邱氏雙鬼知道得並不太清楚。

但他們却很清楚一點，就是衛空空即使不答應去殺龍城璧與許竅之，他都一定不敢難爲他們。

因爲衛空空的心肝寶貝薛惜瑤，現在的確在他們手上，衛空空就算再胆大，也決不致輕舉妄動。

所以，這兩位來自北邙山的邱氏雙鬼，現在還是充滿信心，十分鎭靜。

他們在等候衛空空的答覆。

但他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衛空空的答覆，竟是驚天地泣鬼神的砍腦袋劍法。

砍腦袋劍法。

× × ×

天下獨一無二，劍勢最狠，最霸道的一種劍法。

這種劍法，並不是天下最快的劍法，但却有天下間最不容易避得開的一擊。

這一擊的名堂，就是「法場斬首」！

邱纏魂驟見劍光閃動，已知不妙，一柄一尺四寸長的鬼扇子已經拔出，而且立刻張開。

鬼扇子是邱纏魂從十二歲那一年便開始苦練的邪門兵器，扇一張開，立刻就會激射出七枚毒刺。

這種毒刺所淬上的毒，比山埃還要毒上千萬倍，一經射中，就算是略爲擦損肌膚，也是立死無救。

但衛空空的劍，畢竟比邱纏魂的扇快一步。

鬼扇子雖已張開，但却被劍勢狠霸的一招「法場斬首」，將扇從中劈開兩截。

七枚毒刺，雖已激射而出，但却被這一劍的衝擊力量改變了方向，全數都射進床褥上。

但衛空空的劍，却一點也沒有改變方向。

因爲這一擊是法場斬首，並不是法場斬扇。

不斬邱纏魂首級，誓不回劍。

老二邱纏魄想動手援救老大的性命，但見劍氣森森，衣袂飄蕩飛舞，那裏有容他插手的餘地。

邱纏魂在這一刹那之間，眞個天旋地轉，魂飛魄散，他做夢也想不到衛空空竟然不顧一切，驟施殺手。

結果，劍影一揮，邱纏魂的一顆腦袋，應聲掉落，跌進床褥裏去。

無巧不成話，這一顆腦袋竟然剛好碰到其中一枚毒刺，片刻之間，連一顆死人腦袋都要再受摧殘，變成了又腫又紫黑之色。

邱纏魂的腦袋變成紫黑。

但邱纏魄的一張臉却變得比紙還白。

他想逃，但不敢逃，因爲他知道自己的腿，絕對不會比衛空空的劍更快。

他想動手，但又不敢動手，因爲他知道憑自己的本領，絕對沒有半分把握可以打得過衛空空。

現在，邱纏魄後悔了。

他後悔自己太過聽從別人的指使，早知如此，哥兒兩個就算一輩子獃在北邙山，也總比現在好千萬倍了。

不過，現在方才後悔，是否太遲了一步。

如果當初，他們能夠拒絕金錢與肉慾誘惑，邱氏雙鬼就絕不會落到如此下場。

可是，能夠不在財富與美人之下屈膝的，世間上又有幾人？

× × ×

衛空空手裏的劍，不停地在滴血。

邱纏魄的一張鬼臉，現在最少已有九分像鬼。

衛空空突然嘆息一聲，道：「今天我本來不想殺任何人，爲甚麼你們偏要闖進來，逼我拔劍？」

邱纏魄顫聲喝道：「賊種，你有本事就將我的腦袋也砍下來，不過你別忘記薛惜瑤還在我們手裏。」

衛空空又是長嘆一聲，道：「這件事，你們打錯算盤了，如果你們要我殺的，不是龍城璧，許竅之，也許不成問題，薛惜瑤既在你們手裏，就算要我殺了自己，也未嘗不可，但想藉此要脅衛某去殺兩個好朋友，那麼，只好來個珠沉玉碎，大家都去見閻王老子再評是非曲直了。」

邱纏魄一張鬼臉，現在已十足十像個鬼，簡直連半點屬於人類的血色也消失得乾乾淨淨。

衛空空忽然又黯然道：「其實，我未必一定要殺你，你也未必一定會死，事情既然到了這個地步，不如大家來一個交易，怎樣？」

邱纏魄重重抽了口氣，終於點頭道：「你要怎樣交易法？」

衛空空冷冷道：「用你的腦袋，來交換一句問話。」

邱纏魄道：「你要問的是甚麼？」

衛空空劍尖緩緩揚起，冷笑道：「這件事究竟是誰人指使的？」

邱纏魄立刻緊張起來，道：「沒有人指使，是咱們兄弟自己要這樣做的。」

衛空空目中厲芒閃動，怒道：「你再否認，不肯將幕後指使的人說出來，我保證你的腦袋立刻就要變成滾地葫蘆。」

邱纏魄滿臉驚恐之色，猶疑着。

衛空空却已將劍架在他的頸子上，這個稱霸於北邙山的邱氏雙鬼之一，頓時成爲俎上魚肉。

邱纏魄終於道：「好，我說……」

驀地，一枝强弩從窗外激射而至，竟

然貫穿了邱纏魄的咽喉。

邱纏魄連悶聲也叫不出，立刻就像隻割斷了頭的公鷄倒下。

衞空空面色一變，身形暴起，躍出窗外。

又是一枝弩箭激射，直向衞空空胸前而至。

衞空空手挽劍花，將弩箭擊落。

只見一個幪面白衣人，匿在一棵大榕樹之上，手中拿着一筒弩箭。

衞空空冷笑，叱道：「甚麼人鬼鬼祟祟，只會施暗箭殺人滅口？」

幪面白衣人夜梟般一笑，道：「你不肯去殺龍城璧，許竅之，你會後悔。」

衞空空面罩冷霜，截然道：「衞某做事，從不後悔。」

幪面白衣人突然掠出一丈，從榕樹上飄然落下，急步轉身而去。

衞空空豈肯放過，立刻施展追風步法，直追上去。

幪面白衣人狂笑道：「砍腦袋你本事，但若論輕功，你再練三百年也追不上我的。」

衞空空本來絕不肯相信敵人的任何鬼話。

但現在不由他不相信了，這個幪面白衣人的輕功，果然高明絕頂，衞空空越追越是落後，終於眼巴巴的看着敵人消失在一座樹林裏。

衞空空木然停下，心中在想，是否自己的輕功近來已被擱下，一點也不濟事？

答案當然絕對不是的。

江湖上若論到輕功，衞空空是第一流的好手，他所練的追風步法，足與一隻狂奔中的黑豹相提並論。

不過，黑豹奔走得雖快，耐力並不持久。而衞空空體內所潛伏的耐力，大概等於五十隻黑豹加起來的總和。

可是，他依然追不上那個神秘的幪面白衣人。

能夠有幪面白衣人這種驚世駭俗輕功的人，世間上也許不會超過三四個。

衞空空站在一棵大樹下，喃喃道：「不怕你跑得快，總有一天我會砍下你的腦袋瞧清楚眞面目。」

跑得快固然是一種本事。

能夠成功地去砍任何人的腦袋，這種本事就更不簡單了。

麋鹿跑得快。但有時候一樣逃不過老虎致命的襲擊。

× × ×

東方無憂下令刺殺西門飄，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十分秘密的大事。

西門飄一向野心勃勃，想奪取東方無憂這個武林盟主寶座，這件事龍城璧知道得很清楚。

西門飄性格兇殘驃悍，如果武林盟主寶座落在這個人手上，後果將會極爲不堪設想。

許竅之也知道無論如何不能讓西門飄得償大慾。

而司馬血呢？

他心裏的想法又怎麼樣？

現在，這三個人已經來到了河南鳳溪下，竹濤館三里之外的一間酒家裏。

× × ×

河南竹濤館，是一個很幽雅，風景美絕的好地方。

而竹濤館的主人，也是一個很好客，很敦厚，德高望重的老人。

當龍城璧等三人來到了河南之後，許竅之第一個就說道：「身在河南，而不能有空閒時間去竹濤館聊聊，實在是一件憾事。」

龍城璧笑道：「解決了西門飄之後，你要去竹濤館隱居長住都不妨，但現在却只好暫時緣慳一面了。」

只有司馬血，似乎對竹濤館一點興趣也沒有。

這個人最大的興趣，並不在於欣賞甚麼風景名勝，而是在於怎樣去殺人賺錢，然後又怎樣去花銀子追尋刺激與歡樂。

但就在這個時候，酒家裏的顧客，正在紛紛談論着一件有關於殺人的事。

竹濤館主人，竟然在今天清晨時份，被人偷走了腦袋，死在館中。

偷腦袋！

天下間除了衞空空，還有誰會這樣地去偷別人的腦袋？

但衞空空爲甚麼要將這個善良的老人腦袋偷走？

龍城璧忍不住大聲道：「偷走這個腦袋的人，絕不會是他。」

司馬血却冷冷說道：「不是他，又是誰？」

許竅之皺眉道：「他甚麼腦袋都偷，但從不偷好人的腦袋。」

司馬血又在冷笑。

突然間，酒家門外，一個青衫青年牽着一匹猴子般的醜馬，緩步踱至。

這人赫然就是衞空空。

司馬血淡笑着，道：「偷腦袋的人來了。」

犁庭掃穴　血洗華堂

衞空空將馬拴好，然後就吩咐酒保拿一罈純正的米酒，和切一斤熟牛肉。

龍城璧展顏一笑道：「難得衞老弟心情這麼好要喝酒，愚兄自當奉陪到底。」

衞空空忽然嘆了口氣，道：「殷世淵的腦袋，的確是我把他砍下來的。」

龍城璧瞪眼一怔，許竅之也爲之大出意外。

殷世淵，就是竹濤館的老主人，也是武林盟主東方無憂的一個好朋友。

無論是誰殺了殷世淵，東方無憂都一定不會將他放過的，許竅之忍不住沉聲道：「你爲甚麼這樣做？」

衞空空打開酒罈上的泥封，將酒倒出，嗅了嗅，笑道：「這確是一罈好酒，可惜就像殷世淵這種人一樣，外表好看，其實比毒蝎子還要歹毒。」

龍城璧和許竅之都是面色一變。

衞空空從袖裏取出一根長長的銀針，放在酒裏一浸。

那根銀針竟然立刻就變了色，變得發黑。

司馬血第一個暴跳起來，因爲他幾乎已經喝了一口米酒。

幸好衞空空及時趕到，否則此刻他可能已經將那杯酒灌進肚子裏。

司馬血身形霍然倏地而起，長劍已經出鞘。

一個黃臉濃眉的酒保早已拿出一根鋼杖，向衞空空迎頭砸下。

鋼杖一亮，龍城璧已經知道這個酒保的眞正身份來歷，因爲這一根鋼杖，就是天下十大外門兵器中，排名第八的斷腰黑骨奪命杖。

而這個黃臉濃眉的酒保，不問而知自然就是奪命杖主人，黃臉黑杖客杜天讀。

杜天讀這個人，一點也不含糊，這根斷腰黑骨奪命杖，專向人攔腰戮擊，招式詭異自成一家，據說他殺人從不在別的地方下手，一杖擊至，一定就是攔腰狠劈，一經擊中，就算是鐵鑄金剛，銅澆羅漢也得癱瘓軟地倒下身亡。

不過，杜天讀雖然厲害，却還遠遠不及他的兩位師兄可怕。

現在，他的兩個師兄，已經從南北兩方分別掩至，他們的眼睛竟然是深紅色。

深紅色的眼睛。

血一樣的眼球。

有人甚至以爲他們的眼睛是瞎了的，但其實錯了，這兩個人的眼睛一點也不瞎，瞎的只會是別人的眼睛。

因爲這兩個中年漢子，就是江湖上最喜歡挖別人眼睛的挖目雙妖。

他們喜歡挖別人的眼睛，是因爲他們喜歡將血淋淋的眼睛吞下肚子裏。

對他們來說，人的眼睛就是最美味的佳餚美食。

尤其是一些武林高手的眼睛，那種滋味更令他們吃得倍加痛快。

要將一個人的眼睛活生生挖出來，可得有點特別的本事，和一套特別的挖眼睛武器。

別人稱呼這兩個人是挖目雙妖，但他們却自稱是金銀雙鉤。

因爲老大用的挖眼睛武器，是一對纖幼而細長的金鉤，而老二用的却是一對銀鉤。

老大姓裘名藏智，老二姓于名廉飛，江湖上無論是誰聽見這兩個名字，都不免有點心驚肉跳的感覺。

司馬血雖然在江湖的名聲也並不怎樣好，但和這兩個專挖別人眼睛的妖怪相比下來，司馬血這個雙手充滿血腥的殺手反而可愛得多了。

司馬血冷冷一笑，向裘藏智道：「想不到兩位大駕竟然從賀蘭山老遠來到這裏，莫不是寧夏、蘭州一帶武林人物的眼睛，都已給你們挖個淸光，現在來到此處另闢新天地了？」

裘藏智嘿嘿笑道：「司馬血，你知道便好了，如果識相一點，自動挖去左目，那麼你的右眼還可以保存，做一個獨眼人，總比做瞎子好千百倍。」

司馬血道：「如果我挖了一隻眼睛出來，你們却有兩個人豈非不足夠分配？」

裘藏智道：「咱們兄弟情同手足，只要有眼睛可吃，誰吃都沒有問題。」

司馬血搖搖頭，道：「兩個人只吃一隻眼睛，無論誰吃誰不吃，都並不公平，我反對。」

于廉飛獰笑一聲，道：「司馬朋友言下之意，是要咱們兄弟動手，將閣下一雙眼睛都挖下來的了？」

司馬血又搖頭，道：「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何況是眼睛？不過，我倒有一個折衷辦法，既可保存我的一雙眼睛，而兩位又可以有兩顆眼睛可吃。」

裘藏智目中銳芒暴射，隨即向正在巳經動手大戰杜天讀的龍城璧與許竅之望去，最後終於桀桀笑道：「老子明白了，你是準備去挖掉他們的眼睛，來做你自己的替死鬼，嘿嘿，這個主意眞不錯。」

于廉飛又獰笑道：「如果你眞的將龍城璧和許竅之兩個人的眼睛都挖下來，咱們就快定不再挖你的眼睛，彼此作爲公平交易。」

如此交易，是否眞的公平，大概只有天才曉得了。

但司馬血第三次搖頭，冷冷的道：「你們大概都會錯意了，我的確是要挖出四隻眼睛給你們分享，但不是挖他們的，而是挖你們的眼睛。」

于廉飛怒吼一聲，喝道：「小子放屁！你敢！」

司馬血冷笑道：「除了不敢挖掉自己的眼睛之外，沒有甚麼事，是在下不敢做的。」

別忘記，這一個人究竟是誰？

他是司馬血，天下第一號的職業殺手司馬血。

× × ×

于廉飛的一對銀鉤，自從鑄造至今，最少已挖過幾百個人的眼睛。

要將別人的眼睛挖下，本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對于廉飛而言，挖別人的眼睛似乎比搔自己的脚板底更容易不過。

銀鉤堅實而幼長，鉤尖鋒利而有倒刺，一搭上眼眶上，一雙眼睛就註定要完蛋大吉。

司馬血雖然是名滿天下的大殺手，但一雙眼睛總不是鐵打的。

就算眞的是鐵鑄的眼睛，于廉飛也有足够的信心去把它挖下。

只可惜他忽略了一點。

他自己的眼睛也不是鐵鑄的。

他有足够的信心去挖別人的眼睛，別人也同樣有足够信心去將他的眼睛挖下。

司馬血一向殺人，都是殺得很乾脆俐落。

有時候連他自己都感覺到，任何人死在自己劍下，實在也是種福氣。

因爲他殺人永遠不會讓死者痛苦得太久，一劍刺下，這人的心臟絕對不會再跳動超過一响之間。

但挖目雙妖呢？

他們有時候也許在挖了別人眼睛之後，不再動手殺人，但受害者却從此由一片光明的世界，掉進到永遠一片黑暗的地獄裏。

雖然做瞎子也有快樂的另一面，但這種快樂和痛苦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

做瞎子唯一快樂之處，就是永遠不必再看人類的猙獰面目。

除此之外，這些人的眼前，就只有一片漆黑，永遠沒有光亮。

所以，司馬血雖然也不是甚麼正人君

子，但面對着裘藏智與于廉飛這種人，實在也覺得深痛惡絕。

——你們怎樣挖別人的眼睛，我也怎樣將你們的眼睛挖下來。

× × ×

挖目十八式，是鈎法中最邪門，也最狠毒的招數。

這十八式鈎法，每一式都是向敵人的眼睛打主意。就算你怎樣刻意提防，結果也是難逃毒手。

最低限度，于廉飛已經二十年未曾失過手。

就算對方武功厲害，不能將他的兩隻眼睛都挖下，但他總有辦法將其中一隻挖下來。

所以，近十餘年來，江湖上突然出現了不少獨眼的武林高手。

這些人當然不會將這種有損面子的事說出來，但由於給挖目雙妖挖掉眼睛的英雄豪傑越來越多，這種事也漸漸變成了公開的秘密。

在這些年歲中，當然也曾有不少獨眼高手再度跑上賀蘭山，打算向挖目雙妖報仇雪恨。

這些獨眼高手之所以敢再次與裘藏智于廉飛交手，自然是由於經過失敗之後，再度苦練武功，等到武功猛進之後才來報仇的。

但獨眼高手的武功雖增，却依然還是打不過挖目雙妖，因爲挖目雙妖的功夫也沒有擱下，而且招式內力進步之速，猶在那些獨眼高手之上。

於是，有不少獨眼高手連僅餘的一隻獨眼也不保，變成了瞎子。

通常，挖目雙妖挖了敵人的兩隻眼睛之後，便不會再向他們施以毒手，任由他們自生自滅。

這並不是他們仁慈，相反來說，這更是挖目雙妖殘酷之處。

——亮着眼睛的時候尚且不是敵手，變成了瞎子之後，又更還能夠怎樣？倒不如讓這些人嚐一嚐做瞎子的滋味也罷。

然而，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于廉飛做夢也想不到，司馬血竟然也有一套挖眼睛的本事。

× × ×

司馬血的劍，是名劍，更是寶劍。

無論任何人看見司馬血的寶劍，都一定會有這種感覺——如果這柄劍是自己的那該多好。

因爲這柄劍，就是天下間最薄，也最鋒利，而且削鐵如泥的碧血劍。

于廉飛的一對銀鈎雖快，但碧血劍比它更快。

銀鈎雖堅實鋒利，但面對着碧血劍竟然不堪一擊，嗆啷兩聲，兩柄銀鈎都已被削斷。

如果于廉飛早一點知道司馬血的劍竟然如此厲害的話，他就一定不敢用銀鈎來與碧血劍硬碰。

但等到他發覺到這一點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司馬血擊斷銀鈎之後，颯颯兩劍，立刻就向于廉飛瞳孔刺去。

于廉飛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連忙蹌踉退後。

但司馬血這個時候已經智珠在握，劍如疾矢，去勢更急速幾分。

這兩劍，是否能夠將于廉飛的眼睛挖出來？

不，這兩劍並不能將他的眼睛挖出，因爲司馬血手裏的是碧血劍，而並非專爲挖目而製的銀鈎。

所以，于廉飛的眼睛沒有被挖出來。

但却已被司馬血兩劍當場刺瞎。

于廉飛又驚又怒，大聲地在嘶叫：「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司馬血冷冷笑道：「別急，你的眼睛沒有被挖出來，在下只吃魚的眼睛，人的眼睛從來都沒有興趣吞進肚子裏。」

挖人眼睛者，人亦挖其眼睛，雖然到底沒有眞的將眼睛挖出來，但將他的眼睛刺瞎，也同樣沒有甚麼分別。

于廉飛眼睛被刺瞎，裘藏智自然同樣地又驚又怒。

司馬血將劍尖向他一指，傲然道：「裘藏智，聽說你的金鈎比銀鈎堅硬百倍，寶劍雖利，未必也能同樣將金鈎削斷。」

裘藏智冷哼一聲，道：「這個自然不用你說。」

司馬血道：「已然如此，還不動手尙待何時？」

裘藏智怒吼一聲，一對金鈎揚起千蓬金影，挖目十八式已經出手。

裘藏智的功夫，確勝于廉飛一籌，只見鈎影重重，氣勢詭異毒辣，但鈎落之處，未必只是向司馬血的眼睛下手，咽喉，心臟至腎囊也成爲了裘藏智攻擊的目標。

顯然裘藏智也深知司馬血乃一名勁敵，如果每招每式都只向眼睛部位下手，一定不容易將他收拾，强敵在前，還是先將他擊倒在先，才是上算。

只要將司馬血擊倒，別說是挖他的眼睛，就算連他的心肝脾肺腎都一起挖出來，又有何難哉？

× × ×

挖目雙妖能夠在江湖上爲惡多年，本領自然有獨到之處。

剛才于廉飛之所以在三招兩式之間便被司馬血刺瞎雙目，主要原因還是因爲于廉飛太過輕敵，而且更料不到一出手便被對方的寶劍削斷銀鈎，以致進退失據，終於被司馬血兩劍就將他變成一個瞎子。

但現在的情況，却又大不相同。

由於前車可鑑，裘藏智不但不敢輕敵，而且一出手就施展了挖目十八式以外的另一套鈎法——穿心十三鈎！

穿心十三鈎，是裘藏智近幾年來精心鑽研出來的一套鈎法，主要目的就是因爲挖目十八式的招式應用範圍太窄，如果一且面臨到高手中的高手，短兵相接之下就會有不敷應付之勢。所以他花費了不少心血創練穿心十三鈎，就是爲了在最必要時加以使用，將敵人殺一個措手不及的。

現在，連于廉飛的眼睛都已被司馬血刺瞎，大仇人在目前，穿心十三鈎還不出手尙待何時？

司馬血冷笑，道：「好鈎法。」手中碧血劍絲毫不敢怠慢，緊緊纏着裘藏智的兩柄金鈎。

裘藏智將挖目十八鈎法與穿心十三鈎互相交替使用，越戰越覺得心應手，信心

和勇氣亦爲之增强不少。

裘藏智每發出七八鈎之後，司馬血便後退一步。七八十鈎之後，司馬血已被逼退十數步之多。

裘藏智心中不斷地冷笑，暗想于廉飛也未免太大意了，看來這位號稱天下第一殺手的司馬血，手下功夫亦不外爾爾。

突然間，裘藏智大喝一聲，道：「還我于二弟眼睛來！」

金鈎篤、篤兩聲，直向司馬血雙目直插而入。

× × ×

兩柄尖銳而且有倒刺的金鈎，的確在萬無一失的情況下，向司馬血的一雙眼睛插去。

篤、篤兩聲，金鈎已插了下去。

司馬血是否已經變成了瞎子？

不，金鈎雖然發出篤篤兩聲，但却沒有插中司馬血的眼睛。

一對金鈎，竟然插進一條大木柱裏，而司馬血的人影，就在裘藏智的脇下突然穿過。

裘藏智大吃一驚，心知大大不妙，連忙鬆手棄鈎，準備逃之夭夭。

但他到底遲了半步。

司馬血轉身速度奇快，形同鬼魅，而且立刻伸手，點了裘藏智背心上的「靈台穴」。

裘藏智穴道被點，最少也得十二個時辰方能解開，登時動不得，就像個木頭雕造的塑像。

但裘藏智却還是能够講話的。

他慘然長嘆一聲，道：「想不到賀蘭山雙雄一世英名，今日栽在一個小伙子手裏，莫非是天亡我也？」

司馬血心中暗暗好笑，挖目雙妖就是挖目雙妖，又幾時有人稱呼這兩人爲賀蘭山雙雄了？簡直放屁！

轉眼一看，龍城璧與許竅之仍在與杜天讀在動手。

× × ×

其實，杜天讀的武功，絕非龍城璧或者是許竅之的敵手。

但他手裏的斷腰黑骨奪命杖，却是天下十大外門兵器中排名第八的犀利武器。

而龍城璧與許竅之也不着急，龍城璧最後甚至索性背負雙手，靜觀許竅之獨鬥杜天讀。對付杜天讀，一個許竅之，已經十分足够。

杜天讀原本是充滿信心的，不料一交手之下，始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雖然憑仗着武器犀利，却也佔不到絲毫便宜。

許竅之藝高人胆大，空拳赤手與杜天讀的斷腰黑骨奪命杖展開激烈的拚搏。

忽然間，酒家門外有人響起了一陣冷笑之聲，道：「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這裏大開殺戒。」

許竅之聽而不聞，忽然掌勢一沉，看準杜天讀的破綻，向他的左腰擊去。

這是名震天下「霹靂七式掌法」中的第五式——五雷施威。一掌擊下，如果用上十成內力，就算是一隻五百斤重的巨型野豬，也一樣立時被震碎內臟氣絕。

總算許竅之手下留情，這一掌只用上五成力道。

杜天讀悶哼一聲，還想再揮杖反擊。

但他吃了這一記五雷施威，眞氣已洩，別說揮杖反擊，只怕連站得住脚步與否也有問題。

終於，杜天讀倒下。

許竅之冷笑着轉過身子，只見剛才說話的人，現在已緩步踏進酒家之中。

這一個人，是個蒙面白衣人。

× × ×

衞空空一看見這個蒙面白衣人，心中就不禁咕嘀着：「怎麼又來了一個蒙面白衣人？」

衞空空可以肯定，這一個蒙面白衣人，並不是在傅三源客棧所見的那一個。

理由是這個白衣人的身型，比傅三源的那一個高大得多。

同時，最重要的理由還是：在傅三源施放弩箭的那一個蒙面白衣人，已被衞空空砍掉了腦袋。

雖然，那一個蒙面白衣人的輕功，比衞空空爲高，但衞空空却憑着堅忍的耐心，精敏的頭腦推測，終於再度追查到他的下落。

那個蒙面白衣人，原來竟然就是竹濤館的老主人殷世淵。

竹濤館雖然在武林中，也有些少名氣，但誰也想不到這裏的老主人，竟是個深藏不露的輕功好手。

如果單憑以輕功而論，殷世淵最少是天下間五大高手之一。

可惜殷世淵除了輕功高明絕頂之外，武功却並不怎樣出色。

終於，他的腦袋被衞空空一劍砍下。

衞空空原本並無殺他之意，但殷世淵每一招每一式都在跟他拚命。

這個外表慈祥的老人，武功招數竟是毒辣無比，唯一最遺憾的，就是雖毒辣而功夫並不高明。

衞空空見他的招數太毒辣，於是殺機大熾，一劍就將他的腦袋砍下。

直到現在，他仍在後悔自己實在不應該太衝動。

因爲殷世淵一死，綫索就斷了，究竟這件事的幕後指使人是誰，又得大費腦筋去追查。

他當然想不到在這裏，居然又會有另一個蒙面白衣人出現。

× × ×

司馬血雖是以殺人爲業，却從不用布巾蒙頭蒙臉。

他每殺任何一個人，都會在事前讓對手看清楚自己的臉。

因爲他覺得自己爲錢而殺人，是光明正大的。

他常說一句老話：「看清楚我的臉，才好向閻王告司馬血一狀。」

他一向最討厭的，就是任何蒙頭蒙臉，鬼鬼祟祟的武林人物。不管他是一個小偸，還是個大刺客。

「朋友，你可以在我面前不穿褲子，却不能在我面前用布蒙了臉。」

「因爲你可以看見我的臉，而我却不能看一看閣下的廬山眞面目，那是絕對不公平的。

「所以，我要將閣下擺平，然後掀開你臉上的每一寸布。」

司馬血講完了這幾句說話之後，立刻就向蒙面白衣人發劍。

劍一出手，就是十九招。

每一招，却刺出三劍，每一劍都比閃電還快三倍。

十九招之後，司馬血已連續刺出了五十七劍。

衛空空坐在酒家一個角落裏，看得如痴如醉。

他的砍腦袋法雖然威力無邊，但却絕對沒有辦法能够刺出這五十七劍。

無論在速度與招式上，都不能與司馬血這五十七劍相比。

然而，那並不表示司馬血的劍法，一定勝過衛空空。

× × ×

蒙面白衣人對着司馬血這種劍中高手，竟然徒手接下他的十九招劍法。

五十七劍刺出之後，蒙面白衣人冷笑了一聲，道：「果然不愧是殺手之王，可惜想要擺平老夫，還差一點。」

司馬血突然收劍入鞘，冷冷道：「你說得不錯，天下間能够擊倒閣下的人，只怕不會超過七個。」

蒙面白衣人深沉銳利的目光緊盯着司馬血道：「你可已猜出了老夫的身份？」

司馬血緩緩伸手一指，向蒙面白衣人道：「如果我沒猜錯，你就是西門飄！」

西門飄！

絕情帝主西門飄！

蒙面白衣人眞的就是西門飄？

× × ×

酒家門外，忽然又來了一個人。那是一個穿着深藍色綢緞衫褲的白髮老人。

「司馬血，你猜錯了，他不是西門飄。」白髮老人一面說，一面揚起一柄菜刀躍躍欲動的姿勢，又道：「不過這人比西門飄更加壞蛋十倍，倒不知道他的心肝是甚麼顏色的？」

龍城璧一看見白髮老人手裏的菜刀，立刻就想起一個江湖怪傑。

這人莫非就是二十年前已經絕跡江湖的菜刀先生寇梧桐？江湖上除了寇梧桐之外，又還有誰會拿一柄菜刀作爲武器？

白髮老人似乎一眼就瞧出了龍城璧心裏在想甚麼，突然大聲笑道：「老夫正是菜刀先生寇梧桐，各位大概都已猜出八八九九了。」笑聲一頓，又沉下了臉，道：「不過這位蒙面客，相信你們就算想破了腦袋，也猜不到他究竟是誰的。」

蒙面白衣人突然厲喝一聲，一掌就向寇梧桐劈去。

寇梧桐怪笑道：「你想殺人滅口？太遲了，你就是……」

蒙面白衣人既非西門飄，却又是誰？

但寇梧桐說到這裏，又倏然住口，菜刀一揮，將蒙面白衣人的掌勢封住。

蒙面白衣人掌勢一變，突然改掌爲指，瞬即連發七指，每一指都向寇梧桐的要穴下手。

寇梧桐的臉色，突然變得一片死灰，慘然叫道：「你……你已練成了天魔搜魂指……」

蒙面白衣人一言不發，又再連發七指，而且一指比一指更狠，更毒辣，顯然，他要殺寇梧桐滅口。

龍城璧突然長嘯而起，風雪之刀已在手中。

人快，刀更快，竟是人未到，刀先到，一刀就向蒙面白衣人背心刺去。

蒙面白衣人身形右閃，避開這一刀，冷冷道：「好不要臉的偷襲。」

龍城璧從不背後向人偷襲，但這一次却例外。

因爲他如果再不出手，寇梧桐必死無疑。

可是，到底遲了。

寇梧桐運續閃避了十三指，但第十四指却再也閃不開去。

一指戳穿咽喉。

一代怪傑菜刀先生寇梧桐，竟已氣絕身亡。

龍城璧冷笑。

許竅之，衛空空已圍了上來，將蒙面白衣人困在核心。

龍城璧冷冷道：「天魔搜魂指，乃西域失傳已久的邪門絕技，想不到今日竟能在這裏大開眼界。」

許竅之道：「閣下究竟是千魔盟的哪一位堂主？」

蒙面白衣人狂笑道：「你居然知道千魔盟這三個字，算你還有點見識。」

千魔盟。

一個以前從來未在江湖上出現過的名字。

但現在，千魔盟已開始大張旗鼓，招兵買馬。

這件事，龍城璧與許竅之知道得比任何人更早。

因爲東方無憂已將千魔盟的事，告訴了這兩位年青人。

千魔盟的盟主，就是西門飄！

× × ×

西門飄雖然與東方無憂並稱中原雙帝，但一直沒有辦法能够像東方無憂般過其「盟主癮」。

爲了這一件事，西門飄就算是死了也絕不會瞑目的。

論武功才智，西門飄確不在東方無憂之下。

唯一的分別，就是東方無憂能够得到天下英雄豪傑的擁護愛戴，而西門飄却越來越變得像個魔鬼，人人都遠而敬之。

西門飄決定要將東方無憂，從盟主的寶座拉下來。

所以，他秘密地組織了千魔盟。

千魔盟的盟主，當然就是西門飄。除了盟主之外，尚有一個副盟主。

但副盟主究竟是誰，連東方無憂也不清楚。

只知道這一個副盟主的武功，不但不會在西門飄之下，甚至還有可能比西門飄還更勝一籌。

副盟主比盟主的武功更高，顯然是一件危險的事。

西門飄這個盟主之職，又如何能够安枕？

這是一個謎。

一個既神秘，又可怕的謎。

單是一個西門飄，已經不易對付，何況還有一個武功更厲害的副盟主？

龍城璧想來想去，都想不通爲甚麼西門飄會找一個武功比他更高的人來做副盟主。

莫非這一個副盟主竟就是西門飄的妻子，江湖上人稱鐵珠四娘的任月嫦？

但任月嫦的武功，能勝過西門飄嗎？

龍城璧不相信，他絕不相信任月嫦的武功，會比西門飄更加厲害。

那麼，現在眼前這一個蒙面白衣人，是否就是那位副盟主？

× × ×

蒙面白衣人終於說出了他在千魔盟中的身份。

「幾位不妨聽清楚一點，老夫是魔指堂的堂主！」

龍城璧莞爾一笑，道：「這還不够，你是甚麼堂的堂主並不重要，問題是閣下原本的來歷姓名究竟是誰？」

魔指堂主冷冷道：「這一點憑你還不配問。」

龍城璧道：「如果我非要問個水落石出不可呢？」

魔指堂主向伏屍地上的菜刀先生寇梧桐一指，道：「這個老鬼就是榜樣。」

龍城璧大笑，道：「寇老先生一生行俠仗義，爽直豪放，無論是誰能够陪他一起到陰曹地府，旅途上都必不會寂寞。」

魔指堂主眼珠一轉，道：「老夫最厭的就是婆婆媽媽的女人，寇梧桐陰陽怪氣，畢生以女人才會用的菜刀作爲武器，這種人老夫更加討厭三分，黃泉上的旅途，還是龍兄弟去陪他適合些，本堂主決不奉陪。」

衛空空突然插口道：「你嘴裏少放臭屁，寇大俠以一柄菜刀行俠江湖，斬殺的盡是奸邪妖魔，雖然他現在已魂歸極樂，你又豈配汚言將他誣衊？」

魔指堂主冷笑道：「你就是那個專偷別人腦袋的傢伙？」

衛空空冷冷道：「你放心，我絕不會偷你的腦袋。」

魔指堂主道：「你是怕我會反而偷了你的腦袋？」

衛空空搖頭。

魔指堂主嘿嘿一笑，道：「莫非是你嫌我的腦袋太香，抑或是太臭？」

衛空空淡淡回答道：「無論你的腦袋是香抑或是臭，我都不會偷你的腦袋。」

魔指堂主哼一聲，道：「其實說來說去，你不敢來偷就是眞的。」

衛空空道：「不是不敢偷，而是不必偷。」

他微笑着，向龍城璧望了一眼，接道：「因爲魔指堂主的腦袋，現在已是龍城璧囊中之物。」

魔指堂主眼神變了一變。

衛空空笑得更響亮，再道：「天下間會砍別人腦袋的，絕不只有衛某人一個，龍大哥若要砍你的腦袋，只怕會比我來得更容易，辦得更妥當。」

魔指堂主雖然用布蒙住了臉，眼睛裏却已冒出了憤怒的火燄。

但他畢竟乃武林中頂尖高手，深知怒火只會帶來崩潰與敗亡，所以瞬息之間，又便回復常態。

龍城璧瞪了衛空空一眼。

衛空空也暗覺好笑，心想這一次吹牛不知道吹得怎樣結局了。

因爲龍城璧的刀法之中，絕對沒有任何一招是砍別人腦袋的。

魔指堂主這種人雖然死有餘辜，但要用刀將他的腦袋砍下，却是難題一件。

然而，衛空空的確是龍城璧的知已朋友。

龍城璧永遠不希望自己的朋友，被人指出是個吹牛大王。

所以，他已暗中決定去冒個大險。

他要將魔指堂主的腦袋砍下。

只有如此，衛空空剛才的說話，才會變成並不是吹牛。

× × ×

這間酒家，現在已經變成了充滿血腥，充滿殺機的地方。

杜天讀被許竅之一記五雷施威擊倒，最少要躺在床上料理三個月，然後還要繼續靜靜地休養一年。

挖目雙妖的于廉飛雙目已瞎，現在正自行摸出一瓶金創藥在治理傷勢。

而老大裘藏智，被司馬血點了靈台穴，寸步難移。

最倒霉的還是菜刀先生寇梧桐，一上來便已慘遭魔指堂主毒手死得不明不白。

現在，龍城璧又面對着魔指堂主了。

這一戰，將會誰勝誰負？

司馬血一向知道龍城璧的刀法，已達到爐火純青，匪夷所思的地步。

但他不敢對他期望太高。

因爲魔指堂主的確是一個高手，自己連續發出十九招五十七劍，他居然能够若無其事地完全化解。

當然，那並不表示自己一定敵不過魔指堂主。

但最低限度，由此已可證明魔指堂主的武功，實在令人感到可怕。

起碼都像司馬血這個人，同樣令人感到可怕。

× × ×

風雪之刀，當然是一柄好刀。

而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的八條龍刀法，也是天下間最具威力的一種刀法。

龍城璧憑着這一柄風雪之刀，和一套八條龍刀法，已經贏過不知多少個對手。

但現在，他並不是用八條龍刀法來對付魔指堂主。

而且他用的根本就不是刀法，而是劍法。

衛空空一眼就首先看了出來——龍城璧正在用風雪之刀，施展一套威猛劍法。

這套劍法，衛空空再熟悉不過也沒有了。

因爲這套就是衛空空的砍腦袋劍法。

直至到現在，衛空空終於佩服了龍城璧。

龍城璧沒有偷他的劍譜，也沒有偷看他怎樣練習砍腦袋劍法。

但衛空空曾經有一個晚上，將這套劍法在他面前表演過一次。

當時衛空空正在和龍城璧在飲酒，兩個人都已喝得差不多酩酊大醉。

衛空空表演完之後，大笑着對龍城璧道：「這就是偷腦袋劍法了，你能够偷學到多少便多少，學得十成，足可以砍掉任何惡人的腦袋，但如果學得不倫不類的話

就只好到厨房裏去。」

龍城璧笑道：「到厨房裏去砍鷄鴨的腦袋？」

衞空空原本正是此意的，給龍城璧說了出來，立時改口道：「不是砍鷄鴨的腦袋，而是砍掉你自己的腦袋，因爲如果你連這樣簡單的劍法都學不會，顯然腦袋生得比豬還蠢，不將它砍下又有何用？」

龍城璧大笑。

衞空空也在大笑。

直到現在，衞空空看見龍城璧竟然臨急智生，施展出砍腦袋劍法，也不禁失笑起來。

×　×　×

砍腦袋劍法，其實一點也不簡單。

龍城璧雖然聰明絕頂，但若說只憑一次目睹這套劍法，便能將之全部學上手，那是絕不可能的。

但他却學到其中極厲害的幾招，這時施展起來，居然亦另具一股威力。

因爲除了砍腦袋劍法之外，龍城璧還將八條龍刀法併在一起，變成了一套亦劍亦刀的古怪招數。

魔指堂主突然一個箭步竄過來，反手一指，直向龍城璧後頸戳去。這一着兇狠迅速，而且位置極準，以魔指堂主的指力，若給他戳中，勢非整條頸的大血管都給他戳爆不可。

龍城璧的腰立刻一擰，身形左閃三寸，恰恰避過這一指。

魔指堂主一聲暴喝，人影乍合又分，指影重重，處處不離龍城璧頭。頸、胸十二道死穴。

其實，憑魔指堂主的指勁而言，就算不擊向死穴，對方也是難以活命，如今再加上認穴奇準這一手功夫，如果中上任何一指，只怕立刻就要去見閻王老子。

龍城璧雖然手上有一柄風雪之刀，但想欺身進擊、衝過重重指影，竟也不大容易。

魔指堂主屢次冒進未能得手，目中殺機更是濃厚。

突然間，他看見龍城璧刀法之間，有一個破綻。

一個細小到不能再細小的破綻。

魔指堂主是老江湖了，在江湖上與對手交鋒大小戰陣不知凡幾，他當然知道有不少人會故意賣弄破綻，來引誘敵人踏進陷阱裏。

所以，第一次龍城璧在刀法上露出細小破綻的時候，魔指堂主並沒有立刻出擊直闖。

直到第二，第三次露出破綻之後，他終於肯定，這個破綻並非陷阱。

所以，他充滿信心，再等這個破綻的出現。

終於，龍城璧刀法上的第四次破綻來了。

魔指堂主不再猶疑，身如流星，全力戳出了一指。

這一指，直向龍城璧的五大死穴一齊戳去。

天魔搜魂指力，何等强猛，就算龍城璧練有金鐘罩，鐵布衫的一類功夫，也絕對無法可以抵擋。

好厲害的天魔搜魂指。一指擊出，刹那間就分化爲五指，而且每一指都足以戳殺世間上最大的黑熊。

何況龍城璧的身軀，僅及大黑熊的五分之一？

×　×　×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這八個字，永遠都不會有錯。

魔指堂主以爲是破綻的地方，衞空空早就看出其實那並不是破綻。

那只是龍城璧在連續交替使用兩種不同招式武功所產生出來的幻象。

當他由使用砍腦袋劍法一轉而爲八條龍刀法的一刹那間，的確有一種不能順利連接的感覺。

然而，那絕對不是破綻。

無論任何人闖進那一個「破綻」，後果都會變得十分可怕。

×　×　×

魔指堂主五指齊戮的時候，龍城璧的刀法剛在轉變。

而且是八條龍刀法，轉變而爲砍腦袋劍法。

連龍城璧自己都感到意外，何以魔指堂主竟然有勇氣在這個時候冒險向自己遽然冒進？

莫非今天合該交上好運，有隻煑熟了的鴨子飛過來了。

陣上交鋒，你不死便得我亡，無論這是隻熟鴨子還是隻吃人兀鷹，都先砍下它的腦袋再說。

砍腦袋劍法剛好施過，而且越來越使用得純熟。

龍城璧以刀作劍，一刀砍下，將砍腦袋劍法中那一招法場斬首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就在這個時候，魔指堂主厲聲慘叫了兩個字。

「中計！」

這兩個字叫喊得凄厲無比，令人爲之毛骨悚然。

然後，魔指堂主的腦袋，就像滾地葫蘆般，滾到了龍城璧的脚下。

龍城璧俯首瞪着魔指堂主的首級。

想不到魔指堂主雖然身首異處，却也一樣瞪大眼睛盯着龍城璧。

龍城璧呆了好一陣，才喃喃道：「中計？你中了甚麼計？美人計還是老千計？可是我既非美人，也不是老千，這倒奇怪之至也！」

×　×　×

魔指堂主巳伏誅。

司馬血走到龍城璧脚下，將魔指堂主的腦袋捧起，嘆口氣道：「雖然剛才那五十七劍未曾將你擺平，但現在到底還是落得如此收場，早知如此，你又何苦蒙頭蒙臉？」

許竅之道：「這位魔指堂主口口聲稱自己爲老夫，想他年紀應巳超過六十。」

龍城璧道：「不必猜了，掀開他面上的布巾便可知曉。」

蒙面布巾掀開之後，露出了一副恐怖的容貌。

那的確是一個老人。

其實，這個老人的容貌，本來並不恐怖。

但他的臉龐之上，竟然早巳沒有了鼻

子！

一個沒有鼻子的老人，竟然就是千魔盟裏魔指堂的堂主。

這人究竟本來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　×　×

在這個酒家裏，有雙目巳瞎的于廉飛，有奄奄一息的杜天讀，也有穴道被點，全身上下不能彈動的裘藏智，同時，更有一個被砍下腦袋，但却早巳削掉鼻子的老人。龍城璧皺了皺眉，忽然向許竅之道：「一年前小長安風鈴閣的那一件事，你大概聽說過罷？」

許竅之臉色微變，沉聲道：「難道魔指堂主的鼻子，就是一年前他自己在風鈴閣裏砍下來的？」

龍城璧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道：「不錯。」

許竅之臉色再變。

衞空空就在這個時候插口道：「這個老人我也認得，他就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紅鷹鏢局的總鏢頭上官儻。」

許竅之失聲道：「他就是名震江湖的紅鷹天神上官儻？」

龍城璧將風雪之刀的血抹淨，道：「不錯，他就是一年前，曾經在風鈴閣裏自動割掉鼻子的上官儻，之後，他就和其他九個武林高手一樣，沒有再在江湖上露過面。」

衞空空嘆道：「誰也想不到，這位紅鷹天神，竟然由天神變成了天魔，做了千魔盟裏魔指堂的堂主。」

許竅之道：「據說當日在風鈴閣裏割掉自己鼻子的人，還有一個就是華山七劍之首的大千神劍方續。」

龍城璧道：「方續會不會也變成了千魔盟旗下某堂的堂主？」

衞空空道：「這個可能性不弱。」

龍城璧道：「看來西門飄果然野心勃勃，有意對東方盟主來一次全面性的大決鬥。」

衞空空道：「這一戰若成了事實，只怕一百年之內，中原武林沒有可能可以恢復元氣。」

好一場浩刦。

這個「好」字，並不是眞的很好的那個好，而是好悲慘，好可怕的意思。

龍城璧道：「可是上官儻和方續自動割下鼻子，又有甚麼目的？」

許竅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苦笑道：「就算自己的鼻子再醜陋，我也絕不捨得用刀把它割下來。一個人沒有了鼻子，簡直比去當太監還更毛骨悚然。」

很久沒有說話的司馬血突然插口道：「也許他的鼻子有人把它買下來，而上官儻也肯賣，於是就自動割下鼻子，彼此交易一番。」

衞空空道：「司馬兄言下之意，是西門飄買下了上官儻和方續的鼻子？」

司馬血毫不攷慮就否定了這一句說話，他道：「西門飄雖然性格兇殘驃悍，但他對一隻割下的鼻子絕對不會有興趣。」

衞空空突然眼中一亮，道：「莫不是千魔盟裏的副盟主？」

司馬血嘆道：「我也正是如此推想，但這位副盟主的身份，偏偏神秘得就像黑洞裏的蝙蝠，他究竟是甚麼人，又有誰知道？」

語音一頓，突然目光一掃，向裘藏智望去。

裘藏智穴道被點，已呆立了大半個時辰。

司馬血緩緩走過去，冷冷道：「老裘，你想我先挖你的左眼，還是先挖你的右眼？」

裘藏智臉色早巳鐵靑，此刻更是駭然不巳，偏偏又欲遁不能，連想碰壁自殺也成爲奢望。

裘藏智眉頭一皺，突然厲聲道：「司馬血，我早就巳經看出你這個人根本就是個儒夫，你只敢挖別人的眼睛，但却絕不敢殺人。」

司馬血拊掌大笑，道：「說得眞妙，在下向以殺人爲業，此刻居然被人譏笑是個儒夫，連殺人都不敢了。」

轉過身子，向龍城璧道：「我現在立刻就將裘藏智一劍穿心，好敎他別再胡言亂語。」

龍城璧心裏有數，早巳知道裘藏智是用激將法，目的就是求死。

當一個人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時候，如果有機會求生當然最好，但如果眼看活命無望的時候，倒不如希望早一點來一個痛快解脫好了。

裘藏智平時專挖敵人的眼睛，但面臨到自己也將遭遇到這種厄運的時候，他實在寧願一劍死在司馬血手下。

司馬血劍巳出鞘。

裘藏智唯恐他不刺殺自己，繼續破口大罵：「他媽的巴拉子，臭婊子養的，你若敢殺老子你早就殺了，何必婆婆媽媽，小雜種，動手啊！」

司馬血長長嘆一口氣，道：「本來我只想挖掉你兩隻眼睛的，但現在我被逼改變主意。」

裘藏智啐道：「改甚麼鬼主意，反正你不敢殺我！」

司馬血冷冷道：「不錯，我的確不敢殺你，但我却敢割掉你的舌，別讓你這張嘴巴瞎罵不休。」

裘藏智面色更加難看了。

司馬血將劍尖伸到裘藏智的嘴邊，突然略將劍尖一沉。

裘藏智的下顎，立刻被割下了一小片肉。

裘藏智渾身顫抖，怒道：「你……你想怎樣？」

司馬血露出了一個狡猾的笑容，道：「千魔盟的副盟主，究竟是誰？」

裘藏智搖頭，咬牙切齒地道：「不知道。」

司馬血又再笑了一下。

但突然之間，他手裏的碧血劍，就像一條鞭子般抽打在裘藏智的臉上。

裘藏智連哼都沒哼一下。

司馬血道：「好氣概。只可惜你這種人做的好事實在太多，很難令在下心軟放你一條生路。」

裘藏智冷笑。

司馬血「呸」一聲，大聲道：「你算是第幾流貨色？憑你這副德性也配在我面前冷笑？他媽的巴拉子，先刺瞎你一隻左眼再說！」

劍影一閃，血光驟現。

司馬血眞的一劍就將裘藏智的左眼刺瞎。

裘藏智的身子顫抖得更厲害，嘴裏再也不敢罵司馬血。

司馬血對於這一劍好像不大滿意，道：「這一劍刺得側了一點，雖然也將你的左眼弄瞎，却刺得不够深，也不够狠，比起你用金鈎將別人整隻眼球挖出來的一套，差得遠了。」

衞空空大笑，道：「老裘還有一隻右眼，何不再試一劍？」

司馬血道：「那樣不太好罷？眼睛是他的，不問問別人便把人家的眼睛刺瞎，未免太不禮貌！」

許竅之忍不住也湊熱鬧般笑道：「你別太風騷好不好，你將別人的左眼刺瞎的時候，難道又問過他了？」

司馬血哈哈大笑，道：「許谷主，你抽後腿的本事眞不錯，佩服！佩服！」

直到現在，龍城璧突然發覺，司馬血雖然是個職業殺手，却並不完全是陰沉得可怕的那一類冷血殺人兇手。

這個人也有他爽朗豪放的一面。

所以，雖然他是個職業殺手，龍城璧認爲這種人依然值得結交。

最少，司馬血決不會是個僞君子。

龍城璧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會看錯司馬血這個人。

× × ×

裘藏智額上冒出汗水。

但他的左眼冒出來的却是血水。

裘藏智平時很少出汗，但現在他所冒出的汗水，却像是剛剛從浴盆裏爬出來的時候一樣幾乎連每一根頭髮都是濕透的。

裘藏智平時更絕不會流血，他甚至連吃生果用刀削果皮的時候，都會小心翼翼，不會弄傷了自己的手指。

他珍惜自己的每一滴汗，每一滴血。

但對於別人的血與汗，他却一點也不會珍惜。

尤其是他的敵人流血越多，他就越加高興。

對於任何一個人被他挖掉眼睛的人，他都只會說三個字：「挖得好！」

但如今，他的血與汗齊流，他的左邊一隻眼睛已瞎，他又還能講些甚麼話呢？

現在，他僅還有一隻右眼。

如果連這一隻眼睛都保不住的話，他決定即使能够逃得性命，也要找條牢固一點的繩索上吊自殺。

如果他雙目全瞎，而又還不去自殺的話，將來一定會死得更慘。

因爲他所結下的仇家，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 × ×

司馬血的劍又再度揚起。

劍尖上還在滴血。

裘藏智又急又驚又痛又怒，却又連開口痛罵的勇氣也都消失得乾乾淨淨。

司馬血笑道：「老裘，別哭喪着臉，咱們來一個交易怎樣？」

裘藏智道：「現在我還能有甚麼可以和你交易？」

司馬血道：「有，只要你肯合作，將千魔盟的內部情況全部披露出來，我保證放你一條生路。」

裘藏智道：「光是你作保證沒有用，否則你放人，但龍城璧等人却來向我追殺，豈非同樣是一條死路？」

司馬血道：「你放心，我說過放你一條生路，如果任何人敢動你一根頭髮，司馬血立誓必將此人剁成肉醬。」

裘藏智沉吟半晌，終於毅然點頭，道：「好，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筆交易我答應了，但實不相瞞，千魔盟裏的內部情況，我所知道的也並不太多。」

司馬血道：「多也好，少也好，你儘管說。」

裘藏智道：「千魔盟除了正副兩位盟主之外，另有十大魔堂，上官儻就是其中一位堂主。」

龍城璧沉聲道：「十大魔堂的堂主，莫非就是一年前在風鈴閣裏自動砍掉手臂大腿和耳鼻的那十個人？」

裘藏智道：「這一點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龍城璧道：「然則閣下在千魔盟中，究竟是何等身份？」

裘藏智道：「我和于廉飛二人，乃魔指堂主上官儻的兩位助手，名義上是副堂主。」

龍城璧道：「原來兩位都是魔指堂的副堂主，職位可不算低。」

司馬血冷笑道：「我對千魔盟的副盟主有很大的興趣，不知這人究竟是誰？」

裘藏智搖頭道：「不大淸楚，但有人傳說，這位副盟主並非中原武林人物。」

龍城璧聞言，並未露出驚訝之色。

因爲他早已隱隱覺得，這位副盟主來頭極大，但在中原武林之內，能够比得上西門飄的人並不多，所以這位副盟主很可能乃是來自外土的奇人異士。

現在，經裘藏智一說，這個推測又已確實了多幾分。

但司馬血再三逼問裘藏智，亦查不出副盟主乃何許人也。

終於，司馬血履行了諾言，解開裘藏智的穴道，放走了他。

事情越來越神秘，也越來越趨向危險與死亡的道路。

一旦大火併開始，整個武林就會遭遇到玉石俱焚的大浩刼。

× × ×

河南省開封府，位於黃河南岸，爲中國著名大都之一，五代的梁、晉、漢、周及北宋均建都於此。

在這裏，人人都知道有一句諺語，那就是「開封開封，使錢如使風」。

其實，無論在任何地方，每一個人都不能缺少金錢，但在開封府這種地方，金錢更加缺少不得。

因爲這裏可以花錢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開封府西北的樂滿堂，更加是最容易令人在最短時間內，花掉最多金錢的地方。

在一個熱鬧極了的晚上，衞空空來到了滿樂堂。

樂滿堂每一個晚上，都熱鬧之極。

因爲這裏有最刺激的賭博，同時也有最令男人刺激的女人。

來到樂滿堂的賓客，共分三種人。

第一種人：只賭，不嫖。

第二種人：只嫖，不賭。

第三種人：也是花錢花得最多的一種人，因爲他們又嫖又賭。

誰知道今天晚上，樂滿堂竟然出現了第四種賓客。

這第四種賓客就是既不嫖，又不賭的人。

衞空空就是第四種賓客。

× × ×

樂笑天是樂滿堂裏，最有禮貌，永遠都充滿笑容的總管。

無論任何人來到樂滿堂，有甚麼不痛快的地方，都可以找樂笑天。

他一定會盡量給你想個好辦法，好主意。

曾經有一次，一個喝醉了的客人，走過來對樂笑天道：「這裏的姑娘們雖然都不錯，但看來看去，還是樂總管您的老婆最嬌俏，只可惜她並不是個婊子。」

樂笑天立刻笑道：「只要你喜歡，不是婊子的女人也得要暫時變做婊子，而且價錢保證絕對公道。」

結果，醉客果然得償所願，享受了樂笑天的老婆整整一晚，而且價錢一點也不貴，公道極了。

這件事，在開封府裏，已成爲了人盡皆知之事。

但樂笑天一點也不介意，他覺得能够爲每一位客人辦到任何事，是他的一種光榮。

當然，最重要的一點，還是那個客人是否能够在樂滿堂裏花錢，錢花得越多的人，樂笑天就對他更加禮貌週到，就算你要他到溝渠裏打滾學豬叫，他也一樣會照辦不虞的。

但如果你在樂滿堂裏，却又不願意花錢，甚至一毛不拔呢？

嘿嘿，那當然又完全自當別論。

× × ×

衞空空一踏進樂滿堂的大門，立刻就去找樂笑天。

衞空空本不認識樂笑天。

但在樂滿堂裏，幾乎連每一位光顧的賓客都認識樂笑天，要找他實在太容易。

樂笑天一看見衞空空，立刻就笑道：「大爺有甚麼吩咐儘管說，能够辦到的事樂某一定替您去辦。」

衞空空却連半點笑意也沒有。

他一看見樂笑天這種人，就恨不得一劍將他的嘴巴割下，因爲這種人嘴巴太甜滑，心地却不見得如何善良，所以樂笑天雖然笑容可掬的走過來，實際上却只是一隻會笑的狐狸，目的是想咬掉自己的一塊肉而已。

何況衞空空早已調查過樂笑天這個人的來歷身份，他並非僅僅是樂滿堂的總管如此簡單，而且更是千魔盟的一個笑面殺人王！

在樂滿堂裏，除了樂笑天之外，當然還有一個大老闆。

而這一個大老闆，就是千魔盟的盟主西門飄！

× × ×

衞空空目光如炬，瞧着樂笑天。

過了好一會，衞空空才道：「樂總管，今天晚上，我決定不嫖，也不賭，但想和你談一件事。」

樂笑天笑容仍在，道：「但請公子賜教，有甚麼事可以爲公子効勞？」

衞空空道：「我想找一個人。」

樂笑天笑道：「你要找的人，是男人還是女人。」

衞空空道：「女人。」

樂笑天道：「她叫甚麼名字？」

衞空空突然伸手，抓住了樂笑天的右腕，道：「薛惜瑤。」

樂笑天臉上露出了驚異之色，道：「薛惜瑤，可是天下聞名的薛三小姐？」

衞空空道：「除了她還會是誰？」

樂笑天隨即苦笑着，道：「你要找薛三小姐，應該去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何以竟會找到來這種地方。」

衞空空臉一沉，道：「樂總管，明人面前不說暗話，西門飄就算有三頭六臂，但也絕不能保得住你的腦袋。」

樂笑天笑道：「閣下莫非就是衞空空大俠？」

衞空空道：「你早該猜出來。」

樂笑天道：「難怪你來到樂滿堂，又不嫖又不賭了，原來你是來找碴子的。」

衞空空冷喝道：「薛三小姐在哪裏，快說！」

樂笑天道：「如果樂某人不說，你是否會用劍把我的腦袋砍下？」

衞空空冷笑道：「你以爲我不敢在這裏砍掉你的腦袋？」

樂笑天道：「你不是不敢，不過，只怕你沒有本事。」

說着，右腕一沉，就向衞空空的小腹一掌擊去。

衞空空沒有拔劍。

因爲他一拔劍，樂笑天的腦袋就大有問題。

目前，衞空空還不想一劍就殺了他。

因爲樂笑天一定知道薛惜瑤的下落。

而且，衞空空還可以肯定，薛惜瑤現在就被囚禁在樂滿堂裏。

樂笑天練的，是十八式的小天星掌，這種掌力雖然沒有開碑掌般霸道，但却往往更能殺人於出其不意之間。

衞空空是天下知名的大劍客，但他的拳脚功夫怎樣江湖上知道的人却並不多。

樂笑天當然知道衞空空的劍法厲害，所以他決不讓衞空空有拔劍的機會。

貼身發掌突擊衞空空，是最高明上算的打法。

可是，他有兩件事還沒有清楚。

第一：衞空空不但劍法厲害，他的拳脚功夫也同樣有相當造詣。

第二：他以爲採取貼身發掌突擊方法，就可以逼使到衞空空連拔劍的機會也沒有，這更是大錯特錯。

如果衞空空要拔劍的話，他一樣可以揮劍將樂笑天的腦袋砍下來。

問題是衞空空並不打算殺他。

活着的樂笑天當然比死了的樂笑天更有價値。

因爲如果他死了，想救回薛惜瑤又得再費一番工夫。

如果不是爲了薛惜瑤，樂笑天也許已

經變成了一具無頭屍體。

不過，雖然衞空空沒有拔劍殺他，但他所練的十八式內家小天星掌，從今已休想再用右掌使出。

因爲他用右掌向衞空空的小腹擊去，但結果却沒有擊中對方的小腹。

他擊中的，是衞空空的拳頭。

雖然在最後一刹那間，他已知道自己將會擊中衞空空的拳頭，但他依然用勁一掌向拳頭擊去。

樂笑天這一掌，大概已足够震碎一塊半尺厚的花崗石。

所以，即使衞空空的拳頭是用花崗石造的，也一樣非要被震成粉碎不可。

而且，那是衞空空的右拳。

如果衞空空的右拳廢了，他的砍腦袋劍法只怕也隨之完蛋大吉。

可是，結果完蛋大吉的一隻右手，却竟是樂笑天的那一隻。

× × ×

衞空空的手，很皙白而且纖長，柔滑如脂玉。

而樂笑天的手，却剛好相反，粗糙得就像塊每天都被海浪侵蝕着的岩石。

這種手一比之下，好像前者是屬於女人的，而另一隻却是屬於猩猩的一樣。

沒有人會認爲女人的手，會比大猩猩的手更强而有力。

但事實擺在眼前，樂笑天的手廢了。

而衞空空的手却連一點紅腫也沒有，就像根本沒有碰過樂笑天的內家小天星掌一樣。

樂笑天終於笑不出了。

樂笑天不再笑，但却有另外一個人在笑。

這笑聲很悅耳，又嬌滴又香甜，甜得足以令任何一個男人爲之怦然心動。

笑聲美麗，人更美麗。

衞空空看見了一個梳着長辮子的姑娘，笑盈盈的走了出來。

燈光照在她白中透紅的臉上，她的臉看來就像春天裏的花朶。

衞空空長長吸了口氣，冷冷說道：「難道妳剛剛檢了一個金元寶，所以這樣好笑？」

長辮姑娘又是嫣然一笑，道：「我檢的不是金元寶，而是檢大傻瓜。」

衞空空道：「這裏除了妳自己之外，似乎再也沒有別的傻瓜了。」

長辮姑娘立刻搖頭，道：「就算我自己眞的是個大傻瓜，也不會把自己檢回去，而且，眞正的大傻瓜，其實是你並不是我。」

衞空空問道：「我是大傻瓜？何以見得？」

長辮姑娘突然走到一隻銅鶴面前，問衞空空：「你可知道這一隻銅鶴的眞正名稱？」

銅鶴豎放在前廳一個角落裏，形態栩栩如生，顯得高貴，漂亮。

驀地，衞空空有一種不妙的感覺，他想退開這裏。

因爲，他已想到那隻銅鶴是甚麼東西了。

他失聲輕呼：「機關樞掣。」

長辮姑娘盈盈一笑，道：「你猜得太遲了。」

衞空空的反應，已和一隻靈敏的麻雀差不了多少，當他一想到這隻銅鶴可能就是機關樞掣的時候，他整個人已經向外飄去。

衞空空的輕功身法，本來很不錯。

但他輕功本事再好，也躲不開一隻突如其來，由上而下掉落的一個巨大鐵籠。

長辮姑娘又在笑了。

而且笑得比剛才更嫵媚，也更愉快。

因爲她眞的檢到了一個大傻瓜。

魔王難死 浩劫難弭

衞空空獨闖樂滿堂是一件秘密的事。

他不願意把這件事情告訴龍城璧和許竅之，當然更加不會讓司馬血知道。

因爲要救薛三小姐，是他自己的事，他不希望連累任何人。

所以，他瞞住了龍城璧等人。

然而，他可以瞞得住許竅之和司馬血，但却瞞不過龍城璧。

因爲龍城璧比其他兩人更加了解衞空空。而且，他當然不會放心讓衞空空孤身犯險，所以，他一直跟在他的後面。

× × ×

樂滿堂果然是個藏龍臥虎之地。

龍城璧親眼看見衞空空被一隻大鐵籠罩住，就像隻鳥一樣無法衝越樊籠。

衞空空劍法雖然霸道，但他手上的一柄長劍却是凡品，並不是甚麼寶劍。

不過，即使是削鐵如泥的寶劍，能否將這個大鐵籠削斷，也是大有疑問。

所以，除非衞空空有孫悟空七十二變的本領，把自己變成一隻蚊子，否則，他絕對沒有辦法可以脫離這個大鐵籠之外。

現在，樂笑天又恢復了笑容。

雖然，他的右掌被廢已成定局，但衞空空却已變成了一隻籠中鳥。

「好一隻大鳥。」樂笑天大笑着，眼裏却充滿狠毒的光芒：「這種大鳥最好燉上四五個時辰，保證比吃十次燉肥鷄更滋補十倍。」

衞空空冷笑着：「像你這種豬玀，大概只配吃燉蚯蚓，想吃天鵝肉，那簡直做夢都做不來。」

樂笑天哈哈一笑，忽然對長辮姑娘恭聲道：「盟主夫人，這個人就請交給屬下處置，保證經過屬下巧手泡製之下，這個人燉出來的湯，一定很香很甜。」

「盟主夫人」，這四個字一出，不但衞空空爲之大吃一驚，連躲在一座假石山下的龍城璧，也爲之大感意外。

原來這一個漂亮的長辮姑娘，竟然就是西門飄的妻子，鐵珠四娘任月嫦！

× × ×

西門飄今年大概已經六十多歲。

但任月嫦却頂多還不超過三十歲，尤其是她現在梳着一條烏溜溜的長辮子，看來更是年輕幾分。

江湖上傳言，任月嫦武功雖然不及西門飄，但却機伶聰敏，每每挫强敵於舉手投足之間，端的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如今看來，果然不錯。

最少，衞空空已落在她的掌中，雖然衞空空現在還很鎭靜，但他彷彿現在已是

隻落了滾鍋裏的螃蟹，遲早都要被樂笑天蒸熟。

任月嫦和樂笑天都是很喜歡笑的人。

他們笑起上來的時候，是那麼親切動人。

如果單看他們的臉龐，你可能會發覺這兩個是世間上最好的好人。

但這種「好人」，隨時都會把一個活生生的人，放在一個大鍋裏蒸熟。

× × ×

任月嫦突然收斂了臉上美麗的笑容。

接着，很清脆的正正反反總共刮了樂笑天十五六個耳光。

樂笑天的嘴角，立刻被打得不停地流血。

但他連動都不敢動一下，似乎覺得自己該打。

但其實，他也不知道盟主夫人爲甚麼這樣生氣，難道衞空空不應該拿去蒸燉受刑？

果然，任月嫦刮完十五六個耳光之後，就沉着臉道：「你把衞公子看成是甚麼人了？豈像是你等宵小之輩所能隨便冒犯的？」

衞空空心裏覺得很滑稽，想不到這個女人竟然如此善變。

剛才，她還是把自己看成一個大傻瓜的，但現在却又衞公子長、衞公子短的，連樂笑天講錯了幾句說話，都要大吃一頓耳光。

這裏本是一個熱鬧的地方，但不知道爲甚麼忽然變得死寂，連一個進出的賓客也沒有。

這本來是絕不可能的！

衞空空被困石機關鐵籠中，任月嫦和樂笑天相對大笑。

但事實上却是如此！

難道今天樂滿堂根本就不做生意？

不，樂滿堂其他廳院之內，依然十分熱鬧，但這裏却已被臨時封閉，賓客進出都改了別一個門口。

任月嫦應變之速，行事手脚之快捷，果然不同凡响。

× × ×

龍城璧忽然覺得，自己的處境也不比衞空空好得了多少。

衞空空被囚在鐵籠裏，而他却也已落入了任月嫦的天羅地網之中。

因爲龍城璧已發現大門之外，最少已有八位武林高手封住了自己退路！

幸好自己也沒有過退意，朋友有難，即使是鱷魚潭獅子穴，也要向前闖一闖。

所以，他乾脆長身而立，從假石山裏走了出來。

他才現身，就聽得任月嫦拍手笑道：「歡迎，歡迎，今天晚上樂滿堂的貴賓眞是來得着時極了。」

龍城璧瞪眼道：「有何着時之有？」

任月嫦道：「因爲今日樂滿堂廚子洪愉的心情很好，已經答應給我燒幾道好菜，而且還有幾罎好酒，正等着懂得喝酒的人來品嚐。」

龍城璧大笑，道：「妙極了，想不到，今天我的口福竟然這樣好，合當共謀一醉。」

轉眼向衞空空望了一下，道：「朋友，你果然是一隻好鳥。」

衞空空苦笑道：「爲甚麼我會是一隻好鳥？」

龍城璧微笑道：「如果不是一隻好鳥，如何用得着這一隻價值最少逾萬兩，用百煉精鋼鑄成的鐵籠子？」

衞空空居然笑了笑，道：「好鳥雖然有翅飛不得，總比死鳥好一點。」

龍城璧道：「你看，我像是一隻死鳥嗎？」

衞空空道：「就算不是一隻死鳥，最少也會是一隻醉鳥，別忘記盟主夫人正有幾罎好酒在等着你。」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能够醉死，總比餓死，困死好得多，朋友再見了。」

再見。

甚麼時候再會相見！

相見的時候，又會在甚麼地方？

龍城璧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因爲如果從悲觀方面去推想，那麼他們相見的時候，已經是兩隻鬼。

鬼與鬼相見的地方，當然也不會在陽世之上。

然而，龍城璧永遠不會太悲觀。

就正如他也永遠不令太樂觀一樣。

所以，他終於以很輕鬆的心情，接受任月嫦的邀請，來到了樂滿堂東北角裏的紫霞廳。

× × ×

紫霞廳的佈置，堪稱富貴堂皇，看來就像是皇帝御院行宮一樣。

龍城璧喜歡冒險。

這裏雖然是個富貴堂皇的地方，却也是個充滿危險的地方。

何況還有一個危險的人，就坐在他的身傍。

任月嫦很美麗動人，也危險得駭人。

珠簾外，八個綠衣侍婢分列兩旁，侍候得十分週到。

龍城璧雖然以前從未見過這八個綠衣侍婢，但他却可以肯定，剛才在前廳大門外封住自己退路的八位武林高手，就是這八個丫頭。

龍城璧一點也不在乎她們在監視自己，反正有勇氣來到這裏，即使是八個兇神惡煞的母夜叉也不怕，何況這八個侍婢還漂亮得很？

任月嫦忽然拍拍手，兩下輕聲，三下重聲，八個侍婢一聽到掌聲之後，立刻就全部都退了出去。

龍城璧笑了笑，道：「妳爲甚麼要把這八個漂亮女孩子都趕出去。」

任月嫦輕輕咳嗽了兩聲，說道：「正因爲她們都很漂亮，所以，非要都趕出去不可。」

龍城璧道：「妳若果是怕她們其中有任何一人，可以把妳的容貌比了下去的話，那實在未免是多餘之舉。」

任月嫦嫣然道：「我長得很好看？」

龍城璧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因爲她已經握住了他的手！

而且握得很緊，很緊。

龍城璧終於還是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無論是誰，能够娶到妳爲妻子，都可算是一種莫大的福氣！」

任月嫦瞇着眼睛一笑，道：「福氣？是甚麼的福氣？」

「那是艷福，」龍城璧忽然發現自己好像有點心動，「如果你是我妻子的話？只怕……」

任月嫦眼波流動，道：「只怕你頭上的綠巾最少也有好幾百塊了，對不？」

龍城璧打個寒噤，說道：「豈敢！豈敢！」

任月嫦咬着嘴唇，盯着他，道：「不是你敢不敢，而是我敢。」

龍城璧有點吃驚。

任月嫦忽然冷笑了一下，道：「別人連謀殺親夫的事也敢幹，我給老公戴冠幾頂綠頭巾，又算得上是甚麼一回事？」

龍城璧更加吃驚了。

因爲她一面說，一面身子已像條蛇般纏了過來。

龍城璧的吃驚，當然不是眞的吃驚。那是受寵若驚吃驚。

但他一點也不胡塗，他知道這一條美麗的狐狸，向自己投懷送抱，決不會毫無代價。

× × ×

正當任月嫦與龍城璧在紫霞廳裏打得火熱的時侯，樂滿堂前廳，出現了一個身披金色斗篷，神態威猛的銀髮老人。

銀髮老人一看見鐵籠裏的衞空空，就向樂笑天道：「飛魔堂主的腦袋，就是他劏下的？」

樂笑天恭聲回答，道：「不錯！」

銀髮老人嘆了口氣，道：「如果我是殷世淵，我絕不會去學甚麼輕功，輕功只能逃命，不能取別人的命，一旦逃不掉，竟然就是身首異處的悲慘下場，唉，蠢！蠢！蠢極了。」

衞空空聞言，突然猛然醒起一件事。

殷世淵的左耳，好像已經沒有了的。

但當時他並未在意，直到魔指堂主被殺後露出眞面目，竟然是個缺鼻人的時候，他仍未醒起殷世淵的左耳是沒有了的。

直到現在，銀髮老人提及殷世淵原來竟是飛魔堂的堂主，他終於突然醒起了。

爲甚麼殷世淵的輕功會練得那樣好？

而銀髮老人剛才的說話又包含着一個怎樣的秘密？

殷世淵學輕功，是在甚麼時候學的？

不過，現在衞空空最注意的，還是這一個銀髮老人。

因爲他就是千魔盟的盟主西門飄！

× × ×

在紫霞廳裏，桌上堆滿了酒菜。

珠簾外的侍婢，已經全部被任月嫦叫走。

現在珠簾裏，應該是春光嫵媚，香艷旖旎的時刻。

西門飄當然知道自己的老婆，現在已投向龍城璧的懷裏。

但身爲丈夫的他，却一點也沒有感到憤怒。

因爲這件事，本來就是他一手安排。

當他知道了龍城璧跟隨着衞空空來到樂滿堂之後，他便已想出了一個辦法。

他要借龍城璧的手，去殺一個人。

一個令西門飄寢食不安的人。

這一個人無論如何，都要把他除掉。

因爲如果此人不除，西門飄很可能就會給他除掉。

× × ×

世間上能够令西門飄寢食不安的人，只有兩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天下武林盟主的東方無憂。

而第二個，對西門飄而言，更加是一個威脅力更大的尅星。

因爲他就是千魔盟的副盟主！

× × ×

龍城璧絕對不是一個君子。

君子也許能坐懷不亂，但他却不能。

因爲他不但不是一個君子，而且更是一個浪子。

雪刀浪子這四個字，在他行走江湖不到半年，便被人將之冠在他頭頂之上。

他不在乎。

「不在乎」也是浪子們永遠都洗不掉，脫不甩的一種習性，因爲如果事事都太過在意，太過認眞，這種人也就不能算是浪子。

然而，浪子有眞正的感情嗎？

有。絕對有，而且遠比其他的人更眞摯，更坦白。

但浪子的感情，往往藏在心裏。

也許這種感情，他們會一輩子都不會宣之於口。

但也可能他們會將心裏鬱積着的感情，當着千千萬萬的人羣高呼出來。

龍城璧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就算他臉孔冷冰冰的時候，了解他的人都會發覺在這冷冰冰的臉孔底下，他的一顆心却是熾熱的。

這種熱的程度，足以將天下間最堅固的東西完全熔化。

所以，雖然他在殺人的時候，臉孔也

許會冷冰冰的，但他的一顆心依然熾熱如昔。

他殺人，只因爲這個人如果不殺，就會比不殺他更殘忍。

這種道理，任何人都該了解。

因爲天下間的確有不少該殺的人，如果不殺，將來死在這些人手下的數字，一定會多得多。

而且死得更寃枉，更悽慘。

所以，只要有該殺的人，龍城璧就一定去殺，而且即使冒着絕大的生命危險，也要去殺。

他殺人，從不收費。

因爲他並不是司馬血那種職業殺手。

然而，龍城璧已經發覺，司馬血這個人正在逐漸改變。

他似乎已不像過去的司馬血，因爲他已開始厭倦以殺人爲職業。

任何人做任何一種行業的時間太久，都可能會產生厭倦的感覺。

即使那種行業的工作很舒適寫意，而且酬勞又優厚，依然會有可能令人感到厭倦。

人，每一刻都在變。

所以，他的嗜好，與及對職業上的興趣，也會隨時在改變之中。

龍城璧很希望，他眞的厭倦以殺人爲業。

因爲這種職業，只認金錢而不認人，雖然有不少被殺的人都本來該殺，但也有不少無辜的好人，枉死在他的劍下。

司馬血能否眞的改變，不再做職業殺手？

現在，誰也不能逆料，包括龍城璧在內。

× × ×

龍城璧懂得怎樣去捱苦！

他在龍氏世家內堂苦練八條龍刀法的時候，捱過不少苦頭。

直到二十歲之後出來闖蕩江湖，他捱苦的機會更多。

好幾次，他幾乎死在敵人的圍攻之下，如果當時他不能捱苦，他早已不知死了不知多少次。

他懂得怎麼樣捱苦，也懂得怎麼樣去享受。

需要捱苦的時候，他能忍受一切。

但當享受的時刻來臨時，他更能充份的去好好享受，他會坐最舒服的馬車，吃最好的菜，喝最好的酒，穿令人看來最神采飛揚的衣服。

當然，他更需要最好的女人。

任月嫦雖然是有夫之婦，但他的老公並不是他的朋友，而且，是她勾引他，而並非自己勾引別人的老婆。

更何況任月嫦這種女人，本就不是西門飄所能滿足她的。

西門飄雖然武功蓋世，但畢竟已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老夫嫩妻，一點也不登對。

所以，他欣然享受着任月嫦的投懷送抱的滋味。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就算自己栽在一個女人手中，也並不算很丟臉。

不過，龍城璧並不希望自己眞的會被一個女人弄得團團轉，他一面享受，一面正在想辦法，怎樣對付這個既美麗而又可怕的女人。

× × ×

「聽說你們龍氏世家的八條龍刀法，是天下間最厲害的刀法。」

「天下間最厲害的刀法，並不是八條龍刀法。」

「難道天下間還有比八條龍刀法更厲害的刀法嗎？」

「當然有。」

「說出來聽聽。」

「女人在厨房裏用的菜刀，所施展出來的刀法才是最厲害的。」

「爲什麼？」

「因爲能燒得一手好菜的女人，才有本事將天下間武功最高的男人征服。」

提起了菜刀，龍城璧當然忘不了菜刀先生寇梧桐。

但這位本來已絕跡江湖二十年的江湖怪傑，才一臉露，便已死在魔指堂主上官儻的天魔搜魂指之下。

任月嫦眼裏突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嘆道：「你認爲我能征服西門飄嗎？」

龍城璧緩緩道：「這一點請恕我沒有資格遽下判語，我們現在這個情況，若給你的丈夫碰上來看見，只怕他會立刻將我撕開七八十塊。」

任月嫦冷笑道：「看不出你原來是個胆小鬼，虧我還滿懷希望，希望你能够爲我辦一件事。」

龍城璧道：「你要我爲你辦什麼事，不妨直說，如果是能力所在，龍某人決不推辭。」

任月嫦冷冷道：「你不會辦到的。」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既然你不肯說，我也不勉强你，告辭了。」

說着，竟然眞的霍然長身而立，略整理一下衣衫，便欲走出珠簾之外。

任月嫦立刻道：「回來。」

龍城璧淡淡道：「反正我已被你小覰，就算賴着不走，又能怎樣？」

任月嫦凝視着他，道：「你若一走了之，你的朋友衞公子立刻就會被樂笑天拿去沸鍋裏燉熟。」

龍城璧勉强一笑，道：「難道我賴在這裏，你就會放了那隻關在鉄籠裏的大傻鳥？」

任月嫦道：「你就算賴在這裏三年，也救不了衞公子，但如果你能够替我出一口氣，我不但釋放衞空空，連珠璣山莊的薛三小姐也會一起放人。」

龍城璧道：「你們千魔盟連珠璣山莊的人也敢下手，當眞是有意與天下英雄豪傑公然爲敵了？」

任月嫦道：「天下英雄的種類甚多，有死硬派，有胡塗派，有三心兩意派，但最聰明的一派，却是識時務者爲俊傑的一派，而珠璣山莊的人，却通通都屬於第二種。」

龍城璧笑道：「你的花樣越看越有趣，居然將名震武林的珠璣山莊列入爲胡塗派。」

任月嫦道：「珠璣山莊莊主，一向都是個自鳴清高，連吃飯拉矢都要吟詩一番的胡塗番薯。」

龍城璧道：「他吟詩與你們千魔盟有

甚麼關係？」

任月嫦冷笑道：「關係可大了，你知否近來他吟的詩，每一首都在針對着我們千魔盟。」

龍城璧道：「那又如何？」

任月嫦道：「如果他吟的詩傳流到武林裏，對本盟的聲譽自然大有影响。」

龍城璧心裏又在發笑。

任月嫦接道：「聽說你來到此地，是有意想令本盟瓦解在你風雪之刀之下的，對嗎？」

龍城璧默然。

任月嫦道：「我現在要你替我辦的事，是要你替我殺掉一個人。」

龍城璧依然沒有說話。

但他的心裏，已經想到任月嫦要自己去殺的是什麼人，這人將不出下面兩者其中之一。

第一個：東方無憂。

第二個：千魔盟的副盟主。

因爲只有這兩個人，才値得西門飄出動到美人計，來借刀殺人。

尤其是千魔盟的副盟主，龍城璧早就預料到西門飄一定會向他開刀。

因爲龍城璧已經知道，這位副盟主實在比西門飄更加可怕，更加危險。

以西門飄這種人的性格而論，他無論如何都不會容許自己的身伴，躺着一隻老虎的。

問題是，是西門飄先要殺的是東方無憂，還是副盟主！

× × ×

龍城璧對事理的推敲能力，不可謂不强。

但有些時候，有些事情是會往往令人大出意料之外的。

即使是神，有時候，也會「料事不神」的。

又何況他只是個人？

所以，這個聰明的浪子，這次料錯了，並不是一件奇事。

因爲任月嫦要他去殺的人，竟是西門飄！

× × ×

西門飄當然不會吩咐任月嫦利用龍城璧來殺自己。

西門飄本來是吩咐她利用他去殺千魔盟的副盟主的。

但爲什麼任月嫦竟然倒轉槍頭，居然要龍城璧去行刺西門飄？

龍城璧感到迷惘。

同時，也感到這個女人，的確令人可怕。

因爲，這個女人的野心，並不在西門飄之下。

× × ×

任月嫦輕輕呷了一口酒，凝視着龍城璧。

「我知道，你本來就是要來殺西門飄的。」

龍城璧道：「這件事並不能算是一個秘密，西門飄耳目通靈，想瞞過他並不容易。但我要殺他，也不必將這件事視爲甚麼秘密。」

任月嫦嫣然一笑，道：「但東方無憂武功已在一年前盡廢，這件事應該是個秘密了吧？」

龍城璧面色一變，冷笑道：「你不必胡言亂語，半個月前，我還親眼看見他將遼東四熊斃於大名府城門之外。」

任月嫦淡淡一笑，道：「你別來瞞我了，遼東四熊雖然在半個月前被東方無憂所殺，但並不是由他親自動手，殺遼東四熊的，是他身旁的左右二老。」

龍城璧道：「就算東方無憂武功盡失，但他的勢力依然十分龐大，絕對不是千魔盟所能攖其鋒的。」

任月嫦道：「那倒未必。」

龍城璧眉心一皺，他實在想不出，任月嫦爲甚麼會知道東方無憂的武功已經盡廢。

任月嫦放下酒杯，笑道：「東万無憂武功盡失的原因，你知道嗎？」

龍城璧默然。

任月嫦盯着他看了半天，終於說了出來：「因爲他曾與本盟的副盟主比拚過內力，結果被震傷內臟，他能够活着，已經是他的福氣。」

龍城璧冷笑道：「難道你們的副盟主，在內力方面竟比東方盟主更强？」

任月嫦道：「不錯。」

「那人究竟是誰？」龍城璧目光如刀，右手已按在刀柄之上。

因爲他已決定，要殺這個女人。

無論她肯說也好，不肯說也好，這個女人都該殺。

只要是該殺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龍城璧都不會刀下留情。

他從不作婦人之仁。

× × ×

突然之間，一聲暴喝，從珠簾之外響起。

一個身披金色斗篷，神態威猛的銀髮老人，像滾雷般衝了進來。

龍城璧曾經在五年前，見過這個老人一面。

他當然不會忘記，這個人就是絕情帝主西門飄。

西門飄一闖進來，立刻就向任月嫦迎面掃出一掌。

任月嫦臉如紙白，欲退無從。

就在這個時候，七顆鐵珠，已從任月嫦的袖下激射而出。

這七顆鐵珠，每一顆重達三兩六錢六分，而且珠上淬有奇毒，這種毒可以由肌膚滲入血液，令人在短短時間之內死亡。

但西門飄不愧是一代宗師，這七顆鐵珠在他眼裏看來簡直就不當甚麼一回事。

鐵珠激射來勢雖急且勁，但西門飄一伸手，就立刻將七顆鐵珠盡數攫在手裏。

任月嫦心裏一陣高興。

因爲，西門飄以手攫珠，此刻必已中毒。

但她高興不到一瞬間，便整個人冰冷了下來。

因爲她看見西門飄的手裏，赫然戴着一對鹿皮手套。

西門飄暴喝一聲：「無恥賤人，這七顆鐵珠都還給妳！」

龍城璧站在一旁，靜靜的看着這兩夫妻打架。

他倆不像是打架，簡直就是拚命。

龍城璧從不勸正在打架的夫妻停手。

因爲，夫妻打架，有時候也是一件好事。

據說打完架之後的兩口子，總會比以前更加恩愛。

但現在龍城璧之所以不加以插手，並不是爲了要讓他們將來更加恩愛。

他抱着隔江觀火的心情看他們拚命，只因爲這兩個人都該死。

即使他們不拚命，龍城璧也會找他們拚命。

這兩個都是該殺的人。

× × ×

任月嫦自從第一天嫁給西門飄之後，她每天想着，就是怎樣殺死這個老妖怪。

雖然，她嫁了給西門飄，但她心裏最痛恨的就是他。

因爲她以前的一個意中人，就是死在西門飄手下的。

西門飄當然不知道任月嫦嫁給他，其實只是想爲情郎報仇，同時，更想取其位而代之，做一個操掌天下生殺之權的女中霸主。

任月嫦一直沒有下手，因爲她沒有把握。

無論任何人想殺西門飄，都絕對不會是件易事。

現在，任月嫦後悔了。

她後悔以前有好幾次機會，都不敢下手。

直到她第一次有機會用鐵珠的時候，其實她已遠遠落在下風。

七顆鐵珠，未能擊倒西門飄。

反而，這七顆鐵珠結果都嵌在她美麗的臉龐上。

血花飛濺。

美人浴血。

龍城璧有點不忍，這個女人雖然是旁門左道，終歸還是一個美人。

試問一個像龍城璧這樣的人，又焉能不爲美女之死而惆悵？

× × ×

西門飄一擧殺了任月嫦之後，忽然長長地嘆息。

龍城璧面無表情，右手依然緊按着刀柄。

因爲他已面對着他要殺的人。

一個非殺不可，而又殺之不易的人。

西門飄目光停在他的臉上，道：「你就是近十年來，江湖上最有名氣的雪刀浪子？」

龍城璧搖搖頭，道：「我沒有甚麼名氣，有的也許只是聲名狼藉這四個字。」

西門飄道：「聽說龍氏世家的八條龍刀法，在這十年中已經名揚天下。」

龍城璧道：「有名氣的刀法，未必一定是好的刀法。」

西門飄道：「你是東方無憂派來殺我的？」

龍城璧道：「就算東方盟主沒有下令，我也會來殺你。」

西門飄道：「爲甚麼你要殺我，我可沒有得罪過天下間任何一個姓龍的人。」

龍城璧道：「就算你有恩於天下間所有姓龍的人，我也要殺你。」

西門飄冷冷道：「你有把握？」

龍城璧冷聲道：「我喜歡賭，尤其是賭命。」

西門飄的一雙眼睛，突然瞪大了最少一倍。

龍城璧一點也不畏縮，依然接着道：「如果每戰都有把握，那將會缺乏賭博的刺激，一生中只贏而不輸，無疑也是一件痛苦的事。」

西門飄道：「你能輸得起多少次？」

龍城璧道：「這一點誰都不知道。我曾經輸過，但幸好沒眞的把性命輸掉。」

西門飄道：「如果有一次，你連性命都輸掉呢？」

龍城璧哈哈一笑，很輕鬆地：「那好極了，我將會戒賭，永遠都戒賭。」

西門飄微笑着。

他的微笑，就像一隻看見了麋鹿的大老虎。

但龍城璧眞的是頭麋鹿嗎？

× × ×

一串串的珠簾，突然被刀削斷。

渾圓的串珠洒滿地，逼人的殺氣却充滿在空間。

龍城璧鞘裏的刀已露，一反手就將珠簾削斷。

西門飄冷笑道：「想不到江湖上最有前途的一個年青刀客，在殺人前竟也要做點虛張聲勢的動作。」

龍城璧輕撫刀鋒，微笑道：「我只不過在警告自己，別在西門飄這種高手面前有所輕敵。」

「輕敵？」西門飄大笑，道：「你憑甚麼資格在本盟主面前，說輕敵二字？」

龍城璧也大笑，道：「不錯，現在輕敵的不是我，而是你了！看刀！」

他的刀鋒一展，整個紫霞廳裏的燈光都似已失却顏色。

刀光匹練揮出，竟將西門飄整個籠罩在刀影重重之下。

連大笑未已的西門飄，也不禁被這種刀法的威力，爲之眼前一亂。

西門飄終於發覺，龍城璧沒有輕敵。

輕敵的只是他自己。

等到他發覺自己輕敵的時候，龍城璧已佔盡上風，搶盡攻勢。

風雪之刀銀光閃動，刹那間已攻出八刀。

這八刀，並不是八條龍刀法的全部，而僅是第五式裏的「八龍在天」。

突然間，西門飄怒吼一聲，整個身子凌空翻起，從龍城璧頭頂掠了過去。

龍城璧刀法再變，雪花蓋頂，護住天門。

西門飄掌出如風，飄忽不定，忽然從左，忽然從右，看來雖然沒有甚麼花巧，但出手之急，應變之快，當世已難有幾人能够達到這一個地步。

龍城璧一刀在手，固然是殺氣逼人眉睫。

但西門飄的兩隻鐵掌，又何嘗不是同樣殺氣騰騰，每一掌都足以置人於死地？

這一戰，對於整個武林局勢的安危，都極爲重要，如果龍城璧能够擊敗西門飄的話，千魔盟瓦解自然指日可待。

但如果龍城璧敗陣，千魔盟的氣燄將會更加囂張，武林浩刼勢所難免了。

就在這個時候，紫霞廳外，忽然又殺聲喧天。

十八個灰衣僧人，從樂滿堂前殺出一條血路，直闖進紫霞廳裏。

× × ×

十八個灰衣僧人。

爲首一個僧人，却是身穿雪白袈裟，左手持劍。

龍城璧一看見這個僧人，就不禁由心底冒出一股寒意。

這個僧人，年紀已在六十開外，龍城璧也曾與他有一面之緣。

他就是少林寺裏號稱兩大神僧之一的千蒼大師。

千蒼大師平時杖不離手，他用的乃是蒼松禪杖。

但此刻蒼松禪杖並不在他手裏，在他左手持着的，竟是碧血劍。

天下間獨一無二的碧血劍。

也就是司馬血愛逾性命的碧血劍。

這柄劍爲甚麼會落到了千蒼大師的手裏？

× × ×

龍城璧一看見千蒼大師，心底就冒出一股寒意，並不只是因爲碧血劍在他的手裏。

同時，更因爲千蒼大師左手持劍，但右肩却鮮血淋漓，整條右手臂竟然已被割去。

究竟是誰廢了千蒼大師的右手？

× × ×

西門飄一看見千蒼大師，心裏的寒意似乎比龍城璧濃厚更甚。

因爲千蒼大師已仗劍直闖進來。

面對着龍城璧，西門飄已不能討好，再加上一個千蒼大師自然更加大大不妙。

千蒼大師面如槁木，突然一劍就向西門飄刺去。

西門飄雖然身負絕世奇功，但竟然無法抽身閃避。

因爲龍城璧的刀，也已劈在他頸子之上，他只能向左飄開三尺避過這一刀。

而千蒼大師所刺出的那一劍，恰好就是西門飄閃身避刀的地方。

這究竟是甚麼劍法？

竟然就像是未卜先知一樣，預早就在對方身體必到之處恭候。

這一劍若給他刺正，神仙都難救活。

因爲這一劍刺的，是西門飄的後腦！

× × ×

碧血劍已刺入西門飄的後腦。

然後，劍又已拔出。

劍鋒上竟然沒有半滴血。

而西門飄的後腦處，也不見有血。

難道西門飄是個鬼？還是一個幽靈？

所以他的身上居然沒有半滴血？

那當然是不可能的，沒有人眞的見過鬼和幽靈，而西門飄也並不是。

但即使他是個冷血人，也一定有血。

現在，劍鋒上和他被刺的後腦上都不見血，只因爲千蒼大師這一劍實在是太快，太快了。

快的劍法，再加上碧血劍，刺出了天下間最快的一劍。

因爲碧血劍也是一柄快劍——劍鋒薄而銳利的快劍。

血，終於流出了。

從西門飄的後腦流出，流得很慢，很慢。

西門飄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奇怪，整張臉型都爲之扭曲，既像是很痛苦，又像是很憤怒。

而且，更像是很後悔。

現在他感到痛苦和憤怒，很合理。

任何一個人忽然在後腦被人刺上一劍，都一定會有這兩種感覺。

但他爲甚麼同時又感到後悔？

他後悔的是甚麼？

他究竟做錯了一件甚麼事？

× × ×

龍城璧盯着西門飄的臉。

他知道，西門飄在臨嚥氣之前，一定有些說話想講出來。

無論是誰，當他面臨死亡的前一刹那，都會有一種吐露心裏秘密的衝動。

有時候，一個人臨死時所說出來的說話，可能就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句說話。

龍城璧很想知道西門飄想講些甚麼。

即使是罵他一個狗血淋頭的說話，他都想聽。

因爲這已是千魔盟主所能講的最後幾句說話，就算他臨死前嘴裏在放屁，屁裏也可能會有某種含義，值得細心去思想推敲。

西門飄的咀巴在微微張動。

他的確想在嚥氣之前，講出一件秘密，一件絕大的秘密，那並不是放屁！

但他嘴巴張動之後，却不能講出半個字。

他只能夠從咀巴裏，流出鮮紅刺目的血。

大量的血。

千蒼大師這一劍，竟然從他的後腦，貫穿了他的喉嚨，連舌根都被刺爛！

名震天下的絕情帝主，終於死了。

他死在龍城璧，與千蒼大師的夾擊之下。

因爲如果沒有龍城璧的刀纏住西門飄，千蒼大師的那一劍絕對不會如此容易得手。

同樣地如果不是千蒼大師及時趕到，龍城璧能否打得過西門飄，至今還是一個謎。

但姑勿論如何，西門飄已經死了。

但事情還未解決。

因爲事情已經越來越複雜，遠比龍城璧初時想像中複雜。

千魔盟主雖死，但千魔盟好像仍然活着。

而且活得令人感到更可怕，更危險。

× × ×

紫霞廳外，打殺之聲已經停止。

十八個灰衣僧人，四死八傷，而樂滿堂的人却已死傷枕藉，剩下來的都已亡命奔散。

少林武藝向來稱雄於江湖，經此一役看來，果然不假。

千蒼大師的臉色，依然如同槁木。

他靜靜的盤坐一角，撕下來半邊袈裟包裹右肩傷口。

龍城璧嘆了口氣，說道：「大師這一

劍，好像霸道了一點。」

千蒼大師眼睛裏忽然露出了一種憐憫悲傷的表情，道：「對付霸道的人，出手只好霸道一點。」

龍城璧嘆道：「聽說貴寺方丈千藏大師，已經下令全寺僧侶，都聽令於東方盟主的遺調。」

千蒼大師淡淡道：「不錯，大師兄這樣做法，純粹是爲了要對付千魔盟。」

他嘆息着，又道：「因爲西門飄有一個野心，而這個野心，却是本寺最難容忍的。」

龍城璧也聽說過西門飄的確有一個野心。

他想火燒藏經閣。

無論任何人，就算到少林寺藏經閣裏只是偷了一片白紙，已經是一件轟動江湖的大事，而西門飄居然想火燒藏經閣，自然決不容於少林寺的上下僧侶。

龍城璧道：「他要燒藏經閣，目的就是爲了要打擊少林一脈江湖好手的士氣，同時更要爲千魔盟立威揚名。」

千蒼大師道：「所以，老衲不得不大開殺戒，以杜絕這種危險。」

龍城璧忽然盯着千蒼大師放在懷裏的碧血劍。

千蒼大師似乎已經知道龍城璧的心裏在想着些甚麼。

他慢慢的點了點頭，道：「這一柄劍，本非老衲之物。」

龍城璧咳嗽兩聲，就像是忽然着了凉一樣。

千蒼大師續下去說道：「可是，老衲得到這柄劍，所付出的代價，却是整條右臂。」

忽然間，一個灰衣僧人捧着了一條血淋淋的手臂，恭恭敬敬的來到千蒼大師面前。

千蒼大師搖搖頭，對僧人嘆道：「百靜，你的心意師叔很明白，但它既然已被削斷，縱然運用本寺駁骨續肌大法駁回，也必要花費好幾載時光，老衲年已六十有餘，實在沒有這個必要了。」

百靜閉言，嘆了口氣，終於退下。

龍城璧道：「大師的右臂，莫非就是這柄碧血劍所砍斷的？」

千蒼大師道：「不錯。」

龍城璧悚然動容，道：「能將大師右臂一劍斬斷的人，世間上並不多。」

千蒼大師道：「然而，此乃伏擊，事發之前，老衲正在盤膝打坐做晚課。」

龍城璧道：「突然偷襲之人是誰？」

千蒼大師說道：「正是千魔盟的副盟主。」

龍城璧駭然道：「這柄劍是司馬血之物，怎麼又竟然會扯到千魔盟副盟主的身上去？」

千蒼大師輕輕一嘆，道：「這個道理實在再簡單不過，以施主的聰明智慧，應該一想便想出來。」

龍城璧的眼裏閃着爍芒，道：「司馬血就是千魔盟的副盟主！」

千蒼大師緩緩垂下眼簾，嘆道：「唉，連老衲也想不到，千魔盟的副盟主，竟然是一個如此年輕的少年高手。」

龍城璧道：「他現在人呢？」

千蒼大師道：「不知道。」

這個時候，百靜已經又回來，插口道：「司馬血伏擊師叔，斷了師叔右臂之後，却也中了師叔一掌，所以才跌下了這柄碧血劍。」

龍城璧道：「如此說來，司馬血必然也已受了內傷。」

千蒼大師道：「他所受的內傷亦不太重，却也並不太輕。」

龍城璧突然厲聲道：「司馬血，我一定要將你送進地獄裏！」

× × ×

司馬血就是千魔盟的副盟主。

這個消息，比火燒山林還迅速，不到半個月便已傳遍了整個武林。

消息傳出去的時候，龍城璧已開始去找司馬血。

無論是活着的司馬血，抑或是死了的司馬血，他都要找他回來。

至於衛空空，已被救出。

但珠磯山莊的薛三小姐，仍然不知所踪。

所以，衛空空也在找司馬血。

然而，許竅之却又突然失踪了。

難道他已遭了司馬血的毒手？

現在，天下雖大，只怕已無司馬血容身之所。

因爲千魔盟主西門飄夫婦俱死，剩下來的司馬血就成爲了一隻過街老鼠。

千魔盟近幾個月來所殺過的人實在不少，最少有十幾個帮派的人都想找司馬血算賬。

千魔盟欠下別人的實在太多。

有錢債，也有血債。

而這些債，每一條都足以讓司馬血死一次。

× × ×

八月初七，秋雨綿綿不斷。

這一天，龍城璧騎着一匹棗紅駿馬，來到了醫谷。

醫谷，是一個充滿神秘的地方。

雖然醫谷谷主許竅之是他的好朋友，但他瞭解醫谷却遠不如瞭解許竅之清楚。

他瞭解許竅之。

他也相信許竅之是一個爽朗正直的正義青年。

但醫谷却又完全是另一種典型。

許竅之雖然身爲醫谷之主，但他並不能完全代表醫谷。

因爲眞正統治着醫谷的，並不是許竅之。

而是許竅之的三位師叔伯。

這三個人就是遠在三十年前，便已威名顯赫的江湖怪傑——雙鶴一冲天。

雙鶴一冲天不是兩個人，而是三個。

雙鶴，就是指魔鶴繆平，和神鶴孫朋柳。

這兩個人都是白鶴拳的好手，但最厲害的，還是他們苦練數十年的雙鶴劍陣。

三十年前，在華山論劍台上，繆平與孫朋柳聯手，擺下雙鶴劍陣，結果竟然將當年最負盛名的劍客在十招之內，逼得棄劍投降。

那一位劍客，就是武當派近百年以來最傑出的俗家高手，號稱「摩雲神劍」的諸葛拜。

諸葛拜經此一敗之後，從此就在江湖上斷絕了踪跡。

有人說他經不起失敗，投湖自盡。

也有人說他離開了中原，遠赴天竺隱居。

但沒有人眞的知道眞相。

人們唯一能够知道得最淸楚的，就是諸葛拜這位劍中大豪，終於敗落了。

敗在魔神雙鶴的雙鶴劍陣之下。

× × ×

魔神雙鶴雖然名噪天下，但比起一冲天，却又還稍有不如之處。

魔神雙鶴最驕傲的事，是曾經打敗過諸葛拜。

但一冲天却曾經殺過四個人。

四個武功都絕不在諸葛拜之下的人。

這四個人，就是三十年前連東方無憂都無法對付的四大君子。

四大君子，是江湖上四個最有風度，武功也極爲湛深的男人。

但他們却絕對不是眞正的君子。

最少，古有明訓，曰：「君子不念舊惡」。

但這四個人却都是睚眦必報，連絲毫得罪他們都會日後釀成滅門大禍的惡人。

但這四個人，却有另一句名言作爲他們殺人的盾牌。

「有仇不報非君子」，這七個字也豈非是古有明訓？

所以，四大君子爲了小事而殺人，依然是「君子」。

不但是君子，而且還自稱是君子中的君子。

在那個時候，的確沒有甚麼人敢說他們不是君子。

因爲曾經有一個口不擇言的青城劍客，在一個壽宴裏說四大君子是僞君子，眞小人，結果他說完這六個字之後，立刻就被四大君子，拖出門外，整個人被切開四塊。

事後，連青城派的掌門，都不敢吭一口氣，因爲這個掌門劍法雖高，但却很怕事。

怕事的人，往往也就是怕死的人。

一個怕死的掌門人，自然不敢去面對這四位「君子」。

但三個月之後，一冲天反而去找四大君子算賬。

他要替那個被切開四塊的青城劍客報仇。

四大君子問一冲天和那劍客有甚麼關係，他回答得很快：「他是我的兄弟。」

「甚麼兄弟？」

「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那種兄弟。」

一冲天講完之後，就亮出兵器。

他用的兵器，是一柄長達四尺九寸，重三十一斤的長柄金刀。

四大君子心裏都在發笑。

因爲他們覺得這種刀簡直就是一種怪物。既難看，又笨重，一點也不瀟洒。

他們實在難以明白，一冲天爲甚麼會叫做一冲天的。

但當他們明白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十日之後，青城派的掌門人接到一份禮物，禮物是由鴻運鏢局總鏢頭親自押送的。

送出這份禮物的人，就是一冲天。

這份禮物，可以說是一文不值，但也可以說是價值連城。

因爲那是四大君子的屍體。

而且，每一位「君子」，都被切成四塊！

自此之後，醫谷雙鶴一冲天這三個人，就成爲了江湖上最負名氣的高手，敢得罪醫谷中人的，又少了許多。

× × ×

雙鶴一冲天這三位武林前輩高手，雖然都幹過一些有裨益於江湖的好事，但近年來已足跡絕於武林，只在醫谷之中閒居靜養。

據說，這三個武林高人的性情，已逐漸變得孤獨，乖戾。

龍城璧雖然不大相信這種傳說，但心理上也不能不有所準備。

他來到醫谷，只有一個目的。

他要找許竅之。

許竅之突然失踪，事情當然是並不簡單。

他相信憑許竅之的本領，司馬血就算要暗算他也未必會容易得手。

如果許竅之還活着，他失踪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是他落入了敵人的手裏。

而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他根本已回到醫谷裏。

雖然，近日來江湖上傳言，醫谷中高手羣出，到處找尋許竅之的下落，但龍城璧却懷疑，那只不過是故佈疑陣。

爲了證實自己的懷疑是否多餘，所以他單刀匹馬，親自來到醫谷。

× × ×

來到醫谷，要找許竅之，首先一定要找到一冲天。

因爲如果他問醫谷中的任何一個人，他們都會說：「許谷主不在。」

但龍城璧不願意相信他們的說話。

即使魔神雙鶴這樣對他說，他都不願意相信。

他只相信一冲天。

如果一冲天說許竅之眞的不在醫谷裏，龍城璧將會無話可說。

因爲龍城璧知道，武林中最不喜歡撒謊的人，就是一冲天。

就算明知說了實話，就會立刻招致殺身之禍，一冲天都絕不會撒謊。

「大丈夫死則死已，豈可不忠誠於人前？」

即是面對着敵人，一冲天都不願意撒謊。

如果有某種事是不能講出來，而又不能撒謊的話，一冲天寧可裝聾扮啞，也決不亂說半句假話。

所以，他來到了醫谷，並不找許竅之，反而先找一冲天。

× × ×

龍城璧在醫谷的霧萍小築裏，枯坐了一個時辰。

他求見一冲天。

但一冲天並沒有出來見他。

直到一個時辰之後，他終於見到兩個人，但其中並沒有一冲天在內。

而這兩個人，就是魔鶴繆平與神鶴孫朋柳。

繆平和孫朋柳兩個人的年紀，加起來已超過一百五十歲。

但如果將這一百五十歲分開來的話，可能你會以爲繆平佔上一百一十歲，而孫朋柳却只有四十歲。

但其實却並不如此。

繆平和孫朋柳，彼此年紀都一樣，是七十五歲。

但孫朋柳看來顯然比繆平年輕得多。

而孫朋柳的態度，也似乎比繆平來得友善一點。

「聽說，你要求見一冲天？」

「不錯。」

孫朋柳笑了笑，道：「可惜你現在來得並不是時候。」

龍城璧道：「爲甚麼不是時候？」

孫朋柳道：「他現時正在坐關，最少要七八天之後才能出來見客。」

龍城璧喟然一嘆，道：「如此說來，晚輩果然是白走一趟了。」

繆平突然冷冷道：「你有甚麼事情，告訴我們聽也是一樣。」

龍城璧悠然一笑，道：「這件事，本來是說給你們聽才對的，但晚輩怕……」

繆平不耐煩，大聲道：「怕甚麼？來得到了醫谷，甚麼說話都不必怕，即管說出來好了。」

龍城璧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說道：「晚輩怕的，是恐防兩位聽了我的說話，會生氣。」

繆平板看臉，沉聲道：「有甚麼事快說，再吞吞吐吐，那才叫人生氣。」

龍城璧嘆了口氣，終於道：「最近江湖上，有一個人到處逢人就說：魔神雙鶴都是王八蛋！」

繆平的眼睛立刻瞪得又圓又大，厲聲道：「是誰敢講這種說話？」

龍城璧突然嘻嘻一笑，用大姆指指着鼻子，道：「這個人就是我。」

× × ×

繆平本來是怒氣冲冲的，但是一聽到了這六個字之後，居然怒氣就完全平息下來。

他不但一點生氣的樣子也沒有，反而笑起來。

龍城璧看見他的樣子，也陪着他笑。

但他實在想不出，自己講了這一大堆轉彎抹角罵人的說話，繆平還有甚麼値得去笑的地方？

難道，繆平眞的會承認自己是個王八蛋？

那當然不會。

既然如此，他笑甚麼？

繆平笑了好一會之後，突然又不再笑了。

剛才他笑，並不是眞的在笑，而是怒極反笑。

在這種笑聲裏，他可能隨時都會突然出劍將任何一個人刺得變成一個黃蜂窩。

魔鶴劍已亮出鞘。

笑聲立刻變成一種殺氣的前奏。

「龍朋友，你若立刻自刎，老夫就讓你能有全屍的機會，否則……」

龍城璧的笑容也僵住了，過了好一會，終於嘆道：「全屍也是一死，剁成肉醬也是一死，但歸根結底說一句，晚輩實在還不想死。」

繆平的臉沉下來，冷冷道：「只可惜現在你想不死已經是太遲了。」

接着，魔鶴劍直衝過來，劍光飛舞，「唰唰唰」連響，刹那間便已刺出三劍。

魔鶴繆平，果然厲害。

這三劍不但又急又快，而且所刺的部位，無一不是龍城璧的要害，這三劍出手的兇狠毒辣，只怕江湖上已很少人能够比得上。

而神鶴孫朋柳，却背負雙手站在一旁，不斷地在嘆息。

他既在嘆息繆平的養氣功夫，一直都練不好，以前繆平動不動就拔劍殺人，想不到經過了多年的潛心靜養，脾氣依然還是這樣暴躁。

同時，他也在爲龍城璧這個年青人而嘆息。

因爲繆平一出劍，這個年青人就等於已經接到了閻王的請帖。

他甚至閉上眼睛，不願意看見這個年青人慘死在繆平的劍下。

直到他張開了眼睛之後，他終於看到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龍城璧沒有死在繆平的劍下。

但繆平的劍，却竟然已經脫手，直釘在七八丈外的一株樟樹上，劍身穿過樹身，幾及柄末。

× × ×

在魔神雙鶴而言，這是一件不能令他們接受的事實。

尤其是繆平，他簡直恨不得一劍就將自己的兩隻手都砍斷，然後再一頭撞牆撞個腦漿四溢而死。

但他沒有眞的這樣做。

因爲他仍然不能相信，那是事實。

他連刺三劍，都被龍城璧閃避開。

直到龍城璧的刀一亮，繆平的魔鶴劍就像遇到了畢生以來最大的尅星一樣，整柄劍身都在發抖。

繆平的手沒有發抖。

但劍却在發抖，爲甚麼？

沒有人能够解釋，直到許多年許多年之後，仍然沒有人能够對這點加以解釋。

難道這就是冥冥中的所謂生生相尅？

龍城璧第一刀砍過來的時候，繆平的劍就向後退。

連砍三刀，魔鶴劍就連退三步。

能够將繆平手中的劍逼退三步，已經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而且第三刀出手之後，竟然還將繆平手中的劍震開，這更加簡直就像個夢。

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噩夢。

然而，繆平終於知道，這是事實。

他最後還是承認了失敗。

他嘆了口氣，悽然笑道：「長江後浪推前後，這句說話眞是半點也不假。」

孫朋柳目光凝注看他，道：「不錯，你輸了。」

繆平緩緩走到那株樟樹後，將魔鶴劍從樹上拔出，輕撫了劍鋒好一會，突然朗聲一笑，道：「老夫本來以爲自己吃了敗仗之後，一定會羞慚得要砍手自殺，但奇怪，現在我居然又不想死了。」

孫朋柳聽見繆平這樣說，心裏也鬆了一口氣，他的確担心繆平會自圖短見。

繆平又自哈哈一笑，忽然道：「很好，很好。」

孫朋柳這次反而一呆，吃了敗仗，爲甚麼還說「很好，很好。」

難道他受了這個打擊，神經有點毛病了？只聽得繆平又對龍城璧道：「龍兄弟，你實在很好，竅之能够有一個像你這樣的朋友，實在很好。」

孫朋柳總算放下心頭大石。

繆平吃了敗仗，既不去自殺，神經也沒有出毛病，似乎該謝天謝地了。

龍城璧忽然感到一陣後悔。

他後悔的，是剛才不應該口沒遮攔，罵人家是王八蛋。

就在他正感後悔的時候，霧萍小築之外，一個金袍人驀地出現，冷冷說道：「小王八蛋打敗了老王八蛋，統統都是王八蛋！」

× × ×

金袍人雖然嘴裏冷冰冰，說的也是罵人的說話，但龍城璧却總覺得他罵得不但不兇，而且罵得很有趣。

這一個金袍人，當然就是一冲天。

在醫谷裏，除了一冲天之外，還有誰敢罵繆平是個老王八蛋？

一冲天的年紀，看來比孫朋柳老一點，但又比繆平年輕二三十歲。

其實繆平的相貌長得太老，而孫朋柳又長得太年輕，只有一冲天最不偏不倚，最像個七十來歲的老人。

人生七十古來稀。

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手裏總是有一根拐杖。

但一冲天手裏沒有拐杖，却有一柄差不多和拐杖長短的長柄金刀。

這柄金刀式樣奇特，刀柄特長，顯然是適合雙手握刀的人使用。

龍城璧再任性，也不敢小覷一冲天手裏的這柄金刀。

當年名動江湖的四大君子，就是因爲小覷了這柄金刀，結果四個君子就變成了十六個君子。

龍城璧不怕死。

但他不願意死得像隻笨豬，連死了之後都不知道爲甚麼會被人宰掉。

何況，他來到醫谷，並不是準備拚命的。

他只是想找許竅之。

究竟他爲甚麼一定要找許竅之呢？

× × ×

一冲天雖然年紀老了，但用的仍然是那柄重達三十一斤的長柄金刀。

龍城璧實在不願意和這個老人交手。

他只想問他一句說話。

「許谷主在不在谷裏？」

× × ×

一冲天皺了皺眉，上下不停細細打量着龍城璧。

「你來到這裏，就是想找許谷主？」

「不錯。」

「難道你竟然沒有聽人說過，我們也找他找得他好着急？」

「當然聽過，」龍城璧淡淡地笑道：「現在整個武林[illegible]的人，都知道醫谷已廣派高手出動，四處找尋他們的谷主。」

一冲天慢慢的坐在一張太師椅上，道：「既然如此，你爲甚麼還要來到這裏找他？」

龍城璧悠然道：「醫谷的人到處去找谷主是一回事，但他在不在谷中，似乎又是另一回事罷。」

一冲天道：「說得好，說得好。」

龍城璧道：「但前輩直到現在，還未曾正式回答晚輩的詢問。」

一冲天瞪着他，忽然道：「其實你不應該來問我。」

龍城璧道：「不問你，問誰？」

一冲天緩緩地擧起長柄金刀，沉聲道：「你應該先問一問這柄金刀。」

龍城璧不禁有點發怔，道：「它會回答我嗎？」

一冲天的臉，看來已不像罵人是王八蛋的時候那樣有趣了，他冷冷道：「只要你能打敗這柄金刀，它自然會回答你的詢問。」

龍城璧眼裏突然露出了堅決的神色。

他決定要問一問這柄長柄金刀，究竟許竅之是否在醫谷裏。

× × ×

金刀本無鞘，這柄刀似乎欠缺了一種蘊藏在刀鞘裏的殺氣。

但等到一冲天把金刀揚起的時候，這柄刀就像被貫注了生命，也貫注了無限的殺氣在刀鋒之上。

刀光與殺氣，一齊向龍城璧逼近，逐步逼近。

刀光能殺人。

殺氣更加能殺人。

龍城璧終於忍不住大聲喝道：「莫非你竟要殺我？」

一冲天被這聲巨喝，登時喝得一陣冷汗直冒。

他眞的要殺這個年青人嗎？

有這個必要嗎？

一冲天忽然感到兩隻手都有點發軟。

龍城璧又在大聲道：「我只不過要找許竅之，你居然就想下毒手，難道其中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冲天的兩隻手更加鬆軟了。

他忽然將揚起了的金刀垂下，然後沉聲嘆道：「我不殺你，因爲你並不是個應該死在這柄金刀下的人。」

語音微頓，又續道：「可是你也別再向我問許谷主的下落，無論我知道與否，我都不會告訴你。」

龍城璧呆住了。

他終於感到失望。

只聽得他喃喃地說道：「竅之，難道我們不是一對眞的知己，眞的朋友，你爲甚麼要在這個時候躲避我？」

就在這時，只聽得衣袂帶風聲響，霧萍小築之外，忽然出現了一個白衣人，腰懸金刀，白扇輕拂，竟然就是醫谷谷主許竅之。

許竅之施施然從外面走了進來，嘆道：「誰說我們不是眞正的知己朋友？」

× × ×

一冲天看見了許竅之出現，立刻就和魔神雙鶴離開霧萍小築。

因爲這裏已沒有他們的事。

許竅之原本是不會出來見任何人的，醫谷中人四處找尋谷主，當然也只不過是故弄玄虛而已。

但現在許竅之既然已自動現身，雙鶴一冲天也就不必再加隱瞞。

究竟龍城璧爲甚麼要找許竅之？

理由就是：

——司馬血中了千蒼大師一掌，受傷絕不會輕。

——當時當地能够救司馬血一命的人，只有許竅之。

——由於司馬血的傷勢非比尋常，要治癒他只有將他帶回醫谷。

所以，龍城璧若要找司馬血，首先就一定要先找到許竅之。

而龍城璧也幾乎可以肯定，許竅之和司馬血都在醫谷裏。

許竅之長嘆道：「你果然眞的找到來這裏。」

龍城璧道：「你大概也應該知道，我找你是爲了甚麼事了？」

許竅之苦笑一下，道：「怎麼會不知道，你當然是爲了要找司馬血。」

龍城璧道：「你可知道，司馬血現在已成爲江湖上最倒霉的一隻過街老鼠？」

許竅之道：「不錯，他可謂是衆矢之的，因爲現在人人都認爲他就是千魔盟的副盟主。」

龍城璧皺眉道：「你認爲他不是那個副盟主？」

許竅之道：「如果我認爲他眞的就是那個副盟主，我還會甘冒奇險，帶他回到這裏救他一命？」

龍城璧瞭解許竅之，也相信許竅之。

其實，他也根本未曾眞的認爲司馬血就是千魔盟的副盟主。

他要找司馬血，並不是要殺他。

在紫霞廳裏，千蒼大師面前，他曾咬牙切齒地講過一句這麼樣的說話：「司馬血，我一定要將你送進地獄裏！」

但只有他自己的心裏才知道，他講這些說話，只不過是在演戲。

這戲是演給千蒼大師看的。

好讓他以爲自己眞要去對付司馬血。

其實，龍城璧不但沒有懷疑司馬血，反而懷疑這位來自嵩山少林寺千蒼大師。

他要找司馬血，目的就是要從他的口中，查明當日千蒼大師斷臂的眞實情況。

許竅之當然也信任龍城璧。

現在，許竅之就帶着龍城璧，去見司馬血。

浪子一刀　挽危爲安

當龍城璧第一眼看見司馬血的時候，不禁幾乎嚇了一跳。

因爲司馬血的臉，竟然是紫金色的。

許竅之揮了揮手，微笑道：「別緊張，他剛服藥不久，所以，臉上呈現紫金之色。」

龍城璧不禁訝然道：「他服的是甚麼藥？」

許竅之道：「天竺金蛇大還散。」

龍城璧眼睛裏露出關切之色，道：「他受的是甚麼傷？居然要用到天竺的靈丹妙藥？」

許竅之淡淡說道：「他的右胸中了一掌。」

龍城璧道：「甚麼掌力？」

許竅之道：「天竺幽靈殺！」

龍城璧大吃一驚，失聲道：「天竺幽靈殺，豈非是天竺十三魔教總教主的獨門秘學？」

許竅之道：「不錯，天下間知道天竺幽靈殺這套功夫的人，還不超過三十個。」

龍城璧道：「難道司馬血所中的一記天竺幽靈殺，就是千蒼大師施下毒手？」

直到這個時候，司馬血才說出第一句話：「不是他還會是誰？」

司馬血一面說，一面掀開了衣襟，露出了右邊胸膛。

一隻灰暗的掌印，就像被火烙般的印在司馬血的右胸之上。

許竅之目光在那掌印上一轉，沉聲嘆道：「當他中掌之初，掌印是血紅的，但還不到半個時辰，就由紅轉藍，再由藍而轉成紫黑。」

司馬血接道：「天竺金蛇大還散雖然能驅邪治毒，但經過這許多天的治療，掌印縱已顏色轉淡，却仍未能完全根治。」

許竅之道：「並非不可以根治，而是時間上的問題，他每日服天竺金蛇大還散一次，最少要在百日之後，方能够完全復原。」

龍城璧臉色一變，道：「我早就疑心那個千蒼大師，但他又怎可能會是天竺十三魔教的總教主？」

司馬血突地冷哼一聲，道：「千蒼大師早就已經死了。」

龍城璧聞言，並未感到十分意外。

因爲他本就懷疑在紫霞廳裏出現的那一個千蒼大師的眞正來歷。

雖然他以前曾經見過千蒼大師，而在紫霞廳出現的千蒼大師，容貌上也並無甚麼分別。

但如果說唯一有所分別的話，就是這個千蒼大師的臉色似乎一直都不怎樣好。

當時，龍城璧已在這一點方面，加以精細的推測。

第一：可能千蒼大師身有暗傷暗病。

第二：這個千蒼大師根本就是冒牌的假貨。

否則，千蒼大師絕不可能會面色如同槁木。

正因如此，他不但沒有懷疑司馬血，反而懷疑這個突然而來的少林寺神僧。

× × ×

現在，事情已開始漸露端倪。

在紫霞廳出現的千蒼大師，根本就不是千蒼大師。

第一個發現這秘密的人，是司馬血。

司馬血之所以發現這個秘密，並非無意之中發現，而是受人之託去偵查這個冒牌千蒼大師。

託他偵查這件事的人，是個老婦。

這個老婦，就是千蒼大師嫡親姊姊。

千蒼大師被暗殺，江湖上沒有人知道，連少林寺方丈都不知道。

因爲他是死在他姊姊家門之外的。

千蒼大師在少林寺躭了幾十年，才第一次去探訪姊姊，想不到還未踏進門口，便被人暗殺。

殺他的人，竟然是他的姊夫。

但他的姊夫殺了千蒼大師之後，又立刻被兩個蒙面殺手暗殺。

這種暗殺中的暗殺，在江湖上可謂屢見不鮮。

第一個暗殺的人，往往是爲了一筆可觀的酬勞。

而第二個展開連環暗殺的人，目的却也只有一個。

殺人滅口！

千蒼大師被殺之後，竟然整張臉皮被人剝去。

剝去千蒼大師臉皮的目的，當然只有一個。

有人要冒充千蒼大師。

但這些人却終歸忽略了一件事。

他們沒有闖進千蒼大師姊姊的家裏，把他的姊姊也殺掉滅口。

他們只是殺了千蒼大師的姊夫，和一個老僕婦。

他們可能以爲那個老僕婦，就是千蒼大師的姊姊。

因爲那天，老僕婦穿得很華麗，很整齊無論是誰都不會以爲她只是個女僕人。

他們當然不知道，那個老僕婦穿得這樣華麗整齊，只因爲她正準備回家去看她的準女婿。

誰知還沒有見着準女婿，她的咽喉便被一條又粗又長的皮鞭勒實，直至氣絕。

人間的悲劇實在太多。

那些被人枉殺而進枉死城的人，可能就是所有悲劇中最可悲的一種罷？

最後，千蒼大師的姊姊親自去找司馬血。

她將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向司馬血泣訴，然後，將她所擁有的一切財物，都交給了司馬血。

她要司馬血殺掉那個剝下她弟弟臉皮，冒充千蒼大師的人。

但司馬血沒有接受她的一分一毫。

他說：「甚麼錢我都要，但寡婦的私己積蓄，就算我窮得要餓死也絕不要。」

老婦的臉色立刻蒼白。

但司馬血又冷冷道：「不過妳放心，這件事我一定替妳去辦，反正近來我並不窮，免費做一次虧本生意却又何妨？」

然後，他大笑狂歌，擁着一罈陳年美酒而去。

老婦的目光，盡是感激之色。

她相信司馬血。

因爲在江湖上，「司馬血」這三個字就是一面金漆招牌。

× × ×

司馬血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只要他答應過替你去辦一件事，你就可以放心。

絕對的可以放心。

因爲除非他突然死掉，否則這件事他無論如何一定都要辦得徹底，徹徹底底。

不過，他實在料想不到，要冒充千蒼大師的人，竟然就是天竺十三魔教的總教主。

同時，更是中原千魔盟的副盟主！

× × ×

所以，他去行刺他的時候終於失手。

他刺他一劍，但竟然刺了個空！

跟着，十三魔教總教主，反手就是一掌。

那是詭異狠毒已極的天竺幽靈殺。

一掌擊至，司馬血右胸中掌，立刻吐血。他甚至連手中愛逾性命的碧血劍也保不住，被十三魔教總教主奪去！

司馬血踉蹌撤退！

十三魔教總教主一味冷笑，沒有追趕，只是手中不停揮舞着那柄碧血劍。

「好劍，眞是一柄好劍。」

他不去追司馬血，因爲司馬血挨了一記天竺幽靈殺，已無異是個死人。

一個死人，就算現在還能逃，又能逃得多遠？逃得多久？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

名滿天下的醫谷谷主許竅之，也在開封府裏！

天下間唯一能够挽救司馬血性命的人，也許就只有許竅之一個。

× × ×

當司馬血行刺天竺十三魔教總教主的時候，這位總教主本來就已沒有了右臂！

在紫霞廳裏，他故意裝成被斬斷一臂目的就是要掩飾他本來就是一個獨臂人。

至於那十幾個灰衣僧人，當然也並非眞的是少林寺的僧侶，而是天竺十三魔教總教主的心腹。

現在，事情已經很明顯。

千魔盟主西門飄大張旗鼓，冀圖與東方無憂一決高下，就是仗着有天竺十三魔教總教主的支持。

但人算不如天算。

他們之間的合作，並不如想像中般愉快。

西門飄將千魔盟副盟主這個重要職位給了對方，但對方依然意猶未足。

十三魔教總教主的目標，是要將千魔盟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下。

西門飄終於發覺到，自己引狼入室，竟把一隻野心比自己還大的豺狼帶到千魔盟這個組織裏。

於是，他開始了行動，要消滅對方。

誰知道他的盟主夫人，也竟已變成了對方的一着棋子，西門飄叫任月嫦慫恿龍城壁去殺副盟主，但任月嫦却反過來，要龍城壁去殺西門飄。

直到龍城壁與西門飄交手的時候，冒牌千蒼大師來了。

當時龍城壁還不知道這個千蒼大師，原來就是千魔盟的副盟主。

但西門飄一看見千蒼大師獨臂仗劍而來，便已認出他根本就不是千蒼大師，而是盟裏的副盟主。

但太遲了。

副盟主趁着西門飄與龍城壁纏鬥得難分難解的時候，刺出了狠辣無比的一劍。

威震中原數十年的絕情帝主，就這樣地死在碧血劍下。

× × ×

黃昏。

醫谷之外，突然來了一個大和尚。

這是名副其實的一個大和尚，不但頭大，身型闊大，連一對脚也大得驚人，那雙芒鞋簡直就像兩隻肥大的水鴨子。

這個大和尚約四十五六歲年紀，整個人上看去就像是座肉山一樣。

一個體型如此龐大的人，當然不大喜歡走路。

即使是騎馬，馱着他的那匹馬也一定活受罪不少。

現在，大概得要爲他胯下的青驄馬鬆一口氣了，牠馱着他，在五天之內足足走了一千七百里路。

——就算是一匹千里良駒，馱着一個這麼樣的大和尚，只怕也得跑慢一半。

大和尚當然明白這一點。

所以，他平時絕少出外走動，就算偶然到外邊走走，也絕不會去得太遠。

因爲他很疼這匹青驄馬！

可是，現在他究竟爲了甚麼事，竟然不遠千里迢迢，在幾天之內由西域趕到這裏。

× × ×

這個大和尚，除了頭頂光禿之外，其實一點也不像和尚。

他喜歡喝酒。

越烈的酒越喜歡喝。

他喜歡吃肉！

狗肉和人肉都照吃不虞。

他也喜歡殺人。

而且，他所殺的人，每一個都是和他一樣喜歡殺人的人。

但他從來都不殺女人。

他不但不殺女人，甚至連伸手去摸一摸女人也不敢。

因爲他練的五雷童子功，是絕不能够接近女色的。

這個大和尚唯一像和尚之處，也許就只有這一點。

——戒絕女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但何謂色色空空，大和尚就一概不懂了。

這個大和尚，就是西域最霸道，最野蠻的呼呼和尚。

× × ×

呼呼和尚雖然威震西域，但他曾三入中原，結果却碰得一鼻子灰才回去。

因爲江湖上有兩句說話！

「西域呼呼，中原苦苦。」

西域呼呼，就是指呼呼和尚。

而中原苦苦，却是指武當苦苦道人。

呼呼和尚三入中原，目的就是找苦苦道人一決高下。

可是，他三次都吃了敗仗。

到了第三次，苦苦道人被他纏得氣憤不過，終於一掌把他打個半死不活，氣若游絲。

眼看這個和尚快要魂歸極樂了，連苦苦道人都嚇了一跳。

其實當時苦苦道人也並不是有意取他性命，只不過一時氣憤，出手重得出奇而已。正當苦苦道人束手無策的時候，許竅之突然出現！

醫谷谷主一到，呼呼和尚這條性命總算是檢回來了。

自此之後，呼呼和尚在中原武林裏，有了兩個好朋友。

這兩人當然就是苦苦道人和許竅之。

現在，呼呼和尚不遠千里迢迢趕到醫谷，就是因爲許竅之曾經在十天之前，派人到西域找他，說有一件緊要的事，叫他非來醫谷不可。

許谷主要呼呼和尚來醫谷，就算沒有緊要事，呼呼和尚也一定會到。

這是呼呼和尚第四次入中原。

× × ×

呼呼和尚喜歡喝烈酒。

醫谷之中，烈酒多的是，這些不但是烈酒，而且也是好酒。

這裏不但有好酒烈酒，而且還有佳餚美菜。

而且其中還有呼呼和尚最喜歡吃的一種佳餚。

呼呼和尚咧開血盆大嘴，對許竅之道：「好酒！好肉！」

對呼呼和尚來說，最烈的酒就是最好的酒。

而最香的狗肉，就是最好的肉。

呼呼和尚雖然也吃人肉，但他覺得最好吃的肉始終還是狗肉！

人肉的味道，似乎總有點腥臭。

許竅之忽然笑道：「大師覺得人肉味道腥臭，大概只有一個原因。」

呼呼和尚一面把一條狗腿塞進嘴裏，一面道：「甚麼原因？」

許竅之笑着，道：「因爲你吃的人肉都是男人的，如果你吃的是女人肉，也許你就會發覺人肉比狗肉還香千百倍了。」

呼呼和尚一聽見女人這兩個字，立刻就眉頭大皺，連連搖頭道：「你若要老子吃女人的肉，老子寧願天天都吃齋菜豆腐了。」

天下間吃狗肉的和尚已經不多。

自稱老子的和尚，恐怕更是只此一家，並無別號了。

× × ×

今夜霧濃，不見白月。

幸好呼呼和尚從來都不理會天上究竟是有月抑或是無月，他所關心的只是桌上有酒抑或無酒。

桌上酒三罈，都已盡空。

這三罈酒，其中最少有兩罈已灌進呼呼和尚的肚子裏。

這種酒兩罈到肚，就算是耕田的大牛都可以把牠灌得爬不起來。

但呼呼和尚不是一條沒有酒量大牛。

兩罈酒對他來說，根本就和普通人喝半杯酒沒有甚麼分別。

許竅之當然知道呼呼和尚還不够癮。

但他並不是叫呼呼和尚從西域老遠趕來喝酒的。

如果呼呼和尚喝醉了，最少都要躺在床上睡上兩天。

呼呼和尚喝醉並不打緊，但得要問完他幾件事之後才行。

問完了事之後，就算呼呼和尚醉上十天八天也不打緊。

× × ×

一桌前，四人圍坐，分據東西南北四個方位。

坐在正東的，是許竅之。

坐在正南的，是龍城壁。

坐在正西的，是司馬血。

坐在正北的，是呼呼和尚。

現在，呼呼和尚變成了大人物，許竅之等三人不停輪流地向他發問。

「你常到天竺？」

「大約五年一次。」

「天竺最龐大帮會是否十三魔敎?」

「不錯。」

「你曾見過十三魔敎的總敎主?」

「見過。」

「見過幾次?」

「一次。」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是一個獨臂老人。」

「獨臂老人?他缺的是左臂?」

「不,是右臂。」

「他的武功如何?」

「很厲害,厲害得敎老子見了他就心寒。」

「你見過他的武功?」

「見過,因爲老子看見他的那一次,是在一間食店內,當時他正與一個中原武林高手火併。」

「中原武林高手在天竺與十三魔敎總敎主火併?那人是誰,大師可曾知道?」

「老子認得他,他就是苦苦道人的師叔。」

「難道……難道竟是在幾年前神秘失踪的寒騰道長?」

呼呼和尙道:「不錯,就是這個武當派的老牛鼻子。」

「大師可知道他們火併的原因?」

「聽寒騰道長語中所說,似乎是魔敎總敎主偷了武當一本秘笈,寒騰道長要他交回出來,但魔敎總敎主不肯,所以就打了起來。」

「結果寒騰道長敗陣了?」

「當然,而且不出三招之內就敗陣,給魔敎總敎主一劍穿心殺死。」

「寒騰道長臨死前有沒有講過甚麼說話?」

「有,他臨死前說了六個字。」

「他說的是甚麼?」

「他說:『諸葛拜,你好狠……』然後就斷了氣。」

諸葛拜!

原來天竺十三魔敎的總敎主,竟然是三十年前名動江湖「摩雲神劍」諸葛拜!

× × ×

諸葛拜在三十年前華山論劍台,敗於魔神雙鶴的雙鶴劍陣之後,從此就江湖上絕跡。

其後有人說他離開了中原,遠赴天竺隱居。

但一般都認爲此乃傳說而已,不値得過份相信。

然而,武當派却仍然爲了這個傳說,便出動了幾位輩份極高的長老人物,前赴天竺找尋諸葛拜。

這件事,江湖上的人沒有人知道。

因爲這是武當派的秘密。

——任何門派內部出現了家賊,通常都絕不會張揚出去,因爲這畢竟是一件醜事。

——諸葛拜在華山論劍台吃了敗仗之後,跟着就變成了武當派的家賊。

——因爲他偷取了武當派的鎭山之寶,十玄眞經。

然而,諸葛拜又何以會斷了右臂?

同時,他又爲甚麼會成爲了天竺十三魔敎的總敎主?

還有,他的天竺幽靈殺又是學自那位高人異叟?

這其中的一切,呼呼和尙不知道。

龍城璧、許竅之和司馬血也不知道。

但龍城璧却在推測。

「諸葛拜很可能在天竺另外投師學藝,所以才會練成了天竺幽靈殺,他這位天竺師父,更可能就是天竺十三魔敎的前任總敎主,所以他才能承繼他師父地位。」

這個推測,合情合理得很。

然而,諸葛拜又何以會不見了一條右臂?

當年論劍台一戰,諸葛拜雖然敗陣,但他並沒有受傷。

顯然,他這條右臂是在天竺才被人廢掉了的。

這其中又有些什麼曲折?

× × ×

諸葛拜挾着雷霆萬鈞的氣勢,捲土重回中土,當然是一件大事。

尤其是對於魔神雙鶴來說,更加是一大事。

因爲士別三日,尙且要刮目相看,何況諸葛拜離開中原已三十年之久?

× × ×

雙鶴園,就是魔神雙鶴的居處。

這個雙鶴園,當然也就在醫谷之中。

當許竅之獲悉諸葛拜就是天竺十三魔敎總敎主,也是千魔盟副盟主之後,他立刻就和龍城璧來到了雙鶴園。

他要繆平和孫朋柳都知道這件事。

而孫朋柳,却被一柄長劍,整個人懸空插在一條木樑之上。那柄劍,正是他自己的神鶴劍。血仍在滴。

但殺人者的踪跡却已杳。

忽然間,龍城璧發現在孫朋柳的胸前,插放着一封信。

其實那不是信,是一張短箋。

「殺人者,天竺殘宗宗主也。順殘宗者生,逆殘宗者亡。」

下面沒有署名,却有一滴紅血。

殘宗!

殘宗宗主!

就在龍城璧許竅之兩人相對愕然的時候,一冲天突然像旋風般衝了進來。

× × ×

一冲天的手裏,緊緊的握着那柄長柄金刀。

當他一看繆平躺在血泊中,硬挺挺動也不動的時候,整個人簡直就像個瘋子。

「誰殺了他?誰殺了他?」

聲音既沙啞又尖銳,幾乎可以把獅子的耳朵都震破。

金刀隨即狂揮,見到了任何東西都用力的劈下去。

一時之間,古董架上二三十件價値連城的瓷玩,都被金刀劈成粉碎。

「誰殺繆平?誰殺了繆平?」

一冲天仰天狂呼,聲音淒厲,彷如夜梟。

直等到他看見孫朋柳也被長劍釘在木樑的時候,一切聲音忽然都靜止下來。

一冲天豈能相信,他的兩個結拜兄弟,都在同一時間被人殺掉?

× × ×

一冲天突覺得整個人都在癱軟的狀態中。

許竅之將那短箋遞上。

一冲天看完之後,不禁臉色鐵青,重重抽了口涼氣:「殘宗!天竺殘宗竟然來到中原殺人,這到底成一個什麼世界!」

許竅之一怔,道:「師伯你曾到過天竺?」

一冲天嘆道:「當然去過,而且曾經和天竺殘宗的高手拚過命。」

許竅之道:「殘宗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一冲天望着懸空的孫朋柳,眼睛却木然無采:「殘宗,是天竺十三魔敎的第十三敎,敎名叫殘宗。

「殘宗在十三魔敎之中,排名最末。

「殘宗在十三魔敎之中,人數也是最少。

「但殘宗却已經統治了其他十二魔敎達三百年之久。

「在天竺武林中,殘宗宗主被稱爲魯薩蘇依蘇度。

「魯薩蘇依蘇度,就是諸魔之魔,諸邪之邪的意思。

「殘宗之所以稱爲殘宗,是因爲敎中之人,皆必須身負殘廢才能成爲組織的一份子。

「所以,任何人要加入殘宗,首先要具備某種殘廢的缺憾。

「不過,殘宗敎規嚴限,每隔五年只准十個殘廢者加入。

「殘宗中人,雖然全皆身負缺憾之輩,但殘宗武功,却是天竺之中最厲害,也最毒辣的武功。

「一年前小長安風鈴閣有十位武林高手自動割鼻切手斬足,老夫早就懷疑與天竺殘宗有關。

「但老夫仍未料到,天竺殘宗竟然殺到中原武林,看來大刼臨頭之期不遠矣。

「可是,殘宗宗主現在究竟是誰,老夫却不知道。」

× × ×

一冲天不知道。

但龍城璧與許竅之却知道。

當許竅之將諸葛拜已成了殘宗宗主一事,告知一冲天之後,一冲天忽然大笑起來。

但這種大笑,却已跡近乎大哭。

「原來寒騰道長神秘失踪,就是死在天竺殘宗宗主之手,而天竺殘宗宗主,竟然就是諸葛拜這獨臂賊!」

一冲天一面說,龍城璧一面思索。

「諸葛拜殺了魔神雙鶴之後,下一個步驟將會怎樣做?他又會繼續去殺些甚麼人?」

魔神雙鶴死了。

絕情帝主西門飄也已死了。

而東方無憂曾經與諸葛拜比拚過內力,結果武功盡失……

一想起東方無憂,龍城璧突然猛然醒悟。

諸葛拜下一個要殺的人,就是東方無憂。

東方無憂雖然武功已失,但他仍是武林盟主,他的勢力依然存在。

諸葛拜既圖染指中原,他就絕對不會放過東方無憂。

當時諸葛拜雖然廢了東万無憂武功,但他一定是想殺他才甘心的。

很可能諸葛拜想殺東方無憂時,情況突然起了變化所以才令諸葛拜未能得逞。

但諸葛拜一定會再來。

他一定會殺東方無憂!

× × ×

龍城璧的推測,完全正確。

當時,諸葛拜的確是想殺掉東方無憂的。

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東方無憂座下的十八名精英高手及時趕到。

所以,諸葛拜才功敗垂成,忽忽的撤退。

但他確已決定,東方無憂和西門飄這兩個人,都一定要殺!

因爲這兩個中原武林的霸主一除,整個中原武林勢必大亂。

大亂出梟雄。諸葛拜正希望能够趁亂局混水摸魚,好好大幹一番霸業。

但他心頭最痛恨的人,却還是三十年前在華山論劍台將他擊敗的魔鶴繆平,和神鶴孫朋柳。

所以,在殺東方無憂之前,他還是忍不住先來一闖醫谷,將魔神雙鶴殺掉。

× × ×

八月初十,晨。

今天沒有日出,漫天烏雲,隱隱傳來風雷欲雨的氣勢。

風已吹。

但雷未響,雨也未下。

就在雷雨前的一刻間,火雲宮突然一如其名,火光熊熊,火雲湧現。

有人縱火,燒火雲宮。

放火的人,當然就是天竺殘宗裏的驃悍份子。

火光一現,隨即殺聲四起。

龍城璧的猜測,完全沒有錯誤。

諸葛拜下一個步驟,果然就是要殺東方無憂。

× × ×

諸葛拜現在不但是天竺殘宗宗主、天竺十三魔敎總敎主、千魔盟盟主,同時,似乎連東方無憂這個武林盟主的寶座也在掌握之中了。

諸葛拜如今已不再年輕。

還差三個月,就是他七十六歲壽辰。

但他覺得在這七十多年的生涯裏,最得意、最興奮的還是今天。

火燒火雲宮,是何等風光,何等壯大之舉?

敢問天下武林,除了他諸葛拜之外,又還有誰能够做得出這樣具氣魄的大事?

現在,他已不再用任何的易容術。

他恢復了當年摩雲神劍諸葛拜的廬山眞面目。

唯一和三十年前不同的,就是如今的諸葛拜,畢竟老了,老得滿頭白髮,滿面皺紋。

而且,他的一條右臂已斷。

人,有時候就是這樣地奇怪。

他老了,右臂也不見了。

但反而比他壯年雙臂健全的時候,還更可怕千萬倍。

× × ×

嗞。

熊熊烈火，開始將偌大一座火雲宮吞

東方無憂下令，無論是誰，都不能救火。

因爲他們現在所面對着的敵人，遠比這場烈火更可怕、更危險。

如果他們在這個時候還忙着去救火，一定會把頭腦弄得更昏亂。

此時此地，只要有半分差池都足以致命。

致所有人的死命。

所以，東方無憂下令：「誰救火，誰就是叛徒，殺無赦。」

× × ×

火雲宮，一向是藏龍臥虎，隱異匿奇之地。

東方無憂能够高踞武林盟主多年，除了他本身德高技强，條件充足之外，最主要還是他有火雲宮作爲他的勢力根據地。

不少武林上的公案，往往在無法解決的時候，火雲宮的人便會出現秉公處理。

是以火雲宮之中，自然不乏武功高强，才智絕頂之士。

然而面對强敵，唯一可以扭轉强弱之勢的，却是鬥志。

鬥志有時候甚至遠比實力重要。

東方無憂甘棄大好庭樓宮苑，任由敵人焚燒，就是要換取鬥志，換取火雲宮中每一個人的鬥志。

借城背一的鬥志。

敵愾同仇的鬥志。

「你燒了我們的窩，我們決與你拚到底！」

東方無憂很瞭解火雲宮裏每一個人。

他知道他們對於火雲宮，都有一份濃厚的感情。

無論是誰放火燒火雲宮，他們都一定會跟他拚命。

就算放火的是閻王老子，他們都會拚到酆都城裏去！

× × ×

烈火燒了好一會，忽然天降大雨。

雨點比黃豆還大。

還有雷聲，陣陣震耳欲聾。

據說秋天除非沒有雷雨，若有雷雨，一定會比夏天來得更勢兇、更激烈。

現在看來，似乎眞的不錯。

雷雨之聲一響，火雲宮中立刻傳來一陣歡呼之聲。

因爲這場大雨，竟將快要被烈火吞嗞的火雲宮，在千鈞一髮之際得以倖存。

雖然烈火已開始四週蔓延，但仍未將火雲宮完全毀滅，只不過燒去部份而已。

滂沱大雨之下，東方無憂所領導下的一羣人，鬥志更加堅强，更加旺盛。

× × ×

大雨中，火焰已熄。

但火雲宮中的怒火，却已燃燒起來。

東方無憂率領着一羣高手，終於面對着諸葛拜。

諸葛拜冷笑連聲，殘宗高手立刻將東方無憂等人圍在一角。

東方無憂容顏似乎已覺憔悴，不如昔日。

諸葛拜心中有數。

他曾與東方無憂比拚過一次，但當罪他仍未知東方無憂竟因這次比拚而武功盡廢，但後來，他終於知道這件事。

他所以能够知道這件事，當然是因爲他在火雲宮中，已佈下了臥底。

諸葛拜既有雄霸中原的野心，當然也得要有雄霸中原的本事。

論到本事，諸葛拜也不低能，最少，强如西門飄這等人物亦已栽在他的手下。

東方無憂是否也將遭遇到同一命運？

對於這一點，諸葛拜充滿信心。

他對殘宗這個組織充滿信心，對自己更加充滿信心。

一個人如果沒有信心，別說做這種大事，就算吃飯也可能會被飯團噎死。

但諸葛拜並非飯桶，他連鉄刀都敢嚥進肚子裏。

然而，東方無憂統領中原武林已垂數十年，又何嘗是個飯桶呢？

最少，西門飄是及不上東方無憂的。

諸葛拜能够令西門飄栽得貼貼服服，但是否能够連東方無憂也打垮，這倒要看看命運之神的安排了。

× × ×

命運之神，有時候也許會打瞌睡。

當命運之神在打瞌睡的時候，掌握命運的人，就是人的自己本身。

東方無憂一向藐視命運學說，就算命運之神不打瞌睡，他都決不讓自己的命運，給一個不認識的「神仙」去掌握。

「命運永遠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東方無憂永不低頭，也永不慨嘆乎言之甚麼「時也、命也、運也」之類說話。

諸葛拜的野心，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

諸葛拜由天竺重返中原，他也比任何人知道得更清楚。

身爲一代武林盟主，如果連消息都不靈通的話，他早就已經死了不知多少次。

諸葛拜在火雲宮中佈下了臥底，東方無憂也知道。

但他無法確定，這個臥底究竟是誰。

不過，他知道這個臥底，遲早總會現形的。

今天，也許就是狐狸要露出尾巴的時候了罷？

× × ×

碧血劍在諸葛拜手中。

東方無憂就在諸葛拜的面前，不足一丈。

諸葛拜突然冷笑復冷笑。

東方無憂身旁的左右二老，立刻分別從左右踏步而上，雙槍護住盟主。

左右二老，兩桿鋼槍。

人老辣，槍法更老辣。

江湖上，人人都知道東方無憂最信任，也最得力的左右手，就是這兩個老人。

左槍郞祁準。

右槍使高能。

據說近二十年來，已沒有任何人，能够在這兩桿鋼槍之下，走得上十招。

諸葛拜當然知道這兩個人的厲害。

但他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因爲左右二老之中，其中有一人就是他在火雲宮佈下的臥底。

否則，他如何知道東方無憂已經武功盡廢？

現在，形勢對諸葛拜十分有利。

東方無憂武功已失。

而左右二老的其中一個，又是他的人，只要他一聲下令，東方無憂非死不可。

這個臥底，究竟是左槍郞祁準，還是右槍使高能？

東方無憂也正想知道。

因爲他有不少秘密已被洩露，而這些秘密，是只有左右二老才知道的。

——就以他武功已失這件事來說，東方無憂已知道諸葛拜知道此事。

這是一個大秘密。

除了左右二老之外，就只有醫谷的幾個人知道。

再者，還有一個龍城璧。

但東方無憂相信他們。

因爲這些人絕不會是諸葛拜派來的臥底。

× × ×

諸葛拜輕撫手中碧血劍。

他只有一隻左手，怎能既持劍，又復輕撫劍鋒？

別人當然絕不可能，但他能。

因爲他根本就不必用手去握劍。

他用左手輕撫劍鋒的時候，整柄劍就像被他的左手吸啜着一樣，凌空不墮。

他露了這一手功夫，連東方無憂都忍不住低聲喝采：「好內功。」

諸葛拜嘿嘿一笑，道：「本宗主若功力不好，你現在又怎會是個廢人？」

東方無憂臉色變了一變。

他雖然早知諸葛拜獲悉此事，但此刻親耳聽聞諸葛拜如此講話，仍不免一陣激動。

他激動的原因，並非因爲自己的武功已失，而是爲了有人將他出賣而激動。

而且出賣他的人，也是他最信任的左右手。

諸葛拜當然一眼便已看出，東方無憂的情緒正在波動着。

現在殺他，最合時機。

諸葛拜倏地冷喝，道：「殺！」

這個「殺」字，是吩咐左槍郞祁準，去殺東方無憂。

祁準就是諸葛拜在火雲宮中的臥底！

× × ×

祁準的一桿鋼槍，比高能更勝半籌。

諸葛拜一聲令下，鋼槍立刻倒轉，直刺東方無憂。

祁準一動手，諸葛拜立刻就一劍向高能刺去。

他絕不能放鬆高能。

因爲目前唯一能救東方無憂的人，就只有高能一個。

他絕不能讓高能破壞祁準突擊行動。

高能一看見祁準倒轉槍頭，心中所吃驚的程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

他當然不能讓祁準一槍就刺死東方無憂。

可是，諸葛拜的劍已到。

他若要救東方無憂，就必須一槍擋住祁準。

但他若一槍擋住祁準，諸葛拜就會一劍將他刺個透明窟窿，非死不可。

先去救人？

抑或進行自救？

沒有時間讓高能考慮。

同時，高能也根本沒有考慮，不願去考慮。

即使再給他三天時間去考慮，他都會決定先行救人要緊。

也許令人覺得他是個笨蛋。

不過，幸好人類之中，還有他這種「笨蛋」存在，否則人類又和一般只顧自己的野獸，有甚麼分別？

× × ×

高能救人，義無反顧。

但他怎樣也夢想不到，他反而要被人救。而且救他一命的人，正是他要去救的人。

諸葛拜更加夢想不到，東方無憂突然會像幽靈一樣，無聲無息地來到了自己的身後。

他從未見過這種比移形換影更匪夷所思的輕功。

東方無憂已能施展出這種輕功，又怎會是個武功已經盡失的人？

這一着，更加出乎祁準意料之外。

他這一槍本擬十拿十穩，誰料竟然落空。

祁準一槍落空，背後高能的鋼槍尖鋒已到。

篤！

祁準突然看見了自己的胸膛，透出了一桿血淋淋的鋼槍。

他豈能相信這桿鋼槍上的血，都是自己的？

他不能相信，絕不能相信。

他狂呼：「不是的，不是的……」

聲音淒厲如鬼夜哭，聽來令人毛骨悚然。

但鋼槍已從他胸膛貫穿而過，那麼這些血不是他的又還會是誰的？

終於，祁準痛苦地倒下。

倒臥在他自己流出來的血液中。

高能一槍刺死了祁準，但他已自份必死。

因爲諸葛拜的劍已刺進他的背心。

但諸葛拜這一劍却僅刺入他的背肌不及半寸。

因爲東方無憂已一掌向諸葛拜的左臂劈去。

這一掌，未必就能够要了諸葛拜的性命。

但却比殺了他更加要命。

任何人如果只有一條臂，那麼這條臂就會和他的頭顱同樣重要。

沒有頭顱當然活不成。

但如果雙臂盡失，對於諸葛拜這種人來說，又和死了有甚麼分別？

儘管他是殘宗宗主，却也不是殘廢到連雙手也不見了才算够資格做宗主罷？

所以，他不能殺高能。

他要先行自救。

× × ×

諸葛拜曾經在內力上，贏過東方無憂，那是鐵一般的事實。

因爲諸葛拜所練的殘宗內功，不但怪異奇詭，而且集合了魔道之大成。

魔道內功，比正宗內功更速成，威力也更易於發揮。

但練魔道內功，却是一件十分危險的

事。

正宗內功，況且會有走火入魔的情況出現，練魔道內功，就更加容易惹來一身殘廢。

這種殘廢，是所有殘廢之中最可怕的一種——癱瘓。

整個身子都癱瘓，是一種與死人沒有多大分別的殘廢。

所以，練魔道內功，一定要有最大的冒險精神，否則，最好就別去嚐試。

東方無憂知道諸葛拜的天竺幽靈殺十分厲害。

所以，他不再與諸葛拜硬拚，改用游鬥方式。

諸葛拜不但又驚又怒，而且腹內陣陣疑雲，他甚至懷疑祁準在欺騙自己。

祁準告訴他：「連醫谷三位神醫都醫不好他的內傷，一回到醫谷，三位神醫就自慚無能自刎死了。」

既然連醫谷中人都醫不好他的內傷，東方無憂的武功又怎可能復原？

而且，那三位神醫的確在醫谷中自刎這件事決計不會是假的。

但祁準和諸葛拜却不知道，那三位神醫爲甚麼會自刎。

其實他們已治好了東方無憂的內傷，但却是用他們的性命去救東方無憂的。

他們運用三人聯合的內力，將東方無憂體內的魔道內功驅走。

但他們却因此而虛耗了太多的眞氣，嚴重損毁了內臟，縱然醫術再高明，也無法可以起死回生。

他們幾乎連返回醫谷的氣力都沒有。

結果，他們臨死前索性自刎。

自刎的目的，是佈下一個假局。

這個假局的最大目標，就是要引諸葛拜上鈎，好讓他以爲東方無憂眞的已經武功盡失。

東方無憂永遠都不會忘記醫谷自刎的那三位神醫。

那三位神醫，也永遠不會忘記東方無憂。

因爲在十年前，東方無憂曾在黔西沼澤地區，救過他們的性命。

那一次，三位神醫因爲採藥，開罪了黔西最兇惡的一個大惡霸。

如果不是東方無憂及時加以援手，三位神醫早已死在黔西沼澤區之內。

「你救了我們的性命，吾人等將永遠不會忘記。」

十年之後，他們果然還沒有忘記曾經講過這句說話。

這些事，就算諸葛拜再聰明百倍，也是料想不到的。

雖說醫者父母心，但爲了要救人，便連三條性命都豁了出去的大夫，世間上只怕還找不到多少個罷？

而且，他們更在死前佈下了一個假局，讓諸葛拜沾沾自喜，終於掉進一個陷阱裏。

不過，這個陷阱，是否能够裝得住諸葛拜這一隻大猛虎呢？

×　×　×

殘宗高手，已開始與火雲宮的高手展開羣鬥。

好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鬥。

火雲宮裏的高手，雖然不乏武功高強之仕，但他們從未遇過像天竺殘宗的那些高手。

他們都是武功極盡詭異能事的高手。

一時之間，火雲宮中高手連聲慘叫，竟已有七八個武功較差的人倒下。

就在這個時候，大雨聲中傳來一陣急驟馬蹄聲響。

一個穿着青衫皮袍的青年公子，騎着一匹活像猴子般的醜馬驟馳而至。

這人騎着醜馬，右手持劍，正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現在他的心情很愉快，因爲他的情人薛惜瑤，已被他在北邙山救了出來。

他經過一番努力追查，終於知道薛三小姐，原來就被囚禁在邱纏魂邱纏魄的老巢內。

憑他的本領，到北邙山救人可說不費吹灰之力。

因爲那裏連一個殘宗的高手也沒有。

雖然，也有幾個西門飄的手下在把關，但他們的頭顱現在俱已搬了家。

衞空空馬雖醜，脚力却遠非其他馬匹可比，由北邙山救了人之後，便匆匆趕來火雲宮。

他也未曾料到，諸葛拜竟已開始向東方無憂作全面性的進攻。

他甚至不知道殘宗和諸葛拜的事，還以爲只是千魔盟的人在作怪。

衞空空見殘宗高手俱穿黑衣，也不由分說，逢穿黑衣的殘宗高手便用劍砍殺。

砍腦袋劍法竟比殘宗武功毫不遜色，而且看來更勝一籌。

殘宗武功詭異，砍腦袋劍法更加恐怖離奇莫測。

瞬間已有三夥頭顱被衞空空砍下。

就在此際，又有數騎風馳而至。

來者赫然是一冲天，龍城璧，許竅之，司馬血和呼呼和尙。

許竅之原本極力反對司馬血負傷到此的，但司馬血堅決不從，他說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拿回碧血劍。

此數人一到，氣勢更加厲害。

一冲天雙手握着長柄金刀，將殘宗武功最厲害的一位高手攔腰斬開兩截。

呼呼和尙也是殺性大起，一根鐵禪杖與殘宗兩名好手打得難分難解。

龍城璧却衝上前，纏住諸葛拜。

諸葛拜怒道：「你在找死！」

龍城璧亮出風雪之刀，淡淡笑道：「不錯，我是在找死——找你去死！」

諸葛拜伸劍一揮，道：「你敢跟我交手？」

龍城璧收歛笑容，整個人都充滿了殺氣。

風雪之刀隱隱地在低嘯。

——名刀殺人前，例必發出嘯響。

碧血劍是好劍。

風雪之刀也是好刀。

諸葛拜終於冷冷道：「你就是中原武林近十年最厲害的一名刀客雪刀浪子？」

最厲害的刀客這句說話，若是別人講出來，龍城璧一定會否認。

他並不是個充滿自大的人。

但現在他故意承認，冷笑道：「最厲害的刀客，不是我還會是誰？」

諸葛拜哼一聲：「好狂妄。」

龍城璧不再答話。

風雪之刀突然出手，揚起了一道燦爛奪目的銀光。

諸葛拜面色變了。

刀鋒筆直凌空瀉下，刀雖未到，却已有先聲奪人之感。

沒有任何字眼足以形容這一刀。

連一冲天也想不到，龍城璧這一刀竟然精采至如斯。

諸葛拜立刻斜斜一劍攔住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但龍城璧這柄刀，忽然就像隻鳥兒低飛一樣，從碧血劍底下飛過，直射向諸葛拜的心臟。

諸葛拜乃劍法名家，一劍在手，足以震動整個江湖，如今，魔神雙鶴尙且要死在其劍下，他事前豈會眞的將龍城璧放在眼內。

高手過招，有時候纏鬥三日三夜，也未必能够分出勝負！

但有時候，却僅一招間便足以決定兩個人的生與死。

現在龍城璧與諸葛拜的交手，是屬於後者一類。

其實龍城璧的刀法，並不比諸葛拜的劍法更快，更狠。

但他把握了機會，而且把握着第一個機會。

——當敵人接戰之初，不將自己放在眼內的一刹那間，就是第一個機會，而且也是最好的機會。

只可惜懂得把握這個機會的人，天下間寥寥無幾。

但龍城璧顯然例外。

他一出手便將自己體內的每一分潛力，都儘量貫注逼入刀鋒上。

此刻他心無旁騖，專心專意只爲殺人而出刀。

不殺諸葛拜，誓不爲人！

殺人不但要刀快，刀狠，而且要有絕對的決心。

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原本是並無霸氣。

但龍城璧既已決心非殺此人不可，霸氣就自自然然從他身上散發出來，八條龍刀法也變成了天下間最霸氣，最霸道的方法。

諸葛拜的碧血劍，也是反應快到了極點。

他的劍法，甚至已觸及到龍城璧的咽喉。

只要劍鋒再前進一寸，龍城璧就必死無疑。

但就在劍鋒已經刺破龍城璧咽喉皮膚之際，風雪之刀已完全刺進了諸葛拜的心臟！

諸葛拜臉如金紙，慘然瞪目：「這……這就是……八條龍刀法？……」

龍城璧點點頭，冷冰冰的回答道：「這是第一招，飛龍貫月。」

諸葛拜神情更黯然，口裏已在不停吐血。

「你果然是個厲……害的雪刀浪子……諸葛某人佩……」

「佩服」最後一字猶未出口，人已倒下去。

天竺殘宗宗主，竟然在一招之間，便死在風雪之刀刀鋒之下。

龍城璧這一仗，從外表看來，似乎贏得很輕鬆，不費吹灰之力。

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實在是贏得如何凶險。

如果他的刀鋒稍慢一刹那，死的就是自己，而非諸葛拜。

高手相爭，豈非往往只在相爭這一刹那？

諸葛拜完了。

×　×　×

天竺殘宗也在此役完了。

至於千魔盟，更加潰不成軍。

終於像一隻鷄蛋般，被天下羣雄擊成粉碎。

司馬血奪回了碧血劍，依然做職業殺手。

但他已不再枉殺無辜，如果有人去找他去殺一個好人，他就會倒轉來將僱主殺掉。

而且殺人酬金照拿可也。

結果，他在職業殺手這一個行業，變成了一個「害羣之馬的敗類」。

如果每一個職業殺手都像他一樣，這種行業的生意就會越來越少。

但司馬血的生意却依然不壞。

因爲有不少僱主都在禮聘司馬血去殺那些壞蛋，惡霸；所以，司馬血仍然財源滾滾不絕。

×　×　×

轉眼又一年。

六月初六，小長安忽然來了幾個青年公子和一個大和尙。

他們來到了風鈴閣，喝酒，吃肉。

酒酣飯飽之後，大和尙忽然跑到櫃枱，對老掌櫃辛老三笑道：「還記得前年的六月初六嗎？」

辛老三一聽見這句說話，整張臉都變了顏色。

他當然不會忘記前年六月初六那個鬼日子。

大和尙笑嘻嘻地，忽然將左腿往桌上一擱，道：「老子沒有銀兩，砍下這條大腿付賬好不好？」

辛老三幾乎要昏了過去。

幸好這個時候，一個青年公子走過來，放下一大錠銀子，笑着對辛老三道：「別管這醉和尙，他喝醉了，酒菜錢就在這裏。」

轉身向大和尙笑道：「拿回你的大粗腿，掌櫃說不值半文錢！」

說罷，幾個人又在喝酒猜拳，熱鬧之極，旁若無人。

他們當然就是龍城璧，許竅之，衞空空，司馬血和呼呼和尙。

×　×　×

如果有人要將世人劃分成兩類，那麼世界上只有下列的兩種人：

一種是聰明人。

而另一種，就是笨蛋。

——究竟是砍下一條大腿，付酒賬聰明？

——還是用一錠銀子，付酒賬聰明些呢？

（全文完）

大俠溫振眉故事之二

溫涼玉・文
盧令・圖

試劍山莊

雙拳屠人寇

這是一個偌大的莊院。

黃昏的天光懶慵慵的掛下來，這莊院只是一座破落的莊院，到處都是斷垣，殘瓦，有部份甚至已燒成了灰燼，部份猶自殘存着。

這是一座曾經顯赫過，輝煌過的莊院，而今在夕陽殘照下，有一種說不出的落寞。

在這棟房子裏，有一處已塌倒了一大半，但仍異常闊大的廳堂裏，大樑上有一幅橫匾，橫匾本來未必定是金璧輝煌，現在已變得破敗陳舊，蛛網無數，橫匾上隱約可見龍飛鳳舞的字：「劍試」另一半橫匾已落在塵封地上，乃「天下」兩個字。

這「劍試天下」四個字，是何等風雲，加上筆勁的力道，想從前的江湖豪客，看到這面高掛的金匾，氣勢也必小了半截，而今這四個字從中分開，顯然還是被人硬硬一掌劈了開來。

而三百年來，武林中敢用「劍試天下」四個字的，除了「試劍山莊」，絕對不會有第二家。

× × ×

現在莊前齷齪但寬大的石台上，坐着兩個人。

兩個貌不驚人，滿臉愁容，彷彿對這世界全然不關心的年青人。

這兩個年青人，身上沾滿了乾草，黏泥，木屑，像在草堆裏打過滾，又到泥堆裏睡過覺，又跌到木板塲上似的。

獨力殲人魔

一個年青人，較黑較高，樣貌淳樸，有一副悍勇堅忍的臉容，却有一雙疲乏的眼睛。

另一個年青人，有點書卷氣，鈎鼻薄唇，有一種剛强不屈的氣派，但全身似已疲乏得像老人。

他們倆各在左右坐着，互不關心，也互不觀望，彷彿他們從未在這世界上活過，這世上的一切，與之無關。

× × ×

他們正在等待入暮。

然而日落未落日暮未暮的時刻，有一陣馬蹄聲傳來。

馬蹄聲不徐不疾，彷彿有某種剛健而蘊柔美的音節，在擊響人的心頭。

他們忍不住抬了頭，只見西山昏鴉無聲而還，夕陽光輝燦爛中，隱帶血紅。

第一個青年人忍不住道：「這麼早就來了。」

第二個青年人搖頭道：「他們來了不會是這樣的。」

這時馬蹄聲已到了莊前，脚步開始放緩，馬脚都是純白的毛，細而健壯，居然還有兩三不顧天黑的蝴蝶，圍着馬蹄飛翔上下。

好個「踏花歸去馬蹄香」。

然後一白衣白襪的人下了馬，樹葉被西風吹着吹着，吹落了，就靜靜地沿着白衣襟飄下，絲毫沒有驚動。

兩個年青人不禁出神望了一陣子，又

垂下頭來，再也不關心什麼，打起盹來。

那人下了馬，觀望了一會，只見天色漸已入黑，柔和地問道：「敢問這裏可是當年聞名天下的『試劍山莊』？」

那兩個年青人動也不動，彷彿沒聽見似的。

那人也不動氣，再溫柔地問了一遍。

兩個年青人抬頭，互望一眼，也沒答話。

那人居然還微笑着，同樣一句話，問了第三次。

那高壯年青人忍不住向內地上的橫匾隨手一指道：「你自己不會看這個！」

那人端詳了一會兒，忽然笑道：「敢問兩位高姓大名？」

那冷酷的年青人一抬頭，說道：「你還是快點跑掉比較好，免得在這兒送了小命。」

那人「哦」了一聲道：「難道這兒就要發生什麼事嗎？」

那高壯的年青人臉色一沉，道：「你這人怎地多事！」

冷酷的年青人冷笑道：「哈！發生什麼事？要是你知道什麼將要來臨，你不嚇得屁滾夾尾就跑才怪呢！」

那人笑道：「那你就說來聽聽，說不定嚇我不倒呢！」

冷酷的青年人冷笑：「哈哈！」

高壯的青年人一皺眉，道：「你還是走吧。」

那人想了一想，返身向白馬走去，恍然道：「哦，原來你們沒胆量告訴我，那麼來人一定很厲害了，哈哈。」

冷酷的年青人「霍」地站了起來，厲聲道：「你說什麼，給我站住！」

高壯的年青人忿忿道：「哇哈！我們不敢！好，我們就告訴你——江南黑白二道，勢力最大，聲望最隆，最難纏最難惹的人是誰，你知道嗎？」

那人笑道：「如果我連『君臨天下』李沈舟都沒聽說，未免根本不能在江湖上混混了吧。」

冷酷的年青人道：「沒想到你倒識貨。那你必然知道，李沈舟之所以無敵於天下，技冠羣雄，原因是什麼？」

那人側頭想了想道：「因爲他有一個好妻子，叫做趙師容，還有一位好智囊，叫做柳隨風。」

高壯的年青人冷笑道：「還有呢？還有他最難纏的十九個助手呢？」

那人道：「你是指『九天十地，十九人魔』？」

冷酷的年青人道：「不錯，待會兒來的便是『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之『一刀斬千軍』孫屠！」

高壯的年青人夷然道：「還有孫屠座下的四大刀王。四大刀王來的歷你可有聽過？」

那人笑道：「他們麼？齊青鋒是齊門金刀後裔中的佼佼者，却是個欺師滅祖的叛徒，厲雪花是雪山派快刀門中的女傑，但却是個淫賤婦人，穆浪山是浪花刀法的首徒，武功已得滄浪老人眞傳，但姦淫燒殺，無所不爲，堂三絕是地趟刀法的副掌門，刀法也很高，聽說齊，厲，穆，堂四人，俱都被孫屠天魔收服，助紂爲虐，無惡不作。」

高壯年青人訝然道：「你知道的倒不少。」

冷酷年青人道：「敢罵這一番話，也算你有胆識。」

那人笑道：「要是武林中的人個個都不敢罵，那英雄們豈不是都成了縮頭烏龜了，武林中還有正義嗎！」

高壯年青人聽得一怔，道：「你眞有胆，但不是孫屠和四大刀王的對手，你還是快點兒走吧。」

那人道：「爲何你們却留在這兒？」

高壯年青人的臉上忽現一陣難以了解的蒼茫，跌坐下來，望着越來越緊閤的暮色道：「我們麼？在等死。」

那人道：「你在等孫天魔帶人來殺你麼？」

高壯青年道：「三年前，在平江武林競技賽中，我眼見他對已受傷的人施暗算，趕盡殺絕，有違武林道義，所以上台救援。」說到這裏，冷笑一聲，「結果全場無一人敢動手，我把傷者救到王辦者家去，自己力拚孫屠，結果在四大刀王合擊下，把我擊成重傷，羣豪眼巴巴看着，沒有一人敢施援手，甚至還有人攔阻我——後來我逃得出去，才知道那傷者已給王辦的人殺了，來阿諛孫天魔。」說到這裏，他雙拳緊握，青筋暴現。

那人沉默了一會，別過頭去，只見冷酷青年逕自直立，望天不語，不禁問道：「你呢？」

冷酷青年冷笑道：「你問那一樁事？我經歷過悲慘的事，你要聽那一件？」

那人「哦」了一聲，道：「譬如你和孫屠是怎麼結怨的？」

冷酷青年道：「衡山刀派是一羣年青赤誠的人所開創的刀派，開壇之日，被孫屠殘殺殆盡，我上得山去，力戰孫屠，而地上重傷的衡山刀手，不明就裏，以爲我是孫屠一夥，攔腰就給我一刀，再加上孫屠那一刀，足足使我躺了三個月。」

那人道：「那你們又何必到這兒來等孫屠？」

冷酷青年道：「孫屠知道我未死，揚言天下，不殺我們勢不罷休，我們能逃得掉嗎？」

那人向高壯青年問道：「你呢？」

高壯青年不屑地一笑，說道：「死何足惜？反正我已對這人世厭倦了。已然逃不過，據說孫屠的曾祖『笑面人屠』曾敗在這山莊主人司徒十二的劍下，孫屠要火焚這山莊出氣，我們就一齊在這兒等他好了。」

那人道：「你們是在等死？」

高壯青年道：「可以這麼說。」

那人道：「螻蟻尚且偷生，你們何以不逃？」

冷酷青年道：「就算你逃得過四大刀王，你逃得過孫屠？就算你逃得過孫屠你逃得過十九天地神魔？就算你逃得過九天十地神魔，你逃得過『君臨天下』李沈舟的勢力範圍？」

那人道：「就算逃不過，你們何以不力戰？」

高壯青年道：「戰是要戰的，可是戰勝了又怎樣？武林是一盤散沙，憑我們兩

人之力，難道能打出一隻鳥來？你打敗了四大刀王，你打得敗孫屠麼？你打得敗孫屠，你應付得了十九天魔，你接得下李沈舟一擊？戰與不戰，豈不一樣？」

那人彷佛怔了一陣子，彷佛恍然道：「哦，哦，是這樣的……」匆匆一揖，就想上馬，驀地回首，對長天暮落悲聲嘆道：「言鳳江啊言鳳江，汪勁草啊汪勁草，你們死得實在太慘了，實在太慘了，武林中已沒你們這種大英雄，大豪傑了……」

語不成聲，翻身上馬，高壯青年二人臉色慘變，高壯青年叱道：「你胡嚷些什麼？」

冷酷青年道：「你究竟是誰？」

那人仰天一陣大笑，語音激昂，說道：「我沒有胡嚷什麼！我剛才叫的，是兩位曾經轟動武林的大俠的名字，想他們在生之日，鋤強扶弱，威震四方，只要是看不順眼的事，千里迢迢，他們無不全力插手。武林中人視之爲救星，可惜，他們却英年早喪……」

兩青年臉色陣青陣白，冷酷青年猛然叱道：「你胡說！他們出道不過三幾年，剛愎自用，天下人唾之棄之，唯恐不及，誰會認爲他們是大俠？」

那人語鋒如刀：「他們出道的確只有兩三年，但不爲名利，所做的事比十個所謂武林中的『大俠』還要多！而且他們在年少時，吃盡艱辛，練成過人的胆魄與體勁，是武林中百年難得一見之忠義奇士！也許他們臨死前還不知道，天下人們已因他們的存在而感覺到，漸暗的窗邊有人點亮燈光，深險的沙灘有人穩定地掌着舵，崎嶇的山林裏有人遞來一柄開路的刀……可惜他們死得太早了，不知道這些，只要再堅持下去一些時日，就可以在武林中豎起一面正義的大旗，絕不屈服！可惜他們放棄得太早了……」

高壯青年因激動而聲音急喘着：「不！不！他們不是放棄，他們是對這人世間絕了望——」

那人大笑截斷，驚起一天地的黑鴉，直撲殘陽暮：「絕望——哈哈哈，如果言鳳江在的話，一定會給你氣死！當日他括蒼山獨除三害，陝西道上以一人之力血鬥雷電九妖，單身匹馬，闖上十二連環峯，獨赴羣山衆鬼的死亡宴會，他會說這種洩氣的話？如果汪勁草在的話，他聽到一定會扭斷你的脖子，他是什麼人，黃河泛濫成災，他不顧一切，保護災民，綠林黑道十六邪派七次暗殺他而不死，一夜之間，斷碎數十棵巨槐以堵崩潰的水道，救助村內數百居民性命，他們若再出，你們敢說這種話，不怕抬頭被雷轟？」

冷酷青年臉色陣紅陣白，道：「不會的，不會的，他們所做的事，別人怎會知道呢！怎會了解呢！」

那人振聲道：「那就未免太小看天下了！天下能者何其多，一時碰不到知心，不是等於說天下就沒知音！只要你有去做，天下縱不知道，你摸摸你的心口，你的良心知道，天地間知道，你自然安心，你自然快樂，你自然會覺得陽光普照在你身上，你在寒冬裏覺得溫暖，在風霜裏覺得快樂！溫暖和快樂都是發自你內心的，任誰也奪不走你的！這就是最大的代價了，別人知不知道，又有什麼要緊？」

高壯青年尖聲道：「可是我們努力過了，我們眞的絕了望了，絕了望了……」

那人仰天厲聲道：「絕望！屈大夫百諫不用，投水汨羅，你自諫過沒有？孔老夫子周遊列國，爲闡宏仁道，勞碌奔忙，幾已餓死於道，運目已所疼的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人在陋巷，鬱鬱而終，他三千子弟，七十二門徒，鞠躬盡瘁，所爲何求，七十高齡之後，魯國臣變，他仍整衣沐浴，力逐叛夫，明知不可爲而爲——他還沒有絕望，你就絕望，墨子主非攻兼愛，鋤强扶弱，俠義濟世，這樣的一位大家奇才，替羸弱者守城，以至座下弟子死亡殆盡，屍遍沙場，因爲其學說經世致用，以致秦皇迫害殘殺，他所爲所求？當他眼見弟弟犧牲，伏屍沙場，天高風急人悲涼，他還沒有失望——而你就絕望了？文天祥身在牢籠，何嘗不知不降即死，但他視死如歸，丹心一片，映照萬年，作正氣歌，何等堅持·何等氣概，人臨死而節不變，他還沒有對那昏君庸臣的國家失望，你絕望，岳武穆勇奮抗金，而奸臣把山河斷送，十二道金牌令下，他何嘗不知一去不復返？何嘗不知會連累妻兒父老，但他既有所堅持，成仁取義，已在所不惜！他尚且還沒有失望，而你，你就絕望了？你做過些什麼事呢？現在你站的土地上是當年的『試劍山莊』，當年這山莊主司徒十二，何等英豪，以致天下第一大帮的不敢胡作非爲。司徒莊主雖年事巳高，但一柄長劍，天下奸邪，莫敢近之，而今日你們居然眼見他故居就要毀在狂魔手中，居然無動於衷，你們還是多走幾步吧，踏在這裏，不怕污染了『試劍山莊』的威名嗎？」

兩青年如五雷轟頂，呆立無言。那人仰天長嘆道：「唉唉，言鳳江，汪勁草，你們死得太早了啊——」

冷酷年青嘶聲道：「你住口！王八旦！你住嘴！他們沒有死，他們死不了！」

高壯青年虎吼一聲，樹搖地動，一拳擊出，漫天乾裂的「拍拍」之聲，拳風直闖那人。

那人長身而起，如一隻白鶴，落在十丈的一枝松幹上，樹枝連動也不動一下，像比一隻痲雀還輕。

高壯青年吼道：「他們被人說是殺手無常，冷酷無情，所以才灰心，所以才絕望！」

那人大笑，震得落葉紛飛：「一千個王八旦，怎及一個知音？你要聽一千個王八旦的話，就該把耳朵切下來！是眞壯士眞英雄，知其行而行，怎會被凡夫俗子所左右！」

高壯青年嘶聲道：「言鳳江沒有死，言鳳江沒有死！」

那人厲聲道：「那言鳳江在那裏？」

高壯青年反覆嚷道：「他沒有死，他沒有死！」

那人道：「那麼汪勁草呢？」

冷酷青年青筋暴現：「可是你莫忘了，得罪了李沈舟，九天十地十九神魔，沒有一個會放過我們的！」

那人大笑道：「邪魔何足畏也！」頓了一頓，又道：「如果一隻手抱不動巨鼎，就用兩隻手去抱它。兩隻手舉它

不起，那麼四隻手一定可以！」

高壯青年握緊拳頭：「可是孫屠就要來了。」

那人笑道：「言鳳江加上汪勁草眞的死了？」

高壯青年大喝，虎衝過去，攔腰抱住樹幹，竟連根拔起，抓住大樹拚命的亂揮亂掃，而那人白衣飄飄，仍氣定神閑，怎麼揮也揮不下來。

冷酷青年猛喝道：「你究竟是誰？」手搖一指，「拍拍拍」，樹幹上巳多了五個小洞，那人却冲天而起，落在馬上，一勒馬韁，馬嘯而行，反聽那人清脆的語音傳來。

「言鳳江，汪勁草，如果你們還未死，以言鳳江的勇剛驃悍，汪勁草的機智刁鑽，聯手就可以使『試劍山莊』還是『試劍山莊』，莫忘記你們脚下的土地是三百年來首屈一指大英雄司徒十二當年叱咤風雲的所在地！」

蹄聲漸漸遠去，人聲逝去，天色巳全黑了！

他們兩人，良久沒有說話，在黑暗中，也許因爲剛才的出手，使他們彼此感覺得出，是不同了的兩個人。

精悍，勇敢，一洗他們的倦態。

高壯青年忽然失聲道：「啊。」

冷酷青年也恍然道：「難道是他？」

高壯青年痴了一陣子，才喃喃地道：「幸得一見。」

冷酷青年舒口氣道：「名不虛傳。」

高壯青年道：「早知道是他，我怎麼也不會向他出手的。」

冷酷青年道：「他罵得好。」

兩人也不說話，在黑暗中兩人自兩頭拾起了半截「天下」二字的橫匾，縱身而上，高壯青年一掌把它打入了木樑之中，冷酷青年順手把它的灰塵抹拭乾淨，兩人落地無聲。

然後兩人大笑，在黑夜裏充滿朝氣的笑。

高壯青年一拳打在冷酷青年的肩上，冷酷青年也擂了一拳過去，兩人笑得氣也轉不過來。

拳擊中間，蓬然而響，而兩人身形也不幌動一下。

兩人越笑越烈，幾乎眼淚都流出來了，兩人半蹲着身子，高壯青年喘息道：「汪勁草，咱們好久沒這麼笑過了！」

冷酷青年也强忍笑道：「好久了。沒料到咱兄弟在江湖上還驚動這樣的高手來警示我們！」

忽然黑夜中一個冷酷飄忽的聲音道：「兩位這樣笑法，不知是不是怕沒機會再笑，索性笑死了算了？」

言鳳江和汪勁草都不笑了，却平靜地坐下來。

然後他們就看見黑夜中走出五個人。

四個金衣人在四邊，中間是一個紅袍人。

他們相同的地方是，五個人的衣服綢質都很怪異，在黑夜中透亮，腰間配的都是刀。

他們不同的地方是，中間的紅袍人，長得特別高大，腰間的配刀也最長。

有七尺三寸長。

「一刀斬千軍」孫屠。

孫屠又名孫人屠。

他十三歲開始殺人，每殺一人必定先留下記錄，據說到了三十歲時，他殺人的數量巳多到自己都數不清。

他殺人最多的一次是他四十歲的生辰，從早上殺到晚上，把整個「神鷹帮」的人殺個清光，後來發現連他身邊的四名護衞都給他錯手殺了，才甘願停手。

他殺人最快的一次是：七尺三寸長刀，一刀斬死十一個人。

江湖中人，無人不怕孫屠。

不怕孫屠的，也怕他的背景。

九天十地神魔都不是好惹的。

×　×　×

孫屠忽然道：「你們要自絕？還是要我動手？」

孫屠講完了這番話，言鳳江和江勁草都沒有動，却握緊了拳頭。

孫屠笑了，大嘴像一頭露齒的狠，回頭向那四人道：「他們要死得慘一些。」

那四個人笑，一個粽壯中年人大步踏出，腰間一柄沉厚無紋的大刀，木鞘做的套子，一柄看來平凡無奇的刀！

這人走到一棵合臂粗的大樹前，右手一振，樹就倒了，攔腰被斬成兩截，樹身被切成兩爿！

一棵大樹，一瞬間被切成了四塊，這樣的一柄刀，瞎眼的人都不敢說它平凡。

言鳳江看着，冷冷的道：「齊門金刀齊青鋒。」

江勁草冷笑道：「好刀不是用來砍樹的。」

×　×　×

另一個高瘦個子的年輕人走出來，走到樹幹前，他的腰間有一柄細長的刀。

這時他一動，腰間的刀依然在腰間，但左右手各自多了一張明幌的薄刀，忽然間巳看不到他的人，只見到他的刀！

刀光一波一波，像浪花一樣，忽然刀光又不見了！他的人又退身到孫屠背後！而地上的四塊樹幹，削成了百來根的木條。

言鳳江冷冷地說道：「浪花刀法穆浪山。」

江勁草冷笑道：「好刀不是用來削柴的。」

×　×　×

這時兩個人大步走了近來，一男一女，走到那堆木柴的旁邊，男的笑道：「好冷。」

女的笑道：「生火取暖。」

他們一面笑一面說話，才說了兩句話六個字，巳來往擊了七八十刀，刀刀相擊，星火四濺，射在木柴乾葉上，立即生起了火。

言鳳江冷冷地道：「雪山厲雪花，地趟刀堂三絕。」

汪勁草冷冷地道：「好刀不是用來生火的。」

×　×　×

火是生起來了，他們却沒有一點動手的意思。

言鳳江和汪勁草看來也沒有絲毫動手的意思！

他們都在等。

也許在平時，他們比誰都衝動，莽急，但是遇到眞正的敵手時，他們會比任何人都謹愼，而一擊必殺！

在這時候，誰要是先沉不着氣，一有疏漏，只有一個結果：

死。

× × ×

火焰在黑暗中一突一突地跳動着，像原始而神秘的蠱術，把人的臉上映得陰晴不定。

這五個人，分五個方向站着，刀在腰間，手在刀柄上，影子在地上，一突一突地，狂亂地幌動着。

言鳳江忽然道：「孫屠。」

齊青鋒道：「大胆。」

言鳳江冷笑道：「我是大胆，你却胆小。」

孫屠道：「你說。」

言鳳江道：「我從甚麼地方開始走避你？」

孫屠冷笑道：「你自從在平江被我砍了一刀，從西湖到川中，你被追殺了一十四次，受傷了七次。」

言鳳江冷靜地道：「你知道我爲甚麼要走避你的追擊？」

孫屠大笑道：「因爲你絕不是我的敵手。」

汪勁草忽然插嘴道：「你錯了。」

孫屠道：「哦？」

汪勁草道：「我們怕的不是你。」

言鳳江接道：「而是你所代表的邪惡勢力之力量。」

孫屠一呆，旋即仰天一陣大笑，道：

「這還不是一樣——今說你們照樣要死在我手裏。」

汪勁草道：「不一樣。」

言鳳江道：「我們兩人已聯手在一齊，全力一拚。」

孫屠目瞳收縮，道：「你們拚得過我的四大刀王，已算是了不得的了。」

汪勁草道：「你知道，這兒是甚麼地方？」

孫屠一怔，向黑壓壓而猶存雄風的建築望了一陣，道：「當年的試劍山莊！」

言鳳江道：「不錯，當年試劍山莊正代表武林正義，現下我們在莊前與你們決一死戰，我們是代表正義的力量，自不畏懼你的力量。」

汪勁草一聲斷喝道：「我們已有立場，還怕你們甚麼？」

這一聲斷喝，震得山莊殘垣深處回音陣陣，連火焰也爲之一歛。

孫屠的臉色在一光一暗中，隱約有些微汗痕。

是因爲火焰靠得太近？使他感覺到過熱？

還是天氣太冷，他流的是冷汗？

× × ×

是火光把每個人的臉色都襯得驚疑不定。

無言的沉默。

孫屠已深深感覺到一點，以前他捕殺這兩個人，充滿了刺激、好玩，像一隻貓在未吞噬一隻老鼠前的玩弄一般。

而今晚他却覺得，再不捕殺這兩人，以後他就要成爲被追殺者。

他深深感受到這種威脅和壓力。

他終於冷沉的叫出一聲：「殺！」

× × ×

殺字一出，齊青鋒一步就跨了出來，刀已在手，迎頭向汪勁草擊下。

單憑這一刀，已宛若雷霆，名家高手之氣勢。

汪勁草似是全神貫注於如何應付這一刀上。

倏然，兩道精光，迅快絕倫，一自上而下，一自下而上，分別劈向汪勁草上下盤。

雪山快刀厲雪花的刀法運綿如雪，地趟急刀堂三絕急勁如雨，果然比傳說中更可怕。

汪勁草顧得上盤，便顧不得下盤！

就算汪勁草能同時架得開上下盤的攻擊，齊青鋒的金刀，也能及時把他的中盤斬成二截。

汪勁草只有急退。

他背後忽然起了一個狂大的浪花。

不是水的浪花，而是刀法的浪花。

眞正的殺着，是在穆浪山這一刀上。

攻其不備，截其退路，致之死地。

一個退却中的人，要應付三面的攻擊，怎能躲得開這一連串的快刀！

× × ×

穆浪山發出了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

他至死也不能相信，眼看可以得手了，心中大喜之際，汪勁草退勢驟然增快。

汪勁草的輕功之快，招法之辣，應變之詭，天下聞名。但穆浪山從沒有料到一個人能退後也這麼快。

而且像是背後長了眼睛。

就在他算準一刀掛下來可以把汪勁草削成兩片之際，汪勁草「咻」地加快了十倍，撞入了穆浪山的身前，以右肩頂住了穆浪山由上而下的手腕，雙肘向後猛地撞出——

穆浪山聽不見自己雙脇骨頭盡碎的聲音，因爲他的慘叫聲實在太大了，大得已蓋過了一切！

× × ×

穆浪山的慘叫甫起，孫屠忽然跨前一步！

他跨前一步，一股可怖的氣流自身軀前跨之際湧出，火焰立即搖幌不已。

火焰舞動映着金紅的光芒，映在這高大的人的身上，有一種說不出的慘忍。

孫屠的手已搭了在他七尺三寸長的刀上。

他的手一搭上去，江湖上沒有人能不變色。

曾經有兩個武林中人，在他手一搭上刀柄時，便已嚇得胆破而死。

而他竟然發現，在他搭上刀柄的那一刻，有一個人竟大步跨過了火焰，面對着他，一雙眼睛像厲豹一般，一眨也不眨的盯住他。

鐵胆鐵拳鐵英雄，人稱金剛不壞的言鳳江。

孫屠瞳仁收縮，手已握緊刀柄。

× × ×

穆浪山一死，齊青鋒大喝一聲，由上而下，力聚萬鈞，全力劈下。

江勁草雙肘撞中穆浪山，穆浪山並不

飛出，原因是他的雙肘已深深地沒入穆浪山的胸口裏。

齊青鋒這一劈劈下時，汪勁草本面向齊青鋒的，突然一轉，已到了穆浪山的身後。

汪勁草這突然的一轉，也等於是同時避開了厲雪花與堂三絕的上下夾攻數刀。

齊青鋒一刀砍下，勢不能止，把穆浪山的人頭砍成兩爿。

齊青鋒刀勢未止，刀鋒直陷落穆浪山的胸膛。

齊青鋒決意把穆浪山背後的汪勁草也砍之於刀下。

而在這時，胯下忽然熱辣辣的一疼。

齊青鋒不及拔刀，刀已陷在穆浪山身中。

齊青鋒不能棄刀，齊門金刀是可殺不可棄的。

就在這一遲疑間，汪勁草竟閃電一般穿過穆浪山胯下，抬手一個「鳳眼」，打在他的下陰裏。

這一陣可怖的刺痛，令他像蝦米一般地蜷曲了起來，因爲穆浪山的屍身擋住了他的視綫，使他無法看出汪勁草的攻勢，而着了這要命的一記。

就在這時，汪勁草看見兩片刀光。

一在上猶如龍遊九天，一在下猶如西風狂葉。

唉，這兩片刀光，怎麼來得如此快。

× × ×

孫屠吐氣揚聲，七尺三寸長的刀鋒，斬開破天如電閃的一擊，猶如電閃於夜空，直斬言鳳江。

刀鋒所及，縱ㄙ方圓十尺以內，無處可避。

言鳳江背後就是火焰，孫屠已算準他無處可退。

言鳳江目光收縮，所有去路俱被孫屠一刀封死。

說時遲，那時快，言鳳江身形如彈丸，不退反進，直衝入刀光之中。

孫屠刀長，刀仍未落下，胸際正是空門。

可是這空門猶如電閃之一瞬，誰能有此胆量，及時把握？

言鳳江能。

他十歲便曾拿菜刀與虎搏戰過，十一歲便挑戰過川中無人敢惹的唐門子弟，十二歲獨闖連雲寨，擊敗了連雲寨七大寨主，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當時能活着回來。所以到了現在，已沒有甚麼東西使他不敢做的。

孫屠刀勢驚天動地，但他仍一樣衝了過去。

衝了過去，不，撞了過去。

× × ×

兩片刀光之快，令汪勁草避無可避。

他半蹲着身子，身前是中了他「鳳眼」拳彎下身子去的齊青鋒，身後是被齊青鋒一刀劈死的穆浪山，任何身法，都教汪勁草避不及厲雪花與堂三絕的上下合擊。

避不及，唯有擋。

汪勁草沒有兵器。

齊青鋒與穆浪山，立刻就成爲他的兵器。

厲雪花的刀嵌在齊青鋒的身上，堂三絕的刀削在穆浪山的屍身上。

厲雪花馬上抽刀，身形已從空中落下，汪勁草馬上吃定了他。

汪勁草在九歲時就已把江西著名悍盜「通天霸」鬥倒，武藝的刁鑽，時機的把握，出手之敏捷，江湖中只怕沒有多少人能超過她。

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很有信心。

他立即把齊青鋒拋出去，放棄了穆浪山，厲雪花是女子，無論怎樣悍潑，氣力也較弱，果然刀一時抽不出來。

厲雪花的刀法是擅長拉空出擊的，果然下盤較弱，被齊青鋒的屍身一撞，立時把不住樁子，再加上猛見被自己斬死的齊青鋒目眦盡裂的樣子，唬得心慌意亂，就在這時，汪勁草到了。

汪勁草一拳打在齊青鋒的後腦。

齊青鋒身體嵌着厲雪花的刀，貼身黏在一起。

汪勁草一拳擊出，齊青鋒的前額立時「砰」地撞中厲雪花的鼻樑。

厲雪花鼻血長流，而且驚魂不定，就在這時，汪勁草把齊青鋒手上的大刀送入了厲雪花的腹中。

厲雪花緩緩的倒了下去，她至死也不明白已死了的齊青鋒爲甚麼還要殺他。

她根本看不見汪勁草的出手。

汪勁草連誅三名使刀名手，心頭也有些得意。

就在這時，刀風甫起，汪勁草立時逃避，亦已遲了，堂三絕的地趟刀法之所以飲譽江湖，就是因爲快字。

汪勁草的反應雖然快，但聽到刀風時，堂三絕的刀便已到了。

汪勁草只覺左腿一陣痲辣，冲天而起的身形，便落了下來，還不及應戰，右腿又一陣熱辣勁，便撲倒了下來。

堂三絕最擅下盤搏擊，汪勁草一倒，他的刀光如雪如潮，旋斬而來。

× × ×

孫屠這一刀，在他生命裏，一百個裏有九十個敵人，在這氣魄宏大這一刀下，呆住，頓住，愕住，然後閃電一過，被斬成兩爿，倒了下去，喪了命的。

所以他對他這一刀，很有信心。

可是他這一刀尚未砍下，言鳳江便已失去了踪影。

剩下來面對他的是火光。

閃動的火焰把他的眼迷眩了。

他立即明白言鳳江爲何不怕被捲入刀勢範圍之內，跨過火圈，面對自己。

言鳳江忽然消失，只有一條路，那是衝近自己。

可是孫屠這一刀斬下，力已算盡，連自己也無法控制。

大凡雷霆萬鈞，無堅不摧的一擊，都來自信心。

絕對的信心。

所以一擊裏帶有幾分保守，幾分防禦，幾分變化，也等於是說，這絕對不是無敵的一擊。

因爲是對自己這一擊失去信心。

凡是失去信心，便不可能完美無瑕。

但是絕對的信心往往會造成大意的錯失。

孫屠這一刀還是斬下，鋒刀所及，十尺之遙的火焰轉為慘綠，分為兩片。

這一刀斬下後，再回刀來守，便已遲了。

兵長不易守，刄短不易攻。

言鳳江衝近，把握時機，馬上出擊，當胸一拳！

突然，刀光一閃，一柄刀已閃電般刺向他胸膛。

一柄短刀，出自孫屠左手。

這才是孫屠致人於死命的一刀。

在孫屠生命裏，一百個敵人中有九十人是死於他長刀一擊之下，可是在孫屠眞正看得上的敵人，不是那九十個人，而是那剩餘的十個人。

可是這十個人，孫屠便是用這柄袖裏突現的短刀料理。

這十個人裏也許平均有一個人，還是能避開這短刀一刺，也就是一百個敵人裏也許有一個能躲開這第二下致命的一擊。

但是就算那一個人能躲開這一刺，也躲不開孫屠的第三擊，因為要避開短刄攻擊，唯有招架退守，然而孫屠的長刀又回過來了。

所以跟孫屠交手，確只有死路一條。

沒有人會料到，孫屠腰間輝煌肅殺的長刀，只是一種掩飾，眞正的殺手鐧是在袖裏的一柄一尺二寸的短刀上。

×　×　×

汪勁草中第一刀時，心知不妙，中第二刀時，心中已有了決定。

他立時倒了下去，倒地時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大叫。

這大叫不是恐懼，而是掩飾。

堂三絕兩刀得手，心中大喜，猛聞大叫，不禁一怔，刀勢一慢，汪勁草的身體便平平壓在堂三絕貼地雙刀上。

堂三絕自稱天下下盤刀法數他第一，刀勢愈下他愈有辦法，不料這一次是刀和人與地貼在一起，這樣「低」的刀他簡直沒有想過。

他急忙抽刀，然而汪勁草的雙手已閃電般纏上他的咽喉。

如果堂三絕這時立時騰出手來反抗，還有活命的希望，可是他自知沒有了雙刀，更不是汪勁草的對手，這一遲疑間，汪勁草便以鶴嘴啄碎了他的喉核，虎爪箝住了他的頸部大動脈。

堂三絕立時連抽刀的力量也沒有，嚥了最後一口氣。

如果四大刀王沒有刀，也許汪勁草反而沒有這般容易把他們一一搏殺。

偏偏四大刀王皆嗜刀如命，汪勁草就利用他們在刀上面的弱點，把握時機，予以搏殺。

然而汪勁草腿部也捱了兩刀，着實捱了兩刀。

可是他着實高興，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

因為他已閃電一般的，以他個人之力，搏殺了名震武林的「四大刀王」。

×　×　×

孫屠算準了言鳳江必衝進來，所以給他一刀。

但是，言鳳江也算準了孫屠會有這一刀。

七歲開始捲入江湖搏殺的言鳳江，早已看出孫屠看來孤注一擲的長刀一擊外，還有致命的一道殺着。

否則孫人屠早就不是孫人屠了。

這殺着在甚麼地方呢？

長刀一擊後，必定退無可退，只有胆大細心的人，才會衝前。

長刀一擊後，孫屠的胸際無疑是最大的破綻。

孫屠必定算準這一着，他那一記殺着，無疑就在敵人衝近的刹那間上。

言鳳江知道，可是他還是衝了過去。

以胆搏胆，是他一貫的作風。

孫屠一刀刺出，言鳳江一拳打出。

拳擊在刀尖上，刀是好刀，拳呢？

拳彷彿是鐵拳！

刀口反捲，孫人屠虎口震裂，刀勢震偏，仍刺入言鳳江左胸臂之間。

言鳳江左拳鮮血淋漓，可是他的身子仍然前衝，右拳擊出。

在刹那間，孫人屠臉色變了。

他從來沒見過這樣不要命的打法。

他立即知道他錯了，他本不該讓言鳳江衝近來的。

可是等他知道錯時已經來不及了。

他的長刀在外，回轉無及，短刀已陷在言鳳江胸際。

而言鳳江還有一隻手。

在刹那間，言鳳江的右拳至少擊中他八下，然後一頭撞中了他，跟着是拳、踭、膝、腕、肘齊來，至少捱了十七、八下，言鳳江才離開他。

言鳳江離開孫屠的時候，孫屠的前胸已整個地癟了下去。

孫人屠不相信的瞪出了眼珠子，在將倒未倒下去的前一刻，猶瞪住言鳳江。

這時汪勁草恰好解決了堂三絕，回過頭來，雙手劈出，剛好劈碎了孫人屠的小腿骨，讓他終於倒了下去。

永遠不再起來的倒了下去。

×　×　×

言鳳江是一招間解決了「九天十地神魔」之一的孫人屠，汪勁草也是在片刻間解決了「四大刀王」齊浿山，齊青鋒、厲雪花與堂三絕。

刀猶在言鳳江左胸裏，但刀已偏鋒，又未刺中要害，當然不致於使這鐵漢倒下去。他的左拳都是鮮血，孫人屠的短刀看來比長刀還要鋒利，可是還毀不了言鳳江的鐵拳。

汪勁草的左右腿的刀傷並不十分深，第一刀捱着時，他總算警覺得及時，第二刀捱着時，他算是已有跳避，否則江湖上人稱「機警的汪勁草」恐怕就要變成「無腿的汪勁草」了。

他們雖然受傷，但是很開心。

他們終於勝利了。

火焰仍分開兩片，猶自焚着，孫人屠那分天裂地的一刀，威力畢竟磨滅不掉。

這兩個青年，就在夜色中，兩堆熊熊而原本來自一堆的火光旁，把「劍試」、「天下」四個字分左右合上去，緊緊地抓住，好像無論甚麼，都絕不會把它扔棄。

火光熊熊，燒得正旺。

黑夜猶自漫長。（本篇完，全文未完。請留意故事之三：「長安一戰」。）

湖海秘聞

屠牛殺蟒鬥黑熊

海雲

說到空手道，當然是推重日本，不過，日本以前最負盛名的十段高手山口剛玄已經老了，承繼他寶座的另外一個人「大山倍達」，却仍沒有老，今年不過五十多歲，他隨時可以一拳打碎三十塊瓦，更為驚人的一種表演就是在距離六尺之遙的地方發拳，能够把燃亮了的蠟燭打熄，這一招至今仍然沒有人做得到，相信他再過十年，仍有這種本領，因為那是內勁，並非肌肉發達就可做得來。

何以大山倍達有這樣高超的成就呢？日本空手道並非像擁護山口剛玄那麼熱心的擁護他呢？唯一的解釋就是這一點，根本上大山倍達並非日本人，而是韓國人，他後來因為發揚日本空手道，入了日本籍，他的本身仍是韓國的，跟山口剛玄澈底是個日本人這種分別就是影响到日本各派空手道對山口剛玄的崇拜超過他。

大山倍達空手劈牛的時候，震驚全世界，那時他只是得到黑帶四段，不久之後，升為五段，始終沒有做到黑帶九段或十段那麼高的地位，勢所必然。

那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盟軍在日本紮營，當時東京的山王木酒店就是美軍租作宿舍之用的地方，舉辦跳舞比賽，大堂之內人頭湧湧，非常熱鬧，飲酒和嬉笑聲一齊湧起，突然有一個緊張的場面出現，原來在跳舞比賽結束之後不久，就有兩個人在舞池的中央吵起來，其中一個是日本人，另外一個就是韓國人，從表面上看來，那個日本人高而且瘦，臉色蒼白，韓國人則體格魁梧，臉露微笑，似乎日本人是敵不過他的。

兩人為了一個靚女而發生劇烈的爭吵，愈吵愈起勁，後來看見日本人慢慢的伸手到腰帶上面忽然抽出短刀來，那柄刀子在韓國人臉上距離不遠之處劃了一下，就把它改變方向，對韓國人胸部衝刺過去。

那一下用刀在空中幌動，只是恐嚇的性質，不過，向胸部衝刺那就不同了，這一招可以致命，各人都替韓國人担心，殊不料那個韓國人用左手一拍，打在對方右臂的前半截，刀子落地，跟着他的右臂對準那個日本人的臉上，一拳打去，只是聽到好像西瓜跌在地上那種散開的聲音，日本人捱了這一拳，立刻跌倒，臉孔全是血漿，眼睛和鼻子，以及頭顱骨一齊打碎，無法再活。

韓國人一拳就把持刀的日本人打死了，當然引起一場官司，不過，那個日本人是有案底的罪犯，而且拔刀衝刺，先行動手，韓國人只是為了自衞，於是，在法庭上接受了嚴厲的警告，便即無罪釋放。

那個韓國人名叫弘義，當時只有二十四歲，因為此事，他不再用弘義這個名字了，索性改名大山倍達。

憶述山王木酒店那一次殺人的事件，這樣說：「我頻頻發生惡夢，夢見一個美麗的日本女人向我哭泣，她就是死者的寡婦，我決心改變過來，不吵架，不打鬥，不酗酒，而且不抽香烟，為了戒絕跟匪帮和流氓的來往，我決意走向另外一條路徑，苦學空手道。」

大山倍達是在一九二三年在韓國金澤這個地方出生，從小他就學習功夫，包括少林拳以及韓國的拳脚，作戰時期，他加入當時最有英雄氣概的神風隊，如果戰事延遲兩星期結束，他就會駕駛飛機，跟敵艦同歸於盡，或者沒有炸到甚麼，在空中被敵方擊中，與機俱亡，總之，死路一條，他十分幸運，還沒有派到他的時候，已經沒有飛機可用，跟着戰事結束，於是，他無可奈何的離開了軍營，跟流氓鬼混，整天打架，至於他會得改變，純然是因為他回到東京之後一拳打死人，給當時政界的紅人大澤田士哲郎召見，說服了他，叫他到深山野嶺居住一年，整天吃生菓，喝溪水，一方面練武另一方面警惕自己，他決心離開好像流氓似的朋友，走到千葉縣附近的一座山居住，在茅屋之內苦練，生活費用由大澤供給，非常清苦，每月不過幾十元，如照港幣計算，十塊錢也不到。

大山倍達日日苦練空手道，除了八個鐘頭睡眠，以及兩小時的默想之外，俱是練習武藝的，他走到樹林裏面，赤手空拳斬樹枝，打石頭，而且設法把那雙手的掌邊弄得硬如鐵石，握拳之際，那個拳頭就像是鐵鎚。

一年過去了，大山倍達緩緩的走出來，那時，他入山的時候是把頭髮剃光的，離山那一天，他的頭髮長到低過肩膀，看來好像野人，他顯得瘦削許多，這個好像深山大野人似的傢伙，走到附近山下的牛欄裏面，懇求開設屠房的老翁加沙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試試氣力，把一頭準備宰殺的牛活活打死。

他認為他的拳脚有本領把每隻牛一拳打死的，如果他辦得到，那就比較用屠殺的方法更為高明了，對他說，可以練習拳脚，對屠房說，等於採用捷徑殺牛。

他說了又說，聽到那些話的人，都以為他瘋狂了，後來屠房的老翁加沙卒之給他說服，願意拿一頭公牛出來讓他試試氣力。

那天，屠房用鐵鍊綁住牛的身體，鐵鍊的一邊穿在木柱，那隻牛伏在地上，加沙請他動手的時候，聽到這個消息的人，充滿了好奇心，密層層的擠滿人，到屠房看他如何赤手斃牛。

大山倍達站在雙眼已經用黑布蒙住的公牛之前，身體微向後傾，深深的吸滿了氣，然後把生平氣力集中在右拳之上，向牛腦一拳打去，即是打在兩隻牛眼中間。

在這一刹那間，整個屠房寂然無聲，可是，三幾秒鐘之後，那隻巨大的公牛，突然跳起來，吼聲如雷，掙脫了鐵鍊，木柱也拔掉，向人叢直衝過去。

在旁欣賞的人，看見公牛發狂，立刻

把柏欖頂住牠，然後奪路飛奔，但仍有些人在牛角之下受傷，剎時間屠房變成了人間地獄，滿地是血，沒有人能够阻住公牛，連帶大山倍達也奪路飛奔，後來竄門給牛撞破牆也撞倒，屠房的半截倒垮下來。

經過了這一次，如果換過別人，一定從此罷手了，可是，大山倍達却不肯認輸，他到另外一個牛房裏面，很誠懇的懇求屠房主人給他再來一次，他的意見如此：「既然用鐵鎚可以打在牛腦上面，使那一頭牛暈倒，然後宰殺，爲甚麼我的拳頭辦不到呢？」

一個星期之後，又有一個屠房主人給他說服，想看看他如何打牛，其實他們只是想看他如何死在牛角之下，因爲那一次屠房主人說明了沒有用鐵鍊綁牛，所有人都在小山岡上面，只是大山倍達跟那頭黑牛遙遙相對，走過去打牠。

那一頭牛並非用來跟鬥牛勇士作戰的尖角牛，牠的角是比較鈍的，牛角很闊，大山倍達認爲不容易給牠用角弄死，但却有辦法打碎牠的頭顱骨。各人冷眼看看，這回大山倍達沒有失手，跪在牛的前面，一拳打落牛腦上面，那頭牛整個身體放橫，倒在地上，大山倍達左手又再揚起來，用左拳打在剛才打過的一處，牛再吃了那拳，再度倒地打滾，但仍沒有爽生，當時有一個觀衆提出這個辦法，叫他用手拉斷一隻牛角。

大山倍達依照這句話去做，拉了十多次，又再用拳打在牛角的角根，因爲牛已暈倒，任他痛打，終於把牛角拉脫，那頭牛倒地身亡。

許多人看見這件事，事情鬧大了，徒手斃牛的消息傳到外邊去，松竹電影公司派人到該處請求大山倍達打牛，讓他們拍照。由此他就有較响的聲譽，回到東京去，做南韓大使團的保鏢，月支一百五十美元，他非常高興。

他時來運到，一九五二年三月，美國職業摔角協會請他到芝加哥去，同行的有幾個柔道高手，以及加州的摔角名手「大阿哥」。

三個人在芝加哥作盛大表演之後，他周遊美國，向任何職業摔角手和西洋拳手挑戰，每次都是他獲勝的。第二年的夏季，他再到芝加哥，在電視邀請之下，表演徒手鬥牛，而且把牛角扯斷，因此，名震整個美國。

那一年，日本人到泰國比賽拳術，全部打輸，他認爲自己應該要雪耻，於是，透過住在泰國的日本領事，把他的挑戰申請接受，讓他到泰國去。

那一晚，非常悶熱，可是，曼谷的擂台，四周都擠滿了人，所有人都渴望看到日本空手道跟泰國脚交手，誰勝誰負。

大山倍達的對手叫做「黑椰心」，是泰國重量級的拳師，連獲曼谷三屆泰國拳師比賽的冠軍，大山倍達走入繩圈時，觀衆對他發出怪笑，那種笑聲含有諷刺的意味。

鐘聲一响，大山倍達從擂台的右角走出來，不知道如何動手，站在台的中央，既然沒有出手，也沒有起脚，大山倍達繞着這個冠軍拳師兜了一個圈子，似乎想發招了，料不到黑椰心忽然向後踢出一脚，那一個高踢打在大山倍達的額角，眼見倍達暈倒，全場的喝采聲如雷湧起，公證人開始從一計算，如果數到十，大山倍達沒有站起來，那就輸了，不過，大山倍達不知道爲何體力這樣强盛，公證人計算到九字，他忽然站起，而且搖搖欲倒。

黑椰心開始輕視他了，連發幾脚，噹的一聲响了一下，這一個回合就此結束，兩人分別坐在擂台的兩個角落，暫時停止戰鬥。

所有觀衆都看好黑椰心，怎料在第二個回合開始，大山倍達已經看到對方的弱點，黑椰心連環飛脚，向對方踢去，大山倍達想盡辦法躲閃，他連踢六脚，都沒法使對方受傷，第七脚向大山倍達的下顎踢去，因爲脚力變弱，大山倍達讓過這一脚，閃電般衝前，雙手捉住那一條腿，然後用自己另外一脚向對方用來支持軀體的另一條腿踢去，立刻把他擊倒。

似乎兩人打個平手了，所有觀衆非常緊張，看看兩人如何決鬥，只見黑椰心緩緩的站起來，還沒有站得穩，大山倍達直衝過去，用左拳向他的下顎衝擊，這一招等於中國功夫的霸王敬酒，因爲兩人的體重相差很遠，大山倍達的拳力竟然如此厲害，一拳就把黑椰心打到雙脚離地，飛向擂台的另一邊，昏迷不醒，送到更衣室急救，才發覺他的下頷破碎，後來醫了兩個月然後復元，這次比賽，雖然僅有兩個回合，分出勝負來，但却使觀衆了解日本空手道的拳風厲害，吃了一拳，不是玩的，因此之故，立刻恢復了日本空手道武士的威望。

大山倍達的聲譽直綫上升，他在一九五四年到夏威夷居住，跟一個中國人姓盧的拳師合作，開設大山學校，那是第一間教授亞洲武功的正式學校，非常成功。那一處學校到了四年後才結束，因爲大山倍達到美國去尋求更大的發展，無法兼顧。

那一次大山倍達到美國並不是鬥牛那麼簡單了，由於他聲明接受任何一種拳脚的拳師挑戰，沒有人應戰，電視台就提議叫他跟動物搏鬥，借此引起觀衆的興趣。

大山倍達毅然答應，於是在很小心的安排之下，讓他跟一條十八尺長的大蟒打鬥，蟒蛇沒有毒，而且那一條大蟒的牙已經拔掉，根本就無法把大山咬死，不過，誰都知道大蟒並非靠牙齒殺人的，牠最擅長的就是把對方捲住，使勁拉緊，愈拉愈緊，直到那個人無法呼吸爲止，大山倍達體重一百九十八磅，巨蟒的體重也相差不遠，重一百六十磅，不過，蟒蛇拉緊之際，那種力量非常大的，絕非一個拳師能够捱得起，大山在芝加哥廣場鬥巨蟒的晚上，無數觀衆爭先恐後的欣賞，電視台也派人以彩色攝影的技巧向人蛇拍照。

當時沒有人知道大山倍達如何鬥蛇鬥蟒的，後來他們都看見了，初時蟒蛇習慣了用長長的身子想纏住大山倍達，但給大山躲開，後來蟒蛇張口想咬他，雖然沒有牙，牠仍然想咬的，大山倍達趁這機會雙手扼住蛇頸，料不到蟒蛇好像有武功，忽然之間用蛇尾搭住大山倍達的大腿，很快就把他捲住，不過捲了一截，大山倍達就倒地打滾，而且盡量把自己的身體從相反的角度脫出來，蟒蛇向右捲，他就向左邊

打滾，終於他脫開了蟒蛇的威脅，而且設法把牠拉直，大山倍達的兩隻手握住蛇頸，而且用一雙脚的小腿挾住蛇身的下截，那條蛇就無法捲他了，大山倍達把蛇頭向地上撞擊了三十多次，重百多磅的大蟒寂然不動，他把那條蟒蛇拉起來，好像一條繩子，證明牠就算沒有死亡，也昏迷不醒，於是公證人宣佈他勝利。

大山倍達鬥贏了大蟒，再過一個月，加州電台又想出另外一個花樣了，讓他跟梅花鹿搏鬥。

那種梅花鹿屬於大角鹿，角的基層十分粗壯，上面有許多枝好像樹枝似的角，看來十分美麗，可是，牠把鹿頭低垂下來，向前衝刺，就像是有許多條劍，如果有人給牠撞擊，一下就完，因此，獵人總是用獵槍向牠射擊的，從來沒有人斗胆跟牠臉對臉的打鬥，大山倍達偏要這樣做，甚至日本的空手道專家也替他心寒。

不消說，那一次表演，當然又是觀衆滿坑滿谷，人和鹿在山谷裏面搏鬥，那一頭鹿似乎習慣了用角向前頂撞，牠是雄的，在求偶時期，而且在出場之前，給人用特殊方法激怒牠，怒火冲天，見人就展開攻勢，幸而那個場地相當闊，地上有草，梅花鹿只是在遙遠的地方衝過來，奔走得快，在十分近的距離，就顯得不够靈活了，因爲牠的體重跟大山倍達相同，約有二百磅，不管是牛或鹿，那麼笨重的軀體，在兩三尺之內轉動，總是不靈活的，大山倍達閃過幾次撞擊之後，忽然跳起來，飛身騎住梅花鹿的前半截，把牠壓低，順手抓住鹿角，使勁不放，人和鹿倒下來，仍是纏在一起，那隻梅花鹿想盡辦法擺脫他，始終無效，氣喘如牛，終於寂然不動，各人走近看時，鹿角已經脫了一截，凡是動物，如果有角，一旦那隻角脫離了軀體就會傷及腦袋隨即身亡，鹿和牛俱是如此，不能够說牠少了一隻角仍可活下去。

大山倍達鬥贏了大蟒和梅花鹿，興高彩烈，在美國接納一間新的學校聘請，隨即到加拿大。

他照樣的向全世界拳師和摔角手挑戰，而且聲明可以跟任何動物挑戰，只要那一頭動物的體重跟他差不多，例如牠是一千磅的獅子，或兩千磅的大象，當然不能够搏鬥，他希望任何人能够想得出一些動物可以跟他搏鬥的，他就肯做這種表演，而且在電視台上面播出。

他做出各種非常威猛的表演之後，就接受各方的邀請，頻頻赴宴，第三晚，他在酒店的房間酣睡，覺醒之後，忽然覺得身上寒冷，似乎有些寒風，抖了一抖，睜開眼睛看看，已是黎明，早上的陽光照映之處，只見樹木，並非酒店房間裏面的景色，他大吃一驚，很快就知道這是別人擺佈下的一個圈套，誘他跟野生動物搏鬥。

雖然他並非經常住在加拿大，但却知道在溫哥華郊外就有黑熊，那種動物非常厲害，普通人並非敵手，防患於未然，他索性揀一株大樹爬上去。

他剛剛爬到靠近樹頂之處，就看見一個黑影，比人類高大，搖搖擺擺的走過來，牠正是黑熊。

照他估計，那頭黑熊有三百磅重，高七尺過外，如果他貿然的跳下來，跟這傢伙搏鬥，準會喪生，不過，他很快就想到另外一條妙計，心上一喜，臉露微笑。

他的兩隻手掌已經練到硬如鋼鐵，當然很容易就把樹枝斬斷，他揀一條合用的橫枝，用掌刀斬斷之後，還把靠近末端的枝葉保留，貼連在幹那邊的枝葉，通通撕開，這一條樹枝長達十二尺左右，立刻變成很古怪的武器，樹的尖端仍有枝葉，樹的尾巴比較粗壯，有如拳頭，枝葉全無。

他找到這種武器，就由大樹上面逐步降落，靠近地面，突然跳下來，跟黑熊相距不過二十尺。

黑熊以爲他蓄意挑戰，非常震怒，狂叫幾聲，站起來好像一個人似的，搖搖擺擺，走到他前面來。

黑熊十分輕視他，殊不料大山倍達把有枝葉的那邊刺向黑熊臉部，使牠的視綫有些糢糊，看不清楚，跟着調轉過來，用較大的一邊樹枝向黑熊鼻子使勁拍下去。

任何野生的動物最軟弱之處就是鼻子，不管老虎獅子或熊，如果鼻子受擊，可能暈倒，那頭黑熊似乎知道自己有這種弱點，竭力閃避，大山倍達的計劃落空了，忽然之間給黑熊整個抱起來。

黑熊捉住一個人的時候，總是如此，雙手把對方攔腰抱起，然後張開大口撕咬這傢伙的咽喉，大山倍達早已知道熊的性格，以及牠的戰術，因此給黑熊整個抱起之際，絕不慌張，趁牠沒有機會咬到咽喉的時候，把右拳看做鐵鎚，像鐵匠用鎚子向下打鐵似的一拳就打中黑熊的眼鼻之間，熊鼻也給打折，這一拳就是中國功夫的掛搥，反手打落，由於大山倍達苦練多年，拳背的骨頭堅如鐵石，肌肉極厚，這一拳是他的生死關頭，一拳打中黑熊要害，鮮血噴出來，那頭野獸自然而然的鬆開了兩隻前臂，大山倍達腰間略爲抓傷，但却不要緊，站在旁邊冷眼看看牠，只見黑熊在地上掙扎了一下，便即氣絕。

跟野獸搏鬥多數是表演性質，這一次他却直接跟天生的野獸在林中搏鬥，大不相同，居然把黑熊擊敗，更加威風了，沒有人再敢惹他，他也不再追究這件事。

一九五九年，大山倍達到美國開館教拳，而且在聯邦統計調查局担任保密局貼身的武術教練，所教授的一種特務戰術叫做「恐怖拳脚」，務求一招殺人。

他的鋒芒大露，一九六一年，他索性把所有武館聯結在一起，改稱「極眞會」，自任極眞會的會長，設立四層高的本部，耗資十五萬美元，在該處設立各種高級空手道，一九六九年，大山倍達在東京舉行第一次「全日本空手道公開賽」，世界上任何一種派別的拳師都可以參加，他還發出請帖，很誠意的請求各門派的高手參加，贈送旅費，而且聲明，所謂空手道即是手上沒有武器，並非屬於日本空手道。

那一場戰鬥非常兇狠，場面混亂，換過幾個公證人都在混戰中被擊傷，他却不以爲意，後來在東京體育館舉辦另一次世界空手道公開賽，戰情慘烈，後來日本當局禁止他辦這種幾乎近於殘殺性的比賽。

直到目前爲止，大山倍達仍是一流頂的武士，他已經超過五十歲，但仍沒有宣佈退休，他告訴記者，必須完成一個願望，組織「國際空手道聯盟」。（完）

新穎中篇武俠故事／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一）

荒涼沙漠夜　殘酷殺人天

▲序幕

（一）

狂風，風在呼嘯，漫天黃砂飛舞。

風砂吹不進這巨大的牛皮帳篷，鐵翼正坐在一盞昏暗羊角燈下，擦他的鐵槍。

這場可怕的風暴已經繼續了八天，他們的駱駝隊也已被困在這裏八天，連最倔強的駱駝都已開始萎頓，但是鐵翼看來仍然像是他的槍一樣，冷酷，尖銳，筆挺，乾淨得發亮。

他希望他帶出來的「鐵血三十六騎」也能像他一樣，絕不受任何事的影响，絕不在任何一種惡劣的環境下屈服，絕對嚴守紀律，隨時保持警覺，他們已受過他十三年嚴格訓練，凡鐵已被煉成精鋼。

現在他又要去作他十三年來從未間斷過的每日一次例行巡檢，雖然風暴這麼大，他對他們却還是絕不肯放鬆一點。

這次他的要求甚至比往常更嚴格，因爲這次他護送的貨物，正是千古以來對人類最大誘惑之一——黃金。

三十萬兩絕無雜質的純金，已足够將江湖中所有的巨盜悍匪都引到這一片無情的大沙漠上來。

他不能不特別小心。

× × ×

帳篷外狂風怒號，飛砂滾滾，沙礫打在帳篷上，就像是蒼穹震怒投下的冰雹。

鐵翼站起來，瘦削的身子仍如槍桿般筆挺，二十年前，他以掌中這桿七尺長的黑鐵槍橫掃綠林八大寨的三十二條好漢，永定河邊一戰，槍挑怒虎譚宣，他的精力和武功，至今絲毫不減。

他對他自己，和他那三十六騎子弟兵都同樣充滿信心。

就在這時候，狂風中忽然傳來一陣淒厲的呼聲，是一個替他們看守駱駝的藏人馬魯發出來的。

「石米，柯拉柯羅。」

鐵翼雖然聽不懂他呼喊的是什麼，却聽得出他呼聲中充滿了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懼。

幾乎就在這同一刹那間，那個堅固結實的牛皮帳篷，忽然奇蹟般裂成了粉片，霎眼間就已被狂風捲入了漫天黃砂中。

砂礫箭鏃般打在鐵翼臉上，他的臉色連一點都沒變，還是槍桿般的站在那裏。

他眼前一片飛旋的風砂，就像是一道從天上垂落的高牆，使得平常人連十尺外的帳篷都看不到。

他不是平常人。

他一雙久經訓練的眼睛，已看到他的三十六名子弟就像三排標槍般站在他對面，不管風砂多大，不管變化多驚人，他們都能保持鎮靜。

在災禍來臨時，在生死決戰中，「鎮靜」永遠都是一種最有效的武器。

何況他們每一個人都絕對可以算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他們在武功，暗器，和

兵刃上都下過遠比別人艱苦的功夫。

他確信，不管這次來的對手多可怕，他們都絕對有能力應付。

他自己身經大小數百戰，從來也沒有退縮過一次，更沒有怕過任何人。

可是不知道爲了什麼，在這一瞬間，他心裏竟忽然也有了種說不出的恐懼。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懼。

× × ×

淒厲的呼聲已被狂風吞噬。飛捲的風砂中，忽然出現了一個人。

其實鐵翼看見的並不是一個人，只不過是一條暗灰色的，幽靈般的影子。

這個影子的頭上，彷彿長有兩隻角，貓耳一樣的角，魔神一樣的角。

鐵翼咽喉中彷彿忽然被塞入了一團帶着血腥氣的冰雹。

「你是誰？」他厲聲問。

這人影忽然發出貓一般怪異尖銳的笑聲，說出了六個字。

「石米，柯拉柯羅。」

這正是馬魯剛才呼喊的六個字，這六個字中究竟包含着什麼可怕的意思，聽起來就像是一種懾人魂魄的魔咒。

鐵翼揮槍，指揮他的子弟。

「拿下來。」

他的命令一向絕對有效，他的子弟一向絕對服從。可是這一次他們居然沒有動，連一個人都沒有動。

頭上有角的人影又發出貓一樣的笑聲，雙手不停的揮動。

標槍般站在那裏的三十六個人，忽然一個接着一個慢慢的倒下。就像是一串串被繩子拉倒的木偶。

鐵翼衝過去，才發現他的鐵血三十六騎呼吸早已停頓，連屍體都已冰冷僵硬。

他們剛才沒有倒下，只因爲每個人背後都支着一桿槍，每一桿槍下，都藏着一個人，每個人頭上都長着貓耳般的角。

鐵翼連呼吸都已停頓，忽然凌空躍起，七尺長的鐵槍毒蛇般刺了出去。

這一槍比毒蛇更毒，比閃電更快。

這一槍已是「鐵胆神槍」所有力量的精粹。可是這一槍刺出時，他對面的人影已飛躍而起，隨着一陣陣飛旋的狂風在空中飛旋轉動。

他本身似也化作了一陣飛旋的狂風。

風是殺不死，刺不中的。

鐵翼忽然覺得有一陣狂風迎面捲來，千百顆尖針般的細砂忽然吹入了他的眼睛。然後他就完全沒有感覺了。

× × ×

這一天是九月十三。

（二）

九月十五，暴風已停止。

沙漠上的風暴，就像是善射者的箭，殺人者的刀，來得突然，去得也突然。

衛天鵬打馬急奔。

他的馬鞍旁有一壺箭，他的腰畔有一把刀。

他的刀與箭也像是沙漠上的風景那麼可怕！

× × ×

他是接應鐵翼來的。

三十兩黃金，無論對誰來說，都是種很難抗拒的誘惑。

黑道上的朋友，本來就是禁不起誘惑的人。

他和鐵翼都是屬於同一組織的人，他們絕不能讓這批黃金落入別人手裏。

跟隨他同行的，還有他屬下「旋風三十六把刀」，和一個叫「蘇瑪」的嚮導。

如果不是被這次風暴阻延，現在他一定早已接應到鐵翼。

蘇瑪是馬魯的族兄，對這片大沙漠，簡直比女人對自己的褲子還熟悉。

他已知道馬魯要走那條路。

他當然能找到由馬魯帶路的那一隊駝隊。

可是他找到馬魯時，馬魯的屍體已經變得像是個被風乾了的黑棗。

× × ×

他也找到了鐵翼和鐵血三十六騎。

他們的屍體，距離馬魯的屍體都不遠，他們的屍體都已像最尊貴的喇嘛一樣，大多都已被禿鷹啄食，受到了「天葬」。

幸好還有些人的屍身已經被黃沙捲埋，一層連禿鷹的利啄都啄不透的黃沙。

衛天鵬找到了鐵翼的屍身，也找到了他慘死的原因。

他也跟其他十三具從黃砂下挖出的屍身一樣，他們身上都沒有什麼明顯的傷口，可是每個人臉上都有三條血痕。就像是被貓的爪子抓出來的。

他們的臉上，都帶着種恐懼之極的表情，一種比「死」更可怕的恐懼。

看到這三條血痕，蘇瑪臉上忽然也露出種恐懼之極的表情，忽然跪下來，向天膜拜，嘶聲狂呼。

衛天鵬雖然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却聽得出他每聲呼喊都有同樣的六個字。

「石米，柯拉柯羅。」

× × ×

這時候他們頭頂上的藍天下又有一羣鷹飛來。

食屍的禿鷹。

（本章終）

▲——食屍鷹

（一）

鷹在盤旋，盤旋在艷藍的穹蒼下，在等着食他的死屍。

他還沒有死。

他也想吃這隻鷹。

他們却同樣飢餓，餓得要命。

在生存已受到威脅時，在這種威脅已到達某種極限時，一個人和一隻鷹並沒有什麼分別，同樣都會爲了保全自己而傷害別人。

他很想躍起來去抓這隻鷹，很想找個石塊將這隻鷹擊落，平時這都是輕而易擧的事，可是現在他已精疲力竭，連手都很難抬起來。

他已經快死了。

江湖中的朋友如果知道他已經快死了，一定有很多人會覺得很驚奇，很悲傷，很惋惜，一定也有很多人會覺得很愉快。

× × ×

他姓方，叫方偉，大家通常都叫他「小方」，要命的小方。

有時連他自己都覺得自己實在是個很要命的人，奇怪得要命。

他已經在一塊沒有水，沒有生命的乾

旱大地上掙扎着行走了十幾天，他的糧食和水都已在那次風暴中遺失。

現在他身上只剩下了一柄三尺七寸長的劍，和一條三寸七分長的傷口，唯一陪伴在他身旁的，只有「赤犬」。

「赤犬」是一匹馬，是馬嘯峯送給他的。

馬嘯峯是關東落日馬場的主人，對於馬，遠比浪子對女人還有研究，就算是一匹最頑劣的野馬，到了他手裏，也會被訓練成良駒。

他送給朋友的都是好馬，可是現在連這匹萬中選一的好馬都已經快倒下去了。

小方輕輕拍着牠的背，乾裂的嘴角居然彷彿還帶着微笑。

「你不能死，我也不能死，我們連老婆都沒有娶到，怎麼能死？」

× × ×

烈日如火焰，大地如洪爐，所有的生命都已都烤焦了，幾百里之內，都看不見人踪。

但是他忽發現有個人在後面跟着他。

他並沒有看見這個人，也沒有聽到這個人的脚步聲，但是他可以感覺得到，一種野獸般奇異而靈敏的感覺。

有時他幾乎已感覺到這個人距離他自己很近，他就停下來等。

他不知有多麼渴望能見到另外一個人，可惜他等不到。

只要他一停下來，這個人彷彿立刻也停了下來。

他是個江湖人，有朋友，也有仇敵，希望能將他頭顱割下來的人一定不少。

這個人是誰？為什麼跟着他？是不是要等他無力抵抗時來割他的頭顱，現在為什麼還不出手？是不是還在提防着他腰畔的這柄劍？

他沒有仔細去想。

有時飢餓雖然能使人思想靈活，現在他却已餓得連集中思想的力量都沒有了。

又掙扎着走了一段路，他總算找到了一個可以遮擋陽光的沙丘。

他在沙丘後的陰影中躺了下來，那隻鷹飛得更低了，好像已把他當作個死人。

他還不想死，他還要跟這隻鷹拚一拚，鬥一鬥，可惜他的眼睛已經漸漸張不開了，連眼前的事都已變得朦朦朧朧。

就在這時候，他看到了一個人。

（二）

據說沙漠中常常會出現海市蜃樓，一個人快死的時候，也常常會有幻覺。

這不是他的幻覺，他眞的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很瘦小的人，穿着件極寬大的白色袍子，頭上纏着白布包紮着，還戴着頂很大的笠帽，帽簷的陰影下，露出了一張尖削的臉，一張寬闊的嘴，和一雙禿鷹般的眼睛。

小方揉了揉眼睛，確定自己絕沒有看錯，在這片冷酷無情的沙漠上，能看到一個同類的生命，實在是件令人歡喜振奮的事。

他立、坐了起來，乾裂的嘴角又露出了微笑，這人却長長嘆了口氣，顯得很失望。

小方忍不住問：「你心裏有什麼難過的事？」

「沒有。」

「你為什麼嘆氣？」

穿白袍的人嘆道：「因為我想不到你居然還能笑得出來。」

很少有人會為了這種理由嘆氣的，小方又忍不住問：「還能笑得出來有什麼不好？」

「只有一點不好，」這人道：「還能笑得出的人，就不會死得太快！」

小方道：「你希望我快點死？」

這人道：「越快越好。」

小方道：「你一直都在跟着我，就是希望我快點死？」

小方接着又道：「現在你應該看得出我連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你為什麼不索性殺了我！」

這人道：「我跟你無冤無仇，為什麼要殺你？」

小方道：「你跟我無冤無仇，為什麼希望我快點死？」

這人道：「因為你看起來遲早都要死的，不但我希望你快點死，這隻鷹一定也希望你快點死。」

鷹仍在他們的頭頂上盤旋。

小方道：「難道你也跟這隻鷹一樣，在等着吃我的屍體？」

這人道：「既然你已經死了，你的屍體遲早總要腐爛的，這隻鷹來吃你的屍體，對你連一點害處都沒有。」

小方道：「你呢？」

這人道：「我不想吃你，我只想要你身上這把劍。」

小方道：「反正我死了之後也沒法子把這柄劍帶走，你帶走了，對我也沒什麼害處。」

這人道：「一點不錯。」

小方道：「你雖然希望我快點死，但却絕不會出手殺我。」

這人道：「我從不殺人。」

小方道：「可是別人如果一定要死，也是沒法子的事，你等他死了之後，拿他一點東西，無論對任何人都連一點害處都沒有。」

這人又嘆了口氣，說道：「這道理一向很少有人能想得通，想不到你居然想通了。」

小方微笑，道：「有很多別人想不通的道理，我都能想得通，所以我活得一向很快樂。」

他忽然解下了腰畔的劍，用力拋給了這個人。

這人很意外：「你這是幹什麼？」

小方道：「我要把這柄劍送給你。」

這人道：「這是柄很名貴的劍。」

小方道：「你的眼光實在不錯。」

這人道：「你還沒有死，為什麼就先把它送給我！」

小方道：「因為我自己活着時很愉快，我也希望別人愉快。」

他笑得的確像是很愉快！「既然我反正都要死了，這把劍遲早總是你的，我為什麼不早點送給你，讓你也愉快些。」

這人道：「我可以等。」

小方道：「等死絕不是件愉快的事，不管是等自己死，還是等別人死，都很不

愉快，我從來都不做不愉快的事，也不想別人做。」

這人用一雙禿鷹般的眼睛盯着他，忽然又嘆了口氣，道：「你這人眞奇怪，怪得要命。」

小方笑道：「你說對了。」

這人道：「可是如果你想用這法子來打動我，讓我救你，你就錯了，我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被人打動過。」

小方道：「我看得出。」

這人又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道：「再見。」

× × ×

「再見」的意思，通常都不是眞的還想要再見，而是永不再見了。

他走得並不快，他絕不會在沒有必要的時候浪費一分體力。

劍還留在地上。

小方道：「你忘了你的劍。」

這人道：「我沒有忘。」

小方說道：「你為什麼不把這柄劍帶走？」

這人道：「你若死了，我一定會把這柄劍帶走。」

小方道：「我送給你你反而不要。」

這人道：「我這一輩子從未要過活人的東西。」

這人又接着道：「你現在還活着。」

小方道：「活人的東西你都不要。」

這人道：「絕不要。」

小方道：「可是有些東西却是死人絕不會有的，譬如說，友情。」

這人冷冷的看着他，好像從來也沒有聽說過「友情」這兩個字。

小方道：「你從來沒有朋友？」

這人的回答簡短而乾脆：「沒有。」

他又開始往前走，只走出一步，又停下，因為他忽然聽到遠方傳來一陣馬蹄聲，聽來就像是戰鼓雷鳴，殺氣森森。

然後他就看見沙丘後塵頭大起，來的顯然不止一匹馬，一個人。

他尖削冷漠的臉上立刻露出種奇怪的表情，忽然也躺了下去，躺在沙丘的陰影下，看着那隻盤旋低飛的食屍鷹。

（三）

蹄聲漸迫，人馬却仍距離很遠，忽然間，一陣尖銳的風聲破空呼嘯而來。

鷹也有種奇異的本能，彷彿也已覺察出一種不祥的凶兆，已準備冲天飛起。

可惜牠還是慢了一步，風聲劃空而過，牠的身子突然在空中一抖，斜斜的落了下來，帶着一根箭落了下來。

一根三尺長的雕翎箭，從牠的左翼下射進去，右背上穿出來，牠的身子一跌下，就再也不能動。

人馬遠在三十丈外，射出來的一箭，竟能將一隻禿鷹射個對穿。

小方嘆了口氣：「不管這個人是誰，我都希望他來找的不是我。」（本章終）

▲—怒箭

（一）

艷藍的穹蒼下一片死寂，蹄聲遠遠停住，揚起的塵砂也落下，那隻等着要吃別人屍體的禿鷹，已只有等着別人去食牠的屍。

生命中所有的節奏在這一瞬間，彷彿都已停頓，可是生命必須繼續，這種停頓絕不會太長。

片刻後蹄聲又響起，三匹馬如箭般轉過沙丘直馳而來，首先一騎馬上的人黑披風，紅腰帶，鞍旁有箭，手中有弓，腰畔有刀。

健馬剛停下，他的人已站在馬首前，人與馬動作的矯健，都讓人很難想像得到，他眼神的銳利也令人不敢逼視。

「我叫衞天鵬。」

他的聲音低沉，充滿了威嚴與驕傲，他只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好像就已足夠說明一切，因為每個人都應該聽說過他的名字，無論誰聽到這個名字後，都應該對他服從尊敬。

但是現在躺在他面前的兩個人却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衞天鵬刀鋒般的目光正在盯着小方：「看來你一定已經在沙漠中行走了很多天，一定也遇上了那場風暴。」

小方苦笑。

對他來說，那場風暴簡直就像是場噩夢。

衞天鵬道：「這兩天你有沒有看到過什麼可疑的人。」

小方道：「看到過一個。」

衞天鵬道：「誰？」

小方道：「我。」

衞天鵬的臉沉了下去，他不喜歡這種玩笑，冷冷道：「遇到可疑的人，我只有一種法子對付他。」

小方道：「我知道。」

衞天鵬道：「你知道什麼？」

小方道：「遇到可疑的人，你一定會先割掉他一隻鼻子，削掉他一隻耳朵，逼問他的來歷，然後再一刀殺了他。」

衞天鵬道：「你是不是還要說自己是個可疑的人。」

小方嘆了口氣，道：「我說不說都一樣，像我這樣的人如果還不可疑？還有誰可疑？」

衞天鵬厲聲道：「你想要我用這種法子對付你？」

小方道：「反正我已經快死了，隨便你用什麼法子對付我都沒關係。」

衞天鵬道：「但是你可以不必死的，只要有一壺水，一塊肉，就能救活你。」

小方道：「我知道。」

衞天鵬道：「我有水，也有肉。」

小方道：「我知道。」

衞天鵬道：「你為什麼不求我？」

小方道：「我為什麼要求你？」

他笑了笑：「你若肯救我，用不着我求你，你若不肯，我求你也沒用。」

衞天鵬盯着他，全身上下好像連一點動作都沒有，但是忽然間他的弓已引滿，箭已在弦，「颼」的，一枝箭射了出去。

× × ×

小方沒有動，連眼睛都沒有眨，因為他已看出這一箭的目標不是他。

這一箭射的是那尖臉鷹眼的白袍人，射的是他致命的要害。

衞天鵬好像始終都沒有看過他一眼，但却一箭射穿他的咽喉。

衞天鵬「怒箭神弓」，百發百中，從

來沒有失過手。

這一次却是例外。

白袍人只伸出兩根手指，就將這可以在四十丈外射穿飛鷹的一箭挾住。

衞天鵬的瞳孔驟然收縮，瞳孔裏忽然閃出了刀光。

跟着他來的兩騎勁裝少年腰畔的旋風刀已出鞘。

衞天鵬忽然揮手，竟以掌中的鐵背弓擊落了他們手裏的刀。

少年怔住。

衞天鵬冷笑道：「你們知道他是誰？憑你們也敢在他面前拔刀？」

他慢慢的轉過身，面對白袍人，冷冷的接着道：「但是你若以爲你躺在地上裝死就可以讓我認不出你，你也錯了。」

小方忍不住問道：「你認得他？他是誰？」

衞天鵬道：「他就是卜鷹！」

× × ×

卜鷹！

小方的眼睛睜大了。

無論誰看見這個人眼睛都會睜大的，因爲江湖中幾乎已沒有比他更神秘的人。

他多姿多采的一生中，每一個故事都充滿了神秘的傳奇。

小方輕輕吐出口氣，道：「想不到今天我總算見到了卜鷹。」

衞天鵬道：「我也想不到。」

小方道：「你跟他有仇？」

衞天鵬道：「沒有。」

小方道：「你爲什麼要殺他？」

衞天鵬道：「我只不過要試試他究竟是不是卜鷹？」

小方道：「如果他是卜鷹，就絕不會死在你的箭下，如果他死了，就絕不會是卜鷹。」

衞天鵬道：「不錯。」

小方道：「如果他死了，死的只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人，『怒箭神弓斬鬼刀』縱橫江湖，殺錯個把人有什麼關係。」

衞天鵬道：「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冷冷的接着道：「爲了三十萬兩黃金，就要殺錯三五百個人也沒關係。」

小方聳然道：「三十萬兩黃金？那裏來的三十萬兩黃金？」

衞天鵬道：「我知道是從那裏來的，却不知道到那裏去了。」

（二）

這一天是九月十六，距離鐵翼慘死，黃金失刦的時候才三四天，這件驚天動地的巨案，江湖中還沒有人知道。

小方道：「你是不是認爲他知道！」

衞天鵬冷笑一聲，道：「卜大公子是千金之體，若不是爲了三十萬兩黃金，怎麼會到這既無醇酒，也沒有美人的窮荒之地來？」

小方道：「對。」

衞天鵬道：「卜大公子揮手千金，視錢財如糞土，若不是因爲常常有這種外快，那裏來的那多黃金讓他揮手散去？」

小方道：「對。」

他想了想，忽然又道：「只有一點不太對。」

衞天鵬道：「那一點？」

小方道：「三十萬兩黃金究竟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我從來都沒有看過這麼多金子，我只知道就算有人把這三十萬兩黃金送給我，我也絕對搬不走的。」

他笑了笑，又道：「你認爲這位卜大公子一個人就能把三十萬兩黃金搬走？」

衞天鵬冷冷道：「你怎麼知道他是一個人？」

卜鷹忽然說道：「我是爲了這件事來的。」

衞天鵬的瞳孔又開始收縮。

卜鷹道：「我的開銷一向很大，這點金子我正好用得着。」

衞天鵬說道：「是三十萬兩，不是一點。」

卜鷹居然也承認，道：「的確不是一點。」

衞天鵬道：「所以這批黃金無論落在誰手裏，要把它藏起來都很難。」

卜鷹道：「的確很難。」

衞天鵬道：「既然沒法子藏起來，就絕對沒法子運走。」

刦案發生的第三天早上，這地區中已偵騎密佈，就算要運三百兩黃金出去都不容易。

衞天鵬盯着卜鷹，冷冷道：「所以我看你不如還是把它交出來的好。」

卜鷹忽然用帽子蓋住了臉，不理會他了。

小方却忍不住問：「你怎能知道這批黃金在他手裏？」

衞天鵬道：「護送這批黃金的人是鐵翼。」

小方道：「鐵胆神槍鐵翼。」

衞天鵬點點頭，又問道：「江湖中能殺他的人有幾個？」

小方道：「不多。」

衞天鵬道：「你知不知道黃金失刦，鐵翼和他的鐵血三十六騎都已慘死？」

小方道：「不知道。」

衞天鵬道：「這位卜大公子怎麼會知道的？」

小方不說話了。

衞天鵬一隻手握弓，另一隻手已握住了他腰畔的刀柄。

他的刀還未出鞘，可是他的瞳孔中已經露出了比刀鋒更可怕的殺機。

小方實在很想把卜鷹臉上蓋着的帽子掀起來，讓他看看這雙眼睛。

衞天鵬一刀出手，連鬼都能斬，何況是一個臉上蓋着頂帽子的人？

何況他壺中還有箭，比雷霆更威，比閃電更快的怒箭。

（本章終）

▲——貓

（一）

帽子還在臉上，刀仍在鞘。

忽然間，沙丘後傳來一聲悽厲的慘叫聲。

「石米，柯拉柯羅。」

小方當然聽不懂這六個字的意思，可是他也聽得出呼聲充滿了恐懼，一種可以將人的魂魄都撕裂的恐懼。

他聽到這聲慘叫時，衞天鵬已箭一般竄了出去，轉過了沙丘。

他本來已經連站都站不起來了，但是他一向很好奇，「好奇」也是有限幾樣能

激動人心的力量之一，也能激發人類最原始的潛力。

他居然也跳了起來，跟着衞天鵬轉過沙丘。

一轉過沙丘，他就看到了一幕他這一生永遠都忘不了的景像。

如果不是他的胃已經空了，他很可能會嘔吐。

× × ×

馬在狂奔，人已倒下。

衞天鵬的旋風三十六把快刀，已倒下三十四個，倒在血泊中。

他們的刀還未出鞘。

他們都是江湖中極有名的快刀手，可是他們來不及拔刀，就已慘死。

他們看來竟不像死在別人手裏的，而是死在一隻貓的爪下，因爲他們每個人臉上，都有三條彷彿是貓爪抓出來的血痕。

一個裝束奇異的藏人，一張久已被風霜侵蝕得如同敗革般的臉已因恐懼而扭曲，正跪在地上，高擧着雙手，向天慘呼。

「石米，柯拉柯羅！」

（二）

蘇瑪今年五十一歲，從三十四歲時就已開始做漢人的嚮導，除了他的族兄馬魯外，很少有人能比他更熟悉這片大沙漠。

無情的沙漠，就像是一個荒唐的噩夢，有時雖然也會出現些美麗的幻想，和令人瘋狂的海市蜃樓，但是最後的終結還是死。

對他來說，死已經不能算是件可怕的事，他已見過無數死人白骨。

從來也沒有看過他如此恐懼，他怕得全身都在抽筋。

恐懼也是種會傳染的疾病，就像是瘟疫，看見別人害怕，自己也會莫名其妙的害怕起來。

何況名震江湖中的旋風三十六刀，竟在片刻間忽然全都慘死，這件事本身就很可怕。

小方忽然發覺自己的手脚都已冰冷，冷汗已經從鼻尖上冒了出來。

他跳起來的時候，卜鷹還躺着，臉上還蓋着頂帽子，等他轉過沙丘時，卜鷹已經在這裏了。

卜鷹的臉上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卜鷹身上每根血管裏流着的好像都不是血，是冰水。

但是小方却聽見他嘴裏也在喃喃低語，說的也是那魔咒般的六個字。

「石米，柯拉柯羅。」

小方立刻問：「你懂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卜鷹道：「我懂。」

小方道：「你能不能告訴我？」

卜鷹道：「能。」

小方道：「石米的意思，是不是用石頭做成的米？」

卜鷹道：「不是，石頭不是米，石頭不能做米，石頭不能吃，石頭如果能吃，世上就沒有餓死的人了。」

小方道：「可是我聽見他剛才說的明明是『石米』，你剛才也說過。」

卜鷹道：「那是藏語。」

小方道：「在藏語裏石米是什麼？」

卜鷹道：「是貓。」

小方道：「貓？」

卜鷹道：「貓！」

× × ×

貓是種很柔順，很常見的動物，連六七歲的小姑娘，都敢把貓抱在懷裏。

貓吃魚。

人也吃魚，吃得比貓還多。

貓吃老鼠。

可是有很多人都怕老鼠，却很少有人怕貓。

小方道：「貓有什麼可怕？連魚都不怕貓，魚怕的是人，抓魚的人。」

卜鷹道：「對。」

小方道：「只有老鼠才怕貓。」

卜鷹道：「錯。」

他禿鷹般的銳眼裏忽然露出種奇怪的光芒，彷彿在眺望着遠方某一處充滿了神秘，妖異，而邪惡的地万。

小方彷彿也被他這種神情所迷惑，竟沒有再問下去。

衞天鵬還在想法子使蘇瑪恢復平靜，讓他說出剛才的經過，但是就連藏人最喜愛的青稞酒，都無法使他平靜下來。

過了很久，卜鷹才慢慢的接着道：「故老相傳，在大地的邊緣有一處比天還高的山峯，山上不但有萬古不化的冰雪，而且還有種比惡鬼更可怕的妖魔。」

小方道：「你說的，是不是聖母之水峯？」

卜鷹點頭，道：「我說的這種妖魔就是貓，雖然牠身子已煉成人形，牠的頭還是貓。」

小方道：「柯拉柯羅是什麼？」

卜鷹說道：「是强盜，一種最兇惡的强盜，不但要刦人的錢財，還要吃人的血肉。」

他接着道：「他們大部份都是藏邊深山中的『果爾洛人』，他們的生活和語言都跟別人不同，而且兇悍野蠻，比哈薩克人更殘酷。」

最後他又補充道：「果爾洛在梵文中還另外有種意思。」

小方道：「什麼意思？」

卜鷹道：「怪頭。」

小方嘆了口氣，道：「貓頭人身的妖魔，殘酷野蠻的怪頭强盜。」

他看看蘇瑪：「難怪這個人怕得這麼厲害，現在連我都有點害怕了。」

衞天鵬忽然拉起蘇瑪一隻不停在抽筋的手，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扳開。

他手裏緊緊握着一面小旗，上面繡着的赫然正是一個貓首人身的妖魔。

蘇瑪又跪下來，五體投地，向這面旗幟膜拜，嘴裏唸唸有詞，每一句話中都有同樣六個字：「石米，柯拉柯羅。」

現在，小方總算已明白這六個字的意思——

貓盜！

（本章終）

▲——要命的人

（一）

現在蘇瑪總算已鎮靜下來，說出了他剛才親眼看見的事。

這三十四名旋風快刀手，就是死在「貓盜」手裏的。

他們就像是鬼魂般，忽然出現，他們

的身子是人，頭是貓，額上長着貓耳般的角。

他們眞的有種妖異而邪惡的魔力，所以久經訓練的快刀手們，還來不及拔刀，就已慘死在他們手裏。

他們留下蘇瑪的這條命，只因爲他們要他傳告一句話給衞天鵬。

——殺人刦金的都是他們，無論誰再追查這件事，必死無疑，死了後還要將他的魂魄拘在聖母之水山根下的冰雪地獄裏，受萬年寒風刺骨之苦，永世不得超生。

× × ×

天色已漸漸暗了，天地間彷彿忽然充滿了一種邪惡肅殺的寒意。

小方很想找點青稞酒喝。

旋風快刀手的身上，就算沒有酒，至少總帶着水，現在對他們已沒有用。

可是貓盜不但奪走了他們的性命，連他們的羊皮水袋都已被刦走。

衞天鵬靜靜的聽蘇瑪說完，忽然轉過身，盯着卜鷹。「你相信他說的話？」

卜鷹道：「我想不出，他爲什麼要說謊。」

衞天鵬冷笑，道：「你相信世上眞有那種貓頭人身的怪物。」

卜鷹道：「你不信？」

小方忽然說道：「我也不信，可是我相信那三十萬兩黃金，一定是被貓盜刦走的。」

衞天鵬說道：「無論什麼人只要戴上一個形式像貓頭的面具，就可以自稱爲貓盜。」

小方道：「無論什麼人都可以？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在一瞬間殺死你三十四個旋風快刀手？無論什麼人都可以殺死鐵胆神槍和他的鐵血三十六騎？」

衞天鵬不說話了。

就算這羣貓盜不是妖魔，是人，一定也是些極可怕的人。

他們不但行踪飄忽，而且一定是有種詭秘而邪異的武功。

卜鷹忽然道：「我只相信一點。」

小方道：「那一點？」

卜鷹道：「如果他們要殺一個人，絕不是件困難的事。」

衞天鵬的臉色變了。

卜鷹冷冷的看着他，道：「還有一點你也應該明白。」

衞天鵬道：「你說。」

卜鷹道：「如果我是貓盜，現在你就已是個死人。」

小方一動也不敢動，暗器飛來，打在他身旁沙粒之上。

（二）

衞天鵬走了。

正在臨走前的那片刻間，小方本來以爲他會出手的。

他已經握住了他的刀，每一個指節都已因用力而發白。

他的刀法，絕對可以名列天下所有刀法名家的前十位，他的斬鬼刀，鋒利沉重，而且特別再長，他的人，也遠比卜鷹高大雄壯。

卜鷹却很纖弱，除了那雙禿鷹般的銳眼外，其他的部份看來都很纖弱，尤其是他的一雙手，更纖弱如女子。

幾乎連小方都不信他能接得住名震天下的怒箭神弓斬鬼刀。

但是衞天鵬自己的想法却不同。

所以他走了，帶着他「旋風三十六刀」中僅存的兩個人走了，連一句話都不再說就走了。

衞天鵬無疑是個極謹愼的人，而且極冷酷。

他走的時候，連看都沒有再去看地上的那些屍體，他們雖然是他的子弟，可是對他已沒有用。

小方却忍不住問他：「你爲什麼不將他們埋葬了再走？」

衞天鵬的回答就像他做別的事一樣，都令人無可非議。

「我已經埋葬了他們。」他說：「天葬。」

× × ×

卜鷹還沒有走。

他又躺了下去，躺在沙丘後的避風處

，用那件寬大的白袍將全身緊緊裹住。

沙漠就像是個最多變的女人，熱的時候可以使人燃燒，冷的時候却可以使人連血都結冰。

一到了晚上，這片酷熱如洪爐的大沙漠就會變得其寒澈骨，再加上那種無邊無際的黑暗，在無聲無息中就能扼殺天地間所有的生命。沒有人願意冒這種險。

現在天色已剛剛暗了，卜鷹顯然已準備留在這裏渡過無情的長夜。

小方在他旁邊坐下來，忽然對他笑了笑，道：「抱歉得很。」

卜鷹道：「爲什麼要抱歉？」

小方道：「因爲明天早上醒來時，我一定還是活着的，你要等我死，一定還要等很久。」

他已經找到了那隻曾經想食他屍體的鷹，現在他已準備吃牠的屍。

他嘆息着道：「現在我才知道，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一個人和一隻食屍鷹就會變得沒什麼不同了。」

卜鷹道：「平常的時候，也沒什麼不同。」

小方道：「哦。」

卜鷹道：「你平常吃不吃牛肉？」

小方道：「吃。」

卜鷹笑道：「你吃的牛肉，也是牛的屍。」

小方苦笑。

他只能苦笑，卜鷹說的話雖然尖銳冷酷，却令人無法反駁。

× × ×

赤犬還沒有倒下去。

牠能支持到現在，因爲小方將最後的一點水給了牠，因爲馬雖然是獸，可是馬的獸性却比人少，至少牠不沾血腥。

牠不食屍。

卜鷹忽然又道：「你不但有把好劍，還有匹好馬。」

小方苦笑道：「只可惜我這個人却不能算是個好人。」

卜鷹道：「所以別人才會叫你要命的小方。」

小方道：「你知道？」

現在天色已經很暗，已經看不見他的臉色，他的聲音中充滿驚訝：「你怎麼知道的？」

卜鷹道：「我不知道的事很少。」

小方道：「你還知道什麼？」

卜鷹道：「你的確是個很要命的人，脾氣怪得要命，骨頭硬得要命，有時闊得要命，有時窮得要命，有時要別人的命，有時別人也想要你的命。」

他淡淡的接着道：「現在至少就有十三個人在追踪你，要你的命。」

小方居然笑了笑，道：「只有十三個？我本來以爲來的還要多些。」

卜鷹道：「其實根本用不着十三個，只要其中的兩個人來了就已足够。」

小方道：「那兩個？」

卜鷹道：「搜魂手和水銀。」

小方道：「水銀？」

卜鷹道：「你沒有聽過這個人？」

小方道：「水銀是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

卜鷹道：「誰也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甚至連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個殺人的人，以殺人爲生。」

小方道：「這種人不止他一個。」

卜鷹道：「但是他要的價錢至少比別人貴十倍，因他殺人從來沒有失手過。」

小方道：「我希望他是個女的，是個很好看的小姑娘，如果我一定要死，能够死在一個美女手裏總比較愉快些。」

卜鷹道：「他可能是個女的，可能是個很漂亮的小姑娘，也可能是個老頭子，老太婆。」

小方道：「也可能是你。」

卜鷹沉默着，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也可能是我。」

（二）

風冥冷，黑暗已籠罩大地，兩個人都靜靜的躺在黑暗中，互相都看不見對方的臉。又過了很久，小方忽然又笑了：「我實在不該懷疑你的。」

卜鷹道：「哦。」

小方道：「如果是你，現在我已經是個死人。」

卜鷹冷冷道：「我還沒有殺你，也許只因爲我根本不必着急。」

小方道：「也許。」

卜鷹道：「所以你只要一有機會，就應該先下手殺了我。」

小方道：「如果你不是水銀呢？」

卜鷹說道：「殺錯人，總比被人殺錯好。」

小方道：「我殺過人，可是我從來沒有殺錯過人。」

卜鷹道：「你殺的人都該死？」

小方道：「絕對是。」

卜鷹道：「可是我知道你至少殺錯了一個人。」

小方道：「誰？」

卜鷹道：「呂天寶。」

他又道：「你明明知道他是『富貴神仙』的獨生子，你明明知道你殺了呂天寶後，他是絕不會放過你的。你當然也知道江湖中有多少人肯爲他賣命。」

小方道：「我知道。」

卜鷹道：「你爲什麼要殺他？」

小方道：「因爲他該死，該殺。」

卜鷹道：「可是你殺了他之後，你自己也活不長了。」

小方道：「就算我殺了他之後馬上就會死，我也要殺他。」

他的聲音裏忽然充滿憤怒：「就算我會被人千刀萬剮打下十八層地獄去，我也要殺了他，非殺不可。」

卜鷹道：「只要你認爲是該殺的人，你就會去殺他，不管他是誰都一樣。」

小方道：「就算他是天皇老子，也一樣。」

卜鷹居然也忽然嘆了口氣，道：「所以現在你只有等着別人來要你的命了。」

小方道：「我一直都在等，時時刻刻都在等。」

卜鷹沉聲道：「你絕對不會等得太久的。」

（本章終）

▲——瞎子

（一）

無邊無際的黑暗，死一般的靜寂，沒

有光，沒有聲音，沒有生命。

小方也知道自己不會等得太久，他心裏已經有了種不祥的預兆。

水銀是無孔不入的，絕不會錯過一點機會。

水銀流動時絕沒有一點聲音。

你只要讓一點水銀流入你的皮肉裏，它就會把你全身的皮都剝下來。

一個人如果叫做「水銀」，當然有他的原因。

小方也知道他絕對是個極可怕的人。

他受的傷很不輕，傷口已潰爛，一隻鷹的血肉，並沒有使他的體力恢復，在他這種情況下，他好像只有等死。

等死實在是件很可怕的事，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卜鷹忽然又在問：「你知不知道搜魂手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知道。」

搜魂手姓韓，叫韓章。

他並不時常在江湖中走動，但是他的名氣却很大，因爲他是「富貴神仙」供養的四大高手之一，他用的獨門兵刃就叫做「搜魂手」，在海內絕傳已久，招式奇特毒辣，已不知搜去過多少人的魂。

卜鷹道：「但是還有件事你一定不知道。」

小方道：「什麼事？」

卜鷹道：「他另外還有個名字，他的朋友都叫他這個名字。」

小方道：「叫他什麼？」

卜鷹道：「瞎子。」

× × ×

瞎子並不可怕。

但是小方聽見這兩個字，心就沉了下去。

瞎子看不見，瞎子要殺人時，用不着看見那個人，也一樣可以殺了他。

瞎子在黑暗中也一樣可以殺人。

沒有星光，沒有月色，在這種令人絕望的黑暗中，瞎子遠比眼睛最銳利的人更可怕。

卜鷹道：「他並沒有完全瞎，但是也跟瞎子差不多了，他的眼睛多年前受過傷，而且……」

他沒有說下去，這句話就像是忽然被一把快刀割斷了。

小方全身上下的寒毛在這一瞬間忽然一根根豎起。

他知道卜鷹爲什麼忽然閉上了咀，因爲他也聽見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音，既不是脚步聲，也不是呼吸聲，而是另外一種聲音。

一種不能用耳朵去聽，耳朵也聽不見的聲音，一種只有用野獸般靈敏的觸覺才能聽見的聲音。

有人來了！

想要他命的人來了。

他看不見這個人，連影子都看不見，但是，他能感覺到這個人，距離他已越來越近。

（二）

冰冷的大地，冰冷的砂粒，冰冷的長劍。

小方已握住了他的劍。

他還是看不見這個人，連影子都看不見。

但他已感覺到一種奪人魂魄的殺氣。

他忽然往卜鷹那邊滾了出去。

卜鷹剛才明明是躺在那裏的，距離他並不遠，現在却已不在了。

但是另外一定有個人在，就在他附近，在等着要他的命。

他不敢再動，不敢再發出一點聲音，他的身子彷彿在逐漸僵硬。

忽然間，他又聽見了一陣急而尖銳的風聲。

他從十四歲時就開始闖盪江湖，就像是一條野狼般在江湖中流浪。

他挨過拳頭，挨過巴掌，挨過刀，挨過劍，挨過各式各樣的武器和暗器。

他聽得出這種暗器破空的風聲，一種極細小，極尖銳的暗器，這種暗器通常都是用機簧打出來的，而且通常都有毒。

他沒有閃避，沒有動。

他一動就死。

「叮」的一聲，暗器已經打下來，打在他身旁的砂粒上。

這個人算準他一定會閃避，一定會動的，所以，暗器打的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退路，不論他從那邊閃避，只要一動就死。

他沒有動。

他聽出風聲不是直接往他身上打過來的，他也算準了這個人出手的意向。

他並沒有十成把握，這種事無論誰都絕不可能有十成把握。

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他也沒法子多考慮。

但是他一定要賭一賭，用自己的性命作賭注，用自己的判斷來下注。

這一注他下得好險，贏得好險。

× × ×

但是這場賭還沒有完，他一定還要賭下去，他的對手絕不肯放過他的。

這一手他雖然贏了，下一手就很可能就會輸，隨時都可能會輸，輸的就是他的命，很可能他連對手的人都沒有看見，就已把命輸了出去。

他本來就已準備要死的，可是這麼樣死法，他死得實在不甘心。

他忽然開始咳嗽。

咳嗽當然有聲音，有聲音就有目標，他已將自己完全暴露給對方。

他立刻又聽到了一陣風聲，一陣彷彿要將他整個人撕裂的風聲。

他的人却已竄了出去，用盡他所有的潛力竄了出去，從風聲下竄了出去。

黑暗中忽然閃起了劍光。

在他咳嗽的時候，他已經抽出了他的劍，天下最鋒利的七把劍之一。

劍光一閃，發出了「叮」的一響，然後就是一聲鐵器落在地上的聲音。

這一聲響過，又是一片死寂。

小方也不再動，連呼吸都已停止，唯一能感覺到的，就是冷汗正從他鼻尖往下滴落。又不知過了多久，就像是永恒般那麼長久，他才聽到另外一種聲音。

他正在等待着的聲音。

一聽見這種聲音，他整個人就立刻虛脫，慢慢的倒了下去。

（本章終·全文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神槍無情（一）

槍手遭槍脅　情聖被情迷

「槍雖然是一種機械，但亦是一種藝術品。」那個上唇蓄着小鬍的男人在說，「要一個藝術家才能充份地，完全地發揮它的效能，世上沒有一把槍是絕對準確的，即使製造得最精密的槍也不是絕對準確的，所以需要一位藝術家，一個用槍的專家才能令致每一槍都準確，每一顆子彈都放在他要放的地方。這個用槍的人必須有愛心——對槍有愛心！」他把手中拿着的手槍舉高一點，用一隻手指指着槍管，「這一把是我最愛用的手槍，我是用它來打獵的，威力很强，射程差不多可以比美來復槍。但是它也是一把失準的槍，假如用槍管的準星瞄準，那是不能準確地射中目標的。不過，這個缺點對我來說卻也是一個優點。我明白它的失準程度，懂得怎樣去遷就，便反而百發百中了！」他既愛且憐地撫了一下那把槍，然後拿起烟斗吸了一口。

圍在他周圍的男女，都喃喃地議論紛紛。

「羅其先生，」一個年輕美麗的少女說，「可以讓我碰碰這把槍嗎？」

拿着槍的羅其上下打量了她一遍。很動人的女郎，迷你裙下露出兩條綫條非常優美的腿子，緊身的毛綫衣下面，年青飽滿的乳房高高地挺聳着，羅其自己已經是一個中年人了，但他還是很欣賞年輕少女。祇是欣賞而已，並沒有一點邪念。他的欣賞祇是欣賞一件藝術品那種欣賞。

「不要，安！」那女孩子的男朋友連忙制止。

「不要緊，槍裏沒有子彈的。」羅其指出道，「我不會在人多的地方拿着一把實彈手槍的！」

於是那少女把槍接過後，好奇地把玩着，於是人們也改爲圍着她了，都希望碰碰這把槍。槍是一種很吸引人的東西，人們對它恐懼，但是又很希望能夠有機會碰碰。

羅其吃吃地笑着：「小心，別把它拆掉呀！」

在這個派對裏，羅其是一個受注意的人物，因爲他是一個著名的神槍手，一個用槍的專家。剛才他就徇衆要求而講一講他在用槍方面的心得。

幾個對槍感興趣的男人則仍圍着羅其，向他提出與槍有關的問題。

終於，那個迷你裙少女已經滿足了她對槍的好奇心了，便又把槍塞回羅其的手中。「謝謝你，羅先生！」她說，「你可以回答我一個問題嗎？」

羅其微笑。「這麼漂亮的小姐問問題，我當然是非回答不可的！」

「羅先生！」她天眞地問，「你用槍殺過多少人呢？」

羅其臉上的笑容漸漸收斂了。他沉默了一會，才回答：「在打仗的時候，我殺過很多人，也不知多少了，我沒有數！」

「那麼不是在打仗的時候呢？」那女孩子緊逼地問。

「呃——我看我們還是不要談這個問題吧！」羅其說着忽然站起來，從那女孩子手中取回他的手槍，便向門口走去。

大家都張大了咀巴看着他。

「我究竟說錯了什麼？」那迷你裙女孩子問道。

「我早叫你不要多事！」她的男朋友埋怨，「來吧，我們去跳舞。」

那女孩子給他拉到了舞池中去，於是這槍的研究集會便散了，大家又去找尋別的話題和做別的事情。而另一方面，羅其則步出了花園之中。

他沿着花徑走到花園的邊緣，望着下面的海。這是一座建築在山頂的富豪住宅，山下就是海灣，夜間望下去，海面上停泊着的船隻的點點燈光，就像黑色緞子上的一顆一顆鑽石或者紅寶石。羅其迎着風吸着烟斗，望着海。

背後忽然有一點細碎的聲音。是高跟鞋底踐着水泥地上的砂粒而發出來的。羅其連忙轉過身來，不禁深吸了一口氣。

那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年紀不輕，應該有三十歲了，但是很美麗，頭髮梳成一隻皇冠似的，身上穿一件深灰色閃光的晚服，欵式是領子封喉而衣脚長到拖地的。袖子也是很長，很寬，造成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她雖然穿着一件把身體遮蓋了百份之九十九的衣服，還是可以看得出，她是有着一副極好的身裁的。使羅其深吸一

口氣的倒不是她的美麗，而是她的身份。

「你！」羅其低聲說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是來結識你的，」那女人說，「請忘記我們以前是認識的好嗎，羅其，就當我們是在這裏認識的好了，我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弄到了一張這裏的請柬。」

「很有趣，」羅其冷冷地說，「妳究竟想幹什麼？」

「有名的神槍手，槍械專家，」那女人狡猾地吃吃笑着，「我是慕名而來結認你的，就是這麼簡單了。」當羅其的喉嚨發出着梗塞的聲音時，她又挽着他的臂膀：「怎麼，羅其，不請我跳一隻舞嗎？」她也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便拉着他向屋子那邊走去。

「但——但我不會跳新潮舞的。」羅其抗議道。

「我們不一定要跳新潮舞的，」那女人說，「可以跳舊式的舞步。」

「我根本不會跳舞。」羅其說。

「那就跳新潮舞好了，」那女郎說，「這種新潮舞根本就沒有所謂會不會，亂扭一通就行了！」

結果他們還是去跳新潮舞，而那新潮音樂吵得很，兩個人的身子又不貼近，使他們沒有機會說話。羅其心裏很急，舞姿是絕對不自然的，她却老是對他微笑。

跟着音樂完了，她過來拉着他的手。

「你究竟想幹什麼？」羅其焦急問。

「你不能對我沒有稱呼的，羅先生，」她明媚地微笑着，「叫我的名字莉娜，或者稱呼我現在的銜頭朱太太吧。」

「朱太太？」羅其瞪目看着她，「你已經結了婚？」

「名義上是的，」莉娜說，「朱先生就在那邊。」她伸手一指。

羅其循着她所指的方向望過去，身子忽然硬直起來了。「他！我的天！」

莉娜所指的是一個高大的中年男子，穿着很光鮮，頭髮梳得很整齊，態度從容而油滑，看得出是一個聰明機警的人，英俊，但英俊中帶着邪氣，看來是那種祇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人。他正在和幾個女賓談笑着，與羅其的目光接觸時，便舉舉杯子致意。

羅其不睬他，再轉過來對着莉娜：「你想要我的命嗎？你們究竟想怎樣？」

莉娜伸手替他整理好領間的領花，微笑着說：「爲什麼你害怕成這樣呢，神槍手？你是做了什麼虧心事嗎？」

「別賣關子了！」羅其低聲喝道，「你們是要錢的話，就開個價錢好了！」

「羅先生，」莉娜從容不迫地，「說話時帶點笑容，不然人們就會疑心了！」

羅其祇好露出笑容，而那是很難看的笑容。咬牙切齒說：「你究竟要多少？」

「幸而我不是要錢，羅先生，」莉娜慢條斯理地說，「不然你就很吃虧了。你應該說：假如你是要錢，那麼對不起了，因爲我現在經濟情形不大好！這樣我就不會開天要價。」

羅其又深吸了一口氣，忍耐地說：「莉娜，請你別胡鬧好不好？」

「好吧！」莉娜的臉容嚴肅下來，「我們不是要錢，羅其，我們祇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談談的。」

「重要的事情？」羅其問，「什麼重要的事情？」

「我們遲一些再講這個問題吧，」莉娜說，「目前，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送一位女賓回家去。」

「送誰？」

「隨便你，總之送一位女賓回家，然後我們會再找你的。」

「爲什麼？」羅其吶吶着問，「爲什麼要送一位女賓回家呢？」

「有很充份的理由，」莉娜嫵媚地微笑着，「我們晚一點再談吧！」

她翩然走開了，羅其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跟着一把聲音在羅其的身邊說：「很美麗的女人，是嗎？」

羅其狠狠地轉過來，看見就是這個派對的女主人。他說：「嗯，對了，很少看見這麼好風度的女人。」

「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認識的，」女主人說：「認識她很久了嗎？」

「哦，不，不，」羅其連忙否認，「祇是剛剛認識的，事實上，我對她也一無所知，呃——她是幹什麼的？」

主人聳聳肩：「我也是剛剛認識她的，有錢人家，是一位朱太太。朱先生就在那邊，照我所知是一位出口商人，要我給你介紹嗎？」

「不，不必了，」羅其心裏戰慄起來，「我——呃——覺得不大舒服，你不介意我早點回家嗎？」

「哎！」主人可惜地嘆口氣，「你走了，這個派對豈不是興趣大減了？」

「下次吧，」羅其苦着臉，「今天晚上，我的精神眞的不好，不過我倒可以幫你一個忙的。你有什麼客人要離開嗎？我可以替你送一送。」

主人想了一想。「噢，對了，貝絲嚷着要走，但時間還早，沒有一位先生願意陪她走的。」

「把她交給我好了！」羅其充滿騎士作風地說。

貝絲的名字相當漂亮，但是跟她的人却並不符合，因爲她不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一個年輕女人，又高又瘦，門牙是向外哨出的，臉上老是露着一副不屑的表情。羅其一看見她就明白爲什麼沒有人願意送她回家，倒不是因爲時間還早。

她得羅其送她，感到光榮而興奮，把手穿進羅其的臂彎，驕傲地走出門口。羅其在心裏苦笑。雖然已不是年輕人了，但是對女人仍然感興趣，不過跟這樣一個女人同行，在平時他是一定極力避免的。

他感到「朱先生」和「朱太太」的眼光就像刀子似的刺着他的背脊。

他們上了羅其那部低矮的高價跑車，看見這跑車，貝絲的眼中便露出陶醉的表情，很可能就在此刻，她已經愛上了羅其了。羅其保持着嚴肅的態度開車送了她回家，當送她到了門口而仍沒有吻她的意圖時，貝絲就很失望了。

「我甚麼時候可以再見你呢？」她問。這本來是應該男人問女人的話。

羅其禮貌地微笑：「假如明天有空，我再打電話給妳好了。」

「那我等你的電話！」貝絲弄出一個

嫵媚的微笑。

「晚安！」羅其離開她的門口，便轉身走回他的車子，當他上了車之後，貝絲才忽然醒起一件事。

「唏！」她焦急地叫道：「你不知道我的電話號碼。」

但羅其也懶得睬她，羅其已經把車子開動離開了。

車子經過那個住宅的窄小街道，羅其看見貝絲正在後面的路邊焦急地揮着手要招他回來，他不禁笑出聲來。這個女人可是眞急着要得到一個男人的，他希望她終於可以找到一個如意郎君，不過他自己是絕不願意做她的如意郎君了。

他轉了一個彎，離開了貝絲的視綫之外，這時就忽然有另一部車子從黑暗中駛出來，攔到他的車前。羅其連忙在路邊停車，咀巴裏吐出一連串的咒罵，凡是駕車的人都不高興受到這樣的攔截的。

那部車子跳下兩個人，就是「朱先生」和「朱太太」。羅其的咒罵馬上停止了，而額上亦大汗暴出，這一男一女究竟在向他打甚麼主意？現在大概可揭謎了吧？

他們走到羅其的車子旁邊，羅其那部跑車，祇可以坐兩個人，因此沒有空位容納他們，而他們也沒有上車，祇是站在車子的兩邊。

「請到我們的車子來談談吧。」莉娜說：「現在沒有別人，我們可以詳細地談了。」

「就在這裏談好了。」羅其說。

「她說到我們的車子去談。」朱先生說：「你沒有聽見嗎？」他的臉沉了下來，表示他並不是在開玩笑的。

「爲甚麼你們不拿一把槍指着我呢？」羅其問。

「我們不必用槍的。」莉娜冷冷地說：「你一定會聽我的話，因爲你知道我們隨時可以把你毀掉。」

羅其沉默了一下，禁不住一陣戰慄。終於，他默然打開車門，便下了車，上了他們的車子。本來在車上的另一個羅其不認得的人則下了車，上了羅其的車上，等於和羅其交換位置。

朱先生負責開車，莉娜和羅其一起坐在後座。朱先生冷冷地笑着：「現在，我們兜兜風去吧。」

羅其望望照後鏡，忽然混身不安了。「我的車子！」他說：「爲甚麼你們要開動我的車子？」

「你要失踪，當然要連同你的車子一起失踪了。」莉娜說。

「我要失踪？」羅其猛的轉向莉娜，却發覺莉娜手中已經拿着一把手槍，槍管抵着他的脅下。

「不要亂動，羅其。」莉娜說：「你要聽我們的話，我不想開槍的，但是你也不要逼我。」

羅其僵直地坐了一會，才慢慢地放軟了身子。「這是綁票了。」他洩氣地說。

「你怎樣說都好。」莉娜說：「總之，你要跟着我們走。」

「究竟我們要到那裏去？」羅其問。

「南美洲。」莉娜說道。

「你在開玩笑。」羅其憤怒地尖叫起來。

「我不是在開玩笑。」莉娜說：「你看看那飛機，你就知道，我不是在開玩笑了。」

「飛機？甚麼飛機？」羅其愕然。

「留心看着前面吧。」朱先生說。

車子轉了一個彎，通過了一叢樹叢，便到達了一片平原的草地上，那裏已經停着一架紅白兩色的單引擎小型飛機，可以乘坐三四個人的那一種。車子一面前進，這飛機在擋風玻璃中的形像也一面變大起來了。

「這飛機也不能載我到南美洲去的。」羅其吶吶着說：「而且，我的護照，我的行李，甚麼都留在家裏，沒帶出來。」

「這架飛機會載你到隣埠的另一座飛機場。」莉娜說：「那裏會有一架領事飛機載你到南美洲去。領事飛機上的乘客是用不着護照的。」

「領事飛機——」羅其的喉嚨進入了半哽塞狀態：「你的意思是——是——」

「她的意思是有整個國家在支持我們。」朱先生說。

「但——我——我不能就這樣失踪的。」羅其說：「人們會找我！我不是一個普通人，我不能就這樣失踪的。」

「即使我，也不會找到南美洲去的。」莉娜說：「最多祇是找到那個貝絲的身上吧了。他們最後看見你時，你是正在開車送她回家，她不知道你到那裏去，就沒有人知道了。」

羅其忽然明白了。原來他們是早有計劃的，怪不得要他送一位女賓回家了。這樣，最後看見羅其的就是那位女賓，而決不會牽連到他們的身上來。

「而且。」莉娜說：「你的結局，我們早已安排好了。」

「我的結局？」

車子已到了那架飛機，在飛機旁邊停下來了。站在那裏的飛行員便立即用手推動螺旋槳，飛機的馬達暴響起來，莉娜的槍在羅其的脅下一緊，說：「好了，下車吧。」

羅其遲疑了一下，祇好跟他們下車。

莉娜把羅其押着，走到飛機的旁邊，那個駕駛員已經爬回飛機上，準備起飛了，飛機上還有一個男人在着，那是一個高大的男人，臉上木無表情的，莉娜擺擺槍：「你跟他走吧，羅其。」

羅其瞥一眼莉娜，問：「你不跟我一起去？」

莉娜搖頭：「你去吧，這位先生會好好照顧你的了，但——不要反抗，因爲他不會像我那麼仁慈的。」

羅其點點頭，那人伸手下來，執住羅其的手，拉他上去，莉娜忽然又說：「等一等。」

那人放手，讓羅其回到地下，莉娜伸手進羅其的袋裏，摸出了羅其的手槍，微笑：「雖然沒有子彈，也是不要帶在你身上的好。」她把槍交給飛機上那個人：「你替他保管着。」

那人接了槍，然後便把羅其扶上飛機，關上飛機的門。飛機的引擎聲更響了。而且開始移動，沿着草地滑行，漸漸升空，飛遠了。莉娜站在原位，目送飛機隱沒了，才轉身離開。她走回車子，對開車的

「朱先生」說：「第一步的任務已經完成，我們可以走了。」

她坐進車中，朱先生的手伸過來，摟住她的腰。拍！莉娜立即把他的手打開。

「不要碰我。」她强硬地說。

朱先生吃吃笑：「爲甚麼不呢？我們不是夫婦嗎？」

「祇是在別人的面前。」莉娜說：「現在沒有別人，就不必多此一舉。」

朱先生吃吃笑着：「你從來不喜歡我的，是嗎？莉娜？」他開動車子，馬達怒吼一聲，車子便絕塵而去。

× × ×

羅其的人雖然不在了，他那部跑車却仍在鬧事。他那部名貴的跑車，假如把馬達的容量開盡時，那聲音是極其吵耳的。現在，這部車子就在那些僻靜的路上轉來轉去，盡量發揮它的吵耳的本事，這是一個幽靜的住宅區，這個時間，這種聲音實在十分討厭。

所以，有不少人從窗內探頭出來，看看究竟是誰這麼討厭，但他們看不見是誰，祇是看到這部車子在竄來竄去而已。

很可能已經有一兩家人打了電話報警，因爲在這一區，這種行爲是令人難以容忍的，但是警察却並沒有機會到來干涉。因爲這部車子吵了幾分鐘，差不多把每一個人都吵醒了之後，便直撞向路邊的樹蔭下，撞破了路邊的鐵欄而直跌下路邊之外的山谷中。

隆然一聲，車子墮在一塊突出的大石上彈開，再轟然一聲，爆炸了。

沒有人看見，在車子撞下去之前，已經有一個人從車中跳了出來，一滾滾進了黑暗中，有如空氣般消失。

車子在山崖下面着火焚燒，再發生了兩次較小的爆炸之後，火便慢慢熄掉了，而到這時，消防車及救傷車才趕到現場。消防人員匆匆扳援着爬下山谷去，車子已經成爲了一堆扭曲焦黑的金屬，而在殘骸之中有一具差不多變成了焦炭的屍體，這顯然就是駕車人的屍體了。照常理就是如此。

在局外人看來，神槍手羅其是已經死去了，他是汽車失事而死的。

× × ×

那個人坐在窗前那張巨大的辦公桌後面，桌後是一張舒適的旋轉皮椅。他坐在椅上，輕輕地左右旋轉着手指在桌面上敲着，他的背後的窗子是一隻全景大窗，可以看到遠處的港口及港口那些密擠擠的大小船隻，近景是那些林立的摩天大厦。這裏是商業區的中心，在那些摩天大厦之內的全部是商行的寫字間。這個人所在的這一間，在外表上也是的。事實上，寫字間的門口，也掛着一隻商行的牌子，不過實在這裏却不是一個營商的地方，坐在皮椅上的這個人，一頭都是白髮，不過年紀不算老，大概五十歲左右吧，禿禿的頭，脹脹的臉透現着營養良好的粉紅色。一個養尊處優的人，一個成功的商人？但這些祇是外表的印象而已。他現在討論着的就不是生意上的事情，他是在討論着羅其。

他面前的桌上放滿了新聞的剪報，小心地用硬紙張貼起來的，其上的新聞都是有關羅其的新聞。羅其是一個出名的人，他的死當然是轟動的。

「我告訴你。」那個白頭髮的老人說：「羅其並沒有死。」

「但是墮毀了的是他的車子，有人看見他開這車子離開派對的，他就是用這車子送那個叫貝絲的女人回家，而貝絲看着他開車子走了的。車子裏面，也有他的屍體！」

說這話的人是坐在白頭髮人的對面，也是坐在一張舒適的旋轉皮椅中。那高高的椅背遮着，一時看不清楚他的面貌，但當椅子一轉過來，就可以看到他的側面了。一個很强壯的人，面貌是很英俊的，英俊得很斯文，但是斯文之中可帶着粗獷。假如是懂得觀人於微的人，就會知道這個人是能夠靜如處子，而矯若游龍的。這個人就是司馬洛。一個介乎職業間諜，竊賊以及俠客三者之間的人，他究竟是哪一類，主要還得看他的對手是誰。現在，他的對手則是職業間諜了。

「屍體！」那白頭髮的人伸起一隻手指，「這是另一個值得懷疑的地方！燒成焦炭一樣，面目都不能辨認，那麼這不一定是羅其的屍體了。這可能是任何人的屍體，明白嗎，司馬洛？」

「牙齒又如何呢？」司馬洛說，「牙齒是燒不掉的！」

「牙齒不能證明什麼，」那白色頭髮的人說，「羅其的牙齒極好，從來不看牙醫生的。他不需要。沒有地方可以找到他的牙模。屍體祇有牙齒是完整的，一副好牙齒！」

「這眞方便！」司馬洛笑起來了。

「總之，我的看法就是，羅其並未死去！」那個白頭髮的人繼續轉動着他那張椅子，這樣說道。

「那麼呢？」司馬洛問。

「你去把他找回來，司馬洛，」那人說，「這是你的工作，司馬洛，這是天造地設，最適合你的工作！」

司馬洛很感興趣地微笑着：「那麼這亦即是說，這個羅其是值很多錢的了？」

「談起錢，」那個白色頭髮的人說，「兩個月之前，一個南美洲國家曾經委託我們把羅其弄到他們那裏去，而他們願意出一個好價錢。價錢我是滿意的，但這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說服羅其投向他們的！所以，我拒絕了。這是另一個我不相信羅其是眞的死了的原因！」

「而現在，」司馬洛說，「你懷疑他們懶得游說了，祇是用强硬的手段去把羅其捉下來，然後讓世人知道羅其是已經死了，不存在了？」

「是的，」那白頭髮的人說，「我相信正是如此！」

「但假如你把羅其找回來，他們也不會付錢給你的。」司馬洛說。

「另一些人會，」那個白頭髮的人說，「羅其除了是個神槍手之外，他也是一位軍火專家，他對軍火的知識是極其豐富的。這樣一個人落在一個落後國家的手中，就等於是一本活的百科全書，十分有用，而有些人不想羅其被人利用！」

「於是這些人付錢給你去把羅其找回來？」司馬洛問。

「對了，」那白頭髮的人說，「你眞聰明，司馬洛！」

「那麼這件事情其實是很簡單的，」司馬洛說，「你已經肯定了羅其是未死的。你也肯定了羅其是給哪一個國家捉去，那麼祇要搶回來就行了。這件事情，你的手下們都辦得到的，何必要我呢？」

「你是在告訴我你不想賺錢嗎？」那白頭髮的人問。

「太容易賺的錢我不大好意思賺，」司馬洛說，「容易的工作做得太多，那是會使自己的本領退步的！」

「這不是容易的工作！」那白頭髮的人說着，伸手一指。

司馬洛輕輕一轉椅子，便轉了過來，朝着窗子對面的牆壁。那牆壁上掛着一幅大地圖。

司馬洛看着時，一支飛鏢便飛出去，「托」一聲刺在地圖上。

那隻飛鏢是那種玩具飛鏢，而它刺中的是南美洲許多小國家之中的一個。司馬洛走過去看清楚。「沙治亞？」他問。

「是的，」那白頭髮的人回答，「沙治亞是一個小國家，不過雖然是一個小國家，地方還是相當大的，羅其可能是在沙治亞的任何一個部份，即使要搶，也得查清楚到什麼地方去搶才行的，是嗎？查的工作，就是要由你來做了，司馬洛。」

司馬洛細細地看着那地圖。其實，地圖是不能告訴他什麼的，因爲即使在這麼大一幅地圖上，整個沙治亞的面積也不過手掌般大吧了。

「我可以告訴你一點，」那白頭髮的人說，「沙治亞的女人是以美麗而熱情出名的！」

司馬洛微笑：「這對我似乎比一百萬元更具吸引力了！」

「你現在就要開始工作，」那白頭髮的人說道。

「現在就到沙治亞去？」司馬洛問。

那白頭髮的人笑起來：「不，沒有那麼快，沙治亞的女人可以等的。羅其是在這裏失踪的，綫索是在這邊。假如沒有綫索，你到沙治亞去，也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道：「我眞是急不及待！」

「我們得先從羅其最後接觸過的人的身上着手！」那白頭髮的人說着，從抽屜中取出一份名單，交給司馬洛：「這就是羅其最後接觸過的人的名單！」

司馬洛接過來一看，就皺起眉頭了。「訪問！訪問！這工作實在應該找個新聞記者來做的。」

「這其中也有好幾個美麗的女人的！」白頭髮的人說，「別浪費時間了，現在就動身吧！」

司馬洛把那份名單摺起來，敲着桌子，說：「你似乎忘記了一件事，朋友！」

那白頭髮的人從抽屜中拿出一張紙來遞給他：「我並沒有忘記！」

那張紙是一張支票。司馬洛看看支票上的數字，滿意地點點頭。因爲他是一個好手，他做事總是要拿很高的價錢，不過，他所做的也總是困難的事情。這個白頭髮的人主持一個職業間諜組織，大的，困難的工作，他就要找司馬洛這種神通廣大的人去做了！

當然，司馬洛跟他是有很深的交情的，因此他們可以互相信任，但信任是另一件事情，提起工作，他們就不能不計較錢的問題。

「祇有一個問題，」司馬洛說，「假如撞死的人眞是羅其呢？」

「這個可能性不高，」那白頭髮的人說，「但假如是的話，你也不用退錢的，祇要加以證明就行了。效果是一樣的！」

「謝謝你！」司馬洛把支票放進內袋，看看錶，「銀行差不多要關門了，老板，所以我也得動身了！」

「隨時保持聯絡，」那白頭髮的人說，「向我報告你的工作進展。」

司馬洛點點頭，接着又皺起了眉頭：「還有一點我是不很清楚的。你的意思是要我把羅其找回來呢，還是把他殺掉？」

「誰說把他殺死？」白頭髮的人說，「我是說把他找回來，我的意思就是把他找回來，活的！」

「一槍打死不是乾淨得多了嗎？」司馬洛說，「這樣可用不着麻煩把他刦回來，又要把他運回來了。羅其死了，他們一樣不能用他！」

司馬洛是在試探着對方的眞正目的。

「司馬洛，司馬洛，」白頭髮的人大不以爲然地，咀巴做出嘖嘖的聲音，「聽你講話，你就像變成了個職業兇手了！」

「我祇是提供一個比較容易的方法，」司馬洛說，「你可以另外找一個人去開槍，效果還是一樣的！」

白頭髮的人搖頭：「我要的是活的羅其，不是死的。你要找到他，而且你要找到活着的他，事實上，你要盡你的能力保護他的生命，明白嗎？」

「有什麼理由一定要他活着嗎？」司馬洛又坐下來了，似乎暫時忘記了銀行的事情。

「活着總是比死掉好的！」

「不，」司馬洛搖搖頭，「你們都不是那種講人道的人，而是祇講效果的。你要一個人活着，就一定有一個特別理由。我不是一個傻瓜，老朋友！」

「有理由要他活着？」白頭髮的人遲疑了一下，祇好點頭承認：「不錯，是有很重要的理由的。」

「怎樣重要呢？」司馬洛問。

「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那白頭髮的人說道。

「瞞着我，這是會影響工作效率的。」司馬洛指出。

「我認爲你不需要知道！」白頭髮的人强硬地說。

司馬洛聳聳肩：「好吧，我不需要知道，算了吧。」

「你的銀行差不多要關門了。」那白頭髮的人提醒他。

司馬洛再度站起來，走向門口，到了門口又停住，說：「假如證明了羅其是已經死在汽車失事之中呢？」

「我已經說過了，」那白頭髮的人說，「我還是不會要你退錢的。」

× × ×

那份名單實在並不很有價值，上面列

出的人是根據警方調查死因時的記錄，上面的主要就是參加舞會的客人們。凡是與羅其交談過的，都有接受問話，他們的問答記錄也有附在名單上，但是那些記錄實在也不大有用的，因爲那都是例行的問話，因爲警方早已肯定這是一件普通的汽車失事事件。這也難怪的，警方總不能把每一件汽車失事案都當作是間諜案處理的。

司馬洛小心地吃完了他那份牛排，然後便到銀行去，存入了那張支票。有了錢在他的銀行戶口之中，他的精神也振作起來了。他一生最重視的兩件東西就是錢和女人，次序並沒有一定，錢少的時候便是錢的排名在先，錢多的時候便是女人排名在先了。

他找回了他停在橫街的那部新型跑車，開動了。正如羅其一樣，他也是一個愛好享受的人，吃好的穿好的，開的車子也是開最好的。他第一個要訪問的人就是那個派對的主人。那個派對的主人叫白卡，一位精明的人，一個很精明能幹的人，當他知道司馬洛不是警探的時候，他就不大願意應酬他了。

司馬洛給他名片上印的銜頭是一家保險公司的調查員。

「希望你幫助我們，」司馬洛說，「我們祇是想弄清楚羅其的死亡裏因。你也許不知道，羅其在我們的公司買了很重的意外保險！」

「人已經死了，」白卡說，「還查些什麼呢？難道你們不想賠償嗎？」

「不是這個問題，」司馬洛說，「我們公司是有很多規例的，譬如，假如投保人是自殺的，情形就會有點不同了。」

「胡說，」白卡駁斥道，「羅其不會自殺的！」

「那就最好了，」司馬洛說，「我也希望他不是自殺，但我們必須加以肯定的。假如你認爲他不是自殺，那麼你更應該幫助我加以證明，幫助我，也即是幫助羅其。」

白卡聳聳肩：「我怎能證明他不是自殺的呢？這個問題只有他自己能回答，而他已經死了。」

司馬洛微笑：「我們只能由邏輯去推斷。假如他死前的表現沒有什麼不對，我們就可以斷定他不是自殺的了！他是在離開了你的派對之後死去的，所以，我希望你把派對上的情形詳細地告訴我。」

白卡想了一會，點點頭：「好吧！」

他把他所知道的派對上的情形對司馬洛敍述了一遍。他當然說得不很詳細，但是，司馬洛却是很會提出問題的。

配合司馬洛的問話技巧，那個派對當夜的情形，便差不多等如是重現眼前了。

終於，司馬洛沉默了下來，思索着。

「你滿意了嗎？」白卡問道。

司馬洛聳聳肩：「白卡先生，謝謝你，你的確是已經很大力幫忙了！」

「你仍然認爲羅其是自殺的嗎？」

「沒有什麼自殺跡象，」司馬洛說，「祇有一兩點是比較有懷疑的，例如，當那女孩子問他在打仗時有沒有殺過人，他的臉色就忽然改變了，爲什麼呢？」

「也許觸及了他過去一些傷心事，」白卡說，「羅其這個人的過去是相當複雜的，不過，這也不應該引起他自殺的。」

「後來他又跟一個朱太太跳新潮舞，」司馬洛說，「羅其很喜歡新潮舞嗎？」

「不，」白卡想了一想之後回答道，「他討厭新潮舞。他並不是那種新潮派人物。」

「但是他却跟這位朱太太跳新潮舞！」司馬洛說，「這不是有點特別嗎？」

「有點特別，」白卡說，「但不是犯法的。」

「後來他又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就是送這位貝絲小姐回家，他喜歡這一型的女人嗎？照你的形容，這個貝絲的身上並沒有一個值得男人喜歡的地方。」

「這是我所推薦的！」白卡提出。

「他說不舒服，要早點走，」司馬洛說，「但是他又說要送一位小姐回家，這不是很矛盾嗎？一個不舒服的人，祇是希望快點回到家裏休息，爲什麼還要送一位小姐呢？」

白卡抓着頭皮，回答不出來。他終於說：「司馬洛先生，你究竟想證明什麼呢？你就像懷疑是我們謀殺了羅其似的？」

「請不要誤會，白卡先生，」司馬洛抱歉地說，「我並不是這樣的目的。我祇是要查出事實來吧了。完全沒有別的企圖，祇是想查出事實來。」

白卡聳聳肩：「我已經把全部事實告訴了你。」

司馬洛站起來：「我看，我也應該去找這位貝絲小姐談一談了。」

白卡微笑：「你是一個英俊的男人，貝絲一定歡迎你的！」

× × ×

貝絲果然很歡迎司馬洛。事實上她目不轉睛地看着他臉上充滿着陶醉的表情。

「你現在說起來，我倒想起了，」貝絲說，「他的確有點古怪，就像是喝醉了似的。」

「例如他那一種動作使你感覺他是喝醉了呢？」司馬洛問。

他們現在是在貝絲的家裏。她的家佈置得很高級趣味，傢具也是擺設得井井有條的。看她的家，比看她的人，舒服得多了。

「例如——」貝絲對司馬洛作了一個嫵媚的微笑，「但是在這裏談話，不是枯躁一點嗎，司馬洛？」

司馬洛在心裏呻吟一聲。假如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作此提議，他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像貝絲這樣一個女人？不過他還是在臉上堆出笑容：「假如現在是晚上，我一定請你上夜總會了，貝絲，但現在才是下午，我們何不找一個清靜的地方詳細地談談呢？譬如一個有音樂的地方？」

「司馬洛先生，」貝絲的微笑更甜蜜了，「你眞是懂得女孩子的心理！也許，我會光顧你買一份保險的！」她的微笑繼續甜蜜，雖然看的人則是一點沒有甜蜜的感覺的。

事實上司馬洛所生的乃是一陣嘔心的感覺，他把那陣嘔心的感覺忍了下去，又說：「貝絲小姐，你誤會了，我不是保險經紀，我祇是一個調查員吧了！」

「一個這樣英俊的調查員，」貝絲讚嘆地搖着頭，「你的工作效率，一定很好

了。」

「我們可以起程了嗎？」司馬洛問。

「我們起程吧。」貝絲說。

司馬洛萬分不耐煩地等貝絲換過了衣服，然後跟她一起去喝下午茶。貝絲雖然扭揑，但是她的敍述却是詳細得多了。這主要是因爲她一直都在注意着羅其。她說她對普通男人是不感興趣的，她的對象起碼要有名氣地位或者特殊的本事，才有資格進入被考慮之列。而在那天晚上的舞會中，她就祇對羅其一個人感興趣。那當然就是因爲羅其是一個衆所矚目的客人了。

司馬洛花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終於斷定了這位姓朱的夫婦才是他要找的人，而不是貝絲，雖然貝絲是最後見過羅其的人。在分手之前，他不得不答應晚上來與貝絲上夜總會去。

× × ×

當司馬洛到達朱家的時候，就祇有莉娜一個人在家而已。莉娜自己來開門。她很感興趣地打量着司馬洛，而司馬洛亦是感到精神一振，這個女人，跟那個貝絲可以說簡直是兩種不同的動物了。

當她明白了司馬洛的來意之後，她便微笑說：「請進來吧，司馬洛先生。」

「朱先生呢？」司馬洛問。

「他爲了生意上的事情出去了，」莉娜說，「但我相信我是可以幫助你的，事實上，那天晚上都是我在和羅其講話。」

她給他拿來了一杯酒，而司馬洛的第一句問話就使她的臉一沉了。司馬洛問的是：「你跟羅其好像是老相識！」

莉娜聳聳肩：「你一定誤會了。不是，我是在那個派對上結識他的。我正在花園看海景，他也出來，替我拾起手帕，我們交談起來，就是這樣了。」

「你們不相識，却談得很投機！」司馬洛說。

「司馬洛先生，」莉娜有點不高興地，「你，不是在暗示，羅其的汽車失事是因爲我的吧。」

「哦，不，不，」司馬洛連忙否認，「我不過是想查出眞相吧了，我希望你幫忙我！」

「我是正在盡我的能力幫忙你的，」莉娜說，「但，你的問題却是似乎古怪一點！」

「我可以見朱先生嗎？」司馬洛問。

「當然可以。」莉娜說，「假如你要見他，得今天晚上再來，更好是明天！」

「我對朱先生很感興趣，」司馬洛說着站起來，走到火爐架前面，拿下了放在那裏的一隻相架說：「這就是他了嗎？」

「是的，」莉娜說。

「相當英俊的男人。」司馬洛說。

「謝謝你。」

「朱先生是幹什麼的呢？」司馬洛問着，眼睛却一直瞪着那隻相架。

「司馬洛先生，」莉娜不悅地道：「你來這裏祇是調查羅其的死因吧了。我丈夫幹什麼，跟這件事又有什麼關係呢？」

司馬洛祇是看着那隻相架發呆，似乎沒有聽到她說話。

「司馬洛先生，」莉娜在旁叫喚他。

「噢，」司馬洛才如夢醒地轉過來，「你在說什麼？」

莉娜老實不客氣地把相架從司馬洛手中拿回，放回原處。

她恨恨地道：「我是在說，你沒有權查問我丈夫的事情。你不過是來調查羅其的死因的吧了。」

「噢，對不起，眞對不起！」司馬洛抱歉地說，「我的問題完全是私人性質的。我祇是覺得朱先生很面善，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他似的！」

「是嗎？你認識他？」莉娜的眼光小心地在司馬洛的臉上搜索着，不過她却仍然是十分鎮靜的，一點也沒有慌張表現。

「我好像認識他，」司馬洛說，「不過我認識他的時候他並不姓朱，亦不是叫朱利。」

「那你一定是認錯人了，」莉娜說，「我的丈夫並沒有別的名字！」

「對一個男人知道得最多的，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太太，」司馬洛指出。

「司馬洛先生，」莉娜難以忍耐地說，「我們似乎已經談得太遠一點了，我們是在談羅其的。」

「羅其的事情已經談完了，」司馬洛嬉皮笑臉地看着她，「雖然你不願意談你的丈夫，那我們來談談你如何？你眞是個可愛的女人！朱先生不知是幾生修到。」

莉娜站起來：「司馬洛先生，我們這樣談下去，是沒有結果的。假如你再沒有什麼重要問題的話，請原諒我，我要失陪了！」

「好吧！」司馬洛微笑，「既然你下逐客令，那我祇好告辭了！」他再走到爐架的前面，拿起朱利的照片，端詳一番。

「唔，假如他就是我所認識的那個人，那麼，我會帶給他很大的麻煩的。」

「我不相信我的丈夫會認識你這種人，」莉娜鄙夷地說。

「好了，朱太太，再見，」司馬洛遞出自己的名片，「假如你想起了什麼特別的事情，請打電話給我吧。自然，假如是親自到我的家來找我的話，我是更加歡迎了！」

莉娜沒有表示明白他的暗示，祇是接下了他的名片，丟在几上，便走過去開門送客了。

× × ×

「你以爲這一雙朱利夫婦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人？」那白頭髮的人聲音從聽筒裏傳來。

「我不知道，」司馬洛挨在電話亭裏，拿着那紅色的聽筒，「但這個朱利不是朱利，也不是什麼出入口商人。他是野狼何德。我見過他，我認得他的。」

「野狼何德是什麼人？」那白頭髮的人問道。

「他以往的專長是勒索，」司馬洛說，「他對女人是有他一手的，從他的女人那裏查出別的女人或者男人的隱私，便進行勒索！」

「也許他已經改過自新，做起正當生意來了？」白頭髮的人說。

「別那麼天眞吧，」司馬洛不耐煩地道，「世界上有好幾種人是不會改過自新的，野狼何德就是其中之一種。沒有別種生意比他那種生意更厚利潤了。」

「很好，我查一查這個朱利的底細，

」那白頭髮的人答應，「今天晚上給你報告吧！」

「好的，」司馬洛說，「我等你的消息！」

「還有什麼別的發現嗎？」那白頭髮的人問道。

「沒有了，」司馬洛說，「我已經訪問過了每一個可能訪問的人，假如有什麼古怪的話，古怪就是出在這雙朱利夫婦的身上了。我希望那女的今天晚上會來找我。假如他們是有什麼古怪的話，她是會來的！」

「為什麼不希望男的來？」

「我一向都是喜歡跟女人交手的。」司馬洛微笑。

「我倒希望我是一個女人，」白頭髮的人說，「那時，我就可以得到你的免費服務了！」

「假如你有機會實行變性手術，」司馬洛說，「你一定得通知我。」

「但是，即使我變成了女人，」那白頭髮的人說，「我也不會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的！」他格格地笑了起來。

× × ×

司馬洛預料的事情，果然在當天晚上就實現了。白頭髮人的報告還沒有送來之前，莉娜已經是親自送上門來了。司馬洛是自己住一層小樓的，在一家公寓式住宅佔一個單位，雖然不如莉娜所住的花園洋房那麼寬敞，但也自有其可愛之處，那就是交通便利。

莉娜來之前先給了他一個電話。

「眞意外，」司馬洛說，「我還以為你很討厭我呢！」

「沒有一個女人會討厭別人欣賞自己的！」莉娜說。

「你想起了什麼忘記告訴我的事情嗎？」司馬洛的心內興奮起來。莉娜既然自動送上門來，那就表示她定是有弱點了。

「沒有，」莉娜說，「但是，我的丈夫還沒有回家。」

「現在還沒有回家？」司馬洛看看腕錶，「現在已經九點鐘，已經過了辦公時間很久！」

「他應該早就回來的。」莉娜說。

「但他還沒有回來，」司馬洛說，「難道你懷疑他有什麼意外之類嗎？假如是的話，我是很樂意替你去找他的。」

「不，不要找他，」莉娜說，「我知道他現在在哪裏，但我不要找他。」

「他有別個女人？」司馬洛問。

莉娜遲疑了一下，默認了。她說：「我們的婚姻是不大美滿的！」

「你一定很寂寞了，」司馬洛說，「那麼大一間屋子。」

「是的，」莉娜說，「事實上，我現在寂寞到希望能夠有一個人陪我談天！」

「我有資格嗎？」司馬洛問。

莉娜有點嬌羞地笑起來：「事實上，司馬洛先生，你是最適當的人選！」

「我知道有一家美洲屋夜總會，」司馬洛說，「那裏的情調是很不錯的！」

× × ×

「司馬洛先生，」莉娜在柔和的音樂裏低聲說，「我希望你不會以為我是太放蕩的！」

「我以為你的丈夫太放蕩，」司馬洛說，「他不該把一位這樣可愛的妻子丟在家裏。」

「每一樁婚姻都有別人看不見的困難的，」莉娜說，「司馬洛先生，你能帮助我嗎？」

「怎樣帮助你呢？」司馬洛問。

「我要離婚。」莉娜說。

「你的意思是拍些床上照片之類作證據？」司馬洛問。

「是的，」莉娜說，「你是一個調查員，這表示你是私家偵探的一種。這一類的事情，你應該優為之的。」

「但這卻不是我的專業，」司馬洛說，「我所做的，不過是保險方面的調查吧了！」

「你對錢一定感興趣的吧？」她凝視着他說道。

「不一定，」司馬洛說，「最近我的經濟情形還好，我感興趣的祇是女人。」

「你的意思是你不要錢，」莉娜說，「而假如有一個你感興趣的女人的話，也許你就會幹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大致上是這個意思！」

莉娜沉默着，似乎是在考慮着司馬洛的暗示。最後她輕輕按着司馬洛的手，說：「來吧，司馬洛先生，讓我們跳舞！」

他們到舞池中去了。慢狐步慢得幾乎是不動的，而那低沉的音樂使人心絃震撼。把莉娜抱在懷中，嗅着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香氣，司馬洛幾乎忘記了她是一個陷阱，而擁着她等如是擁着一朵食人花，隨時有被它吞沒的危險。

她把臉在他的臉上貼得很緊，而手也揑得很緊，似乎這表示她對他的暗示是已經默許了。她既然出錢請不到他，那麼給他她的肉體，也是在所不惜了！

「司馬洛先生，」她說，「你說你以前認識我的丈夫，他究竟是什麼人呢？」

司馬洛顯示有點難為情地笑起來：「我難保不會認錯人的，莉娜！」

「事實上，我對我丈夫的過去也知道得不多，」莉娜說，「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一點。」

「我認識的那個人是很壞的，」司馬洛說，「假如萬一不是他，就會大大地影响你對他的印象，這就未免不公平了！」

「我不是什麼話都相信的，」莉娜說，「我有我自己的判斷力！」

「不，」司馬洛搖起頭來，「我還是肯定了他的身份，然後再對你說吧。明天，我就會動手去替你查一查。」

「你原來是一個很有良心的人，」莉娜說道，「你不會隨便玷汚一個人的名譽的！」

「就像我的樣子並不像一個有良心的人！」司馬洛笑起來。

「你不能怪我，」莉娜說，「這是你自己給人的印象。今天，你來找我的時候，你的態度實在使人討厭！」

「這也難怪，」司馬洛說，「我的工作需要我如此。如公司能省掉賠欵，我是有獎金可領的。其實我本人並不無賴。」

他們沒有再說話了，只是跳舞，莉娜放軟着身子，貼得很近他，香氣升進他的

鼻孔，使他幾次都陶醉到幾乎陷入了忘我的境界。但是他都能及時醒過來，知道自己懷中的實在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最後，莉娜低聲說：「我很累了，我想休息！」

「我卻不願意送你回家。」司馬洛說道。

「那麼別送我回家好了。」莉娜嬌柔地說道。

「我有一個更好的主意，」司馬洛說，「我送你回我的家吧！」

× × ×

他們回到司馬洛的家去，入門並沒有開燈，是莉娜提議不要開燈的。她說：「有沒有音樂，司馬洛？開點音樂，讓我們跳舞吧！」

司馬洛去開了音樂。這點他是早有預備的，他的寓所裏裝有一副最優良的電唱機，預備着最精選的，他知道女人最喜歡的那種音樂，因為這是很有助於他引誘異性的。現在他就放出他那種特備的音樂，而他們在那種非常羅曼蒂克的環境中跳着舞。

後來，舞步停了，他們仍是緊緊地擁着，咀唇與咀唇相接。在調情方面，司馬洛是個老手，而現在，他發覺他是遇到了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了。她很會運用她的舌頭，而這是很重要的，就如精於跳舞的人懂得運用雙脚，能使對手感到舒快順暢，而不是格格不相入。

但羅曼蒂克的氣氛忽然被門鈴聲打斷。司馬洛充耳不聞，莉娜却做不到這一點。她把咀唇拔開了，說：「有人找你！」

「別管他好了！」司馬洛說。

「也許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呢！」莉娜說。

「沒有什麼事情是比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更重要的。」司馬洛說。

「但——」莉娜說，「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呀！」

門鈴還是固執地繼續响着，似乎按門鈴的人是肯定有人在家似的，因而不肯離去。司馬洛沒有辦法，祇好過去就着門洞張一張。門外站着的人他是認識的，就是那個白頭髮人派來的小厮，而這小厮的手中正拿着一隻鷄皮紙袋。

他祇好開了門，那小厮遞上紙袋，司馬洛點頭，說：「行了！」然後關上門。

紙袋中有些什麼，他們是彼此心照的。這自然就是有關這雙朱利夫婦的資料了。司馬洛把紙袋帶進廳中，就這樣放在酒櫃的面上。

「什麼事？」莉娜問。

「不重要的！」司馬洛說。但興趣已經受到了影响，他感到有點失望。

莉娜却很懂得彌補氣氛，她低聲說：「開點音樂吧，我還想跳舞，要興奮一點的音樂！知道嗎？」

司馬洛過去換了一盒較為興奮的錄音帶。

他想上前去和她繼續共舞，但莉娜伸出一隻手來推拒，而且隨即，她的身子也扭動起來了，扭得就像是一條蛇在地上豎了起來似的。司馬洛祇是看着她在發呆。

她以前一直是以一位賢妻的姿態出現在司馬洛的面前的，但現在却改變了，不再是賢妻，而像是脫衣舞娘在舞台上跳舞，完全是另外一副面目。這個女人，她的演技，倒眞是了不起。他奇怪那袋資料裏面有些甚麼關於莉娜的記述。她有怎樣的過去？

然後，莉娜便開始把衣服脫下來了，慢慢地，一件一件脫下來，脫得清楚伶俐，毫不拖泥帶水，然而一直都是保持着那美妙的姿態。

司馬洛祇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莉娜在那件簡單的衫裙下面就是一件黑色的花邊底裙，再脫去了底裙，就是一套黑色通花的乳罩和三角褲，那套黑色通花的乳罩和三角褲是祇有內衣褲的作用而無蔽體作用的。事實上，貼身的衣物也並不需要有蔽體的作用。司馬洛可以看到她的乳房挺實而飽滿，乳頭的顏色還很淺，雖然她已不是一個黃花少女了，那淺色的三角形裏面又有一個較小也較為濃黑的三角形。

跟着，莉娜又伸手到背後去，解開了乳罩的扣子，輕輕地把它揭去了，遞到面前來，失去了乳罩的支持，她的乳房仍然是那麼堅挺的。她的腰輕輕一扭，那兩團羊脂般的白肉便輕輕地顫動起來，她一直沒有停止隨着音樂的節拍扭動，而彎下腰，把那條黑色的三角褲也褪了下來。

她終於全無遮掩地站在他的面前了。

司馬洛到了此刻就很難不忘記一切，她的身段是那麼美好，也許唯一的缺點是她的腰肢稍粗，而這是年紀的關係。

她的身體向後微傾，而盤骨向前挺出，雙手平伸，向他輕輕招手。

「過來吧，司馬洛，」她以微帶沙啞的聲音說道。

司馬洛踏步上前，把她攔腰抱起來，携向睡房，她祇是攬着他的腰，半閉着眼睛，肉香四溢。

通常，司馬洛都是不願意碰別人的妻子的，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他知道這雙姓朱的夫婦一定並不是眞的夫婦，而祇是一雙搭檔之類，所以他就並不顧忌了。他把莉娜放在床上，雖然已經血脈沸騰，但仍然保持着警惕。

他知道莉娜必然是另有目的而來的，決不會單單是為了和他鬼混而已，她一定是為了調查他的底細而來。

莉娜輕輕地呻吟起來了，司馬洛的手放在她的身上，發覺她已經很熱，她是眞的需要的，原來，她是一個能把工作和娛樂混合在一起的女人！……

他的手遍遊敏感的地方，而她更熱了，而且有着如潮的分泌。

司馬洛亦是一個能寓娛樂於工作的人，而事實上，在這個方面，男人是比較容易做到的，總之，現在他們兩個人是如魚得水了。

司馬洛的調情動作進行到他自己也感到難耐的時候，他便暫停，除去自己的衣服，解除了這種束縛之後，她也就能夠更直接地觸到他了。很快，他們便合而為一，床褥因為受到壓力而不停地發出抗議的聲音，莉娜也是因為受壓而不斷發出聲音，不過不是抗議的聲音，而是歡迎的聲音，也許她是唯恐壓力不夠強大而已。

——未完——

俠義傳奇故事／高皐·文　盧令·圖

風雨殘陽（八）

惡魔同授首　大俠慶團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騰梭等追擊鐵羽途中，無意間進入一處壑底，竟獲與隱居療毒的黃九峯重逢，父子重聚，喜何如之，黃九峯爲黃騰梭與玉簪主持婚事後，萬緣師太飄然而去，而黃騰梭也奉黃九峯之命閉關百日練功。公孫小小失去黃騰梭蹤跡，一路追尋，竟遭到南拓與劉薇怡暗算，被點了穴道，正當南拓要大施輕薄之際，一獨臂中年婦突現身解救，驚走南拓與劉薇怡，事後知那獨臂人就是黃騰梭先母皇甫菁菁，她也問知公孫小小一切，翌日遂聯袂前往漢口，中途在一飯莊打尖，那店伙招呼她們時竟言詞閃縮——

其實這不能怪店伙，因爲他遇到了惡人。

坐在食堂上方的確是一個惡人，誰要是瞧他一眼，準會寢難安蓆，連做幾天惡夢。

此人掀鼻暴眼，面如青螺，長像之獰惡，實在十分少見。

別看這人長像獰惡，他却依紅偎翠，左右逢源，兩名嬌滴滴的美人兒一左一右的向他依偎着。

這三人皇甫菁菁認識兩個，那長像獰惡的老者是惡名遠播，威震四海的魔頭「神鬼一見愁」。

相傳此人業已金盆洗手，回頭向善，在崑崙山隱居，看來他是劣根太深，餘毒難除，又出山來害人了。

此人功力之高，據說數遍黑白兩道也無法找到一個敵手，當年黑星包不錯也要讓他三分。

他身旁的兩名女人一個年歲較長，一個約莫二十七八，年歲較長的是紅花三娘子，較小的面生得很，皇甫菁菁不知道她是何許人物。

與此人同桌的還有黑道霸主赫連武，海天三傑任畢修，梁無咎，朱光等四人。

這般人無一不是武林的魔頭，江湖的煞星，勿怪這飯莊的氣壓如此迫人的了！

其實迫人的還不止這些，是爲了神鬼一見愁的一種怪癖。

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除非他叫你走，你就不得先他而離開，否則他認爲你瞧不起他，最後的結局是「殺」。

適才有人起身離開，因爲那人從未走過江湖，不知道他的這項禁忌。

但結果還是一樣，被神鬼一見愁遙遙彈出一指，指風擊碎了那人的腦袋，在食堂中洒下漫天血雨。

神鬼一見愁動輒殺人，誰還敢不在原位上呆呆的坐着？縱然是針氈也非坐下去不可。

如此一來，這個飯莊就變作敬鬼神而遠之的所在，但皇甫菁菁偏偏闖了進來。

她自然知道神鬼一見愁的禁忌。

她也會衡量敵我的實力，如若一旦動

手，她與公孫小小八成討不了好去。

只是她不犯禁，神鬼一見愁就不會動手，而且她那頭皤皤白髮，也使原本熟識之人，再也認不出她就是曾經縱橫江湖的皇甫菁菁。

最要緊的是這般魔頭爲什麼會聚在此地，她認爲此事決不尋常不願就此放過。

她估計的不錯，沒有人認出她，也沒有人找她的痲煩，當店伙替她們取來食物之後，她們就慢慢的飲食着。

片刻之後，一名神色驃悍的勁裝大漢奔進飯莊，他向神鬼一見愁抱拳一揖道：「屬下胡斐參見上卿。」

皇甫菁菁一怔道：「上卿？嘿，這是什麼樣的官名？」

公孫小小道：「上卿是朝廷文官九秩中最高的官位，此人既不在朝，又非文官，如此相稱實有點不倫不類。」

皇甫菁菁估不到公孫小小年紀雖輕，腹中却頗爲淵博，遂嘉許的點點頭道：「妳說的對，咱們聽他們說些什麼。」

勁裝大漢胡斐報告的是江漢一帶的武林動態，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直到最後一點才引起她們的關切。

「稟上卿！屬下聽到一項傳聞。」

「什麼傳聞？」

「有人在武勝關附近瞧到黃大俠。」

「那一個黃大俠？」

「黃九峯，十三把刀的瓢把子。」

「此話當眞？」

「屬下已經派人偵察去了，是否屬實，不久當可分曉。」

這當眞是人的名，樹的影，黃九峯三字立即震撼着整個飯莊。

神鬼一見愁忽然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走，咱們去武漢。」

這般煞星像一陣暴風，爲鄂城帶來一陣巨大的驚擾，現在又去得踪影全無。

在人們紛擾之中，皇甫菁菁也站了起來道：「拙夫在武勝關出現，必然會去武漢，如果碰到這般魔頭，將是一場生死之鬥，夫妻同命，老身豈能坐視。」

公孫小小道：「不要緊，伯母，家父及敝師兄都在漢口，咱們先到寒舍會合家父，然後再打探伯父的下落。」

皇甫菁菁道：「好，咱們走。」

她們一路曉夜奔馳，終於在次日的傍晚到達漢口，公孫小小不敢絲毫躭擱，領着皇甫菁菁直奔她的住處。

及到達門前一瞧，她們兩人同時大吃一驚。

大門洞開，闃無人跡，庭院一片凌亂，好像發生了什麼災變似的。

「爹……」

公孫小小瘋狂的衝進庭院，奔向後堂，一路上叫着爹，雙目淚光隱隱，幾乎要奪眶而出。

這也難怪，她自幼喪母，父女相依爲命，此時目覩家遭劇變，老父無踪，這不啻一記晴天霹靂，她如何還能沉得住氣！

緊跟在公孫小小身後的皇甫菁菁也是目蘊怒火，面露殺機，這是當年風雨殘陽之時滅門屠殺的重演，同仇敵愾，她自然要怒火焚心了。

她們找遍了每一個房間，每一個角落，除了遍地遺屍，找不到一個活人。

惟一值得安慰的是那些遺屍之中，沒有萬里流雲公孫介在內。

此時公孫小小再也控制不住她的情緒了，一聲尖銳的呼叫「爹」，眼淚便像湧泉一般的淌了出來。

「不要急，賢侄女，以令尊的修爲，當今之世還沒有幾個人能够傷得了他，由現場的情況判斷，他可能在衆寡不敵之下逃出去了，此地左右都有隣居，咱們不妨向他們打聽一下。」

皇甫菁菁說的十分合理，公孫小小只得抹乾淚水，轉身走向右隣。

右隣鄭員外，是一個辭官歸隱的飽學之士，他跟公孫介是棋友，他的女兒鄭婉君與公孫小小也很談得來。

當公孫小小叫開鄭府的大門之後，立即由門房鄭福陪着直奔大廳。

不待傳報，鄭員外夫婦已帶着女兒婉君來到廳上，公孫小小見過禮，並介紹了皇甫菁菁，然後詢問道：「鄭叔叔，侄女離家幾天，想不到竟發生了如此重大的變故，叔叔可知道我爹……」

鄭員外道：「小侄女不必着急，妳爹很好，他現在妳師兄那裏。」

公孫小小大喜道：「謝謝鄭叔叔，可是咱們的家……」

鄭員外道：「妳家的事是今早發生的，官府已派人來查驗過了，在入夜之前會處理好那些遇難者的。」

鄭婉君道：「小姐姐放心，公孫伯伯很好，他雖是受了一點輕傷，那般人却付出了十幾條生命。」

公孫小小緩緩吁出一口氣道：「謝謝婉君妹子的關懷，愚姐過幾天再來看妳，鄭叔叔，侄女告辭了。」

離開鄭府之後，她們再奔施家綢緞莊，萬里流雲公孫介果然住在施家，傷勢也並不太重。

公孫小小撲到老父的懷裏哽咽道：「爹！是怎樣發生的？他們是誰？」

公孫介撫着愛女的柔髮道：「是武林盟幹的，他們說爹窩藏叛逆，要將爹拿去問罪。」

公孫小小一怔，道：「窩藏叛逆？誰是叛逆？」

公孫介道：「自然是黃騰梭了，除了那渾小子還有誰敢跟武林盟公然爲敵？哦，小小，爹忘了問妳，妳倒是找到小子沒有？」

公孫小小道：「沒有，但我找到黃伯母了，爹，這位就是黃大哥的娘。」

皇甫菁菁雙拳一抱道：「見過公孫大俠。」

公孫介神色一呆，接着抱拳一拱道：「原來是黃夫人，小女沒有說明，簡慢之處請多多包涵！」

皇甫菁菁道：「不敢，爲小兒之事累及公孫大俠，小婦人十分不安。」

公孫介哈哈一陣大笑道：「這麼說黃夫人就太見外了，咱們雖是初識，但賢夫婦的盛名老朽却是久仰，能够爲賢夫婦稍盡棉薄，老朽感到十分榮幸，何況武林盟爲惡江湖，天人共憤，武當也是受害者，咱們同仇敵愾，黃夫人何須不安。」

侍立一旁的施玉磬插嘴道：「晚輩施玉磬參見伯母。」

皇甫菁菁道：「少俠不必多禮。」

施玉磬道：「黃兄弟爲了尋找伯父母，每日焦思苦慮，寢食難安，晚輩本想同他北上尋訪伯父母的，估不到他於十日之前突然失踪，晚輩曾經四出尋找，迄今仍未獲得半點頭緒。」

皇甫菁菁道：「咱們要集中全力應付目前的危機，小兒失踪之事只好待日後再說。」

施玉磬一怔道：「伯母是說咱們目前還有危機？」

皇甫菁菁道：「不錯，少俠可知道神鬼一見愁？」

公孫介大吃一驚道：「什麼，黃夫人，妳說神鬼一見愁怎的？」

皇甫菁菁道：「神鬼一見愁正率領大批高手趕來武漢，他雖說是對付拙夫，但此地武林同道也將難逃他的毒手！」

公孫介道：「聽說這老魔早巳隱居崑崙，黃夫人該不會瞧錯吧？」

公孫小小道：「沒有錯，與他同行的還有黑道霸主赫連武及海天三傑。」

公孫介道：「如此說來武漢一帶的江湖同道將遭逢一次浩刼了，唉，如果黃大俠還在武漢……」

公孫小小道：「爹！聽說黃九峯伯伯曾經在武勝關出現，那神鬼一見愁就是來對付黃伯伯的。」

公孫介奮然道：「果眞如此，咱們還可一戰，玉磬快派人尋找黃大俠，務必在那般魔崽子之前找到。」

施玉磬道：「是的，師父，徒兒現在就去。」

他去了，只不過盞茶時分他又匆匆奔回。

「稟師父，徒兒得到消息了。」

「哦。那你快說。」

「神鬼一見愁適才招搖過市，帶着人趕往羅家墩去了。」

他沒有提黃九峯，只說神鬼一見愁趕往羅家墩，原因是羅家墩在漢口的北郊，由武勝關至漢口這兒是必經之地。

於是，公孫介向皇甫菁菁道：「莫非黃大俠即將到達羅家墩？黃夫人，咱們得趕緊一點。」

皇甫菁菁道：「公孫大俠說的是，不過大俠傷勢未愈……」

公孫介哈哈一笑道：「黃夫人不必担心，老朽這點皮肉之傷算不了什麼，玉磬帶路，咱們走。」

江湖之中，講的是爲朋友兩肋插刀，但黃家與姓公孫的却只是初識。

初識的朋友竟爲黃家而落得家毀人傷，現在還要裹傷赴難，這份盛情使得皇甫菁菁感動不已。

羅家墩是一個小鎭，任何風吹草動，一眼便可以瞧個明白。

皇甫菁菁踏上羅家墩的街頭，這座小鎭竟然寧靜得出奇。

公孫小小走在皇甫菁菁的身側，忍不住問道：「伯母！侄女覺得有點不對！」

皇甫菁菁道：「不錯，太靜了，除非這是一座死鎭，決不會靜得如此可怕。」

她語音才落，忽然面色一沉道：「出來吧，朋友，朗朗乾坤之下，何須藏頭露尾！」

以皇甫菁菁的功力，決不會無的放矢，她說有人藏頭露尾，這小鎭之上必然有人在暗中潛伏。

果然，被叫破行藏的潛伏者走出來了，出人意外的人數竟十分之多。

公孫小小首先啊了一聲道：「原來是武林盟的，伯母，那穿綠衣的女人名叫盛綠珠，是武林盟江漢分壇的副壇主。」

她說話的聲音頗大，盛綠珠也聽得明明白白，因而微微一笑，接道：「妳錯了，小妹子，本座巳經升任分壇主了，妳說話應該客氣一點。」

公孫小小撇撇嘴道：「武林盟蛇鼠一窩，分壇主又能值幾何？」

盛綠珠怒哼一聲，但却忍住沒有發作，因爲在場的還有上卿，供奉，護法，她這個分壇主的重量實在輕了一點。

上卿是神鬼一見愁，供奉是赫連武，護法自然是海天三傑了。

公孫小小沒有說錯，這般人的確是蛇鼠一窩。

此時神鬼一見愁向皇甫菁菁等流目一瞥，冷冷道：「赫連兄，他們是誰？」

赫連武道：「稟上卿，他們是萬里流雲公孫介父女，還有他一個徒兒。」

神鬼一見愁道：「那白髮婦人呢？」

赫連武道：「江湖之上似乎沒有她這麼一號人物。」

神鬼一見愁道：「好啦，不管是誰給我一起廢了，別誤咱們的正事。」

赫連武道：「是。」

皇甫菁菁等一共四個，赫連武認爲只有一個萬里流雲公孫介較爲扎手，如果用海天三傑出擊，必可穩操勝券。

於是，他向海天三傑及盛綠珠道：「上。」

海天三傑應了一聲，首先奔了出來。

任畢修撲向萬里流雲公孫介，梁無咎奔向皇甫菁菁，朱光對上了施玉磬，剩下的盛綠珠自然找上公孫小小了。

海天三傑名震黑道，除了在黃九峯夫婦手上栽過，可以說無往不利，萬里流雲公孫介雖然是武當派碩果僅存的長老，任畢修以爲他仍有取勝的絕對自信。

雙拳一抱，他向公孫介打了一個哈哈道：「聽說公孫大俠久巳封劍歸隱，原來是傳言失實。」

公孫介道：「不錯，老夫的確曾經封劍歸隱，但妖孽倡亂，江湖蒙塵，爲了千萬無辜生靈，老夫不得不稟告祖師，重履江湖。」

任畢修一嘆道：「閣下晚節不保，實在叫人惋惜，在下上命差遣，只好得罪了，請。」

公孫介道：「好，朋友注意了。」左脚一跨，斜移半尺，右掌倏伸，緩緩擊出一掌。

這一掌的去勢極爲緩慢，但掌力却籠罩着人身五大主穴，任畢修意念飛馳，連續想到四五種拆式，但這些招式竟沒有一種能够化解公孫介的掌力。

動手過招，必須把握每一個環節，他這一陣遲疑自然要先機盡失，被迫得連退數步了。

海天三傑之首，一上來就落在下風，在他們兄弟來說，這的確十分少見，其實梁無咎較任畢修還要不幸，因爲他所碰到一個最强的敵人。

皇甫菁菁少了一條臂膀，但她那虛飄飄的大袖仍然具有難以思議的威力。

最初梁無咎是以空手對敵，三招不到就被皇甫菁菁的流雲飛袖所傷。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取出了長劍，但長劍挽回不了頹勢，仍落得劍毀人傷，倒在街頭暈死過去。

比較幸運的是朱光，他與施玉磬半斤八両，纏鬥良久，仍是一個不了之局。

最糟的要算盛綠珠，她與公孫小小相較，幾乎連一招也接不下來，結果這位紅花三娘子的高足，終於喪生在公孫姑娘的長劍之下。

這一陣拚鬥，武林盟全軍皆墨，能够全身而退的只有一個朱光。

在一旁督陣的赫連武大吃一驚，他想不到少了一條臂膀的白髮婦人竟有如此高深的功力。

威鎭黑道的一代霸主，氣度畢竟不凡，在一陣驚愕後，終於將情緒穩定下來。

雙拳一抱，向皇甫菁菁遙遙一拱道：「請恕在下眼拙，咱們似曾相識。」

皇甫菁菁道：「你弄錯了，黑道霸主，武林盟的供奉，小婦人怎敢高攀！」

赫連武道：「這麼說妳是不願賣在下一個交情了，好吧，人各有志，在下不便勉强，但有一點在下不能不說。」

皇甫菁菁道：「那你就說吧，小婦人在洗耳恭聽。」

赫連武道：「武林盟是天下武林的正統，任何一個門派都歸盟主統率與指揮，朋友公然反抗武林盟實在是不智之舉。」

皇甫菁菁冷哼一聲道：「王莽簒國，魏曹竊據，只是暴徒與奸賊而已，怎能稱爲正統！」

赫連武面色一變道：「看來咱們只能在武功上分個高下了，請。」

萬里流雲公孫介踏前兩步道：「殺雞焉用牛刀，這一場讓給老朽吧。」

公孫介老謀深算，他知道在這般魔頭之中，神鬼一見愁才是最爲可怕的敵人，如若皇甫菁菁被赫連武纏上，一旦神鬼一見愁出手，他們父女師徒縱然聯手只怕也難以承受。

皇甫菁菁明白公孫介的心意，遂微微一笑道：「好的，公孫大俠請。」

公孫介摘下長劍，向赫連武抱拳一拱道：「赫連大俠請賜招。」

赫連武道了一聲「有僭」，右臂急吐，五行輪帶着勁風，向公孫介肩頭猛砸。

此人身材高大，長像威猛，雙輪揮舞之間，湧起一股强大的暗勁，一代黑道霸主，果非等閒可比。

公孫介不敢硬架硬接，只以巧快的身法避實就虛，左掌配以流雲手，與赫連武正好鬥得勢均力敵。

神鬼一見愁瞧了一陣，忽然脚下一跨，身如行雲流水，一下便巳到達皇甫菁菁的身前。

「在下見獵心喜，想向朋友，討教幾招。」

話說得十分客氣，但神態之間却顯得氣勢凌人。

皇甫菁菁知道這位老魔頭不易對付，憑功力可能較他差了一籌，惟一的希望只有寄託於獨門兵刃玉鐲刀，獨步武林的刀法或許能補助功力的不足。

她失去了右臂，玉鐲刀只能以左手使用，最初她感到十分不便，經過窮年累月的研鑽，終於獲得滿意的成就。

於是她取出玉鐲刀，冷冷道：「討教不敢當，過幾招玩玩小婦人自當奉陪。」

神鬼一見愁道：「妳是黃夫人皇甫菁菁？」

皇甫菁菁道：「不錯，小婦人雖遭大難，幸能不死。」

神鬼一見愁道：「這不要緊，老夫現在成全妳就是。」

皇甫菁菁道：「很好，請賜招。」

神鬼一見愁雖是武林前輩，却完全不理會江湖過節，口中一聲輕叱，搶先一掌推出。

皇甫菁菁哼了一聲，大袖一抖，一記流雲飛袖迎了上去。

流雲飛袖是皇甫菁菁斷臂後以練成的，也是她畢生功力所聚，只見袖如流雲，狂飆陡生，威勢之猛，不亞於天河倒瀉。

及與神鬼一見愁的掌力一接，她感到遇上一扇銅牆，一座鋼山，她擊出的力道，幾乎全部反彈而回。

絕世老魔果然名不虛傳，這一招硬接，皇甫菁菁立陷險境。

好在她事先巳有準備，不待勁力及身便巳飄身急退。

神鬼一見愁沒有跟踪出手，因爲這一招他並沒佔到多大的便宜。

雖然他的功力的確較皇甫菁菁高上幾分，但那招流雲飛袖却使他立足不穩。

這是說他的功力雖然高過皇甫菁菁，但相差不會太遠，如果硬拚內力，可能會兩敗俱傷。

於是他取出一條如意短棍道：「黃夫人好功力，老夫想在兵刃上討教討教。」

皇甫菁菁說道：「如何比法，悉聽尊便。」

神鬼一見愁道：「好，接招。」短棍一挺，連續點出七棍。

這七棍只能算作一招，一招之中連攻皇甫菁菁七大主穴。

神鬼一見愁果然人如其名，僅僅這出手一招，就不是一般常人所能招架的。

而且他的短棍不必點實，相隔三至五尺，棍頭所射出的勁風，同樣可以致人於死地。

只是皇甫菁菁不是常人，連續七棍都被她輕易的閃過。

閃過七棍立即反攻，玉鐲刀帶起漫天銀芒，攻向神鬼一見愁的關節要害。

皇甫菁菁的玉鐲刀法是武林一絕，由於刀身細長，宛如一條鋼鞭，因而兼具鞭槍刀劍之利，只要具有爐火純青的內家功力，便可隨心所欲，無往不利，再加上她那無堅不摧的流雲飛袖，錯非碰到神鬼一見愁這等絕世魔頭，一般武林高手，將不堪一擊。

但神鬼一見愁的內力過强，如意棍橫敲直擊，每一棍都具有疾雷撼山的威勢，皇甫菁菁全力迎戰，祇不過是略佔一點上風。

其實黑煞掌力才是神鬼一見愁的成名

絕學，當年他與黑星包不錯在崑崙絕頂鏖戰三晝夜，結果黑煞掌力較啞蟬神功畧勝三分。

現在他捨長用短，是瞧不起皇甫菁菁，他認為對付後生晚輩，用不着使用黑煞掌力。

皇甫菁菁自然不希望他使用黑煞掌力，但難保他永遠不使用，如果他的如意棍無法取勝，那麼他就別無選擇了。

惟一不讓他施展黑煞掌力的辦法，是加强玉鐲刀的攻勢，在强悍的攻擊下，他將無暇提運黑煞掌力。

皇甫菁菁做對了，神鬼一見愁果然無暇運集獨步天下的黑煞掌力而陷於苦戰之中。

一個目空四海的魔頭，幾乎受制於武林後輩，這口窩囊氣他怎能嚥得下去？

最後他想到了一條苦肉計……

如意棍向前一推，再挫腕飄身，以雷霆萬鈞之勢，向皇甫菁菁攔腰橫掃。

這一招他用過兩次都是半途而廢，因為他如果當眞攔腰掃出，他的手腕必然斷在皇甫菁菁的玉鐲刀下。

此時他竟然舊式重演，第三度使出這招「玉帶圍腰」。

他的手腕果然迎上了皇甫菁菁的玉鐲刀，只不過不待刀鋒及腕，他忽然丟掉如意棍，發出一聲慘呼。

自然，他也同時飄身後退，倒竄出八尺。

這一回皇甫菁菁沒有如影隨形的跟踪出手，她以為老魔頭受了傷，想先瞧瞧對方的傷勢再說。

皇甫菁菁並不傻，她只瞧了一眼，就知道受了老魔頭的矇騙。

敢情神鬼一見愁是在爭取時間，以便提聚黑煞掌力。

現在爭取到了，雖是有欠光明，總比認敗服輸，丟人現眼要好得多。

於是他嘿嘿一陣冷笑，右臂緩緩提了起來。

黑煞掌力天下無雙，除了當年的黑星包不錯外，沒有人能够在黑煞掌下留得命在！

皇甫菁菁是高人，一身功力在當代武林不易多見，但，無論她功力多高，如與神鬼一見愁相較，還是差了幾分，何況老魔頭的黑煞掌是一種極端霸道的獨門絕藝，只要他一掌拍出，皇甫菁菁縱不死也會身負重傷。

不能抗拒那就只有逃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除了逃，似乎已別無選擇。

以皇甫菁菁的功力，只要她願意全身而退，天下還沒有人能够將她放倒下來，只是她不願逃，也不能逃，否則萬里流雲公孫介父女師徒必將喪生在神鬼一見愁的黑煞掌力之下，臨危逃命，形同賣友，縱然身遭百死，她也不能做出此等不仁不義之事！

一股凜然之氣佈滿她的面頰，她決心以畢生修為與神鬼一見愁作生死一搏。

也許她會付出她的生命，但神鬼一見愁也可能身受重傷而失去再戰之力，如此，萬里流雲父女三人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現在神鬼一見愁已進到五尺遠近，在一聲尖銳的叱喝之下，黑煞掌力終於拍了出來。

為了挽回適才的顏面，這一掌他運足了十成功力。

除了當年對黑煞星包不錯之戰，數十年來他從未使過全力。

如今他使出全力了，他要一招痛擊而奪去皇甫菁菁的生命！

一聲扣人心弦的震天巨响，在空氣中暴了出來，勁風捲起沙石向着四週激射。

這一招太驚人，當得是武林罕見。

萬里流雲公孫介與赫連武的惡鬥，也被這一擊之威震駭得完全停止，連空氣幾乎都凝結了，此時惟一的音响是人們心臟的跳動之聲。

沒有人移動脚步，每一個都滿臉驚詫，呆若木鷄，使這個火爆的鬥場，陷入難以忍耐的岑寂。

忽然……

「黃大哥……」

這一聲嬌嫩而激動的呼喚，難道是皇甫菁菁所發？

不，出聲呼喚的是公孫小小，那麼莫非黃騰梭忽然出現？

不錯，是黃騰梭，與他結伴而來的還有黃九峯，史小敏，海長老，以及玉簪主婢等人。

適才那驚天動地的一招，是黃九峯以啞蟬神功與黑煞掌力對拚的傑作，黃氏父子適時趕到，為皇甫菁菁解除了嚴重的危機。

此時公孫小小奔向黃騰梭，人們只向這雙小兒女瞥了一眼，便扭頭向黃九峯及神鬼一見愁瞧去。

當年黑星包不錯曾經輸給神鬼一見愁，啞蟬神功敵不過黑煞掌力。

但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神鬼一見愁却被啞蟬神功擊成重傷。

神鬼一見愁的臉色原本難看，此時更是面如白紙，無論怎樣瞧看，都看不出他是一個活人。

不過他沒有死，的確是一個活人。

只是牙齦打顫，混身發抖，好像跌進寒冰地獄一般。

黃九峯勝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黑星地下有知，也應該含笑九泉了。

但一招落敗的神鬼一見愁却大感意外，他不相信黑煞掌力會敵不過啞蟬神功。

「你……你是黑星的弟子？」

「不錯，在下黃九峯。」

「黑星是老夫手下的敗將，你如何能勝過老夫？」

「這個麼？也許閣下老了吧，老者不必以筋骨為能，閣下該懂得這個道理！」

「我不信，老夫的功力比當年更勝三分。」

「這麼說閣下是輸得不服了，那好辦，你不妨另訂時日，咱們再好好的較量一番！」

「好，三個月內，老夫會到江湖上找你。」

「在下隨時候教。」

神鬼一見愁與黃九峯訂了三月之約，然後率領赫連武等鼠竄而去！

黃九峯目送他們去遠，再擰轉身形，瞧着滿頭白髮的皇甫菁菁道：「菁菁，妳受了苦了。」

皇甫菁菁含着淚水，長長一嘆道：「妾身能够不死，已是徼天之幸了，大哥，這些年你在那裏，這位是誰？」

黃九峯道：「我在途中遭到暗算，身中世間罕見的奇毒，如非史小敏親往塞外求藥，咱們就不會有今日之聚了，這幾年我都在療傷之中，直到梭兒尋去之前數日，我始將餘毒完全除盡。」

皇甫菁菁何等人物，由黃九峯的語氣神色之間，已經明瞭史小敏與乃夫的關係決不尋常，遂握着史小敏的玉手道：「多謝妳了，妹子！」

史小敏道：「姐姐，小妹傾慕九峯，所以……還望姐姐原宥。」

皇甫菁菁道：「別這麼說，妹子，只是委屈妳了。」

此時黃騰梭也奔了過來，一聲令人心酸的悲呼，噗的跪了下去。

「娘親！妳老人家為什麼落得這般慘狀，孩兒當日眞不該離開妳老人家的！」

「傻孩子，都這麼大的人了還說傻話，快起來讓娘瞧瞧。」

刦後重逢，恍如隔世，刦難所帶來的創痛猶新，重逢的喜悅因而大為冲淡。

不過夫婦之愛，母子之情，活生生的被他們展露出來，使得旁觀者都一掬同情之淚。

最後是新人介紹，舊人敍別，使得羅家墩好像忽然之間生動起來。

這的確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每人的心頭都充滿了一片歡樂，惟一例外的是公孫小小，因為適才她招呼黃大哥並沒有獲得理想的效果。

這也難怪，當時黃騰梭發現乃母髮白如霜，還少了一條右臂，心頭痛如刀絞，那有心情跟她敍別。

公孫小小並非不通情理之人，她當然明瞭黃騰梭沉痛的心情。

但當介紹新人之時，她的臉色變了，身形猛的一轉，向街頭悄然而去。

「師妹……師妹……妳等一等。」

她剛剛奔出街頭，便被施玉磐追上，因為她的心情只有這位師哥十分瞭解。

「師妹，妳不能走，如果妳當眞愛他，就一錯不能再錯，否則，妳就前功盡棄了。」

「可是，師哥，那女人……」

「我說過，妳當日給她一掌是幫了她，因為黃兄弟是一個心地良善的人。」

「那……我該怎麼辦？」

「不必担愁，這件事在小兄身上，走，咱們快回去！」

回到打鬥之處，黃九峯正在商議前往武漢，施玉磐接道：「寒舍房屋頗多，黃前輩何不到寒舍暫住。」

萬里流雲公孫介說道：「旅邸太過複雜，倒不如小徒家裏清靜，黃大俠意下如何？」

皇甫菁菁道：「公孫大俠師徒父女古道熱腸，義薄雲天，何況住在施少俠家裏的確方便些，咱們就去打擾施少俠吧。」

黃九峯道：「好的。」

於是他們立即馳往漢口，並住進施家，當晚，黃九峯舉行一個家庭會議，參加的只有他們夫婦三個，另加黃騰梭一人而已。

首先黃九峯長長一吁道：「世事多變，人心險惡，咱們幾乎都是兩世為人，想來當眞十分可怕。」

皇甫菁菁道：「大哥，這個仇咱們不能不報，不知你有何打算？」

黃九峯道：「仇當然要報，否則我怎麼對得起那些殉難的兄弟姊妹，不過我覺得其中疑點頗多，咱們必須弄個明白。」

皇甫菁菁道：「甚麼疑點？」

黃九峯道：「當年風雨殘陽之夕，十三把刀同時遭到滅門慘禍，那偷襲者對咱們的生活習慣似乎頗為熟習。」

皇甫菁菁道：「不錯，那時，我正做晚課，如非正在入定，指中箭必然傷我不得。」

史小敏道：「難道十三把刀之中會有內奸？」

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黃九峯與皇甫菁菁曾經想到，但他們却不敢說它出來。

因為十三把刀是一個道義的組合，兄弟姊妹之間，不止是胸懷坦盪，肝胆照人，而情愛之深，一般同胞所生的骨肉，也難及他們的萬一。

這樣的組合，可謂堅若鐵石，任何力量都不可能使他們離心的，如果說他們之中有內奸，這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再說黃九峯是大哥，負有領導羣雄，以身作則的責任，兄弟姊妹之中如果當眞有內奸，他身為大哥就難免要落個領導無方之咎了！

黃九峯一嘆道：「小敏說的對，咱們不能諱疾忌醫，這件事，的確應該探討一下。」

皇甫菁菁道：「大哥可有所發現？」

黃九峯道：「這就是我的疑點之二，我在身中奇毒之後，曾經兩度潛返武漢，對十三把刀滅門慘案，暗中進行調查，只因眞力無法提聚，行動之時顧慮頗多，但仍發現咱們兄弟中，有一人生死不明。」

皇甫菁菁愕然道：「是誰？」

黃九峯道：「老五雲山。」

皇甫菁菁道：「老五是佛門弟子，有時會出外雲遊，也許留連於名山大川之間也未可知。」

黃九峯道：「這是不可能的，他雖是佛門弟子，却受十三把刀大哥節制，任何行動都必須禀明大哥，而且咱們遭遇不幸，立即轟傳武林，他縱然在外雲遊，也會獲知這不幸的消息，無論怎樣他都應該回來瞧瞧，可是他却音訊杳然，像在人世間突然消失一般。」

皇甫菁菁道：「會不會在別處遭到敵人的毒手？」

黃九峯道：「他如果離開武漢我豈會不知。」

皇甫菁菁道：「此事咱們暫且存疑，你還有什麼疑點沒有。」

黃九峯道：「第三個疑點是指中箭，當年阿爾山一戰，柳無病與先師同歸於盡，高陽堡也因而精英盡失，咱們後來曾經為蔡芸兒復仇之事前往高陽堡，所見到的只是斷瓦殘垣，一片荒凉……」

皇甫菁菁道：「但高陽堡的獨門絕藝指中箭却毀了十三把刀，毀了梭兒的師門，又在武林盟及無雙國士南拓的身上出現，眞個神秘詭異，令人莫測高深。」

黃九峯道：「不錯，由種種跡象顯示，當年高陽堡是有計劃的逃避，後來又有計劃的向咱們尋仇，而且他們潛力之大，可能出乎咱們想像之外，也就是說咱們遭遇的是個十分强大，十分可怕的敵人。」

皇甫菁菁道：「大哥，咱們復仇之事應該如何進行？」

黃九峯道：「別忙，先讓我說出第四疑點。」

黃騰梭道：「快說嘛，爹。」

黃九峯道：「梭兒，你說武林盟白袍侍衛的掌力與啞蟬神功十分相似？」

黃騰梭道：「是的，爹，武林盟仗着這般人到處爲惡，連少林武當都栽在他們手裏。」

黃九峯道：「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疑問，你說得詳細一點。」

黃騰梭道：「白袍侍衛運勁吐掌與啞蟬神功絲毫不差，惟一不同的是勁力無法完全集中，以及沒有那股寒氣而已。」

黃九峯道：「如此說來，五弟必然尚在人間了。」

皇甫菁菁道：「大哥，你是說白袍侍衛所使的掌力，是五弟雲山所教？」

黃九峯道：「咱們自聚居武漢之後，曾有幾名兄弟想學習啞蟬神功，我教了他們，但他們年事已長，且資質並非上乘，我雖是敎了他們，却未曾敎給他們九九運轉，聚力衝關的至高絕學，這不是我存有私心，故意留下一手，是怕他們無功躁進，以致走火入魔，却未想到我這一項顧慮，竟然得到善報。」

皇甫菁菁道：「大哥肯定白袍侍衛的武功是五弟所教？」

黃九峯道：「當年跟我習過啞蟬神功的，只有五弟行踪不明，看來是不會錯的，如若我當年連最後的九九運轉，及聚力衝關都傳授給他，武林的刼難，只怕更難以收拾了！」

皇甫菁菁道：「可是那白袍侍衛的掌力並無寒氣，這又該如何解釋？」

黃九峯道：「學習絕頂武功，首須具有超人的秉賦及才智，其次還要因緣巧合，得到天材異寶之助，但地極寒氣不是人人都可遇到的。再說，他們不會九九運轉，聚力衝關至高絕學，縱然是找到地極寒氣，也無法引爲己用，說不定還會被奇寒所傷。」

皇甫菁菁道：「原來如此，大哥，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黃九峯道：「綫索是兩條，咱們應該分別進行。」

黃騰梭道：「爹是說到武林盟找五叔，還有一條是什麼？」

黃九峯道：「還有一條是到青海找瘋大師，追查南拓的來龍去脈。」

史小敏道：「咱們人數原本不多，如再分作兩路，對武林盟只怕不易對付。」

皇甫菁菁道：「小敏妹子說的對，咱們人單勢孤，不宜再作分散，青海之行，不如託付海大哥，你看如何？」

黃九峯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皇甫菁菁道：「梭兒，娘有一件事問你，你要實話實說。」

黃騰梭道：「是，娘要問什麼？」

皇甫菁菁道：「劉薇怡是你的師姐，後來怎麼變作你的妻子的？」

黃騰梭道：「這個……」

皇甫菁菁道：「不許說謊，娘可是不容易被騙的。」

黃騰梭遲疑半晌，終於硬着頭皮道：「是施大哥說章台柳有一個戴着面具的奇女子，孩兒一時好奇……」

黃九峯哼了一聲道：「小小年紀，居然敢涉足風月場所，該打。」

黃騰梭道：「孩兒知錯了。」

皇甫菁菁道：「那奇女子，就是劉薇怡？」

黃騰梭道：「是的。」

皇甫菁菁道：「風塵中的女子，多半都是水性楊花，難守閨訓的，你縱然要將她救出火坑，也不必娶她爲妻。」

黃騰梭道：「孩兒念她沒有親人，孤苦無依，所以……」

皇甫菁菁道：「她已與無雙國士南拓私奔，咱們黃家自然不再要這樣的媳婦，此事已成過去，今後也不必再提，不過玉簪又是怎樣一個來路？」

黃騰梭道：「她是萬緣師太的弟子，咱們的婚事是爹主持的。」

黃九峯道：「玉簪賢淑柔順，是一個好媳婦。」

皇甫菁菁道：「我知道她是好媳婦，但咱們做公婆的總不能連親家是誰都不知道吧，你說，梭兒，玉簪的爹娘是誰？」

黃騰梭道：「孩兒曾經問過她，她說她爹姓楊，也是武林中人，又因終日漂泊江湖，居無定所，她娘死的又早，所以才將她託給萬緣師太。」

皇甫菁菁道：「這麼說你也不知道她爹是誰了？」

黃騰梭道：「是的。」

皇甫菁菁道：「此事先擱到一邊，娘要跟你另外娶一房媳婦。」

黃九峯道：「四妹，妳要他娶誰？」

皇甫菁菁道：「自然是名門閨秀了，公孫小小大哥認爲如何？」

黃九峯道：「好姑娘，四妹跟公孫大俠提過了麼？」

皇甫菁菁道：「公孫大俠爲咱們落得家破人亡，小小奔波千里，尋找梭兒，幾乎將一條小命葬送在南拓的手裏，大哥知道他們爲了什麼？」

黃九峯哈哈一笑道：「這房媳婦咱們娶定了，四妹明天就向公孫大俠說吧。」

皇甫菁菁道：「好的。」

其實不必皇甫菁菁去提，他們家庭會議散過不久，施玉磐就來提這門親事，既然雙方都已願意，自然是一拍即合。

當晚施玉磐大排筵席，爲師妹慶祝文定之喜，雖然除了一個丐帮長老海濤再無外人參加，這頓酒筵還是够鬧熱的。

飯後黃九峯將他們家庭會議的結論說了出來，並請海長老遠涉青海，找瘋大師查證南拓的來龍去脈。

海濤一口答允，定明晨一早起程。

黃九峯謝過海濤，再對萬里流雲公孫介道：「公孫大哥，你的傷勢怎樣？」

萬里流雲公孫介道：「一點皮肉之傷，早就痊癒了。」

黃九峯道：「小弟準備明晨起程，大哥認爲可好？」

公孫介道：「好，不過，兄弟，武林盟聲勢浩大，高手如雲，咱們人手過少，要翦滅此一罪惡集團，只怕十分不易，依愚兄之意，咱們不如聯名散發武林帖，號召武林同道共襄義擧。兄弟你看如何？」

黃九峯道：「大哥之言十分有理，不過散發武林帖大可不必。」

公孫介道：「爲什麼？」

黃九峯道：「平魔衛道固屬義擧，但往往會賭上一個人的身家性命，如此重大之事，咱們不應勉强別人，再說咱們的行動，必然瞞不過江湖朋友的耳目，如若有人自願前來參加，咱們自是竭誠歡迎，沒有人來咱們也不必因而氣餒。」

公孫介哈哈一笑道：「兄弟好高的見解，好，咱們就這麼辦。」

公孫介語音甫落，一名伙記，忽然前來報告道：「稟老爺子，外面有兩個人求見。」

公孫介道：「這般時辰了，還有人求見，你沒有問他們是誰？」

伙記道：「小的問過，他們一個姓辜，一個姓張，說是黃大俠的朋友。」

黃九峯道：「莫非白髮閻君辜辛？」

公孫介點頭道：「一定是他，伙記快請。」

伙記道：「是。」

片刻之後，伙記引進來一名白髮老者，正是白髮閻君辜辛，他身後跟着一人，是曾任朱衣帮百勝堂主的張伯道。

黃九峯雙拳一抱道：「原來是辜大俠張堂主，一別多年，兩位的風采似乎更甚往年，快請坐。」

辜辛張伯道同時拱手一禮道：「阿爾山一別，我兄弟久違教誨，却不道數年之間，江湖上竟發生如此多的驚人變化，黃大俠如果再不出山，咱們只得披髮左袵，亡命海外了。」

公孫介哈哈一笑道：「兩位心存忠義，志在拯救江湖，黃大俠與老朽很榮幸有兩位這樣的朋友。」

白髮閻君辜辛道：「好說，我兄弟只希望能追隨驥尾，爲江湖同道盡一點棉薄之力罷了，公孫大俠如此謬讚，咱們實在愧不敢當。」

公孫介道：「兩位既如此說，咱們就不必客套了。兩位貪夜過訪，必然有所指教。」

張伯道雙拳一抱道：「咱們欣聞黃大俠痛懲神鬼一見愁，特來致賀，並有一點拙見，提供黃大俠和公孫大俠參攷。」

黃九峯道：「請張兄賜教。」

張伯道道：「自十三把刀遭受暗算之後，楊長俠立即崛起江湖，幾年之間，他以暴力加諸武林各派，自任白黑兩道的總盟主，江湖上因而腥風四揚，血雨遍地，使武林同道，陷入痛苦的深淵之中。」

白髮閻君辜辛接道：「公孫大俠年高德劭，望重武林，黃大俠武功品德，冠蓋當代，今日放眼天下，能够掃除妖氛，挽救武林千萬生靈的，除了兩位就別無他人了。」

公孫介哈哈一笑道：「不敢當，兩位的心意老朽明白，老朽適才也曾建議黃大俠散發武林帖，糾集武林同道共襄義擧，黃大俠認爲不必如此，凡是志同道合之人，會不請自來的，由兩位的來訪，看來黃大俠是說對了。」

白髮閻君辜辛道：「江湖之上藏龍臥虎，不甘受奴役的忠義血性漢子必然十分之多，只要黃大俠振臂一呼，天下武林一定會聞風景從。」

黃九峯道：「咱們定明晨北上，找楊長俠爲武林同道請命，不過在下還是遵守預定的原則，不想爲此事過於張揚。」

張伯道道：「黃大俠志行高潔，在下不敢勉强，不過在下離開朱衣帮，是奉敝帮主之命暗訪黃大俠，現在黃大俠既已出山，在下也該飛報敝帮主請示了。」

黃九峯道：「貴帮主對黃某如此厚愛，使黃某好生慚愧，張大俠見到貴帮主之時，請代黃某致問候之意。」

張伯道道：「在下一定帶到，就此告辭。」

張伯道走了，白髮閻君辜辛却留了下來，他要協助黃九峯掃除妖氛滅此朝食。

× × ×

夜色已經深沉了，黃騰梭的臥房之中，依然在燈光搖曳。

「玉簪，夜深了，咱們明日一早還要北上。」

「我知道。」

「那妳爲什麼還不睡？」

「我睡不着。」

「有心事？」

「唉……」

「告訴我，玉簪，夫婦一體，說出來讓我替妳拿一個主意。」

「相公，我……」

「妳怎麼啦？玉簪。」

「有一件事我欺騙了你……」

「哦，不要緊，妳說。」

「家父，他……」

「令尊怎樣？」

玉簪道：「家父是當今武林盟主。」

「呀，這可是眞的？」

「相公，如非師父叫我暫時守秘，我早就告訴你了，咱們明日就要北上，我如何還會騙你。」

玉簪溫柔良善，克盡婦道，他們的婚後生活雖然爲時未久，他已經享受到閨房的樂趣與幸福。

但玉簪的坦白陳述，却使他目瞪口呆，他再也想不到玉簪的父親竟是當代武林的第一號魔頭。

沉默良久，他才浩然一嘆道：「這不能怪你，祇不過……」

玉簪幽幽道：「相公，我是你的妻子自然追隨着你，天荒地老，此情不渝。」

黃騰梭抱拳一揖，道：「多謝你，玉簪。」

玉簪苦澀的一笑，說道：「不敢當，相公，我只是守着作妻子的本份而已，不過……」

黃騰梭道：「不過怎樣？」

玉簪道：「請求相公看在賤妾侍候你的情份上，爲我爹留下一綫生機。」

嬌柔，嫵媚，是玉簪的特質，她縱使滿腹怒火，仍不失嬌媚的本質。

她此時柳眉深鎖，面帶輕愁，那份我見猶憐的神韻，縱使是鐵石心腸也會爲之動心的。

（未完）



俠艷奇情中篇故事

文・司馬紫烟　圖・盧令

紅粉金剛

（十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制服百花宮分宮總管劉恭正脅令他引路闖關，第一關把守者是毒蜂子馬成，他施毒害人不成，反中日童所算，事後問知南宮俊與東佛關係後，改邪歸正，南宮俊為其摯誠所感，允收為南宮世家成員，詎正當馬成要引領各人往找宇文雷之際，突自莊外射來無數火箭，劉恭正怕死，報出莊中埋有炸藥，急請南宮俊撤離，當他們抵達安全之處，宇文雷也得南宮俊派小紅通知而撤離險地，當他也到達南宮俊等停身處時，他向劉恭正責斥不預早知會他，劉恭正反責他身為工蜂領隊，對所負使命未能完成——

工蜂受煎迫　金剛怒睜眉

劉恭正說着用手指指南宮俊，宇文雷道：「這怎麼是我的事，難道你就沒有責任！」

劉恭正道：「本分宮的職司是對內不對外的，而且這些人是你引來的，你需要盡全責加以消除，否則你就必須負起暴露本分宮機密的責任！」

宇文雷滿臉憤色，但居然忍住了道：「劉老兒，這個時候，你居然敢扯我的後腿，你等着瞧吧！」

劉恭正冷笑道：「沒有什麼好瞧的，你這次劫奪鏢車的事件，做得實在太過於不聰明，引起武林的衆怒不說，而且還惹下了強敵，把百花宮不公開行事的規條整個地破壞了，就這一項罪名，你就很難向總宮交代了！」

宇文雷怒聲道：「本座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無須作什麼交代！」

「你只是一個蜂羣的領隊而已，宇文雷，在橫江一窩蜂，你是龍頭老大，在百花宮，你的地位與老夫一樣，只是個二流的人物，你能負多少責！」

宇文雷的臉上肌肉一陣搐動，但是他居然忍了下去，笑笑道：「至少我自己做的事我可以負責，我要向誰動手，儘有自主之權，無須向誰請示的！」

「可是你却違反了規矩，惹上了南宮世家。」

宇文雷一笑道：「這個……南宮少主在此可以證明，是他自己找上我，我可沒去惹他……」

「弄到兵刃相見，正面衝突，可是你的錯。」

「我也不認錯，南宮世家要我交回鏢銀，而部份鏢銀已經解繳總宮，我根本就無法交回，橫江一窩蜂行事不得落空，得手的收入，必須按照成數解繳，這兩點是最重要的規定，我已經做到了，其餘的規定縱有衝突，也無法責成在我身上了。」

劉恭正道：「你忘了一點，總宮給你無限止的支援人手，叫你自己去解決麻煩，你却把我這兒牽涉進來，而且還毀了我的莊院……」

宇文雷笑笑道：「劉總管，你錯了，我只是依照規定前來解繳銀兩！」

「但敵人却是你引來的！」

「這個我不否認，如果南宮俊登門指名索人，我當然會跟他換個解決的地方，可是他來的時候並沒有即刻找我，却是由你先接待了，所以我管不了！至於莊院被毀，那更怪不得我，火不是我放的，火藥是你自己埋的，任何責任我都不該負！」

劉恭正語為之塞，半晌才道：「好！宇文雷，有關責任問題，自有總宮發落，現在你已面對着南宮家的人，你把問題解決吧！」

宇文雷笑笑道：「沒什麼好解決的，南宮俊，你在一邊也聽得很清楚，那筆失鏢已經分成了幾下子，連馬成都分到了一部份！」

馬成道：「我那一部份已經還給少主了。」

宇文雷笑笑道：「那是你的事，我也管不了，我只是表明，交還全部的失鏢是不可能的事，我自己也作不了主。」

南宮俊道：「那你憑什麼跟我訂十日之約。」

宇文雷笑笑道：「十日之約只是再跟你見面，可沒說過要退還失鏢，而且事情已經擺明在這兒，你想追回失鏢，光找我一個人也沒用。」

南宮俊剛要開口，日童忽然道：「公子，沒關係，我們找回多少是多少，馬先生那兒已收回了失鏢的一成，宇文雷那兒不知留下的有幾成。」

宇文雷笑笑道：「四成，那是二百萬兩。」

日童道：「那就把你的四成吐出來好了。」

宇文雷道：「可沒這麼容易，那是屬於我橫江弟兄全體的，除非經過他們全體的同意，我也無法作主。」

日童道：「你究竟能作多少主？」

宇文雷道：「說句老實話，我只能作五百兩銀子的主，那是我身上現有的，還得要殺了我才拿得走！」

「二百萬兩銀子你只分得五百兩？」

宇文雷笑道：「是的，因為橫江弟兄們很多，而且我們是見者有份，所以我們入息雖多，每人的收入却可憐得很，也因此我們才要不斷地做案子來養活自己！」

南宮俊轉向馬成道：「馬先生，這話你能信多少？」

馬成道：「我一成也不信。」

宇文雷道：「毒蜂子，你雖是橫江一窩蜂的一伙兒，但你是很特別的，每次的收入，你都要佔上一成。」

馬成笑道：「這個我承認，不過這一成我不是白拿的，我要供應你們所需的各種毒藥，有些毒藥不僅製煉費時費力，而且代價極為昂貴。」

宇文雷道：「我不跟你算賬，只是告訴你，我們沒有你這麼好的命。」

馬成微笑道：「宇文雷，我倒要替你算算賬，你手下的橫江弟兄，總數沒超過兩百個，大家平均分吧，每人所得也不會少過一萬兩，你身上只得五百兩銀子，那不是騙鬼嗎？而且我知道你一向最為跋扈專橫，任何事都要佔個大份，我不信你在這件事情上會慷慨起來。」

宇文雷道：「信不信由你，我用不着對你多說。」

馬成道：「你不說我倒可以代你說，你現在身上只帶着五百兩是可信的。你們這次每人分得五百兩也沒錯，只是其他的銀兩，你們都積存起來，在各地設下了四十三家大銀樓寶號或銀莊，以作日後退出江湖時，好安享太平福，這四十三處公業加起來的總值，不下億萬之數，因此，你一個人名下所得，也足够賠出這次的鏢銀了。」

宇文雷臉色大變道：「放屁，你是聽誰說的？」

馬成一笑道：「就算我是放屁好了，要不要再放兩聲把那些店號給放出來。」

宇文雷大急道：「你敢，只要你敢說一個字，老子就活活的劈了你。」

馬成笑道：「劈了我也沒有用，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已經不是一個秘密了，知道的人多得很。」

宇文雷正待撲向前去，南宮俊却橫擋住了他道：「宇文大當家的，闖江湖為非作歹的人，必無善果，你能够為日後打算，準備金盆洗手的退路，這證明你多少還有點悟意，知道這種日子不可以久長，我對你的作法雖不贊同，却也無可厚非，祇是這一次你做得太過份了，居然劫取了賑災的銀兩，你們幾個人的享受，却是幾千幾百條生命，這就說不過去了，望你善自三思……」

宇文雷道：「我……我不是一個人獨有的，那筆銀子早就分散了。」

南宮俊道：「我知道，你們自己留下了四成，因此希望你把這四成吐出來！」

馬成道：「少主，叫他全部吐出還不够，應該還要他悉數賠出來，因為這次行動，他並未先給總宮去請示，而且還違反了總宮的規定，擅自行事，引起來的，在下倒不是幫總宮說話，至少百花宮不會做出人神共怒，為江湖武林所共棄的事，所以總宮給他的指令是一應事故，概由自了，不給予任何的援助。」

宇文雷怒道：「總宮不管我的事，為什麼却要扣我的成數。」

馬成道：「這次僅取你五成，你應該明白了，平常你們能分得這麼多嗎？」

宇文雷怒道：「我們出去廝殺拚命，到手的祇是小份子，總宮坐享其成……」

馬成笑了一下道：「宇文雷，你忘記自己的身份了，也忘記你這些人，這些本事從那兒來的了，也忘記你們為什麼要起名為橫江一窩蜂了。」

宇文雷怔了一怔才道：「我沒忘記自己的身份，也沒忘記這一身武功是怎麼來的，但是有一件事，我到現在還不明白，那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叫橫江一窩蜂。」

馬成似乎也是一怔道：「你不知？」

宇文雷道：「我的確不知道，我是半途接班的，橫江一窩蜂却早就有了，我接下這個名號，却始終沒有明白爲什麼？」

馬成道：「那就難怪了，不過你也從來沒用腦筋去想一想嗎？」

「我想過，却想不出什麼來由……」

馬成笑道：「在百花宮中，你們只是一羣工蜂，橫江一窩蜂只是對外的名稱，工蜂的意思是什麼，你難道也不知嗎？」

宇文雷道：「我的確不知道，我只知道蜂子是會螫人的小虫，此外什麼意義都沒有！」

南宮俊一嘆道：「我倒可以告訴你，工蜂在蜂巢中只是像奴工一樣的脚色，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你們拚命的做工採蜜，自己只能吃次等的蜂蜜，要把最好的王蜜供應蜂后食用，這就是工蜂！」

馬成笑道：「對！還是少主觀察入微，還有一點，蜂尾有刺，這是人都知道的事，人人見了蜜蜂都怕，但是一隻是蜜蜂，一羣也是蜜蜂，人人都認識蜜蜂，却不會認出是那一隻，你們每個人都可以列爲江湖一流高手，但是你們不能成名，只有勤勞地工作，沒沒而死，這才是你們的命運！」

宇文雷一笑道：「這些我倒是知道了，只可惜總宮也忘了一件事，我們是人，不是蜜蜂！」

馬成道：「總宮沒有忘記，人是不能成爲蜜蜂的，到了差不多時候，人就會想做人，不肯做工蜂了，所以總宮就必須要換一批蜂羣了，上一任的工蜂首領就是在那種情形下死的，現在輪到你了！」

宇文雷道：「我沒有那麼好說話，所以，我才幹下了這一票，把蜂窩給搗了一下！」

他轉向了南宮俊道：「那些鏢銀我祇取了一半，你如果想要取得全部，還得找上總宮去！」

南宮俊忽然發覺事情很妙，似乎雙方都在利用自己，百花宮想要利用自己去消除這一批已生異心的蜂羣，而宇文雷則也想利用自己去對付總宮。

而自己應該怎麼做呢？

宇文雷繼續道：「你能找到這兒，可見南宮世家的確不虛傳，辦事果眞有一套，那麼你們對我的行蹤一定很淸楚，絲毫都沒有放過了！」

日童道：「不錯！任何一點都沒有放過！」

宇文雷笑道：「很好，我故意留下一些蛛絲馬跡，目的也在此，那五處地方，是我解繳鏢銀的地方，各地都是百花宮的分宮，你們到這五處去，必然可以把失去的鏢銀找回來！」

南宮俊道：「那也祇得六成，還有四成在你手裏。」

宇文雷道：「只要你們找到那些地方，所得又豈止是六成，或許能多出好幾倍呢！」

南宮俊道：「宇文雷，你弄錯了一件事，南宮世家爲江南武林盟主，不是你們橫江一窩蜂，我們取回應該取的，此外一兩銀子也不會多取！」

「那些財富是橫江一窩蜂歷次掠奪所積，取來作爲抵充賑災的銀子，也並不傷廉！」

南宮俊道：「不行！這是你們做盜賊的想法，我可不能這麼做，殺人刦鏢的是你們，我不能拿別人的銀子來抵數，更不能讓你們去逍遙法外！」

宇文雷冷笑道：「南宮俊，你別把個法字掛在嘴上，你既不是官府，也沒有受了官家委托，執法的事同樣輪不到你。」

「天理，國法，人情，我只要佔住其中之一，爲所當爲就問心無愧，宇文雷你必須把刦去的鏢銀吐出來！」

宇文雷的臉色一陣扭曲道：「南宮俊，你要想明白，我上次就告訴過你了，我橫江一窩蜂到手的東西，從來也沒有吐出來過，要命倒是有一條，你一定要逼人太甚，就只有豁開來幹了！」

南宮俊笑了笑道：「這就是你的答覆了？」

「不錯，我再說一句，你即使是殺了我們，也別想把那筆銀子追回去！」

南宮俊一笑道：「我倒不信，兩百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而且你們得手之後，還沒來得及去揮霍，你若是交出來，我不爲已甚，否則的話，我照樣有辦法追出來，不信你就試試看。」

宇文雷道：「好，哥兒們你們都聽見了，我們已經被逼上了絕路，沒有第二條路走了，大家豁出去幹吧！」

他手下的十幾名漢子個個都是兵刃出鞘，作出拚命的準備，南宮俊道：「各位最好想開一點，銀子雖好，要有命去花才有意思，你們值得嗎？」

宇文雷冷笑道：「南宮俊，你這一套，對我們是不起作用的，橫江弟兄生死同命，誰也不會聽你的了！」

他一聲喝上，那些人立刻就採取了行動，只是他們都不是撲上來拚命，而是向外面奪路而去。

這一着倒是大出南宮俊意外，連忙縱身追上去，他身後的日月山海四童也各自行動，分頭攔截。

宇文雷長劍出鞘，擋住了一條路道：「從這兒走，我來斷後，出去之後立刻分散，到約定的地方去會合，以後就各憑運氣了！」

他在這時候，倒是表現出了老大的氣概，一枝長劍勁力無儔，居然把日月山海四童都封了回來！

這四個受過特殊訓練的劍童，居然聯手抵制不住宇文雷的一支長劍，這使得南宮俊眉頭微皺。

不過，他很快就看出宇文雷比他們強出的地方了，那是強在內勁的充足。

他並不比他們那一個人強出多少，最多以一敵二，也絕對勝不過四人的聯手，但是他手中握着的是一支長劍，一支雖非寶器，却也是精鋼所鑄的利器，因此他的內勁透過劍尖發出，就成了一股尖銳的劍氣了。

相反的，日童他們所握是四支軟劍，

劍身是柔韌的薄鋼片所鑄，鋒利輕便，但施發時却要貫注內力，才能使它堅挺，這種兵刃攜帶方便，對付一般的武師，倒是佔了點光。

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軟劍得利於輕靈，弊也在過於輕巧，遇到了宇文雷這種對手時，就吃虧了，宇文雷一劍遞出，勁力無儔，他們手中的軟劍的勁力不如，搖幌直動，化去了他們本身的勁力，更無法抵擋那如山如潮的攻勢了。

幸好他們四人攻守有度，早已養好了密切的合作默契，始終佔住了四象方位，宇文雷必須面面俱顧，才能封住他們緊密的攻擊與騷擾。

也因此才使戰鬥陷入了膠着，宇文雷固然無法更進一步去傷及他們中的那一個，除非他肯拚着挨一下由側面或背面而來的軟劍。集中勁力去對付一個人。

而日月山海四童也是被他一個人纏住了，無法分身去追截其他的人。因爲他們四個人如若缺少了一個方向的聯擊，就擋不住宇文雷的攻擊了。

馬成見狀道：「少主！宇文雷的武功如此精湛，倒是頗出人意料，難怪他對總宮敢心生離意，看來總宮的人，對他也失去了絕對控制之力了，我上去接他幾招，讓四位小友去截下其他的人來！」

南宮俊道：「有他在此，截留其他人幹嗎？」

馬成道：「他的目的就是阻擋我們去追截其他人，等他們都走遠了再脫身！」

南宮俊道：「他脫身得了嗎？」

馬成道：「以他的功力，保住自己完身而退，應是沒有太大問題吧！」

南宮俊一笑道：「先生與我都還沒出手，又安知他一定能脫過我們的手去！」

「這……馬某愚昧，居然沒想到少主，以馬某的能力，實在沒本事能留下他，不過即使把他留下來，對少主要追回失鏢之舉也沒多大用處，他們已經把分得的錢收藏了起來，而且從宇文雷的脾氣看來，他是寧死也不肯吐出的……！」

南宮俊道：「那是他自恃有一身武功，等他這身功力消失後，他就會改變主意了！」

馬成詫然道：「少主要廢除他的武功，那恐怕比殺死他還要難上幾倍！」

南宮俊笑笑道：「不會有多困難，最多只是舉手之勞而已，你看那位劉老先生，不是空負一身功力，照樣被制得服服貼貼嗎？」

宇文雷在爭鬥中，雖未佔到上風，但他沒有落敗，所以也能很清楚地聽見南宮俊的話，雖然明知道是在擾亂自己的心神，却也不免要受到影響，心氣頓時浮躁起來。跟他對手的四劍童是何等乖巧的人物，一看情形立刻知道要如何應付了！

他們把合擊的圈子拉得更開了，以防他情急拚命時，全力對付那一個，同時也嚴密的，緊緊的釘住了他，不讓他有脫身的機會。馬成看了直點頭嘆息道：「少主，這四位小友端的了得，眞不知是怎麼訓練出來的？」

南宮淡然道：「敎的人肯盡心，學的人肯用心，自然就事半而功倍……」

馬成說道：「在下是奇於他們的功力，以他們的年紀，應該是不可能有此能耐的！」

南宮俊笑道：「那也只是照常情而言，一個人的功力在什麼年紀該到什麼程度，本來就沒有一定，何況還有許多輔佐助長內力或速成的方法，這倒未可一概而定，不過馬先生千萬別爲他們的功力所懾，那只是外表上看來像回事，實際上却不怎麼樣……」

「能夠跟宇文雷打成平手，就是了不起了，放眼江湖這種人找不出十個來！」

「先生說話又太武斷了，江湖上奇技異能之士太多了，只是他們隱晦深藏，不肯輕炫而已，這且不說，先生對宇文雷的知道又有多少呢？」

馬成不禁一怔，南宮俊笑笑道：「宇文雷能夠在橫江一窩蜂中身居頭領，橫行武林，他的能爲豈止於此！」

馬成道：「對他的所能，在下雖不盡知，却也能知道個大概，他技出百花宮，自非等閒……」

南宮俊笑道：「我對他知道得不多，但是一度交接，我只知道他一件事，就是他不是個拚命的人！」

馬成爲之一怔道：「是……是的，他的技業很高，却很少親自動手，一定要把對方摸得十分清楚，沒有必勝的把握，他也絕不動手！」

南宮俊道：「這就是了，今天想也不會例外吧！」

「今天情形不同，他是迫不得已！」

南宮俊一笑道：「先生眞以爲那四個人能困住他？」

「這四位小友聯手合擊之妙，可稱天衣無縫！」

「不！缺點太多了，宇文雷如果想脫困，早就可以出去了，他之所以要膠着在這裏，是爲了拖住我們，方便他的手下離開而已！這個人聰明一世，胡塗一時，也不想想，我如眞心想留下他那些人，早就親自動手了，還會在一邊看熱鬧。」

馬成惑然道：「少主是故意讓他們走的？」

南宮俊笑了笑，道：「採蜜要找到蜂巢，而找蜂巢唯一的方法，就是跟住一頭蜜蜂……。」

馬成道：「話是不錯，可是我們都被擱在這裏，他們却扯活了，這些人最擅於隱身，只要讓他們跑了出去，就很難再找到他們了。」

南宮俊笑道：「沒有那麼容易，先生當想到我們能循跡找來此地，便可想到我也可以循跡一個個地找到他們，只要他們一出莊院，就會有人釘緊他們的行踪。」

馬成哦了一聲道：「原來少主另外還有人手。」

南宮俊笑道：「那可算不得是人手，因爲那些人都不會公開露面，也不會直接參與行動，他們甚至於不會武功，但他們却有一項特長，就是追蹤與釘梢……。」

南宮俊根本不知道自己家中是否有這種人，可是他却說得有聲有色，使人無法

不信，尤其是在這個地方，更使別人深信不疑，因爲在這處分宮與橫江一窩蜂的手下，就有着這樣的一批人。

這批人的身份是很秘密的，除了直接跟他們聯繫的人誰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他們都是操着販夫走卒等很普通的職業作爲掩護，而且很可能那本是他們眞正的職業，只不過他們還兼有副業而已！

他們的副業收入，却比他們的正業多出好幾倍，不但是包賺不賠，而且十分固定，按時收到，有時那怕窮年累月，什麼都不做，這份副業津貼却從不缺少。所以他們寧可就誤了正業，也不肯放棄這份副業的，當然這一份兼差並不是人人都能幹的，一定要有點特殊的才能，受過一點特殊的訓練。

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守秘，那怕親如夫婦子女，都不能洩出自己的副業內容，這不僅是爲了保持這份副業，最重要的還是維護他們自己的安全。

有人發現他們的秘密後，他們就很可能會死得不明不白了，因此那份副業收入也是帶有危險性的，也因此，他們才對自己的副業特別地謹愼保密。

差不多一個武林宗派，只要規模大一點的，都有着一批這種人，只是知道有這批人的却不多，不會超過三，四個，都是在門戶中擔任了非常任務的人！宇文雷自己手下也有一批這樣的人，因此他對南宮俊的話份外吃驚，神情顯得焦灼不安！

馬成却不知道，他的身份與地位不夠重要，對這批人的工作還非常隔膜，因此很有興趣，却又天眞地問道：「少主，他們既是不會武功，萬一所釘梢的對象是武林高手那又是怎麼辦呢？」

南宮俊笑道：「他們又不是要跟人打鬥，與武功有什麼關係呢！他們跟踪的對象多半是武功很好的人，却從來也沒有脫過梢！」

馬成道：「在下是說如對方施展輕功，翻屋越脊而去，他們怎麼追得上呢？」

南宮俊微笑道：「這個問題不必要我們去操心，他們自會有辦法的，而且也很少有這種情形，因爲只有不露形跡的人，才難以追踪，如果有人在鬧市之間，施展起輕功來翻屋越脊，勢必會驚世駭俗而引起注意，更易被人發現！」

馬成還是不太明白，但他的世故閱歷很深，知道不能再往下問了，那是他不該知道的事！

倒是宇文雷十分緊張，一連幾手狠招，把擋住他去路的月海二女逼得連退了好幾步，正待脫身逃走，日童與山童却又迅速地移位補了上來！

宇文雷急了道：「南宮俊，你如果再不知進退，讓他們這樣纏住我，可不能怪我手下無情了！」

南宮俊一笑道：「你始終也沒有手下留情過，只是你打發不了他們而已！」

宇文雷怒道：「我只是不想積怨太深，才沒有施展殺手，否則的話，至少我已經放倒兩個下來了。」

南宮俊淡然道：「我相信你有這個能力，只是你不敢，因爲你自己明白，想要毫無代價地放倒任何一個都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放手殺死其中一個，但是至少要在其他三面的攻擊中挨上兩劍！」

「笑話，我的護體眞氣已經練到刀劍不傷的程度，還會在乎他們手中那支薄薄的軟劍！」

南宮俊道：「你當然在乎的，他們攻取的都不是致命的部位，但也是你護體眞氣照顧不及的地方，，只要挨上一下，就會造成你很大的不便，如果你不顧性命，拚個同歸於盡的話，最多可放倒他們一半，剩下兩個人輕而易舉地就能宰了你！」

這番話在別人是萬難相信的，因爲在一般的武學中，只有致命的部份，才是眞氣不易佈及的地方，也是要靠兵刃武功去保護的地方。

可是宇文雷等人習的武功是反其道而行的，在一般人所重視的部份，正是氣勁貫注最强的部份。

橫江一窩蜂橫行江湖多年，許多名家都敗在他們的手下，使他們無往而不利，就是因爲大家不知道他們的虛實，偏偏南宮俊對他們是很清楚的。

不但南宮俊知道，連圍攻他的四童也很清楚，所以四支劍所攻，都時他的弱點所在。

先前宇文雷還心存僥倖：以爲祇是巧合，對方還未能了解這麼多，可是南宮俊把話一叫明，他才涼了大半截，看來南宮俊已經吃定他了。

更使他驚心的是這四個半大不大的小孩子，不知道南宮世家是怎麼敎出來的，竟像是專爲對付他的。

南宮俊的評斷不錯，自己若存心不顧性命，跟他們硬拚一下的話，放倒一個，自己就得付出相當代價，能否放倒第二個還很成問題了。

宇文雷絕沒打算要跟這些小孩子去拚命的，這時他倒後悔把人都遣走了，如果留下個四五個，要他們纏住這些敵人，自己還可以爭到個脫身的機會，沒想到一步之失，竟把自己陷入了困境。

打鬥時最怕就是洩了氣，弱了鬥志，那使得宇文雷的劍式也受了限制，無法發揮了，四童的攻勢却更形凌厲，包圍的圈子也越縮越小了。

算計一下，他跟這四個孩子纏鬥已經有兩百多手了，他才發現了對方用軟劍的好處，因爲自己本來是以雄渾的內力去壓過對方的。

但是自己使的是長劍，爲了要助長勁勢，這柄長劍不但重，而且還較一般的劍長半尺。

長出半尺在一般的交手時，可以佔到好處，但是今天對這四個小鬼時，却全無便宜可佔，因爲他們知道勁力不如他，根本就不跟他作正面的接觸，更不會拿兵刃跟他的長劍相觸，當他的攻勢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時，對方一定是迅速地退後，然後再由其他的人從兩側或背面進攻，迫使他撤招而無法對那一個作進一步的追擊。

他們移形，補位，進退攻守，配合得極妙，使自己疲於奔命，反過來要去被動地化開他們的攻勢，初時還好，藉着雄厚

的內力，不斷地發招，維持個不相上下的局面，時間一久，到底也微感吃力。

現在雖然還沒有到疲累的程度，可是再拖下去，遲早總會有力竭之時，再看那四個小鬼，則好像一點也不見疲意，他們的兵刃輕短，竟變成爲有利的優勢了。

再一聽南宮俊的話，宇文雷更爲後悔了，放走的同件如果叫人釘上了，暴露了秘密的據點，更是得不償失了，而且還把自己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想到這兒，宇文雷忍不住撮口發出了一絲極爲尖銳的營營之聲，那是仿效蜂蜜們振翅時的鳴聲，聲音不大，但是十分尖亢刺耳，可以傳達到極遠之處，也是他們橫江一窩蜂的緊急召集信號。

宇文雷是爲了事情緊急，不得不把已經遣走的手下再召集一部份回來，而且不知道各人的情形如何，所以他的召集令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效的，不管是誰聽見了，都必須立刻趕到的，雖然這時或已太遠，但是他希望的是有幾個人沒走得太遠，能聽到而趕了來！

口令發出後，他深吸了一口氣，穩定了自己的情緒，守住了門戶，不再躁急求進而採取攻擊了。

奇怪的是他不攻了，南宮俊居然也揮揮手，吩咐日童道：「你也歇會吧！」

日童不解道：「主人，他已經發出口令，把走的人召回來了，等那些人一回來，他又多了幫手，再要絆住他都不容易了，只有趁這個空檔……」

南宮俊一笑道：「你以爲這段空檔的時間會有多長？」

日童道：「據小的估計，如果有人走得不太遠的話，最快在一盅茶的時間內也可以到達，假如兩盅茶的時間內再不到，可能已走遠，聽不見號令不會來的了！」

南宮俊道：「不錯！你的估計非常準確，那麼我問你，你能夠在兩盅茶的時間內，放倒宇文雷嗎？」

「這……小的不能，如果要等待他力竭，恐怕至少也得要在兩個時辰之後！」

南宮俊一笑道：「這就是了，既然在短時間內不能解決，何必又要强耗精神呢，倒不如歇口氣，等他的人來後，一起作個總了斷！」

「可是公子，他的人如若都回來，我們就反而處在劣勢，不如他的人多了！」

「沒有這麼嚴重，假如他的人多就能佔優勢，剛才他就不會先把人遣走而自陷於劣勢了！」

宇文雷聞言怒道：「南宮俊，你別想得太如意了，剛才我是不願意太走極端，所以才把人先遣走，如今知道你不肯善罷，大家少不得要有一拚，那就不知鹿死誰手了？你當眞以爲我怕你了。」

南宮俊却微笑道：「宇文雷，此刻說大話沒有用，等你的人手來了之後，你再如此神氣才算本事。」

日童道：「公子！他的人若是來到了，他們人多勢衆，自然就神氣起來了，您的話實在叫人費解了。」

南宮俊但笑不言，這時院牆外颼颼連聲，跳落了三個人來，兩個是中年漢子，一個妖嬈婦人，却是南宮俊前次在彭城酒店中見過的萬人迷。

這三個人先前都沒有現身，乍然來到了，別人倒還沒怎麼樣，召集他們的宇文雷却嚇了大跳，失聲道：「怎麼會是你們來了呢？」

萬人迷囁嚅地道：「老大，我們是奉命躱藏起來埋伏作突擊的，聽見了老大的召喚，不敢不來！」

宇文雷道：「你們來了也罷，事情有了轉變，毒蜂子臨陣變節，劉老兒心存二志，差點沒把我們也坑在前面那所院子裏，原先的計劃行不通了，你們也不必去埋伏了，正好跟着大家一起突圍出去，只是我的本意不是召喚你們，而是召喚先前退出的人。」

萬人迷囁嚅地說道：「老大，那些人恐怕不會來了，要突圍，就是我們四個人吧。」

「怎麼，他們難道已經走遠了。」

萬人迷又頓了一頓才道：「沒有，最遠的也不過能跑出一里去，其餘的都在半里附近。」

「什麼？才這麼點遠近，他們何以不聽召回頭。」

「他們都遭到了圍截阻攔，這座莊院四周都叫人給圍住了，恐怕一個都無法脫身而去，據小妹所知，已經有九個人倒下了，六個人還在浴血拚命苦戰，但也凶多吉少，這次咱們是栽慘了。」

宇文雷更爲吃驚道：「妳說什麼？」

萬人迷惡狠狠地望着南宮俊道：「咱們都叫這小子給算計了，他明着鬧關，却將三十六紅粉金剛埋伏在外面，分成了五路，把我們的人分別截殺了！」

宇文雷的眼中冒火，厲聲道：「南宮俊，想不到你們武林第一世家行事如此狠毒卑鄙！」

南宮俊道：「宇文雷！你沒有聽明白，截阻你手下的是紅粉金剛，她們可不是南宮世家的人。」

「你們總是一路的。」

「這句話我也否認，在彭城，我跟她們素不相識，祇是湊巧遇上，以後我倒是跟她們的大姐慕容婉同行過一陣，但是在離開桐柏山就分手，我會合了家裏派來的這四個人直接來找你，紅粉金剛却是自己來找到你的。」

「你胡說，你分明知道她們已經來到了。」

南宮俊道：「我進入莊院之前，還不知道她們在那兒。不過在你把手下人遣散的時候，我知道她們已經來了，所以我聽任你們的人離去而不加攔阻，因爲我知道他們逃不掉紅粉金剛姊妹的包圍的，但是我可以保證，我們事先毫無連繫。」

宇文雷怒喝道：「鬼話連篇，你如果跟她們毫無連繫，怎麼會這麼湊巧到一起來了！」

「我在找你討回失鏢，她們同樣也爲這件事找你，碰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

「既是你們未事先曾有過聯繫，你怎麼會知道她們已經來到了外面呢？」

南宮俊笑道：「因爲剛才那一陣火箭

，使我想到是她們來了，因爲這一陣火箭是存心要你們命的，目前找上你們的只有兩撥人，不是我，自然就是她們了！」

宇文雷道：「難道不是你們南宮家的人嗎？」

南宮俊搖搖頭道：「不會，第一，我們南宮家人不會使用放火的手段。第二，這批火箭的目的在引發埋在地底的火藥，爆炸起來，連我也陷在裏面了……」

這個解釋很合理，宇文雷倒是接受了，可是他想了想後，忽又冷笑道：「南宮俊，如果那一批火箭志在引發地底的炸藥，則紅粉金剛恐怕連你也不肯放過呢！」

南宮俊也是微微一怔，但隨卽笑道：「我跟她們並沒有仇怨，而且彼此同仇敵愾，都在爲一件事而努力，因此，我想她們不會對我如此，正因爲我們事先沒有連絡，她們也不知道我在裏面，所以才會如此。」

這個理由也爲宇文雷接受了，因爲的確也認爲南宮俊與紅粉金剛之間不可能會有仇恨而且到了要致對方於死地的程度。

南宮俊本人已經莫測高深了，何況他身後還有一個武林世家的龐大人力，是個誰也惹不起的對象。

尋思片刻後，他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調頭向劉恭正道：「劉總管，你說你在西院四週埋設炸藥的事沒有別人知道！」

劉恭正道：「不錯，除了老夫之外，無人得知！」

宇文雷冷笑道：「不見得吧，如果無人得知，紅粉金剛怎麼懂得用火箭來引發炸藥呢？」

劉恭正微怔道：「她們不可能知道，只是想利用火攻，把你們逼出去而已！」

宇文雷冷笑道：「西院的屋子分左右三進，分得開開的，而我們更不是省油的燈，假如不是地底有炸藥，就憑一陣火箭就能把我們給逼出去嗎？這種笨事連三歲小兒都做不出來的！」

這倒也是實情，西院屋宇散落，互不相連，一定要放火燒屋的話，得用上幾十個人，拿了火把跟桐油往上澆，點火也不見得能燒得起來，因爲那兒是藏金的庫房所在，疊石爲牆，鑄鐵爲柱以求其堅固避火，大部份都是燒不起來的材料。

因此劉恭正不禁詫然道：「奇怪了，難道她們知道了屋外埋藏火藥的秘密嗎？這是不可能的，除了老夫之外，連總宮都不知道這件事。」

「在你這所宅子裏的人呢？」

劉恭正道：「也沒有人知道，這是何等秘密的事……」

宇文雷笑笑道：「天下沒有絕對的秘密，就算你在埋下火藥時無人得知吧，可是你總得不時去省視一下引綫，看看有無泛潮的情形，落入別人眼中……」

劉恭正凝思道：「這倒是可能的，爲了要保持那些火藥效能，老夫每逢雨後，總得去看一看，只是老夫在檢查時，都是十分秘密，摒退一切的從人……」

宇文雷哈哈大笑道：「這就叫欲蓋彌彰，你若是裝作不經心的樣子，隨意看看，或許還不會引人注意，你偏又要摒退從人，況反而會引人注意了！」

劉恭正道：「就算是爲宅中一兩個有心人注意到了，也不可能傳到紅粉金剛們的耳中去啊，除非她們早就在我這兒安挿了人，但那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不可能？百花宮爲了刺探武林動靜，不是在每一門派內都安挿了細作耳目嗎，安知人家不如此來對付我們？」

劉恭正道：「百花宮自建立以來，迄未對外公開活動過，而且百花宮的人員，除了你們橫江一窩蜂外，也沒有在武林中顯過形跡，人家怎麼會想到有這個組織而安挿細作呢！」

宇文雷微微一笑道：「別的人不知道，紅粉金剛却是知道的，因爲我們是屬於同一個淵源，由總宮追溯到分宮，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劉恭正回顧小紅跟小綠，道：「假如宇文雷的話可信，問題就出在妳們兩人身上！」

小紅小綠都爲之一震道：「總管，這怎麼與我們又扯上關係呢？」

劉恭正冷冷地道：「我在地下埋藏炸藥的事，連總宮都瞞着，而我每次巡視檢查時，都由我自己的心腹分別監視着每一處出口道，絕不可能讓人隨後跟蹤偷窺，何況那西跨院爲藏金庫房重地，平素就列爲禁地，只有妳們兩人由總宮派來保護老夫，跟在老夫身後寸步不離，才有機會去發現那些機密。」

小紅道：「但是總管在最近並沒有作過單獨巡察呀，我們又何由而得知呢？」

劉恭正道：「可是妳們却能在西跨院自由行動，只要妳們也懂得陣圖之學，自然會知道那些地方是內藏凶機，當然也就有機會去從事搜索。」

小紅道：「總管，我們既然受總宮之命，分派到你這兒來擔任保護之責，自然是總宮認爲最可靠的人了，怎麼會把這兒的機密外洩呢。」

劉恭正道：「這個嘛，老夫却不得而知了。反正對今日之事，老夫只有向總宮據實以報，如何清查你們的底細，也是總宮的事！」

才說到這兒，他的身子突地一顫，用手指着身後的小綠，却已說不出話來，跟着雙腿一屈，跪倒下來，再側倒在地，一動都不動了！

小綠淡然地從他的側腰上抽回一枝細長的彎形圓針，揷回頭髮上去，原來那是一枝鳳頭釵，只是誰也沒想到還能兼用作殺人的兇器，看劉恭正被刺後，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卽告死去，卽可知這枝銀針的厲害了！

南宮俊微怔道：「姑娘何以要如此，難道眞是與紅粉金剛有所關連！」

「沒有，我們在總宮深居簡出，誰都不認識！」

南宮俊道：「那姑娘何必要殺死劉恭正呢？」

小綠道：「他自己行事不小心，却把責任推到我們身上去，如果由着他胡說一通，總宮信以爲眞，我們就會受罪了，那不是太以寃枉了！」

南宮俊道：「可是妳殺了他，又將如何交代呢？」

小綠淡然地道：「宇文雷，馬成，你，以及攻來的紅粉金剛，誰都可能殺了他，怎見得就是我呢！」

宇文雷笑笑道：「不錯！妳殺了人，把賬可以隨便掛在誰的頭上，祇是我們這些人爲什麼又要替妳揹起這口黑鍋呢？」

小綠一笑道：「你不願意擔負殺人的責任，我就不說在你身上就是了！」

宇文雷一哼道：「妳分明是紅粉金剛的細作，爲了滅口，才下手殺人的，別想推得乾淨！」

小綠道：「就算是吧，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呢。看樣子你也不打算再回百花宮，難道你還想告密不成！」

宇文雷道：「那倒不一定，如果妳們做得太絕，逼得我無路可走，我就會把妳們抖了出來，大家不痛快！」

小綠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如何做，才算不太絕！」

宇文雷道：「立刻發出通知，把我的人都放回來！」

「你沒有聽說嗎，已經剩不到五六個了！」

「那不管，那怕只剩一個也行！」

「這倒可以商量，可是你折損了這麼多人，心裏肯甘休嗎？」

宇文雷的臉色動了一動，然後才嘆道：「這次是我的疏忽，沒把事情計劃妥善，更沒想到百花宮中，出了這些漏洞，紅粉金剛派了妳們在此臥底，等於是穩穩地吃定了我了，不認又怎麼辦？」

「你還有沒有其他的條件？」

「有，就是讓我們好好地離去，不得再來阻撓，只要我們再受到一點損失，我就把妳們的事抖出去！」

小綠道：「這個要求太奢了吧，而且我們也作不了主，南宮少主第一個就不會答應！」

「他跟妳們的老大慕容婉交情很不錯，只要慕容婉開口說句話，他就會賣個交情的！」

「宇文雷！你倒是打得好主意，問題是我爲什麼要替你講情呢？」

這是從另外一個角落飄來的聲音，隨着聲音，出現了手握着雁翅刀的慕容婉，而且緊接着四周人影飄忽，出現了一連串的人。三十六紅粉金剛幾乎到齊了！

宇文雷臉色一變道：「我的人呢？」

慕容婉道：「我們來了，他們自然是來不了！」

宇文雷臉色一陣急變，但隨卽忍了下來道：「好！好！乾淨俐落，好在我這次只帶了十停裏一停的弟兄來此，就算我們一起死光了，也動不了根本，這筆賬我們記上了，那兒碰上那兒算！」

慕容婉道：「橫江一窩蜂行事向來講究乾淨，不留一個活口，因此你至少也得具有這種雅量！」

說完她又轉向了南宮俊，略有愧色道：「南宮兄，很對不起，由於事起倉猝，小妹不告而行……」

南宮俊一笑道：「大姊別客氣，小弟與家人連絡上了，而且也找到了這兒！」

慕容婉道：「南宮世家果然不同凡響，小妹是接到內應的消息，才匆匆地趕來，那知竟還比南宮兄慢一步！」

南宮俊微微一笑道：「小弟雖然早了一步，却還沒有動手，不若大姊在外大有斬獲！」

這時東方英也過來了道：「南宮兄，我們只是接到消息說宇文雷帶有不少的人在此，也知道此地地下埋有火藥，可以用火攻，却不知你也在裏面！」

南宮俊道：「東方姑娘不必爲此不安，我們挾持了此地的分宮總管，他自己埋的炸藥，自然不會把自己陷在裏面的，所以我們早就來到安全之處了，倒是妳們在外面包圍截阻，翦滅了不少的蜂羣！」

慕容婉道：「我們三十六紅粉姊妹悉數出動，自己也賠上了好幾位姊妹的性命，才不過少有斬獲，不若南宮兄威風八面，一個人只帶了四個助手，就把他們嚇得狼狽奔竄，我們的那些成績，還是拜受南宮兄之賜，實在沒有什麼可稱道的！」

語氣冷淡，態度也顯得有點負氣的樣子，南宮俊只是笑笑，東方英却大不以爲然地道：「大姊！我們跟南宮兄是同仇敵愾，大家都在爲爭回失鏢而盡力，還分什麼彼此呢？」

慕容婉看了她一眼道：「老四！是我們最先接受了四海鏢局的請求護鏢，結果鏢却被劫，雖然南宮俊中途挿手，帮了我們的忙，但是却反客爲主，把事情攬過去了，我們反而變成了無所事事了！」

東方英道：「這是爲正義而盡心，又不是爭名……」

慕容婉道：「老四……紅粉姊妹自出道以來，雖沒有什麼赫赫盛舉，但畢竟也算是創下了一點聲名，幾曾求過人的！這件事與我們的榮譽多少也有點關係，我身爲大姊，當然要重視，再說南宮世家在江南武林中已是泰山北斗的地位，用不着再錦上添花了，我想南宮兄多少也應該留點事情給別人做了。」這話是明顯的對南宮俊表示出不滿了，東方英見大姊的臉色不懌，倒是不敢多說了。

南宮俊覺得慕容婉的態度改變得厲害，不像以前那樣的剴切誠懇與和婉可人了，心中知道是什麼原因，而且從馬成的口中，對百花宮的內情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曉得這是她們的那位姑姑已經對慕容婉作過指示，甚且有容不得自己的意思。

這個時候，他不想把話挑開，使得自己與紅粉姊妹間起衝突，於是笑了一笑道：「在下並無爭功之意，只是適逢其會地遇上了而已，在下來到這裏時，貴姊妹尚未到達，可知在下……。」

慕容婉道：「小妹在得到消息後，立卽行動，而且沒有通知南宮兄，就是不再希望麻煩南宮兄的意思，希望南宮兄能體會小妹的苦衷！」

南宮俊道：「慕容女俠既然如此說，在下自當遵命，現在開始，在下只作壁上觀好了！」

慕容婉道：「小妹還希望南宮兄更爲做足人情！」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抬鎗傷硬漢 設陣索仇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向陽君把逮捕他的府衙捕頭，重傷倒地後，被府台夫人延聘為府台衙門淸客的姜四先生，迫得不再能袖手旁觀，當他施展太乙門太乙淸波功時，其底細立爲向陽君所洞悉，據他說曾與姜四之師聚晤十日，雙方曾交換絕學，他勸姜四罷手，免遭失敗之辱，姜四不信，接二連三進攻，均被向陽君從容化解，最後更爲向陽君所制，但向陽君因念其師交誼不淺，放手命他退去，姜四仍不死心，趁機發出兩支飛鏢急速退去，而兩支飛鏢均被向陽君接在手中，反向飛撲而來的二名捕快打出，致二捕快身喪當塲——

這番景像，看在各人眼中，自有驚心動魄之勢——現場各人俱都由不住吃了一驚。

風門猝開——

一個穿戴着全副盔甲的武職軍官撲了進來。

緊隨在這名軍官之後的另一小隊子抬持着白木抬槍的兵勇。

這一小隊子兵勇，爲數當在十數名左右，每二人抬着一枝長長的抬槍。

這類抬槍，本朝試用不久，看起來十分笨重，每一枝都選用白楊木的槍身，配以幾近丈許長短的一根槍管，看上去份量很沉重，故此須要兩個人擱置在肩頭上，合力抬動才能轉動，另外還有一個手持火把的人，緊緊隨着，以備隨時點燃火繩發射槍丸。

是以這麼一來，每一枝槍都佔用了三個人。

隨着這名軍官身後的是四隻抬槍，算一算當係是十二個人了。

這名軍官乍一進來，立刻向旁邊閃開，即見身後的四枝抬槍，左右各二，倏地分開來。

「呔！」那名武官手指着向陽君大喊一聲道：「大胆的强盜，你還敢殺官拒捕不成？小東手就擒，眞想死麼！」一面手指向陽君向隨後兵勇比劃着道：「給我圍上。」

抬槍的兵弁一聲吆喝，迅速的散開來，四枝槍由四個不同方向指向正中的向陽君，形成了嚴密的四角包抄之勢——

在塲各人當然都知道這種火器的厲害，此刻見狀，自忖着向陽君這個人勢將必死無疑，一時忍不住，俱都大聲叫起了好來。

一旁的姜四看到這裏，嘿嘿一笑道：「張營官，沒有什麼好跟他說的，只有兩條路，一條就地受縛，一條就是送他上西天去！」

被稱爲「張營官」的那個武官，聆聽之下，向着姜四抱了一下拳道：「先生說的是，卑座接應來遲，實在罪過之至！」

姜四嘿嘿一笑道：「不遲，不遲，可要小心着點兒，這個人可是扎手的很。」

「哈哈，」張營官打了個哈哈道：「就算他是金剛鐵羅漢，看他又怎能跟火藥槍子兒拚，姜先生，這件事，你就看卑座的吧！」

說時他足下向前跨進一步，手指着向陽君道：「怎麼樣，你可服從？」

向陽君在他們彼此對答之時，臉上絲毫也不曾顯現出怒容，這時聞言，更是從容！

「你是作夢！」他吶吶的道：「就憑你們這幾個人——？哼！還差得太遠！」

話聲一落，倏地隔空一掌，直向着這個張營官身上劈了過來。

雙方距離，至少也有好幾丈遠近，只是張營官却感覺出發自對方掌心的沉重掌力，身子蹌了一蹌，顯著的向後退了一步，一時間臉色變得雪白，只覺得右面肩頭宛若中了利斧般的疼痛。

——有了這番感受，張營官實在是忍無可忍，厲叫一聲道：「給我開槍。」

話聲一落，就只見連接槍身的那根火綫，閃了一閃，耳聽得「轟！」的一聲大響，大片烟霧起處，鐵砂槍子兒，就像是出巢的蜂羣般，直向着向陽君全身上下射去。

其實何止向陽君本人全身上下，包括他站立之處丈許方圓內外，全都在鐵砂子兒的轟擊範圍之內。

這聲槍響，聽在耳朵裏，給人的感覺眞有天搖地動之勢，整個食堂俱都大大的爲之震動了一下。

想像中，那個向陽君無論如何再也難逃一死了。然而，他確實有過人的能耐，火藥抬槍轟然大響中，也正是他雙掌齊出的一刹。

——他竟然施展本身所練的乾元罡氣之力，去硬硬的接架對方的槍子兒——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怪事。

爲數千百的鐵砂子兒，雖不曾被他所發出的掌力擊落，只是其勢却因而顯著的頓了一頓。

把握住這肉眼也難以看清的微妙動作，就只見向陽君整個身子霍地凌空昇起，其勢絕快，有如電光猝閃，只一下，已把全身緊緊的貼在屋頂之上。

就在他的這個動作，乍然完成的同時，耳旁遂即聽見唰啦一片大響之聲，鐵砂子槍子兒，把整個南邊這半面牆打了個千瘡百孔，稀巴爛，石灰木屑，炸得滿空都是。

這一槍竟然全數都落了空。

目睹者無不瞪目結舌，被眼前的這一幕嚇傻了。

緊接着貼在屋頂上的那個向陽君身勢一轉，有如飛雲一片，凌空而下。

——也就在這一刹那，隨着那個張營官的第二次喝叱道：「放！」

火光再閃，「轟！」又是震耳欲聾的一聲大響。

向陽君其時已如神龍天降般的飄落下來，只是雖說他身法奇快，比起對方的鐵砂槍子兒，仍然要慢的太多了。

雙方這種即將的快速接合，簡直使人驚心動魄，向陽君設非能化爲一陣清風，否則即萬萬難以逃開這萬千鐵砂罩體的危運。

這一刹，向陽君必然也體會出情勢的危急，只是却難能挽回頹勢的形成。

危機一刹間，就見他一雙衣袖霍地向外拂出——

這雙衣袖原本是想用來對付張營官這個人的，只是眼前顯然是無暇顧及，自然是顧念自身這條命要緊。

是以，眼前，就在他雙袖乍然揮出的一刹，事實上已被他將對方照顧自己上半身的這一片鐵砂子兒，悉數的全都捲落在地——

然而，即使這樣，他仍然無能防範另外照顧下半身的那一半鐵砂槍子。

隨着向陽君落下的身子，眼看着大片鐵砂子兒過處，包裹在向陽君下半截身上的那一襲湖青色的長衫，頓時被打得千瘡百孔，破爛不堪！——

一片鮮紅血漬，緊跟着由那些破處滲了出來，看上去簡直是個「半截血人」！

向陽君中槍負傷——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情。

眼看他偉岸的身子，有如一截倒下的鐵塔，在落地一刹的踉蹌裏，直直的倒了下來。

嘴裏發出慘厲的一聲怒嘯。「向陽君」就像是一隻擇人而噬的餓鬼。

他雖然無異受了重傷，但猶自餘勇可賈——

就見他直倒在地上的身子，狂風般的一個快舞，凶神惡煞的已再次撲起。

這一次事發突然。

當然，任何人也不會料想到，這個「向陽君」在身中槍傷，重傷倒地的情況之下，仍然有出擊的能力，更不會想到出擊的速度竟是如此快捷。

出擊的對像顯然正是那個發號施令的張營官——而張營官却是未曾料到。

「呼！」——

眼看着向陽君竄起的身子，就像是一陣風，一片雲，總之，在張營官還不會十分認清了來人的一刹，向陽君的一雙手，已深深的插進了張營官的胸膛。

拔手，血標——

「哧——」兩股血苗子足足竄起來有尺把高！張營官的身子蹣跚了一下，隨即倒了下來。

向陽君的威力，似乎也僅能至此。

就在他掌斃張營官的一刹，身勢再起，箭矢也似的已穿窗而出。

只聽見「嘩啦」一聲大響，整扇排窗，隨着他翻出去的身子，一下子闖了個粉碎。

眼看着向陽君滾出的身子，在地上極其迅速的打了一個滾兒，倏地掠了起來。

他必然受到了相當的傷害，如就此一式掠起的姿態看起來，可就較諸他平常的身手慢得多。

雖說是慢得多，依然大有可觀！——

隨着他高高舉起的雙手，只一下已經攀着了房簷下一根橫出的樑柱。

就像是蕩秋千那般的迤邐，緊接着一式快速的飛蕩，「颼！」一聲，已穿出了三四丈以外。

耳聽見「嘩啦啦！」大片瓦響之聲，即見他偉岸的强健軀體，已經落在了對面屋頂之上，想是身子過重，以至於大片的屋瓦連同支柱，都被他落下的勢子壓了個粉碎，壯大的軀體眼看循着那個破洞窟窿直墜了下去！——

就在衆人看得驚心動魄之一刹，向陽君落下的身子霍的又騰了起來。

——想是他下半邊身子，包括他的一雙腿在內，俱都受傷不輕！是以他已無能再任意施展！

眼前，就在衆人驚呼亂嚣的一刹，向陽君就像是森林內飛馳的長臂猿猴一般，「唰唰唰！」一連四五個飛縱換手之後，已隱身數十丈院牆之外。

食堂內驚魂乍定的那位「姜四」先生，似乎是慢來了一步！見狀只恨得連連嘆息跺脚不已。耳聽得身後抬槍「轟轟！」連響兩聲，不啻是「無的放矢」，烟漫中散發出濃重的硭硝氣味，鐵沙子打在屋瓦上的一陣子亂響，聲勢足以驚人，却是休想再傷敵人分毫。

姜四重重的跺了一下脚道：「唉，唉！不用再打了，不用再打了！」

食堂裏的人都跑了出來，大家七嘴八舌的吵成了一塊，——是時，先前被摔昏了的那個老捕頭「鐵羅網」晏長川，由一旁一拐一瘸的走了過來。

「四先生，那傢伙受傷了……」晏老頭恨恨的道：「一點沒錯，我看見了！」

「我也看見了！」姜四冷冷笑了一聲，滿臉恨恨的道：「可有什麼用呢！還是讓他給跑了！」

「他跑不了的！」晏長川緊緊的咬着牙：「憑他那個樣，他跑不遠的！」、

「對！」一個留鬍子的捕快接道：「我看他說不定一出客棧就許倒下來了！」

晏長川揮着手道：「郭頭兒，你這就帶些人給我追下去！看見了他，給我格殺不論！」

那個被稱爲「郭頭兒」的人，嘴裏答應了一聲，立刻吆喝手下，大家匆匆向棧外奔出。

姜四搖搖頭苦笑道：「沒用的——」

晏長川冷笑道：「四先生之意見又如何？」

姜四翻了一下細長的眼睛道：「姓金的那身能耐，不是你我所能望其背項的，老兄剛才也領教過了，都無能爲力，憑他們幾個那裏能行？」

「鐵羅網」晏長川咬牙切齒的道：「哼！這小子就算他長了翅膀，我看他也飛不出漢陽，以敝座所見，不如稟明知府大人，發出全面通緝告示，會同這裏的統兵大人，多派一些火器營裏的弟兄，咱們給他來個挨家挨戶的搜察，就不相信他眞的還能跑的了。」

姜四點點頭道：「晏長川這個辦法也許還能行，不過——唉——」

搖搖頭，這位府台大人府上的淸客，那張臉看上去簡直如喪考妣：「晏老哥，你可曾忘了，你我出來時，在大人面前是如何的自負，誇下海口，這一次敗北而歸，少不得……唉唉！」

一連嘆息了幾聲，姜四可就說不下去了。

晏長川先是怔了一下，却又哼了聲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不過那斯確實也被抬槍槍子兒傷了還也很不容易了！」

這老頭兒說到這裏，由不住挑了一下眉毛又道：「只要他跑不掉，早晚就能被咱們給逮着，嘿嘿！說不定還是大功一件呢！」

姜四側覷了他一眼，冷笑道：「不是我澆你老哥的冷水，這個人那一身功夫高極了，你我不行，再加多少人，也是無濟於事，倒是——」

微微頓了一下，他思忖着吶吶道：「……他的確傷的不輕……而且，我看他短時之內不易行動，這倒是一個動他的好機會！」

「我就是這個意思呀！」晏長川眼巴巴的看着他，說道：「四先生，你的意思是……？」

姜四道：「剛才我與他對手的時候，測出了他練有一種奇異的內功——我久聞此人精於『太陽神功』，在烈日驕陽下，可以平添十分威力，却想不到在冬季天，在屋子裏面依然有這等功力，眞令人非夷所思……」

「先生的意思……是？」

「凡是練有高深內功的人，最忌諱的就是身上見血！有句話，不知老哥你聽說過沒有？」

「什麼話？」

「血炸一條龍！」

「血炸一條龍？」

「不錯！」姜四不愧出身名門：「還有一個另外的稱呼叫做『反潮』，你可聽說過？」

老捕頭「哦——」了一聲，緩緩點着頭道：「這個稱呼我倒是聽說過！」他臉上神色緊接着一振：「怎麼，莫非這個姓金的他……？」

「不錯！」姜四像是忽然想通了這個竅門：「如果我猜的不錯，這個向陽君眼前只怕會有如此一步厄運，嘿嘿……弄不好，他的一條命就會喪生在此！」

老捕頭冷笑連聲的道：「但願如此——但願如此。」

姜四精神一振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咱們就趕快分頭快找，務必要查出他的下腳之處。」

晏長川陰森森的一笑道：「你放心，他跑不遠的，就算他跑到天邊，我也能把他給找着！」

姜四點點頭道。「這一切也只有看你的了！」

晏長川道：「四先生不用關照，今日一會，此人已與我不共戴天，有他沒我，有我沒他，不殺他我誓不爲人，敝座這就轉回，緊作策應去了！」

姜四苦笑道：「好說，我也要回去了，這裏殘局老哥你看着怎麼收拾吧！」

說完拱了一下手，乾咳一聲，遂即獨自步出，留下晏長川楞在那裏，連連翻着白眼——他原想把這個收拾殘局的頭痛事推給姜四，却沒有料到對方何等精明的人，豈會上他這個當？

晏長川吃糧拿餉，比不得姜四一個「淸客」身份，姜四可以抖手一走，他却是不行，無奈之下，也只得作一番淸點，收拾殘局，硬着頭皮回去據實交待了。

× × ×

夜雨淅淅瀝瀝的下個不休！

郭彤在牀上輾轉翻動着，久久不能入睡——日間有關向陽君所發生的事情，他都知道了，心裏就像是包了一團火也似的激動！

他曾不止一次的企圖潛到向陽君住處去打探一下究竟，可是總是提不起這個勇氣，現在，他終於下了最大決心，決計去查看一個究竟，果眞對方眞的如同傳說受了重傷，倒不失一個下手復仇的機會。

心裏這麼想着，他悄悄披衣而起，把身子收拾俐落了，携上了長劍，傾聽了一下，這才拉開風門，閃身向外！

一陣冷風襲過來，冷的他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仰首當空，就像是潑了一天的墨似的黑，細雨淋在頸子上，說不出的那麼一股子冷頸兒——兩個耳朵痛得就像刀割的一樣難受。順着廊沿下，他往前邁進了幾丈，來了到通向前院一處月亮洞門。

圓圓的洞門兩側，各自插立着一盞高挑油紙風燈，其中一盞已經被風雨熄滅了，剩下的一盞欲熄還燃，搖搖幌幌散發出

一片昏黃光華！

郭彤由於前此已數次嘗到過向陽君的厲害，深知對方絕非好相與，又因「野鶴」崔奇的警告，是以心中已存下了十分戒心，一點也不敢大意。

順着前院那一排屋簷，他悄悄的來到了後院，遠遠的認定了向陽君所居住的那一間房屋，紙窗上黑糊糊的不見一些兒燈光——也許房間裏根本沒有人！

正當他意欲向前襲近之時，一隻手按在了他肩上——

「小子，你還是少惹事吧！」

說話的人聲音放得低低的，那張臉幾乎就湊在他臉上，聲音熟得很——

「野鶴」崔奇！

「老前輩，你也來……了？」

「噓！」崔奇輕輕噓了一聲，小聲道：「來！」

一轉身，順着廊下已縱了出去。

郭彤趕忙追上去，崔奇在前領着他拐了幾個彎，來到了一個亭子裏，縱身而入，郭彤跟進去！

黑暗裏，所能淸楚看見的，只是崔奇那一雙光華炯炯的眸子——他似乎坐在那裏！

「小子，你想死麼？」

「死？」郭彤莫明其妙的道：「怎麼回事？莫非那個向陽君沒有受傷？」

「哼！」崔奇冷冷的道：「你好像知道的還不少呢！不錯，他是傷了，而且傷的還不輕！」

郭彤怔了一下道：「既然如此，豈不是我們下手的最好時機？」

崔奇搖搖頭：「你眞聰明，你想到的人家難道會沒有想到？告訴你吧，姓金的小子，根本就不在房裏。」

「那……房子裏沒有人麼？」

「房子裏是沒有人，可是房子外面的人可就多了！」

「房子外面？」

郭彤情不自禁的笑了笑，實在不明白這位老前輩言中之意！

「野鶴」崔奇冷笑道：「所以，這一點你就不明白了，你可知道如今官府急於捉拿『向陽君』之心，較你我更有過之，即以此刻而論，在向陽君住處附近，早已埋伏了幹練捕快，厲害的火藥抬槍，你冒然前往，萬一把你誤作了向陽君，火槍之下，只怕你就難以保持全身而退了！」

郭彤心裏一動，着實爲之吃了一驚——暗忖好險，即使不若崔奇說得這麼嚴重，就算被他們誤爲向陽君一夥，加以押扣查詢，也是不值！

這麼一想，他也就不再吭聲。

停了一下，他才吶吶道：「這麼說，那個向陽君果眞是受了傷了？」

「那還用說？」崔奇冷森森的笑了一下：「不但受了傷，且還傷勢不輕——」

郭彤道：「那麼，他現在……又在那裏？」

「哼！」崔奇冷笑一聲道：「別急，我這就要找着他了！來，我們回去說話，這地方已被人發現了。」

話聲才歇，只聽見嘩啦！一聲，一道强烈燈光，匹練也似的當面迎頭直射了過來！

郭彤方才着目，即吃崔奇一隻手將他用力的按了下來，耳邊上遂即聽見崔奇的聲音說道：「不要出聲，鷹爪子盯上我們了。」

所謂「鷹爪子」即指當時官府的公差捕快而言！

是時那道燈光已如一道匹練般，由當頭直劃了過去，却是在崔郭二人頭頂上遲遲盤旋下去，約莫遲移了一下，突地收回去。

郭彤方自抬頭起來，忽爲崔奇又按了下來道：「人來了。」

話方出口，即見面前人影一連閃了兩閃，兩條人影一左一右同時來到了面前——正如崔奇所說，來人俱都穿着時下的衙門官衣，各人並且佩帶着一口長劍。

二人身手顯然相當高明，想是事先發覺有異，是以一經現身，「嘩啦！」一聲又自射出，這一次因爲取位較低，崔奇郭彤立刻身形爲之暴露，難以掩飾。

兩名公差相繼喝叱一聲，人手一劍，一左一右快如閃電般直向着二人身側逼進過來！——兩口劍左右同時揮落下來，發出了兩股銳利的尖嘯，首先奔向崔奇斬落下來。

這一來他算是碰見了厲害的對頭了。

就在這兩口劍交插着下落的一刹，崔奇身子陡地一個快速滾翻，一片衣袖有如飛雲出軸，迎着來犯的兩口長劍，只聽得「嗆啷！」一聲脆響，忽悠悠直飛向半天之上！

緊隨着這一式身手之後，崔奇的一雙手已左右遞出，只聽得「噗，噗！」兩聲已分別點在了兩人的「心坎穴」上，就只見二人身子一陣子打顫，遂即動彈不得！

此同時，耳聽得一旁有人大聲吆喝着：「點火，用槍來轟他們！」

郭彤耳聽着心裏一驚，却已被崔奇一把抓住了背後，一聲喝叱道：「快！」

話聲出口，已將郭彤整個身子提了起來。

二人凌空拔起，有如穿天之鶴，一起數丈，已然高高落身於一座屋頂之尖。

崔奇想是早已防着了有此一着，是以身子一經落下，猛可裏，拉着郭彤就地一滾，耳聽得「唏哩嘩啦」的一陣屋瓦破碎之聲，有如戲簷之貓，直向着屋下墜落下去——

也就在此一時刻，耳聽得火槍「轟」的一聲大響，一大片鐵砂子兒，一齊打在了屋簷上，瓦屑紛飛四濺，形成了一陣紊亂。

就在這陣混亂之中，崔奇已挾着郭彤墜身於庭院之中，接着是連續幾個的快速飛身，遂即消失無踪。

× × ×

在距離客棧三數里外的一處亭子邊，「野鶴」崔奇停了下來——

緊接着郭彤氣喘吁吁的蹬後跟上來。

二人落坐亭子裏，甚久不發一言。

喘息了一陣之後，郭彤才吐出一氣道：「好險！」

崔奇冷笑一聲道：「我曾經囑咐過你，叫你不要離開房子，尤其不該再到那個金貞觀住處窺探，你爲什麼不聽？」

郭彤呆了一下吶吶道：「這……個…

：弟子因爲聽說姓金的受了傷。」

「哼！」崔奇插口道：「他雖然負了傷，却也不是你所能對付得了的，今夜若非遇見我，看你怎麼能够逃得了活命？」

「弟子慚愧之至！」

說着，郭彤不覺緩緩垂下了頭。

「慚愧？」崔奇氣呼呼的道：「這已是我第二次救你了，我想也不會有第三次了。」

郭彤悶不吭聲的點了一下頭——

「這件事既然有我出面，一切你也就不要再多管了。」崔奇冷笑道：「多則三天，少則就在今天，我一定能把他下腳的地方給摸清楚，哼哼……你師門的仇恨，無須要等這麼久，立刻我就可以替你解決了！」

他冷笑着站起來，又道：「你師父臨死之前既然把你托付給了我，你的安危我不能不管，來，現在你就跟我走！」

郭彤怔了一怔，道：「去那裏？」

崔奇沒有回答，只管往前走，郭彤無可奈何的只好在後面跟着——

前行來到了一處荒道，崔奇忽然站住了腳步道：「這個向陽君你跟他動過幾次手？」

郭彤想了一下道：「記不得了，大概總有好幾次吧？」

崔奇冷笑道：「老和尚呢？」

郭彤道：「先師與他交過兩次手——喔——那眞是兩次驚心動魄的戰鬥！」

「但是結果老和尚敗了！」

「只怪事發倉促，先師又在病中，未能行『潛波返渡』之功，使功力恢復，以至於才會落得那般淒慘下場！」

「唉！」崔奇重重的嘆息一聲：「想不到這個向陽君竟然會有這等身手，的確是大大出乎我的意外……以前的事也就不必再多說了，我只問你，老和尚曾與你提到過這個向陽君一旦受傷之後，將可能促使發作的一種怪症麼？」

郭彤點點頭道：「提到過。」

他立刻接口道：「您老問的可是一種被稱爲『反潮』的症狀？」

崔奇笑着點點頭道：「不錯，這種症狀還有個名字被稱爲『血炸一條龍』，看來，眼前這個小輩正是面臨如此，若能在此後三天之內找到他，必可致其於死地，所以眼前實在是個好機會！」

郭彤一想確是如此，不禁心裏一動：「只是你老人家又怎麼能知道這個向陽君到底藏在那裏？」

崔奇手將銀髯，冷森森的一笑：「他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左不過就藏身在這附近不遠。」

郭彤精神一振：「既然這樣，弟子就隨你老人家在四處尋找一下，看看他藏在那裏？」

崔奇搖搖頭：「話雖如此，我担心你仍然不是他的對手，你跟着反而碍事。」

郭彤忿忿道：「既然這樣，我們就各行其事好了，弟子暫行告辭。」

一面說着，遂即向崔奇深深一拜就要告退。

崔奇斥道：「站住。」

郭彤回過身來道：「老前輩還有什麼差遣？」

崔奇圓睜着一雙眸子，在他身上咕嚕，轉動了一瞬，凌聲道：「好小子，跟你那個死去的師父敢情是一個脾氣，小子，你也用不着在我面前施性子，要不是你那個死去的老鬼師父把你托給我，你還當我願意管你這個閑事？」

忽然口氣一鬆，他却又嘆息了一聲道：「好吧，我就答應你跟在我身邊吧，只是有一樣，你却要凡事聽我的吩咐，千萬不能胡塗的行事，要不然有個三長兩短，我可是沒有法子救你。」

郭彤一心只想能找着向陽君爲師門復仇，聽他這麼說，自然滿口答應。

「野鶴」崔奇遂即往前面走了幾步，在一處大石上坐了下來，郭彤跟過去，也一在塊石頭上坐下來。

崔奇看了他一眼，吶吶的道：「這附近百里內外地勢，我都瞭如指掌，姓金的小輩就算他是孫悟空能有七十二變，却也逃不過我『如來佛』的手掌心兒。」

郭彤點點頭道：「老前輩的意思——向陽君又會藏在那裏？」

「哼！」崔奇慢吞吞的道：「這個不難。」

一面說，他遂即由袖筒裏面抽出了一個牛皮紙卷兒，轉臉向郭彤道：「你身上可帶着火熠子沒有？」

郭彤道：「有。」

一面說掏出來迎空一幌，噗打，一聲，亮起了拷拷大小的一團火光，頓時附近尋丈以內，俱都在這團火光的照耀之中。

明滅的火光，閃爍着崔奇所攤開的那張牛皮紙地圖，但只見圖上點綫交錯，却畫有三處明顯的三角記號。

崔奇分別手指道：「這裏是一個關帝廟，這是一個廢置的城門——這兩個地方都有可能藏人，但是，我以爲姓金的小輩不會藏在那裏。」

他的手指頭遂即移向到第二個地方：「這裏——這是前朝一處王爺的王府廢墟，佔地很大……哼哼……我看這個地方是最有可能，如果我猜的不錯，他一定就藏在這裏。」

一面說，他匆匆把這張繪製的草圖折疊起來，收入懷裏，站起來道：「走，現在我們就找他去。」

× × ×

天色帶有幾分朦朧的明意。

草棵上炫耀着幾顆晶瑩的露珠，寒冷的風一陣陣吹襲着，顯示着這「冬盡春臨」的最後肅殺！

眼前——大片的空地裏，點綴着崢嶸起伏的處處城堡宮室，廻廊，飛簷，石亭，長橋，一一掩飾於荒草亂石間，間或的渲染出那種昔日的「巍峨」「莊嚴」，却難以抵得住眼前的「肅索」與「寂寞」！

這就是那座崔奇嘴裏的昔日王府。

站立在歪斜半倒的巍峨大門前，崔奇，郭彤四隻眼睛直直的向前注視着。

「就是這個地方，」崔奇吶吶的道：「向陽君一定就藏在這裏，他不會跑到別的地方去。」

郭彤點點頭，說道：「好，那我們就搜吧？」

崔奇眸子裏閃爍着精光：「這片地方太大，我們還是分頭搜索一下吧。」

郭彤應了一聲，陡地拔出了劍。

「不要衝動！」崔奇道：「你先站着，我有幾句話要關照你。」

「老前輩你說吧。」

崔奇冷冷一笑道：「向陽君我估計他受傷不輕，足以形成方才我所說的『反潮』情形，話雖如此，你仍然不是他的對手，所以我要你緊緊記住幾點，第一，你如發現他盤膝坐地，那正是他在運施這門功力，你可千萬不能把身子偎得過近！」

郭彤靜靜聆聽着。

「因爲，」崔奇接下去道：「他雖然傷勢發作，行動不得，可是藏蓄於丹田之內的元炁內功，却是並未消失，在環身五尺方圓內外，仍有足够能力制你於死命，你如冒然欺近，必將爲此受害，切記，切記。」

「第二，」他接下去道：「這個向陽君詭計多端，很可能有所偽裝，你如果發現他任何異狀，都必須要保持着高度警覺，不可貿然行事。」

一面說，他冷笑一聲，緩緩接下去道：「我這裏有樣東西，原是要準備拿出來對付你師父老和尚用的，老和尚既然死了，正好就拿來對付這個小子，哼！」

說時，他由腰上解下來一個長形的布袋，由袋子裏，取出了八桿小小的三角旗幟——

旗幟色作暗紅，每一桿，都約有三尺長短，尾端呈尖錐形狀，可以便於插置於泥土上。

郭彤不禁看得奇怪道：「老前輩，這些是幹什麼應用的？」

崔奇冷笑道：「用處大了。」手勢一抖，「呼！」的張開了一面，但見三角形的暗紅緞質旗面上，繡有一顆金光四溢的珠子。

崔奇再抖開一面，旗上圖案，一模一樣，不免驚異，是時崔奇已把其中八桿交到了郭彤手上。

郭彤怔了一下道：「幹什麼？」

崔奇道：「這是我窮十年心智所練就的『無相智珠八旗陣勢』，其中巧妙絕非一般常設陣勢所可比擬，哼哼，向陽君小輩就算他有托天的能耐，只要爲我陣勢所困，也只有坐死之一途。」

郭彤接過來心裏一驚，當下遂即將八面旗幟緊抱懷內道：「只是……老前輩，這些小旗子是怎麼個施法，弟子愚昧，却是不知。」

「你當然不知，」崔奇道：「這八旗陣勢，除了我本人以外，當今武林只怕還無人知曉，詳細情形一時也給你說不清楚，你眼前也無須知道，只要知道一下簡單的用法就行了。」

他於是簡單的予以傳授道：「我這陣勢，雖是名謂『八旗』其實只有四個旗門，叫他四旗陣亦未嘗不可，計分『刦』『困』『殺』『死』，就算他是當世一等一的高手，就算他僥倖不死，也難脫困，更何況姓金的小輩尚還重傷在身呢。」

當下他遂即將這陣勢的佈署用法，草草講述給郭彤知道，其法甚爲簡明，不過囑咐他如何將這四面旗幟，在什麼方位插置而已。

郭彤牢牢記住後放下了旗子。

崔奇又關照道：「不過你務須要記住，自身切莫要踏入旗陣之中，否則可就難免要受害了，你我各持四旗，如能聯合使用，其威力將是極其驚人，好吧，我們這就分別搜索去吧。」

說罷他遂即縱身進入，消逝於王府一角。

由於這座王府廢墟佔地極大，所以，他二人採取分頭搜索，一個奔頭，一個奔尾。

且說郭彤遵照崔奇指示匆匆騰身向王府廢墟前首，在一爿昔日丹墀之處站定。

風勢頻起，冷氣襲人。

是時東方已現出了一些明意，幾絲殷紅浮現在天地交界的邊際——却有一列鴻影緩緩的由當空掠過！

郭彤不知如何，忽然引發起一種深切的感觸，對於他即將在從事的任務，潛生出一種猶豫——

「向陽君」金貞觀那張英俊的臉，自此靜靜的浮現眼前——其實那張臉不僅限於兇猛凌厲，這一點只需要注視一下他那雙深湛的眸子，就可以發覺到這個人另有純情正直的一面——

只是……郭彤却無法忘得了死去的「靜虛」和尚，以及達雲寺那些死難僧人！

一想到這裏，郭彤心裏立刻充滿了仇恨，恨不能立刻尋到了向陽君，逼着他償還這筆血債！

他小心的踏進了正廳。

不意他的足步方一進入，立刻心裏爲之一驚——吃驚的又何止是他一人？

這座半塌的正廳裏，敢情原已聚集着好幾個乞兒！——那是二老三少。

一對老夫婦，兩個中年窮漢，和一個穿着尚稱清爽整潔的姑娘人家。

這幾個人原本各自擁被而眠，郭彤的這一突然踏進，使得這五人都不禁嚇了一跳，分別擁被坐起，驚訝的向郭彤看來。

這可是郭彤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事情——不禁也突然愕在了當場！

看看這五個人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吧！

老的一對，看上去沒有八十也應該在七十開外了，白皤皤的一頭長髮，男的面若重棗，大耳垂肩，前額上箍着一道黑色的玉石箍子，身上披着一件舊袍，固是千瘡百孔，只是如果認眞細看，這件袍子的格式及其質地，都大有來歷，顯然是當今一二品大員身上所着的朝服官衣！

老頭子的那種氣勢也透着不凡，窮苦固然早已定局，偏偏却還保留着一些子舊習倔強——這點只需要看看他那雙鬆弛眼皮內所包藏着而有威儀的一雙眼睛即可得知！

長臉，鶴髮，古怪，倔强，只須匆匆一照面，就可以這麼認定。

緊偎在他身邊睡着的那個老婆婆，也像是大異尋常！

老婆婆，滿臉皺紋重疊，一身骨瘦如柴——

就在郭彤方一踏進之始，這婆子才驚惶的由一旁拉過來一件短襖披向身上。

短襖外衣如同那個老公公的長袍一樣，看似破舊不堪，只是揚動之時，郭彤却顯然發覺到袍裏赫然竟是只有帝王一二品大臣才能穿着的「紫貂」皮裏！

不用說這個老婆婆也同她那個看似老伴的老公一樣，四隻眼睛，用着極其驚愕的目神，直直的向郭彤耵視着！迫使得郭彤不得不把眼光轉向那年輕的三個人身上去——

兩個年輕的窮漢，看上去也都在三旬上下，看樣子像是兄弟兩個，雖是窮迫眼前，倒也有一些子硬朗氣，二人俱都生着一雙濃眉，二人直直的睡在地上，看看那副身子骨，眞是好個頭，大概都在六尺開外！

這房子裏唯一顯眼的也就是那個大姑娘了！

二十上下的年歲，明眸，皓齒，白生生的怪清秀的一副小模樣！

頭上梳着兩條大辮子，身上穿着這比其他各人都要潔凈的白衣裳，白皙的頸項上還繫着黃澄澄的金鎖片，顯然富貴人家的千金，却不幸墮身於眼前這個地方！

五個人當中，這個姑娘是唯一睡在床上一個人，而且在她與其他四個人之間，象徵似的懸掛着一層薄薄的幔簾，用以間隔，只是對於正面踏進來的郭彤來說，却是一目了然，並無遮攔作用。

這時，當她猝然發覺到郭彤這個陌生人踏進來時，不禁花容變色，由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呼，慌不迭將一件長衣拉起來裹住身子。

兩個年輕漢子這時已雙雙躍身站起。

「瞎眼的狗才！」年歲較長那個人開口便罵起來：「你是那裏闖來的野人？」

郭彤猝然踏入，發覺到眼前這番狼狽，自是大感尷尬，下意識的覺得有些理屈，再被對方這一喝斥，由不住後退一步，發起愣來！

發話的那個青年，一面穿着衣服，形像至爲氣憤，頗有一言不合，即要動武的樣子。

倒是那個老頭兒還講一些道理——

「長文！」老頭子大聲叱道：「不得無禮！」

罵人的青年被老人這麼一喝，頓時不再聳動，匆匆穿好袍襖，後退一旁——

老頭子披着長袍，坐直了身子，一雙眼睛怒視着郭彤，大聲喝道：「小田，想是又偷懶睡着了麼？」

郭彤心裏一驚，不知道他是在跟誰說話？

一念未完，即聽得身後一人應道：「回大人，小的在！不敢偷懶。」

老頭子怒聲道：「還說沒有偷懶，人都闖到我們房子裏來了！」

一面說，這個派頭極大的窮老人，頻頻向着郭彤揮手道：「還不出去，等會老夫再跟你說話！」

郭彤被他這麼一叱，這才想到自己眼前站在這裏，實在不像話，嘴裏說了一聲：對不起，慌不迭的退身廳外！

那裏曉得，他這裏方一退出，猛可裏肩上一沉，已被一雙手重重拍在了肩上。

再聽得一人用着破毛竹般的聲音道：

「好小子，我打死你個混球！」

手勁兒敢情大得緊！郭彤又是在無防之下，只聽得「噗！噗！」兩聲，直把他身子打得一個踉蹌，差一點摔倒在地！

一驚之下，郭彤慌不迭的打了個旋風轉兒，把身子挪出去兩丈開外，才算沒有當場出醜！

容得他驚魂甫定，把身子站住，這才發現到，站在自己面前的那個人，敢情是一個二十六七歲，身高體壯，模樣兒黝黑的少年！

這少年面如黑炭，却生着兩隻紅眼，白森森一嘴牙齒，模樣兒簡直驚人之極！

再看看他一身穿着，比屋子裏的那幾位更是不如，只見他上身披着一襲破蔴粗衣，下身黑布長褲上，還打着許多補釘！却把一雙褲脚高高的拉起甚高，挽起來，露出兩隻生滿長毛的大黑腿，足下是一雙多耳蔴鞋！

郭彤乍見對方這副面相，已由不住大吃了一驚，對方這個黑小子，更不予他緩和之機！

只聽得他那破鑼似的嗓子又是一聲大吼，再次向着郭彤衝了過來。

這一次郭彤有備在先，自然不會爲他所乘！

黑小子身子一經撲進，兩隻手陡地張開，猛地施出大力直向郭彤左右兩肋上用力擊來。

郭彤雙臂一張，硬生生的架住了他的胳膊。

黑小子用力的往裏擠按，郭彤用力的往外掙，兩個人扭成一團。

黑小子手上不得閑兒，嘴裏更不乾淨的罵道：「那裏來的冒死鬼，胆敢硬闖老大人的住處，今天我打死你——」

話聲未落，已吃郭彤抬腿踢中心窩，硬生生把他給踹了出去！

由於彼此並無仇恨，郭彤自然不會猝下殺手，否則只這一脚，怕不立刻就要了對方的性命？

那黑小子雖是天生的神力，又學得幾手拳脚，到底比不得郭彤名家傳授，這一脚只把那個黑小子，像是元寶一樣的給踢了出去。

「叭！」一下摔倒在石頭地上。

這一來，算是把那個黑小子給嚇愣住了。

一個咕嚕由地上跳起來，黑小子圓睜着兩隻大眼睛，正要再次發作，却聽見一聲叱道：「小田——不許你來硬的。」

聲音蒼老，但却十分宏亮！

遂即見由那個廢墟大廳內，走出了前見的幾個人來！

走在最頭的正是那個發話的老公公，身後跟着那兩個年輕人，不用說這兩個人是他的兒子——最後才見那個年輕的姑娘攙着老婆婆，五個人敢情都出來了。

爲首的那個老公公，身上穿着補着補釘，又舊又髒的朝衣，人窮氣不窮的挺直了腰板，大聲的道：「不用打架，有話好說！」

被稱爲「小田」的那個黑小子，立刻躬身抱拳，稱了聲：「是——老大人。」說了這句話，果眞退向一邊，畢恭畢敬的不再說話！

「老大人」展動着他那一雙白禿禿的眉毛，怒目視向郭彤，道：「你——」手指了一下：「你這個混小子，是幹什麼的？說！」

郭彤實在有點胡塗了，這麼一家子人，離奇的出現在這個奇怪的地方，到底是怎麼回事？聆聽之下，他抱拳道：「老人家休要出口傷人，在下姓郭，這地方原是無主之處，無心闖入，唐突之罪，尚請勿怪才好！」

瘦老頭子一聽之下，不禁火冒三丈，厲聲道：「胡說八道，無主之處？——你竟說這舊王府是無主之處麼？簡直是信口胡說，豈有此理！」

兩個年輕人更是滿臉怒容，大有聳動之意。

被稱爲「小田」的那個「黑小子」，往前跨進一步道：「老大人請賞下名帖，容小的把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給送將官裏去。」

瘦老頭子搖頭道：「那倒用不着。」

一面說，却把那雙閃爍着烱烱亮光的眸子轉向郭彤：「說，你是幹什麼的？」

郭彤歉然的笑笑道：「在下郭彤，方才已經說過了，誤闖尊處，實在抱歉，這就不再打擾了，告辭！」

說罷深深打了一躬，轉身離開——

不意，他這裏才自轉出一步，面前人影一幌，已吃那兩個年輕人之一攔住了去路。

那人正是剛才在郭彤誤入口出不遜，名叫「長文」的青年，這時只見他氣勢洶洶的攔住郭彤去路道：「你還不能走，等把話說清楚了再走！」

郭彤不禁有幾分不悅，只是此時此地，對方又是這樣不着邊際的一戶人家，實在不宜多惹事。

想到這裏，乃把一口惡氣硬生生的吞到肚子裏，臉上強作笑容，轉過身來。

瘦老人看着他冷冷的道：「你以爲不說出來，我就不知道你的來路了麼？快點實話實說！」

郭彤苦笑了一下：「老人家你又要我說些什麼？」

瘦老人道：「說實話，你是京裏姓燕的打發下來的吧，是不是？」

「京裏！姓燕的？」

郭彤眞有點胡塗了——

「姓燕的是幹什麼的？他打發我來幹什麼？」

瘦老人皺了一下眉，臉上現出了一片疑惑！

他身邊另一個少年，聆聽之下，怒聲道：「你少裝蒜吧！姓燕的那一點鬼心思，還當我們不知道麼，他這老狗把我們一家人害到如此地步，莫非還不知足，居然還要想趕盡殺絕，斬草除根——」

瘦老人聆聽至此，一聲說道：「精武——不要亂說話！」

少年被這麼一叱，頓時止住了話聲，不再多說。

郭彤聽他這麼一說，不禁心裏一動，由對方話裏略作推敲，已可猜出了一個大概，一時大感驚訝不已。

瘦老人一雙眸子，一直在他臉上不停的轉着，像是在審視他的神情，看看是否有僞！

停了一會兒，才見他輕咳一聲道：「小兄弟，你當眞是不知情麼？」

郭彤茫然的搖搖頭：「我實在是什麼也不知道！老人家……請教你貴姓大名……怎麼會下榻在此廢置王府……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被稱爲「長文」的少年大聲道：「爹，不要給他多說什麼，還是拿你的名帖，由孩兒同小田把他押到官裏去吧！可不能便宜了他。」

瘦老人冷笑了一聲，不曾答理他，眼睛只管緊緊的盯着郭彤，道：「你問老夫姓氏名誰？哼——好吧，老夫我就告訴你吧——」

說到這裏他輕輕咳了一聲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夫姓覃，名輝，這座王府當年被封爲『鄂』王的覃王爺正是老夫的嫡親伯父——老夫也曾官至布政使，爲當朝一品之尊！」

郭彤怔了一下，着實吃了一驚！

瘦老人哼了兩聲道：「自從先王被奸宦誣陷喪命之後，老夫亦被削去了官職，可恨奸賊燕伯陵竟圖害我全家於死，連番着人逼殺，老夫在浙省舊居不得安寧，輾轉逃來此地——」

「嘿嘿！」他頻頻冷笑又道：「先王爺雖含辱九泉，滿門盡殲，舊王府也遭破壞凈盡，但是到底是我覃家的故居，那一個又能阻止老夫來此安身？那一個又敢隨便擅自闖入？」

郭彤嘴裏「哦——」了一聲，總算明白了這其中道理，一時不覺對於眼前這類似傳奇的一家人，多看了幾眼。

——他後退了一步，抱拳道：「這麼說，在下確是昧於無知，冒犯尊駕全家，實在是罪過之至！不過……在下因有重務在身，只怕一時半刻之內，尚不能離開貴處，這一點還要請老大人你多多原諒！」

瘦老人「哼」了一聲：「爲什麼？」

「因爲……」郭彤正色道：「不是在下危言聳聽，老大人你這府第，目前只怕隱藏着一步危機，只是你們却不知道罷了！」

瘦老人先是一怔，遂即冷冷一笑，說道：「老夫一家人，飽經迫害，目下已到如此光景，除了父子靦顏偷生，尚還留有這幾條命外，倒也看不出還會有什麼危機存在！」

名叫「長文」的少年怒聲道：「爸爸不要聽他胡說，以兒子所見，這個人八成是那個奸官燕伯陵所差，來此謀取我們一家人性命來的！」

「不……」瘦老人緩緩搖着頭：「這倒不像……老夫這一生閱人無數，自信這雙眼睛還不花，大概還不會看錯了人！」

目光一轉，再次盯向郭彤，臉上神色大是和緩：「年輕人，你當眞不是姓燕的所差麼？」

「在下已經說過了！」

「好吧，既然是這樣，我相信你就是了！」

——微微一怔，瘦老人眨動着兩隻眼睛道：「你剛才說，你姓什麼來着？」

「在下姓郭——郭彤！」

「郭先生！」瘦老人的口氣大見緩和：「老夫自信雙眼不花，你大概身上練有相當的武功吧！」

「這個——」郭彤點頭道：「不錯，在下是練過幾天功夫，不過略窺武學門徑而已！老先生你何以問起？」（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楚小楓的神妙劍術，殲除了神秘組織派來施襲的三名假扮黑豹的殺手後，當衆宣佈，前途充滿荊棘，要各人自擇追隨大隊，抑或自行退出，譚志遠與何浩波却持相反論調，他們提出要逐走篷車隊，免再爲他們牽累，楚小楓及白眉大師，田伯烈等均不讚同，譚志遠怒向楚小楓挑鬥，但只一招便爲楚小楓所制，譚志遠巳是對楚小楓一改倔態，願服從大衆意見，天亮後大隊繼續登程，至一溪邊，羣衆競把水壺灌滿，楚小楓高聲制止他們飲用，同時以象牙試出水中有毒，但這時巳有二人飲用了溪水，胡逢春問二人可有不適之感——

一劍除三倀　片語振軍心

這藥性本來很慢，還未到發作時間，但兩人知道了水中有毒之後，心理作用，立刻覺着腹中隱隱作疼起來。

胡逢春緩步行了過來，送上了兩粒丹丸，道：「這是少林解毒金丹，兩位各服一粒，看看能不能解去身中奇毒。」

兩個中毒大漢，接過了藥丸，立刻吞下。

中毒的兩人，都屬於譚志遠率領的火隊中人。

所以，譚志遠心頭很火，冷冷說道：「我們已連經險難，諸位心中，都該有點警惕，不顧同行的，可以立刻走路，但這裏，就必須要聽我們的命諭行事。」

他說的聲音很高，似乎是有意讓所有的人都聽到。

楚小楓眼看一些沒取溪水的人，大都連手中的水壺一起丢掉，當下低聲說道：「譚兄，不用責備他們了，咱們準備和那篷車的人談談。」

時英接道：「咱們陪楚兄一行。」

楚小楓不便反對，只好答應。

成中岳心中正感焦急，不知如何處置這件事，却見楚小楓行了過來。

可惜有一人同行。

將近成中岳時，楚小楓故意落後了一步。

他早有算計，準備時英開口。

成中岳也明白了楚小楓的心意，一抱拳，道：「時兄。」

時英不想開口也不成了，只好說道：「你是……」

成中岳接道：「在下姓成。」

時英道：「好！成兄，前面巳無可通篷車之路，不知成兄要如何處置他們？」

成中岳道：「時兄說這輛篷車？」

時英道：「篷車倒是簡單，丢了不要就是，但篷車中的人，如何安排呢？」

成中岳道：「兄弟正在盤算，時兄可有高見，指點兄弟一二。」

時英笑一笑道：「就是張良還魂，孔明重生，我看也想不出什麼高明的辦法，只有讓她們下來走路了，或是棄置她們不管。」

成中岳道：「兄弟也想過了，給他找兩架滑竿坐坐。」

時英笑道：「不管用什麼方法，都沒有法子，使她們保持原來的隱密，別說敵人了，就是我們自己人也充滿着好奇。」

楚小楓站在旁邊，一直很用心的聽兩人說話，但却一直未發一言。

顯然，對此事巳完全授權給成中岳處理了。

輕輕吁了一口氣，時英接道：「我說成兄，咱們大伙兒都在等你決定。」

成中岳略一沉吟，道：「好！我要她們下來，不過，有幾點不合常情之處，還望諸位相待一二。」

時英道：「好！你請說。」

成中岳道：「她們不能和敵人交談，而且，我要她們經過一番易容改扮，諸位也要約束手下，不可能讓他們多問。」

時英道：「這都不是什麼難事。」

成中岳道：「好！就這麼決定了，還望時兄屆時多爲美言。」

這幾句話很得體，時英本來想逼對方公開車中的人的身份，這麼一來，倒是不好意思再追問了，拱拱手，道：「好！成兄還走中間，此事，咱們可以擔保。」

回顧了楚小楓一眼，還未來得及開口，楚小楓巳搶先說道：「時兄這件事辦的高明。」

轉身而去。

胡逢春，田伯烈，何浩波，譚志遠，都未再刁難。

楚小楓要王平等用石塊在溪上安幾處借脚的地方，當先而過。

溪中水既有毒，最好能連衣履也不沾水。

車中人都改扮了男裝，混在人羣之中，幾個人，雖然盡量扮裝的像男人，但如仔細看，還是可以看出來。

她們仍和成中岳等走在一起。

綠荷，黃梅，紅牡丹，總是在有意和無意之間，把小紅挾在中間。

四英，七虎，又故意圍繞在四女的身邊。

越過了小溪，又向前行走。

胡逢春老興勃發，帶着武承松，和楚小楓，走在最前面。

這時，土隊開道，王平，周橫，成方，華圓，走在前面。

連經過數次變化，羣豪心中都有了一種感覺。

這是一段很崎嶇的路，充滿着危險，稍一不愼，就可能會步入死亡之中。

血淋淋的證明，使他們都有着離開這個團體，就會失去保障。

太陽還未下山的時刻，路轉峯迴，一山擋道。

一片寬闊的草地上，並肩兒站着三個人。

三個人穿着一樣，一色的黑色長袍。臉上也是一片黑，但黑的並不是皮膚本色。

一眼之下，就可以看出來，那是用黑色塗在臉上。

儘管三個人的臉型不同，但塗上了黑色之後，很難看得出這些人臉上的差別。

只能說他們身材的高低，來分別三個人了。

居中一人，身材最高。

只聽他冷笑一聲，道：「諸位之中，那一個可以負責答話的？」

胡逢春道：「老夫負責。」

居中人道：「你能够作主。」

胡逢春道：「我是這羣人推擧出來的頭兒，你說我能不能作主。」

居中人道：「哦！」

胡逢春道：「有什麼話，儘可以對我說了。」

居中人道：「你們這羣人，有一個女人。」

胡逢春道：「怎麼樣？」

居中人道：「把她交出來，你們這一羣人，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到映日崖了。」

胡逢春淡淡一笑，道：「你們暗中算計了我們不少次，都沒有成功，暗裏不行，準備明來了是麼？」

居中人道：「閣下怎麼稱呼？」

胡逢春道：「還要報個名字上來。」

居中人道：「不錯，報個名字，咱們才能秤出來，你有多少份量。」

胡逢春心中很爲難，他久年在江湖上走動，心知這一同答，必然會留下無窮的後患，能逃過今日之刼，也逃不過日後的追殺。

他忽然感覺到走到了最前面，爬到最高的人，也危險最大。

但此時此情，胡逢春也似乎是只好認命了。

但他久走江湖，至少學會了不吃虧，冷笑一聲，道：「在下有名有姓，只要說出來，就算是閣下不認識，也不難打聽得出來，但閣下却用黑色，塗抹了一張臉，連眞面目也不肯示人。」

居中人道：「這張臉，是被顏色塗過，不過，這也就是我們永遠的臉了，它會陪我們直到死亡。」

胡逢春道：「爲什麼？」

居中人道：「因爲塗在我臉上的黑色，是一種永遠沒有辦法洗去的顏色。」

胡逢春道：「哦！爲什麼？」

居中人道：「這張臉，就是眞的我，

所以，我沒有什麼隱瞞的了。」

胡逢春微微一笑道：「你是誰，該有一個名字吧。」

居中人道：「有！金牌爲證，閣下請看。」

取出一面金牌，遞了過去。

武承崧伸手接過，交給胡逢春。

只見金牌上面，寫着一個七字，另一面，雕刻了一面牛頭。

胡逢春道：「這是什麼意思？」

居中人道：「牛頭七號劍士，就代表我。」

胡逢春道：「這倒是很輕鬆啊！如若老夫要你說個姓名呢？」

居中人道：「牛頭七號劍士，簡稱牛七，你只要能找到我們的住處，一問就會有人知道，不過，我們的住處很隱密，似乎是很不容易找到。」

胡逢春道：「哦！」

牛七道：「至於你，大可不必用什麼假名假姓，其實，不論你用什麼名字，我們要找你，並非難事。」

胡逢春哈哈一笑，道：「好！牛七，老夫胡逢春。」

牛七冷笑一聲，道：「你們這些人走在一處，好像是準備和我們對抗了。」

胡逢春道：「我們不和人對抗，但也不願被人傷害。」

牛七哈哈一笑，道：「這意思我明白，問題在你們願不願意交出那個女人。」

胡逢春冷冷說道：「我們不肯交出又如何？」

牛七道：「那就麻煩了。」

胡七道：「你們在林中埋伏，又披上豹皮傷人，如今又換了一個方法威嚇。」

牛七道：「不是威嚇，我們是眞眞正正的要留下人，你們如是不肯交出來，那就只有一個辦法了。」

胡逢春道：「什麼辦法？」

牛七道：「闖過去。」

楚小楓冷冷接道：「你們已經殺死了不少的人，又何在乎多殺幾個人，我們就算交出人，你們也一樣不會放過我們。」

牛七道：「這個……」

楚小楓接道：「你不過是一個牛頭級的劍士，想想看，你能夠作得了什麼樣的主。」

牛七道：「哦！」

楚小楓向前逼近幾步，道：「胡老，請退後幾步掠陣，在下闖過去。」

牛七冷然一笑，說道：「就你一個人麼？」

楚小楓道：「對你們幾位，大概還用不着我們多人聯手，你們亮劍吧！」

牛七右手握住劍柄，但左右兩個黑衣人，却已長劍出鞘。

楚小楓道：「很好，三位聯手，希望能接下我三招。」

牛七道：「你說什麼？」

楚小楓覺着，此刻，已經到了應該表明自己的時刻，對這些武林同道而言，他表現的愈好，對方就會目標集中在他的身上。

那就會減少很多別人的危險。

所以，楚小楓決定了不再隱蔽自己。

他要顯露出最凌厲的武功。

他要隱隱間，成爲這一羣人心中最敬服的人。

牛七拔出了長劍。

三個黑衣劍士，相互望了一眼，突然間，一齊出手。

三柄長劍，有如三道閃電一般，分由三個方位刺到。

楚小楓心中早已想好了他們有幾種攻勢的。

這三人的合擊之勢，正是楚小楓想到的一種。

三道閃電一般劍光，構成了很嚴密的一片劍網。

任何人，都替楚小楓捏了一把汗，躲開這一劍，實非易事。

楚小楓迅快的拔劍，寒芒交熾，忽然間失去了所有的人影。

幾聲悶哼，傳入了耳際。

劍光收斂，一切又恢復了平靜。

楚小楓的劍，已還入鞘中。

三個黑衣人仍然站着，咽喉間，忽然噴出一股鮮血。

三個人倒了下去。

每個人都在咽喉上中了一劍。

所以，每一個人，都只能發出一點聲音。

三個人，都是劍中咽喉。

沒有人看清楚楚小楓是如何出劍的，但却看到了三個黑衣人出劍。

那是組合嚴密的一片劍網，但却被楚小楓脫網而出，而且，殺了三個人。

這一擊，當眞是石破天驚，不但擊斃了三個黑衣人，而且，也震驚了全場。

一時間，場中一片清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直待三具屍體倒下良久之後，胡逢春才第一個開口，說道：「好劍法，好劍法，老夫活了大半輩子，第一次看到了這種快劍。」

羣豪之中，最感覺到難過的是譚志遠，以楚小楓這等奇怪的劍法，如是眞要殺他，實是易如反掌。

但楚小楓却對他一直忍耐謙讓。

楚小楓一抱拳，道：「胡老，在下幸未辱命。」

胡逢春道：「老弟，眞行，英雄出少年。」

田伯烈行了過來，低聲道：「楚兄弟，這三個的劍法不弱，只可惜，他們還未來得及出手，却已死於你的劍下了。」

楚小楓笑一笑道：「田兄，小弟覺着，很多的麻煩，都由小弟多言而起，所以，小弟覺着，應該挺身而出了。」

時英道：「看起來，這不是件偶然發生的事，而是一件有着詳細計劃截殺，楚兄，現出了武功，也會使他們提高警覺，想他們後面的攔截，必然會更惡毒十倍以上了。」

楚小楓道：「不錯。」

田伯烈道：「唉！事實上，咱們眞的交出人，他們也未必會放過咱們。」

胡逢春低聲道：「楚老弟，那女人究

竟是誰，爲什麼會這麼多人要殺他。」

楚小楓歎息道：「希望前輩相信，在下確實不明內情。」

這幾天，他一直未履行對小紅許下的承諾，小紅也沒有機會告訴他，眞實的內情。

在這幾天內，他們兩人，連見面的機會也沒有。

現在一個瘦瘦小小的黑衣人，正向楚小楓行了過來。

女孩子穿上了男人衣服，和眞的男人比起來大部份個子都小了很多。

可是現在，有四個小個子男人，行了過來。

她們個子不大，但走起路來，却是很像男人。

楚小楓心中明白，那四人是綠荷，黃梅，紅牡丹，再加上小紅。

四個女人，都是經歷過風浪的人，每人，都很會控制自己。

四個人，行近了楚小楓，緩緩把他閣了起來。

胡逢春急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楚小楓低聲道：「胡老，不要緊，她們有事情問我。」

四個美麗的大姑娘，經過一番改扮之後，還眞是不太好辨識，楚小楓打量了半天，才看出小紅，笑一笑，道：「有事情告訴我？」

小紅點點頭，行的更近一些，幾乎撞上了楚小楓的鼻子。

楚小楓只微微躬身，把耳朵迫近她的嘴邊。

小紅的聲音很低，低的只有楚小楓才可以聽到。

「他們要殺我，而且，不惜代價。」

楚小楓點點頭，道：「我知道。」

小紅道：「這些人和我素不相識，但却全力保護我，是不是因爲你的原因？」

楚小楓道：「不會如此，心存義俠精神，覺着應該保護。」

小紅歎息一聲，說道：「我該怎麼辦呢？」

楚小楓道：「最好的辦法，就是說出你所知道的一些，那不但對我們目下的人，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對整個的江湖同道，也有很大的帮助。」

小紅道：「你是說，要我現在當衆宣佈出來。」

楚小楓道：「對！」

小紅搖搖頭，道：「不行。」

楚小楓道：「爲什麼？」

小紅道：「因爲，我如說了實話，他們會更感不安，如是騙了他們，也不是辦法，那就不如給他們一個前途茫茫，由他們一直警惕着自己，也許會更好一些。」

她說的很有道理，這些人中，很少有和楚小楓同樣決心的人。

楚小楓只好點點頭，道：「好吧！不過，我還是希望早些知道內情。」

小紅道：「你忘了……」

楚小楓道：「什麼事？」

小紅道：「你還沒有陪過我。」

楚小楓呆了一呆，答不出話。

小紅狡猾一笑，道：「不過，我可能改變主意，你選幾個，你相信的人，今晚，咱們宿營之後，我們好好談談。」

楚小楓點點頭。

忽然金鈴聲動，劃空而過。

小紅的臉色一變，道：「他來了。」

楚小楓道：「誰？」

小紅道：「金鈴追魂叟。」

這幾句話，說的聲音很大，站在旁邊的人，都聽到。

楚小楓道：「金鈴追魂叟，沒有聽說過啊！」

胡逢春道：「我聽過。」

小紅等四個人，匆匆而去。

楚小楓道：「胡老，金鈴追魂叟，是怎麼樣一個人？」

胡逢春道：「一等一的殺手，三十年前，他在江湖上走動，一年之內，殺了十二個高人，但却沒有一個人見過他，只聽到他的金鈴聲響。」

楚小楓抬頭望望天空，道：「他的金鈴會飛？」

胡逢春道：「大概是吧？而且，飛的很高，很高，金鈴追魂叟這個人，很少有人看到，就是那金鈴也很少有人見過。」

楚小楓道：「這個人很神秘。」

胡逢春道：「不是神秘，而是詭秘，充滿着殺機，恐怖的詭秘。」

楚小楓道：「胡老，這個人如是沒有人見過他，爲什麼會叫他金鈴追魂叟。」

胡逢春說道：「他的金鈴，見到的人雖然不多，但聽到過這鈴聲的人，却是不少。」

楚小楓道：「胡老，既然被稱謂叟，想來必然是一位老人了。」

胡逢春道：「三十年前，他叫金鈴追魂叟！三十年後，他還活着，當年，就算他是個老人，但也不是個很老的人。」

楚小楓道：「他在一年之中，殺了十二個人，就江湖上兇徒而論，倒不算是最兇險的人了。」

胡逢春道：「他殺的人，不算太多，不過，那十二個的身份，都是非常特殊的，別的人就算想殺一個，只怕也得策劃上一年半載。」

楚小楓道：「這麼說來，金鈴追魂叟，是一個很可怕的人了。」

胡逢春道：「是的，很可怕，奇怪的是，殺了那十二個高人之後，這位怪人，也忽然消失不見了，一失踪三十年，三十年後，又出現在江湖上。」

楚小楓道：「也許，他一直在江湖上走動，只不過，他收起了金鈴，三十年前，他可能還是個很年輕的人，故意扮作了一個老人，江湖上易容之術，有時候，幾可亂眞。」

胡逢春呆了一呆，道：「有道理，這實在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怎麼？這幾十年中，就沒有人想到。」

楚小楓說道：「只不過是沒有人去想它，只要稍爲想一下，就可以想的很清楚了。」

胡逢春道：「哦！」

楚小楓道：「現在，在下要好好的商

量一下，如何對付金鈴追叟魂了。」

原本有些十分自傲的白眉大師，此刻，却像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臉色一片肅穆。

田伯烈，譚志遠，時英，何浩波，也都沉思不語。

這情形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所有的人，都對那金鈴追魂叟，有着很大的顧忌，根本就沒有對付强敵的鬥志。

第二個是，一時間，想不出好辦法，只好三緘其口。

楚小楓暗暗呼一口氣，道：「諸位，金鈴出現，如若是一種警告，那就和出現的黑衣人，有着很密切的關係，這些人，是死在區區的劍下，金鈴追魂叟要替他們報仇，亦必會先找上我。」

田伯烈等，齊齊抬頭，望了楚小楓一眼。

楚小楓笑一笑，道：「如是金鈴追魂叟，一定要殺我們，我相信，就算我們束手就縛，他也一樣會下手。」

時英道：「不錯。」

楚小楓道：「我不知道，一個眞正的高手，武功能高到什麼樣子的程度，但我想一個人的體能，總該有一種極限，金鈴會飛，也只不過一種構造很巧的暗器，那絕對不是一種魔法，神術。」

田伯烈說道：「楚兄說的是，我們既然不能束手任它宰割，那也只有放手一搏了。」

胡逢春道：「拚……」

楚小楓接道：「在下還不敢肯定，他是否一定和這三個人有關，不過，我們不能不準備一下。」

胡逢春道：「楚老弟……」

楚小楓道：「胡老，金鈴追魂叟，只有一個人吧？」

胡逢春道：「是！」

楚小楓道：「只要他一現身，先由在下對付他。」

這幾句話，豪氣干雲，使得田伯烈，譚志遠等，都聽得精神一振。

胡逢春突然哈哈一笑道：「好！諸位都不怕，老夫這一把年紀了，那裏還會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

楚小楓提供了一個很詳細的建議，把這些人手，重新的分配一下。

成中岳，四英，七虎等，都擔當了重任。

白眉大師和十二羅漢，也都分配重要的任務。

但眞正對付金鈴追魂叟，却是楚小楓，田伯烈，時英，何浩波，譚志遠等。

成方，華圓，王平，周横等，及時馳援。

連番變故，造成的恐怖，已使得在場的江湖人物，有一個强烈的感受，只有聽從安排，才可以減少凶險。

出人意外的，一連兩天，竟然未有發生事故。

金鈴追魂叟，並未出現。

但每個人，都能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在暗中激蕩，這種無形的壓力，又與時俱增。

第三天，中午時分。

胡逢春打量了一個行經的山谷，道：「再有兩天咱們就可以行到映日崖了。」

田伯烈道：「胡老，其實到了映日崖又能如何呢！還不是一樣，他們既然敢在途中殺人，又爲什麼不敢在映日崖中殺人呢？」

胡逢春道：「那不同，那裏雲集了天下英雄，金鈴追魂叟，大概也不敢在那裏殺人。」

時英說道：「胡老之意，可是說，他們要對付咱們，一定會在到達映日崖之前了。」

胡逢春點頭道：「這一點，老夫可以擔保。」

田伯烈說道：「今天，是最重要的一天了。」

譚志遠道：「這地方，也是一個很適當的地方。」

楚小楓道：「不錯，咱們應該停下來了。」

胡逢春心中雖然已經明白了他說話的意思，但仍然忍不住問道：「停下來，爲什麼？」

楚小楓道：「胡老，請看這山谷形勢，兩面的山壁，愈來愈高，中間通道，却是越來越狹窄，咱們只要深入百丈，就可能陷入絕境，敵人埋伏，一旦發動，必然會使咱們造成重大的傷亡。」

胡逢春道：「此地通往映日崖，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楚小楓道：「在下的意思，只是覺着咱們自己先走一趟，人數少，一旦遇變，也好應付。」

田伯烈道：「大隊停在谷口，咱們先進去幾個人瞧瞧。」

胡逢春道：「老夫既是領頭的，義不容辭。」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在下追隨。」

譚志遠，田伯烈等，齊聲接口。

最後的決定是，胡逢春帶着五行領隊，進谷查看。

楚小楓和田伯烈搶在前面開道。

深入百丈之後，兩側立壁如削，中間的山谷，只有兩三丈的寬度。

楚小楓突然停下了脚步，高聲說道：「諸位，可以下來了，咱們已經發現了你們，所以，才把大隊停在谷口處。」

他語氣肯定，似乎是眞的早已經發現了對方一樣。

胡逢春低聲道：「譚老弟，你看兩側是否有辦法。」

譚志遠還未及答話，一側山壁間，已傳出了一聲冷笑。

峭壁數十丈處，一顆大山石後，突然站起一人。

雙方的距離，雖然是還有才數十丈，但楚小楓却看清了那是一個老人。

白髯垂胸的老人。

楚小楓低聲道：「田兄，看到那人沒有？」

田伯烈道：「太遠了，看不清楚。」

楚小楓道：「一個老人，留着白髯，不知是不是金鈴追魂叟。」

（未完）

環球出版 必屬佳作

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H488261（十線）


新派武俠小說
絕代雙驕
第六集 大結局

著名作家
古龍
精心傑作

「絕代雙驕」描寫一雙孖生兄弟，自小生長在不同的環境裡，養成截然不同的性格，長大後各自步入江湖，竟是相見不相識，其中妙趣環生，閱後令你回味無窮。

古龍

絕代雙驕（四——六集）……每集四元七角
絕代雙驕（一——三集）……每集四元三角
（第三集）……五元八角
白玉老虎（一、二集）……每集四元二角
邊城浪子（上、下集）……每集三元八角
吸血蛾（下集）……四元四角
吸血蛾（上集）……四元正
血鸚鵡（上、下集）……每集三元八角
明月刀（上、下集）……每集三元正
桃花傳奇……四元正
狼山……三元五角
失魂引……四元正
霸王槍……四元正
（第二集）……四元四角
金劍殘骨令（第一集）……四元正
（第三集）……一元四角
（第二集）……三元三角
九月鷹飛（第一集）……三元三角
（下集）……四元四角
流星、蝴蝶、劍（上集）……四元四角
多情劍客無情劍（全集）……六元正


男子漢 大丈夫
體力充沛，精神飽滿，英姿瀟
洒，男性雄風。紫金丹純用多種
王道中葯提煉而成，寧神固腎，
增强體力，有意想不到之功效。
HONDA
註册商標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